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四六冊目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四）
（宋）朱熹撰　宋咸淳元年建安書院刻宋元明遞修本　〇〇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四）

（宋）朱熹撰

宋咸淳元年建安書院刻宋元明遞修本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五

雜著

尚書

漢孔安國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陸德明曰伏羲風姓以木德王即太皞也書契刻木而書其側以約事也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文字籍書籍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

陸氏曰神農炎帝也姜姓以火德王黃帝軒轅也姬姓以土德王一號有熊[illegible]也少昊金天氏己姓黃帝之子以金德王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以水德王高辛帝嚳也黃帝之曾孫姬姓以木德王唐帝堯也伊耆氏帝嚳之子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以火德王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以土德王夏禹有天下之號也以金德王商湯有天下之號也亦號殷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有天下之號也以木德王[illegible]度也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陸氏曰索求也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程氏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若所謂數[illegible]之書乃後人然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也許行爲神農之言及陰陽讖變醫方術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爲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今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僞妄知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說也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秦國名始皇名政并六國爲天子自號始皇帝焚詩書在三十四年坑儒在二十五年顏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

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注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故為秦博士以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蔡氏曰二十餘篇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泰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又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云二十九篇也○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

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僅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皐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為二十九篇耳其泰誓眞僞之說詳見本篇此未暇論也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

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陸氏曰共王漢景帝之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科斗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為隸古定謂用隸書以易古文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其百篇之序文合為一篇共為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為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為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也

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減八卷又大禹皐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又減四卷通前減十二卷以五十八卷減十二卷故但為四十六卷也其餘錯亂摩滅者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也今亡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今按此百篇之序出孔氏壁中漢書藝文志以為孔子纂書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然以今考之

其於見存之篇誤頗依文立義而亦無所考
明其間如康誥酒誥梓材之屬則與經文又
有自相戾者其於已亡之篇則伊阿簡略尤
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然相承已久今
亦未敢輕議且據安國此序復合爲一
以附經後而其相戾之說見本篇云既畢
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
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
亦所不隱也陸氏曰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充
造巫蠱敗戾太子○今按此序不
類西漢文字疑或後人所記然無所據未敢
必也以其所序本末頗詳故備載之讀者宜
細考焉

漢書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
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

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括蒼葉夢得曰尚
書文皆奇澁非作
文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也○今按此
說是也大抵書文訓誥多奇澁而誓命多平
易蓋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衆之本語
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
曉而於今世反爲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
所撰類括潤色故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
曉耳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
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
霸之徒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
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
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
九篇共爲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

伏生二十八篇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
之誥及泰誓三篇共爲三十四篇幷僞作二
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
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
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爲古
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
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
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
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
書而施行焉今按漢書所引泰誓云誣神者
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

永年疑卽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
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略同者疑卽伏生口
傳而晁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
生絕此篇必是張霸所僞作者矣
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
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
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
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
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
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
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
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

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壹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學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傅會於其難者云

虞書

虞舜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爲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爲孔子所定也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爲常也此篇古文今文皆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曰粵越通曰若者發語辭古人文字多用之周書所謂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聰明也敬爲體而明爲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强之皃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强勉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强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其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故書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擧近以該遠五服之外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百姓畿內庶民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爲善也時是雍和也於是無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及物由近及遠所謂放勳者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兼命二氏四子作爲曆象以授民欲其及時以趨事也若順也昊廣大之意也曆所以紀數之書也象所以觀天之器如後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蠶績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說詳見下文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此以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敬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蓋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宅居也嵎夷東表之地蓋官在國都而統治之方其極至此非往居於彼也曰暘谷者以日之所出而名之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出日方出之日

蓋以春分之日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官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晝得其中也蓋晝夜皆五十刻春主陽故以晝言也星鳥南方朱鳥七宿殷中也仲春者春分之氣蓋以日昬中星驗春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孶化曰孶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中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劉氏曰當云宅南曰交趾陳氏曰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爲謂所當爲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春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周禮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之中星也因析而又析也以氣愈熱而民愈散也希革毛希而革見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西謂西極之地曰昧谷以日所入而名之也餞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暮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此時亦晝夜各五十刻秋至陰旦暨春之日中故舉宵以見日也星虛北方玄武七宿虛星秋分之中星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毨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方朔之爲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也冬亦主陰然無所避故直言日也星昴西方一

虎七宿昴星冬至之中星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亦以寒也而生細毛以自溫也蓋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以術不遠天而不失時也今按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於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聖人作曆推考參驗以識四時中星其立言之法詳審如此又按堯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日在斗昏中璧而中星古今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而歲漸差而東此卽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脩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而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大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蓋爲近之而亦未爲精密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咨嗟也嗟嗟而言之也暨及也朞猶周也歲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曰三百六旬有六日者舉成數也厘治工官庶衆績功熙廣也按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初躔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

六十者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行而少五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
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五歲再閏則
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
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積之三
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
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
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
失閏則子皆入丑而歲全不成矣蓋其名實乖
戾寒暑反易既爲可笑而農桑庶務皆失其時
爲害尤甚故必以餘置閏而後四時不差而歲
功得成以此信治百
官而衆功皆廣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

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此以下至鯀績弗成皆爲

禪舜張本也疇誰咨嗟若順時是庸用也言堯
誰何咨嗟而問有能順此理者將登而用之也

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啓開
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
嚚謂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
之才用之於不善故爲嚚訟禹所謂傲虐是也
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
人病天下也或曰胤國子爵堯時諸侯也蓋書
有胤侯周書有胤之舞衣今亦
未見其必不然姑存於此云

帝曰疇咨若予

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

象恭滔天采事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古之
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僝見也言方且
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靜則能言而用之
則違背其言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
字[redacted]不可曉與下
文不相似疑有舛誤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

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

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

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四岳

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
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
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泛濫而逆流也割害也
蕩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也
[illegible]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極言下民其咨其大勢
若漫天也俾使乂治也僉衆共之辭鯀崇伯名
歎其美而爲之也咈者甚不然之之辭方逆也
命上之令也言事生己意不從上令也圮敗族
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
此也异辭言鯀淳直是其方命敗類之證也岳
曰則四岳之獨言也异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復
衆舉之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賢於鯀者
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矣言無預
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是遣之往治水而戒
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
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

帝曰咨四岳朕

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

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

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

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

欽哉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巽順而入之也言汝
四岳能尸我之命而入居我之位乎蓋
[illegible]辭不[illegible]忝至又多不離故發舉以教人而先
之四岳也否不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
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
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也[illegible]四岳
與群臣諸侯同辭以對也鰥無妻之名虞氏[illegible]
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
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illegible]
無目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illegible]
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舜後母也[illegible]
[illegible]傲驕慢也諧和也烝進也言舜不[illegible]

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姦惡也女以女與人也以時見川法之止堯言其釐降之也之意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以觀其刑是也蓋夫婦之間觀人者於此爲尤切也

二女嬪虞皇女英也嬪婦也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舜所居也汭水北曰汭舜所居之地蓋此北家故舜居之也

舜典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於堯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也哲智也

也溫和也恭敬也塞實也言舜有光華可合於堯而又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實無一毫之僞上聞於堯堯乃命以位也○今按古文孔安國書舜典合於堯典以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首而無此二十八字梅賾所上孔傳闕舜典自此以下至徽五典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

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舜讓于德弗嗣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

二極半隱地下亦然北極去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嘗量度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illegible]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illegible]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illegible]以為近得天體[illegible]一百刻[illegible]天[illegible]者為此[illegible]來其法[illegible]六合[illegible]之位以準[illegible]

[illegible]度數以中分天[illegible]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為天經[illegible]半出地上[illegible]赤道[illegible]黑[illegible]黃[illegible]其[illegible]天[illegible]中而不動[illegible]

以待占候者之所察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游此其法之大略也歷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為璣杓三星為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illegible]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

[illegible]

班瑞于羣后

[illegible]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illegible]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

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望燔柴以祀天而望望祭東方之山川又各以其秩次而就祭之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略見上篇諸侯之國其有不同者則協而令之也同審而一之也律謂十二律也六律為陽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為陰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音聲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為龠而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而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所用有不同者則審而一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紀無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脩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也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以為贄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覲皆執此贄也如五器劉侍講曰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周禮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大略亦類此蓋因虞夏之禮而損益之故其先後詳略有不同耳李乃

後者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至于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不知何據今未有考也特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于祖禰鄭注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氏以為但言藝祖者舉尊耳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今兩存之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庸程氏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說言之善則[illegible]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其功也其言不善則有有以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始也十二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幽并營也古者中國之地但為九州曰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大河以內為冀州而帝都在焉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大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又分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濬川者舉十二州之川也然舜既合十有二州而至商帝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正詳九州之域有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而無徐梁皆則是為十二州蓋不暇又不知其自何時復合為九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

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象如天之垂象示人也典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踰淫邪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木末垂革官刑官府之刑也扑夏楚也教刑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也金罰其金也贖贖其罪也所以待夫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則罰其金以贖罪也此五句者寬猛輕重各有條理法之正也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怙謂有所恃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猶今之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其言者大略盡之矣刑有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而貧者受刑既非所以為平而又有利之之心殆聖人之法之不然矣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其法也共工驩兜鯀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大江之南彭蠡之西洞庭之東恃險作亂者也幽洲北裔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或云在今澧州三危西裔之地即雍州之所謂三危既宅者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服皆天下咸服其用刑之當罪也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此不同說者以為窮奇為共工渾敦為驩兜饕餮為三苗檮杌為鯀不知其果然否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殂落死也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體魄歸于地故曰落喪為之服也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皆樂器也古者[illegible]畿內之民與列國諸侯為天子服斬衰三年海內之民則不為服惟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又能讓舜為天下得人故海內之民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按堯十六即位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通計一百單一年箴禮圻內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庶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是密八音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月正即正月也元日朔日也月正猶月朔謂之朔月月吉謂之吉月也孔氏曰舜服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按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於廟而改元此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政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受天下之朝貢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能者擾而習之遠近之勢如此先務其略而後致其詳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絕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信有德仁人而拒絕姦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當相率而服從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

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illegible]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illegible]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illegible]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illegible]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若言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 [illegible]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illegible]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

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illegible]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illegible]

[illegible]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illegible]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illegible]

[illegible]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illegible]

乍臣乍叛故治水之際三苗已宅而猶有不即工者及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及旣班師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北之也呂刑之言遏絕則通其本末而言不可以先後論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徵召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同文也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南方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按此說得之但不當以方字為句絕耳方猶云徂乎方之[illegible]而死也此言舜生而側微至二十年乃召而用之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蓋於蒼梧未嘗敘其終也

大禹謨

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為大禹皋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

今文無古文有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也命數祗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者禹績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以敬承于舜如下之所云也[illegible]蘇氏曰以文命為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耶吳氏曰此書不載[illegible]而作此十七字當是後世從放二典為之章首功字亦類此○今按此篇[illegible]之下[illegible]德而後篇便記之皐陶之言其體亦不相照吳氏之說恐或然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曰以下即[illegible]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即此意也乃者[illegible]辭也[illegible]曰德者言其[illegible]之意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斯乃能治而無愆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illegible]也帝謂堯也舜然禹之言以為信則必有以嘉言罔攸伏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illegible]無不得其所矣然非[illegible]退於此亦可見矣程氏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illegible]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都歎美之辭也都者君子之居美者賢人之居故古者謂[illegible]為美也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

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illegible]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迪道也[illegible]由也又以言所為之所由而[illegible]道也言人道[illegible]應之以禍福猶影響之不[illegible]文之意見所以不可不深考以發上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

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

四夷來王

[illegible]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

[illegible]

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

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illegible]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

[illegible]

乃功

[illegible]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

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illegible]

禹曰朕德罔

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

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

茲惟帝念功

[illegible]

皋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乃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宜使攝位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皋陶也禹遂言我念之而不忘固在於皋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於皋陶名言於口者固在於皋陶誠發於心者亦惟在於皋陶也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皋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禹之讓皋陶者如此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干犯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皋陶為士明五刑以輔五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懋哉勉之之辭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眾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而世疏也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可疑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可疑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則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得以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於有司也皋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其上蓋不敢當其褒美之意而自謂己功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汝能使我如其所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降水洪水也古文作洚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蓋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逆流洚洞無涯以警懼我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既成允成功而又能勤於王事能儉於私家此又禹之賢也矜其能伐其功禹雖不矜不伐而其能其功實有不可掩者故舜申命之必曰禹之功德如此故歷數當在汝躬汝終當陟此大君之位

先後此言汝有此盛德大功故知曆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言其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心者人之知覺主於身而應事物者也指其生於形氣之私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之公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動而難反故危而不安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而不顯惟能省察於二者公私之間以致其精而不使其有毫釐之差持守於道心微妙之本以致其一而不使其有頃刻之離則其日用之間思慮動作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可見於經者不過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正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方內外相資而得其要而治道備矣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此言可愛者君而可畏者民也衆非君則無以奉戴而至於亂君非民則無與守邦而至於亡故爲人君者當自警戒謹守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願欲之事有以保其位而不失民之所愛也不然則四海困窮天祿一絕而不復續矣至於言之所以出好興戎者亦不可不慎也是以聖人之心無所不致其謹戒之意而以天下之大位付之於人必盡其心之所欲言者以告之然後可以無憾也

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故我之命欲其處已當矣豈容復有他說乎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枚卜謂歷卜之也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當之者而己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合之於龜今我志先定衆謀皆同鬼神依順龜筮協從又何用更枚卜乎況卜不習吉又何用再卜也禹固辭帝曰毋惟汝諧言毋得辭也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神宗者堯廟也如帝之初謂如舜受終于文祖之禮也

朝諸侯時[illegible]也

金縢說

金縢此篇之作在周公東征而歸之後以其記武王時事只備東征本末故叙之於此

既克商二年止王翼日乃瘳此敘周公請命之事

武王既喪此以下記周公成王時事

管叔及其羣弟止不利於孺子此即大誥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意其推其舉事必以誅周公爲辭若王敦之於劉隗刁協爾旹字所謂周公

豳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而作七月之詩以陳王業風諭成王者蓋此時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此告我先王作大誥遂東征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殺武庚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皆此時事

于後公乃為詩此詒公公既滅武庚管蔡而成王之疑未釋故公不欲遽歸留居東方而周大夫為作破斧伐柯九罭狼跋之詩

秋大熟此弗敢言金縢所藏代武王之說史之祝辭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至能念予一人是也既克商二年至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及公歸王翼日乃瘳皆史與百執事之言叙後事以始終祝冊之辭也

王執書止歲則大熟歸禾嘉禾之書皆此後作

周公自是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之詩也

召誥序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必為都故成王居焉六曰周自后稷始封於邰公劉居豳太王之子不窋以奔於戎狄之間至孫公劉立周之□门曰受大王避狄人之難於岐山之下文王

邊于豐武王遷于鎬邠在漢右扶風栒邑縣岐在美陽縣岐山豐在鄠縣東鎬在長安西南昆明池所謂鎬陂也岐在邠西北興自遷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豐在岐山東南二百餘里鎬在豐東二十五里王氏曰成王欲宅洛者以天事言之則日東景朝多暘日西景夕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人事言之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以而已遷三監之頑民遷以自近洛持其距妹然後則易使之遷作王都焉則易以雖然鎬京宗廟社稷宮府宮室具在不可遷也故於洛邑會諸侯已以知其如此以詩考之宣王時會諸侯於東都而車攻謂之復古

召誥

惟二月既望林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傳曰於已望後六日乙未成王自鎬京至豐以遷都事告文王廟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傳曰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傳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林曰志曰是年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與上說見意曰劉歆議曰越與粤同粤若發語聲也來三月猶言明也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三月五日也蔡曰周官太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洛汭洛北之中庶殷民也三月十一日也所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傳曰翼明也蘇氏曰十一日

是日郊卜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傳曰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牛二耳跡又曰十四日也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社稷共牢跡曰十五日也社稷成廟則釁之故其釁之禮殿廟有土木之工故郊社先成而釁之此時當有告卜宰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跡二十日一日也書賦功屬役之書也侯服甸服男服之邦伯不遍舉五服者文略耳邦伯州牧也日不及采衛諸不以役也命王氏曰周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傳曰大作言勸事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傳以為王與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故諸侯公與王至觀於王以下篇告卜事觀之宜

不然也又云公至洛皆書其日以著臣略君如此惟陳氏以為此陳也成王之不在蓋以洛者在此洛以為陳於王以及周公者周公在而王之在事故也此若陳於王以及周公者宜在洛則王在豐鎬而大夫之私覲也亦謂之幣以請觀大夫之入享諸侯之常禮以請見于王故亦謂之幣於王君臣不同以時今旅王又如禮也及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侯告庶殷其旅公共常禮也告庶殷事而使庶于王者蓋謂公事公言之王者無私也王時在豐鎬豈亦有告卜而後遣使奉幣則之此辭以告之矣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陳氏曰元子首天之元子天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亡之天命之無常如此今王受天命誠無疆之休亦無疆之憂也其可不敬乎其可不敬乎福然亦無疆之憂也其可不敬乎又一篇之旨也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

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遐終也天既絕殷之命矣然殷多先哲王在天而其後王後民猶服其命至紂之時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故民困於虐政痛苦而呼天人往哀之而天亦哀之故眷命用懋勉之人民也使其後王能敬德則天命不可不恭也王不可不敬德也受命雖在天而實在人故云用懋也周公以此戒成王也又陰陽之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體魄則降於地為野土而其氣發揚於上人死則精氣升於天形魄降於地故曰魂氣在天形魄在地精神不在其身而在天也衛則藏疾一民之心存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又其此與此不同也有不可曉處舊說以為有夏之時天不以其敬天而隆厥命亦若是而已今若向之稽考天意之所以保者未見其有不可保之理而卒不免於墜命者以其後王不敬厥德故也此亦若天之所當保者然大率不然皆以為天能保之然天遠人邇天所佑者民之所歸也後王不存其敬故天之不保也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陳氏曰王夏商之王也王氏曰冲子之所以不可無遺壽耇者以其能稽考古人之德而行之也又況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又陳氏曰老成人之言能考古人之德而稽謀自天者也又古人之善者必有賢老成人之德苟能去其私則知敬德之所以不可以已也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

用顧畏于民碞蘇氏曰王雖幼國之元子也其大能以誠感民實當及今休其
德不敢後者疾敬其德不敢遲也用顧畏于民碞者碞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
無險於民者矣或曰元子謂天之元子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
中言王今又來洛邑繼天為治服事也土中洛邑為天下中也林氏以此句王來為王亦
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王命來此定邑耳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
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
治民今休林周公言常作大邑而自此以祀上帝以及禋祀上下神祇又自此居中
以為治則是王受天成命以治民矣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王先服殷御事
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
不可不敬德林曰周王遷殷頑民于洛蓋与洛之舊民雜居其善惡之習不同事

非有以和一之不能相安以處故必有以服殷御事使之親比介助於周之御事然後可蓋周
御事習於教令無事於服之故以服殷御事為先也然服殷御事在節其性而已蓋人性無不
善殷人特化紂之惡是以不義之習遂與性成而忘反耳上之人有以節之使之日進于善則
與周人亦何異哉然欲節民之性又在王之所化故王乃當敬為其所不可不敬之德以率之
非政刑所及也王氏以為明政刑以節之不知道之言也或曰服亦事也猶任也任殷人為御
事使之佐我周之御事也蓋欲其共事相習以成善且使上下相通情易以行化然後有以節
其性而日進於善王則惟作所不可不敬德以率之而已我不可不監于有
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
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
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

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
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氏
曰言夏殷所受天命歷年長短我皆不敢知也我所敢知者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也陳
曰召公言我王嗣二代而受命我亦惟以此二國長短之命告於王而總其功蓋欲王之敬德
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
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王之初服不可不慎其習
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所教蓋習于上則智習于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
則哲則吉則永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折也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
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天無一物之不
體己知我初服宅洛矣王其可不疾敬德哉所以求天永命者只在德而已矣其惟王

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
顯蘇氏曰商俗靡靡其過用非常也久矣召公成王幼以小民過用非常之故亦欲於法外
殄戮以治之蓋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及其有功則王所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得也如此
則法行天下而王亦顯矣或曰下文有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以字如以其師之以此戒
王勿用此小民淫用非彝而從以殄戮治之也言當正身事下不務刑罰其下乃與蘇說同葉
曰用儀刑也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
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殷旦以人心為天命也陳曰小民之心歸則受天求命矣林曰
王能敬德于上而小民儀刑於下則天求命之矣所謂用小民以受天命也拜手稽
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

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 蘇氏曰庶殷鑠已不作然召公憂則間尚有反側自者故因其大和會而協雖周之雖民殷之頑民与三監叛者故因其大 友民周民也百君子者殷周之賢士大夫也自今以往殷人周人與百君子皆同保受王之成德王當終受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林曰雖民百君子猶頑民而謂之多士也 我非敢

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蘇氏曰我非敢以此為勤 勞也奉幣以贄王祈天永命而已王氏曰奉幣以供王祭祀上下而祈永命

洛誥 王氏曰此誥有不可知當闕之而擇其有可知者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 蘇氏曰周人謂洛為成周鎬為宗周

使來告卜 王在宗周遣使告之

作洛誥 蔡曰此篇當與召誥參見周公既定遷都之議使召公先宅宅度其所宜為王城者召公既卜洛而告則以商庶民營定其位於洛汭故周公復至而再卜也此篇非一時措告之辭史取周公得卜至遣使告卜相与進來告戒本末序次之以示後世也

洛誥 蘇曰此處有簡脫在康誥曰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下屬周公拜手之文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王氏曰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曰子者親之也曰明辟者尊之也程氏曰猶言告辭子王矣蘇曰復如孟子有復於王之復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周公不敢不言王幼不能故言王若不敢及天之初命則我不得不嗣攝政事保佑王躬而相此各邑以為王當於此初作民主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乃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乙卯即前至洛之日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周

公營洛本以與殷民懷土重遷故以都河朔為近便卜不吉然後卜洛也○東萊曰卜者先墨龜為兆而今之灼而兆順其墨謂之食墨求吉不過乎三既卜之總水又卜澗水東又卜瀍水西則三矣皆曰惟洛食者以召公之卜而復以三地求吉皆不食而食洛是以卒從召公之卜為定也傳以澗東瀍西為王城宮室宗廟所在瀍東為成周以遷殷頑民之所諸儒多用其說而陳氏能民之說尤詳今見別論

伻來以圖及獻卜 伻使也遣使以所卜地圖及卜兆來告成王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傳曰作周以配天之美命王氏曰洪成曰天休震動使周有天下者天之休也故周公敬之而相宅以配天休也○或曰作新邑與我周室同休○又或謂作洛與宗周同休王不在洛言來者頃公所在而書○或曰王本與公同來又曰王得卜而來見公逆留祭來知就是

公既定宅伻來來示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貞指當也○葉曰凡卜言貞其吉凶者太卜吉國大遷大師則貞龜二人皆知其專故而以示天下也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王氏曰言宅洛之事定矣公當以予來遠敬天之休以成此休常吉之卜也

拜手稽首誨言 拜受公言揩為之拜召言也

周公曰 百此以丁新不可愧

蓋不知是何時所言○傳號以為王與公俱百洛對問之言○華氏以為王得卜而下公既祭後歸鎬國留周公居守而周公有此言為不可考然東氏○後數章貫穿今從之皆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傳曰始舉殷家之禮○張曰錯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猶前篇之庭殷也○王氏曰殷盛也如五年再殷祭之殷周公既制禮作樂而成王於新邑衆咸祀以祀凡典籍所無而於義當祀者咸次秩而祀之也○疑即篇末十二月戊辰之祭史述其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也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

予惟曰庶有事此本其攝政時言也齊百工齊百官也以俾也周謂宗周也言我所以齊百官令從王于周者我則未敢歸周留邑之有事也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今王乃命曰我當以此功人[illegible]因新邑既祀而告之神明矣王氏曰記功書若紀于大常藏在盟府之類曰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言成王又命我大其功載則可見周公受先王之命[illegible]之功之書也王太史[illegible]孺子其朋其往乃我記功之書也[illegible]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illegible]厥若彝及

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illegible]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illegible]

之心[illegible]

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illegible]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illegible]

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illegible]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illegible]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illegible]

天子之容旁作周公輔成已德以迪迄太平之治而不迷於先王之教予沖子夙夜毖祀蘇曰祭則我中于政則周公成王言我歸宗周居洛而已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公之功輔道我厚矣無不若是以上所稱也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上文王曰兩段周公無答辟疑有闕文成王言我當歸即政于宗周而命公留于洛猶唐節度留後之意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道也亂治也四方雖已順治而尊未定于尊公之禮未有以撫定公之功○葉曰宗者宗禮之官蓋周公居洛七年乃制禮作樂故周公時未制禮也在此歲遂之後此此後先儒不同迪將其後監我已使周公在後監我百官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士也師也工也四輔猶四鄰也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

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此正與公欲而歸之言也公定居洛予往歸田已公助致公無困哉言公無以予事自困猶漢所謂閔勞公以官職之事也我則當無厭倦於安四方役民之事而公但勿廢其所以儀刑四方者則四方其世享矣周公拜手稽首曰此王命後述人來勞周公公拜受之辭也召誥蘇說用并辟論洛誥至復子明辟論疏陳二家王賊成周說○惟七年東說下復子明辟解下康誥曰月一段林說與蘇說不同若曰又文其言而撫其實弊也陳○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刑人殺人矣非汝封又曰劓刖人則無或劓刖人矣言其

責之在己也先儒作四句讀曰故不得其說而蘇氏破句讀之陳林宗之誤矣惟弔茲惟痛閔此得罪之人也不于我政人得罪閔痛之深恨不自我得罪也此葉說雖若此然不罪之則民彝泯亂矣

元惡大憝詳文意當從王氏乃非德用乂言汝長寵縱則小臣外正皆得爲威虐汝之爲此欲以德乂民而實非德也姑息而已蘇陳等說鑿王氏之辨一緊以寬爲說恐非聖人刑人正法之意也 文王之敬忌忌惡也惟助成王德顯

句越尹人祇辟也越反顯民明明德於民也恫瘝常加疾痛之在身則無不瘝矣惠不惠懋不懋亦通其所不當順者不順當勉其所不當勉者不勉不典式爾古注式訓勉○蘇云爾是人自古法當如此皆之王氏云云此說不可虐人然長謂此刑故之惡若有疾刑人如痛在己又恫瘝之意○蔽時忱子胥謂此不可小人陷於所至殄享○世享子皆謂享子七子

武成月日譜

一月以注所書是辛卯朔壬辰旁死魄二日注云○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三日戊午師度孟津二十八日

二月是前月小盡即是庚申朔大盡即是辛酉朔
癸亥陳于商郊庚申朔即是四日辛酉朔即是三日○甲子勝
商殺紂或五日或四日○漢志云所稱霸越五日甲子即是六日或七日日辰不相應
閏月李按書序亦見尚書二月蓋以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若不當閏則下文四月無丁未庚戌矣其說是也○若前二月俱小則此月己丑朔一大一小則庚寅朔俱大則辛卯朔
三月若前三月俱小則戊子朔一大二小則己未朔二大一小則庚申朔俱大則辛酉朔然閏月小大詳恐無辛酉也
四月若前四月俱小則丁亥朔一大三小則戊子朔二大二小則己丑朔一小三大則庚寅朔哉生明王來自商○既生魄諸侯受命

于周六日或壬寅或癸卯或甲辰或乙巳經文在庚戌後漢志在丁未前恐誤○丁未祀周廟或十九日或二十日或二十一日或二十日或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庚
戌柴望大告武成或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
右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
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為差速而四月既
生魄與丁未庚戌先後小不同耳蓋以上
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二月之死魄
後五日且當為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為甲
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
子并閏推之則漢志言四月既生魄越六

日庚戌當為二十二日而經以生魄居丁
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倒也歷法雖無四
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
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內事日用丁巳
漢志乃無丁未而以庚戌燎于周廟則為
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
翌日辛亥祀于天位而粵五日乙卯又祀
馘于周廟則六日之間三舉大祭禮數而
煩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有不知劉歆
何所据也顏注以為今文尚書則伏生今

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程氏之云又未
知其何所据也按張霸偽書有武城篇劉歆誤以為古文說見書序中疏

考定武城次序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
于征伐商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
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
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
主萃淵藪予小子既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
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爾有神尚克相予

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旣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旣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

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此下當有闕文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

右此篇簡編錯亂劉侍讀王荊公程先生皆有改正次序今以參考定讀如此大略皆集諸家之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定生魄在丁未庚戌後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已聽命而武王以未告天地未祭祖宗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誥諸侯上下之交人神之序乃如此劉侍讀謂其承厥志之下當有闕文以今考之固所有而獨先誕膺天命以下三十四字屬于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闕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此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託之詞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勅之意略如湯誥之文不應但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又史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五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六

雜著

孝經刊誤 古今文有不同者別見考異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子曰愛

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

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已下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

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考之傳文固多傅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爲孔子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脉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

後人妄分以爲六七章（今文作六章古文作七章）又增子
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
斷間隔而讀者不復得見聖言全體大義爲
害不細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爲一章而刪
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
字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
左方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
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
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

朱文公文六十六　三

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
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
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
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此以下皆傳文而此一節蓋釋以順天下之
意當爲傳之三章而今失其次矣但自其章
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
太叔爲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唯易禮字爲孝
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
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無疑也（子產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便陳天明地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簡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節目詳備與此不同）
其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又與上文
不相屬故溫公改教爲孝乃得粗通而下文
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却不相應疑亦
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強加裝綴以爲孔子曾
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雖
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於後段則文
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
先之於理又已悖矣況先之以博愛亦非立

朱文公文六十六　四

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耶
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見教以下凡
六十九字並刪去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
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
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
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
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
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
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

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此一節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爲傳之四章其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引詩亦無甚失且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隔礙故今且得仍舊耳

後不言合者放此 改刪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敎敬因親以敎愛聖人之敎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此一節釋孝德之本之意傳之五章也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爲孝者皆欲如此也又況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爲孝則是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

見其論孝之大即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意却親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相近故今文連下二章爲一章但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亦重複不當通爲一章此語當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別爲一章可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敎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此一節釋敎之所由生之意傳之六章也古文析不愛其親以下別爲一章而各冠以子曰今文則合之而又通上章爲一章無此二子曰字而於不愛其親之上加故字今詳此

章之首語實要端當以古文爲正不爲其說
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爲正至君臣
之義之下則又當有脫簡焉今不能知其爲
何字也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
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
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
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十字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足以去之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有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此一節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乃傳之七章亦格言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

也

此一節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乃傳之八章亦格言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此一節釋要道之意當爲傳之二章但經所謂要道當自己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此一節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當爲傳之首章然所論至德語意亦疏如上章之失云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

也宗廟至敬不忘親也修身愼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一節釋天子之孝有格言焉當爲傳之十章（或云宜爲十二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此一節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傳之十一章

也（或云宜爲九章）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此一節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傳之十二章也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或云和一爲十七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宜爲傳之十三章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一節釋中於事君之意當爲傳之九章（或云宜爲十一章）因上章爭臣而誤屬於此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

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明孝事君之意今並存之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

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傅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

旨者別爲外傳(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之類卽附始於事親之傳)顧未敢耳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

孔叢子亦僞書而多用左氏語者但孝經相傳已久蓋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爲之也孔叢子叙事至東漢然其詞氣甚卑近亦非東漢人作所載孔臧兄弟往還書疏正類西京雜記中僞造漢人文章(西京雜記之繆匡衡傳注中顏氏已辨之可考)皆甚可笑所言不肯爲三公等事以前書考之亦無其實而通鑑皆誤信之其他此類不一欲作一書論之而未暇也姑記於此云

讀管氏弟子職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虛心必盡然後能有所容極盡其本原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服叶蒲北反○驕恃力則難爲遜而)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其德(行下孟反○虛謂虛僞)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式法也)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右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拚弗運反)(盥音管漱素侯反○掃席前曰拚盥潔手漱口)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共音恭○共盥謂拚)(席叶祥龠反○共先生之盥器也徹)(盥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汎拚灑廣拚內外不止席前也)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怍叶音恪○鄉音向怵謂)(變其容貌)

右蚤作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長子丈反)(否叶音鄙○謂先從長者首敎之一周之外不必然)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於次誦則不必然)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

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行下孟反○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以此爲紀綱然後可興也）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得必以反命（客見上讓叶平聲行叶音杭○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者供給使令不敢亢禮也受命爲先生命求雖不得必以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

右受業對客

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錯七故反悖布內反○饋謂進具其食）凡置彼食鳥獸魚鱉必先菜羹（羹叶音郎○先菜羹後肉食之次也）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胾側吏反別彼列反要一遙反○胾謂肉而細者遠胾近醬食之便也寒饌食器要令成方也）其飯是爲卒左酒右醬（醬當作漿○卒謂胾也禮三飯乃食胾而辯殽皆畢又用酒以酳用漿以漱故言飲漿而食餘乃言酒漿明在胾外也鄭注二禮兩引上文皆作漿字又此上文已云胾在醬前則此醬不應復在胾外矣今本誤也）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二句用韻不叶未詳）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還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挾古洽反還音旋嗛苦簟反○三飯食必一[illegible]斗也挾指箸也匕所以載鼎實者貳謂再益也食盡曰嗛視有盡者則益之齒次序也如羹肉同言則先益羹後益肉也豆有柄長尺則立進之也是再益之綱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

斂祭（漱孫宋反○既食畢埽席前并[illegible]斂所祭也）

右饌饋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要平聲○所謂食坐盡前恐污席也）飯必捧擥羹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咡覆手（擥苦覽思於靳反飽叶補苟反咡音二○不以手當以挾也隱肘肘大次也咡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振衽埽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摳苦侯反鄉音向○席客若[illegible]並見上立○餽[illegible]席謂徹其殘餘以除席之污賓客食畢亦自徹其饌[illegible]并滌去也）

右乃食

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攘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揲記主作[illegible]又作[illegible]）（袂者恐濕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寬故播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爲掬以灑揲箕舌也[illegible]有水[illegible]拚之故執箕以舌自當而置帚於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于左側（貸他得反○倚其[illegible]側）（謂）凡拚之道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之言反○徹動也不得擅動它物也）拚前而退聚於戶內（從前掃而卻退得聚其所掃糞穢於戶內也）坐板排之以葉適己實帚于箕（板撥排以向己[illegible]）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也）坐執而立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illegible]）

右灑掃

暮食復禮 謂復禮食之禮 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 坐上戶錯見火所外錯罪反撚莊乙反八總束也古者未蒸以爲燭故謂之度其未皆者則燭了定之非也笥謂如不燎其櫛尺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 居句如矩蒸間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為緒 句占儀尺丁叮曰戶口刂出止皆抄既尺則更任人以辨雄維之一橫丘不隅當相接之長其曲招地則古正不智也蒸細薪也古者炷且使俠其蒸桐可以客容一莖以道火氏又使已禮笑居下未然者兵之則火易然也燒燒燈也禮所以時燒也

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 首十吉米大上左先負陸者既擦聞以時嚮之餘 猶遂以左手正櫛而有炬之燭於植由至其嘗爇短有墮而不可執則侯蕃燭者代之而沒坐於其處前執法皆乃取櫛而出去之也

右執燭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 則請有常則否 有岑男反敢易了反五見上也如也須更其臥處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

右請衽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乂口二以升言正良丁知反業時日問夜

右退習

記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說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鄭康成之徒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 按正義曰夫子所作彖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王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下言之此晁氏所引以證王弼分合經傳者然其言夫子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則孔氏亦不見十二篇之易爻又在於彖及六象辭之似亦有所未盡 奈何後之儒生尤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輩散太玄贊與測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嘗觀其初乃如古文尚書司馬遷班固序傳揚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間法言列序篇於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槩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過

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係于爻辭尊君也石守
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係逐爻
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
責哉熹按諸儒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注據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爲一書故高貴鄉公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所謂也連之若鄭氏之注具載本經而附以彖象如馬融之周禮也晁氏於此周了如呂氏之有者然呂氏於乾卦經傳之大等所以與他詩下同肯則無說爲異恐此氏所謂句亂古獨前稍若今之乾卦而卒大亂於王弼者似亦未可盡廢也同竊記于此云

蓍卦考誤

揲蓍之法見於大傳雖不甚詳然熟讀而徐究之使其前後反復互相發明則亦無難曉者但疏家小失其指而辯之者又大失焉是以說愈多而法愈亂也因讀郭氏辯疑爲考其誤云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正義曰推演天地之數唯用五十策就五十策中去其一餘所用者四十有九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爲二以象兩

以四十九分而爲二以象兩儀也此以上係節文掛一以象三者就兩儀之閒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象三才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分揲其蓍皆以四四爲數以象四時也歸奇於扐以象閏者奇謂四揲之餘歸此殘奇於所扐之策而成數以法象天道歸殘聚餘分而成閏也五歲再閏者凡前閏後閏相去略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故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者既分

天地天於左手地於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扐掛之一處是一揲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又合於前所歸之扐而總掛之是再扐而後掛也

今攷正義之說大槩不差但其文有闕略不備及顛倒失倫處致人難曉又解掛扐二字分別不明有以大起諍論而是一揲也之揲以傳文及下文攷之當作扐字則恐傳寫之誤耳今頗正之其說如左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

九者五十之内去其一但用四十有九策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為二者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象兩者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兩儀也掛一者掛猶懸也於右手之中取其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象三者所掛之策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也揲之以四者揲數之也謂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而以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也象四時者皆以四數是象四時也歸奇於扐者奇零也扐勒也謂既四數兩

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於第三第二指之間而勒之也象閏者積餘分而成閏月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者凡前後閏相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此掛一揲四歸奇之法亦一變之間凡一掛兩揲兩扐為五歲之象其間凡兩扐以象閏是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置前掛扐之策復以見存之象分二掛一而為第二變也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正義曰四營而成易者營謂經營謂四度經營蓍策乃成易之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每一爻有三變謂初一揲不五則九是一變也第二揲不四則八是二變也第三揲亦不四則八是三變也若三者俱多為老陰謂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為老陽謂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兩少一多為少陰謂初與二三之間或有四或有五而有八也或有二箇四而有一箇九此為兩少一多也其兩多一少為

少陽者謂三揲之間或有一箇九有一箇八而有一箇四或有二箇八而有一箇五此為兩多一少也如此三變既畢乃定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定一卦則十有八變乃其始成卦也正義又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為占故陽爻稱九陰爻稱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蓍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準此 觀乾初九 劉禹錫曰一變遇少與歸

奇而爲五再變遇少與歸奇而爲四三變
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措手指間者十有三
策爲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運得九是巳
餘三象同又曰第一指餘一餘二餘三益三益二益一第
二指餘一餘二餘三餘四益三益二益一益四第三指與第二指同
季秦伯曰聖人揲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
歸奇再扐確然有法象非苟作也故五十
而用四十有九分於兩手掛其一則存者
四十八以四揲之十二揲之數也左手滿
四右手亦滿四矣乃扐其八而謂之多左

手餘二右手亦餘二矣乃扐其四而謂之
少則扐十二并掛而十三其存者三十六
爲老陽以四計之則九揲也故稱九三多
則扐二十四并掛而二十五其存者二十
四爲老陰以四計之則六揲也故稱六一
少兩多則扐二十并掛而二十一其存者
二十八爲少陽以四計之則七揲也故稱
七一多兩少則扐十六并掛而十七其存
者三十二爲少陰以四計之則八揲也故
稱八所謂七八九六者蓋取四象之數也

今攷三家之說正義大槩得之但不推多少所
以爲陰陽老少之數又以過揲之數已見乾卦
而遂不復言此爲太略而易字之解三揲之分
亦爲小疵劉氏蓋合正義二說而言其法始備
然其曰過多者[illegible]歸奇爲若干則是誤以再
扐爲所遇而[illegible]歸奇矣其曰餘三十有
六策四四而[illegible]以過揲爲餘數而
又必再運之[illegible]數之名正而法備
其論初一[illegible]之餘數不同則
雖爲三變之[illegible]乎而益若干則

爲揲左不[illegible]增益之嫌其以
三變掛扐[illegible]則初變之扐誤
并於掛爲[illegible]以爲失之且一手
所揲多至二[illegible]而不便於事矣李
氏之說最爲詳[illegible]扐尤爲明白但其
法爲多者一爲少者三[illegible]不知後二變多少之
合二且曰扐十二并掛一爲十三而不知扐一
并掛三爲十三餘三象同則是後二變不掛而不若
劉說之爲得也今皆正之如左方云四營而成
易者[illegible]則變也謂分二掛一揲四[illegible]

奇凡四度經營蓍策乃成一變也十有八變而
成卦者謂既三變而成一爻復合四十九策如
前經營以爲一變積十八變則成六爻而爲一
卦也其法初一變兩揲之餘爲掛扐　下同
九第二變兩揲之餘爲掛扐　則　第三
變兩揲之餘爲掛扐者　四　八五　爲少
九八爲多若三變之閒　則謂之三少
一九兩八則謂之三多　一八而一四或
一五而二八則謂之兩　或一九而二四
或一五一四而一八則謂　兩少一多蓋四十

九策去其初掛之一而存其四十八以四揲之
爲十二揲之數四五爲少因一揲之數也八九
爲多者兩揲之數也一揲者奇兩揲爲偶奇者
爲陽而象圓偶者爲陰而象方圓者一圍三而
用全故一奇而含三方者一圍四而用半故一
偶而含二也若四象之次則一曰太陽二曰少
陰三曰少陽四曰太陰然以十分之則居一者
含九居二者含八居三者含七居四者含六其
相爲對待而見於洛書者亦可見也蓋三少爲
老陽者三變各得一揲之數而三三爲九也其

存者三十六而以四數之復得九揲之數也左
數右策則左右皆九左右皆策則一而圍三也
三多爲老陰者三變各得兩揲之數而三二爲
六也其存者二十四而以四數之復得六揲之
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六左右皆策則圍四
用半也兩多一少爲少陽者三變之中再得兩
揲之數一得一揲之數而三二一三爲七也其
存者二十八以四數之復得七揲之數也左
數右策則　七左右皆策則方二圓一也
方二圍兩　一多爲少陰者三變之中

再得一揲　二三一二爲
八也其存　復得八揲之
數也左數　皆策則圓二
方一也
乾之　策一百四十
有四凡三百六　日二　之策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　之數
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一
爻有三十六策六爻凡有二百　一
也乾之少陽一爻有二十八策

原缺

專以乾坤爲者六子爲少矣但乾坤皆少而其合亦爲三百六十兩篇皆少而其合亦爲萬一千五百二十則疏有未及而學者不可不知兩

右揲蓍之法見於大傳者不過如此爲之說者雖或互有得失然亦不過如此愚已論之詳矣學者反復其言使各盡其曲折則後之爲說者其是非當否不能出乎此矣

康節先生曰歸奇合扐之數得五與四四則策數四九也詳故此〇郭氏曰歸奇合扐之數謂不用之餘數也策數所得之正策數也夫此不用之餘數止論歸奇合扐之餘數故有三多二少之數言至康節然後策數復見於書餘數不復相亂矣

今按康節歸奇合扐四字本於正義所謂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掛扐之一處蓋因其失而不暇正也然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則正義於乾篇初九爻下已明言之安得謂唐初以來不論策數耶且康節又言得五與四四則四亦未得爲去此不用之餘數矣大抵爲此辨者未知掛扐之中奇偶方圓參兩進退之妙是以必去掛扐之數而專用過揲之策其說愈多而其法愈偏也

橫渠先生曰奇所掛之一也扐左右手之餘也郭氏曰自唐初以來以奇爲扐故揲法多誤至康節而始分云再扐而後掛者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郭氏曰凡一卦再扐爲三變而成一爻橫渠之言正所以明正蒙之失也閏常不及三歲而至故曰五歲再閏此歸奇必俟再扐者象閏之必間再歲也

今按此說大誤恐非橫渠之言掛也奇也扐也大傳之文固各有所主矣奇者殘零之謂方蓍象兩之時特掛其一不得便謂之奇此則自畢董劉氏而失之矣扐固左右兩揲之餘然扐之

爲義乃指間勒物之處故曰歸奇於扐言歸此餘數於指間也今直謂扐爲餘則其曰歸奇於扐者乃爲歸餘於餘而不成文理矣不察此誤而更以歸奇爲掛一以避之則又生一誤而失愈遠矣郭氏承此爲說而詆破人不當以奇爲扐夫以奇爲扐亦猶以其扐爲餘爾名雖失之而實猶未爽也若如其說以歸爲掛以奇爲一則爲名舛俱亂而大傳之文揲四之後不見餘蓍之所在歸奇之前不見有扐之所由亦不復成文理再扐者一變之中左右兩揲而再扐

一變之中一掛再揲再扐而當五歲蓋一掛再
揲當其不閏之年而再扐當其再歲之閏也而
後掛者一變既成又合見存之蓍分二而掛一
以起後變之端也今曰第一變掛而第二第三
變不掛遂以當掛之變為掛而象閏以不掛之
變為扐而象不閏之歲則與大傳之云掛一象
三再扐象閏者全不相應矣且不數第一變之
再扐而謂第二第三變為掛扐又使第二第三
變中止有三營而不足乎成易之數且於陰陽
奇偶老少之數亦多有不合者今未暇悉論後

當隨事發之爾
伊川先生揲蓍法云先以右手指於左手
之中取蓍一莖掛於左手小指之間此名
奇也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蓍四揲之餘
數置於案之東西隅此名右手之扐復以左
手四揲右手之蓍四揲之餘亦置於案之
東南隅此名左手之扐其兩手所揲之蓍
為所得之正策數又云再以左右手分而
為二更不重掛奇又云三變說乃歸先所
掛之奇於第一扐之中次合正策數又四

揲布之案上得四九為老陽郭氏曰此說先人親受於伊川先生雍復受於先人本無文字歲月滋久慮或遺忘謹書之
今按此說尤多可疑然郭氏既云本無文字則
其傳受之際不無差舛宜矣其以掛一為奇而
第二三變不掛愚已辨於前矣其曰兩手餘數
置之案隅而不置之指間則非歸奇於扐之義
其以一變過揲之蓍便為正策則未合四九四
六四七四八之數其曰三變說乃歸先所掛之
奇於第一扐之中則非掛之之久也無用其歸
之之晚也無說而尤不合於大傳所言之次第

又以四揲正策布之案上然後見所得之爻則
其重複又甚焉凡此恐皆非伊川先生之本意
也覽者詳之
兼山郭氏曰蓍必用四十九者惟四十九
即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
也蓋四十九去其十三則得三十六去其
十七則得三十二去其二十一則得二十
八去其二十五則得二十四凡得者策數
也去者所餘之扐也雍曰此皆以三多三少定其象如此則
不然四十九數凡三十三三十七四十四十五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一六十五六

十九七十三十十七八十一八十五八九九十二九十七皆可以得扐揲於五卽揲九兩揲三揲不四揲八之數獨不可以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尔

今按此書之中此說最爲要切而其疏率亦無甚於此者蓋四十九者蓍之全數也以其全而揲之則其前爲掛扐其後爲過揲以四乘掛扐之數必得過揲之策以四除過揲之策必得掛扐之數其自然之妙如牝牡之相銜如符契之相合可以相勝而不可以相無且其前後相因固有次第而掛扐之數所以爲七八九六又有非偶然者皆不可以不察也今於掛扐之數既

不知其所自來而以爲無所務於揲法徒守過揲之數以爲正策而亦不知正策之所自來也其欲增損全數以明掛扐之可廢是又不知其不可相無之說其失益以甚矣聖人之道中正公平無向背取舍之私其見於象數之自然者蓋如此今乃欲以一偏之見議之其亦誤矣

又曰四象之數必曰九八七六者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推以四揲而得之也九六天地之數也乾坤之策也七八其於九六者也六子之策也乾坤相索

而成者也

今按四象之數乃天地之間自然之理其在河圖洛書各有定位故聖人畫卦自兩儀而生有畫以見其象有位以定其次有數以積其實其爲四象也久矣至於揲蓍然後掛扐之奇耦方圓有以兆之於前過揲之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有以乘之於後而九六七八之數隱然於其中九七天數也三十六二十八凡老陽少陽之策數也六八地數也三十二二十四凡老陰少陰之策數也今專以九六爲天地之數

乾坤之策謂七八非天地之數而爲六子之策則已誤矣

又曰天之生數一三五合之爲九地之生數二四合之爲六故曰九六者天地之數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以六分之則爲三十六又以四分之則爲九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以六分之則爲二十四又以四分之則爲六故曰九六者乾坤之策數也陰陽止於九六而已何七八之有故少陽震坎艮三卦皆乾畫一其策三十六坤畫二

其策四十八合之爲八十四復三分之而
爲二十八復四分之而爲七少陰巽離兌
三卦皆乾畫二其策七十二坤畫一其策
二十四合之爲九十六復三分之而爲三
十二復四分之而爲八是七八出於九六
而爲六子之策也然九六有象而七八無
象蓋以卦則六子之卦七八隱於其中而
無象以爻則六子皆乾坤之畫而無六子
之畫也故惟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
之奇畫用乾之九也得偶畫者用坤之六

也無用七八之道也
今按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也五中數故不
用六七八九十天地之成數也十全數故不用
而河圖洛書之四象亦無所當於五與十焉故
四象之畫成而以一二三四紀其次九八七六
積其實揲蓍之法具而掛扐之五與四以一其
四而爲奇九與八以兩其四而爲偶奇以象圓
而徑一者其圍三故凡奇者其數三偶以象方
而徑一者其圍四而用半故凡偶者其數二所
謂參天兩地者也及其揲之三變則凡三奇皆

三其三而爲九三偶者參其兩而爲六此九六
之所以得數之實也至於兩奇一偶則亦參其
兩奇以爲六兩其一偶以爲二而合之爲八兩
偶一奇則亦兩其兩偶以爲四參其一奇以爲
三而合之爲七此七八所以得數之實也是其
老少雖有不同然其成象之所自得數之所由
則皆有從來而不可誣矣若專以一三五爲九
二四爲六則雖合於積數之一端而於七八則
有不可得而通者矣不自知其不通而反以七
八爲無象不亦誤乎又況自其四營三變而先

得其七八九六之數而後得其一爻過揲之策
以四乘其七八九六之數而後得其一卦過揲
之策此於大傳之文蓋有序矣今乃以乾坤之
策爲母反再分之而後得九六焉且又不及乎
七八而以爲無象誤益甚矣抑七八九六之用
於蓍止以流行經緯乎陰陽之間而別其老少
以辨其爻之變與不變也九六豈乾坤之所得
專而七八豈六子之所備用哉若如其言則凡
筮得乾坤者無定爻得六子者無定主矣尚何
以之云哉其曰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六子無

用七用八之道此又不攷乎歐陽子明用之說其謬甚矣又況方為四象之時未有八卦之名耶如蘇氏所引一行之言謂有其象而合其數則可爾今直以八卦分之不亦太早計哉

釋疑存云爻辭不載九六七八陰陽老少之數聖人畫卦初未必以陰陽老少為異然卜史之家取動爻之後卦故分別老少之象與聖人畫卦之道已不同矣後世大失聖人之意者多主卜史之言而不知所謂策數也

今按周禮太卜占人筮人之官皆舉其法不能甚詳然其不見於大傳者已多矣然皆周公法也安知七八九六之說不出於其中而夫子贊易之時見其已著而遂不之及乎正如禮記冠義鄉飲酒義之屬亦以其禮自有明文故詳其義而略其數亦不可但見大傳之詞有所不及而遂謂聖人畫卦初不以此為異也聖人作易本為卜筮若但有陰陽而無老少則又將何以觀變而玩其占乎且策數之云正出於七八九六借曰今深主策數而力排七八九六為非聖人之法進退無所據矣

辨證曰凡卦爻所得之數獨謂之策自餘雖天地大衍亦皆但謂之數

今按此說之誤已辨於大傳策數之下矣大凡蓍之一籌謂之一策策中乘除之數則直謂之數矣

又曰扐者數之餘也如禮言祭用數之扐是也或謂指間為扐非也楊子雲作艻亦謂蓍之餘數豈以草間為扐耶

今按歸奇於扐謂歸此餘數於指間耳則此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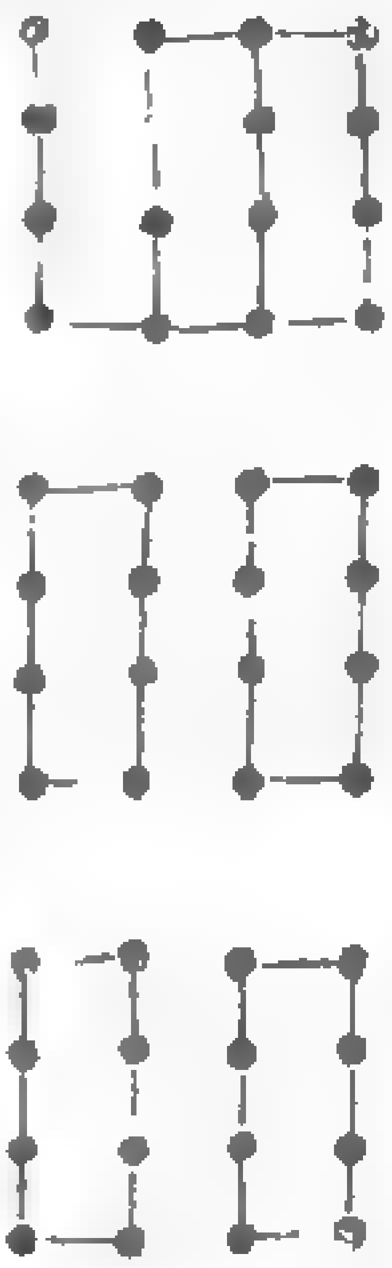
字乃歸餘數之處而非所歸餘數之名矣祭用數之扐者亦謂正數在握中而其奇零之數在指間指屬人身故從人從力而為仂也艻生於蓍而言此章在人指間也凡從力者皆勒之省文

又曰如正義之說是六揲六扐而成一爻三十六揲三十六扐而成八卦與十八變而成之文異矣

今按一變之中再揲再扐則十有八變之與三十六揲三十六扐未有所戾也

過揲二十八策

圓圍三　方圍四用半　方圍四用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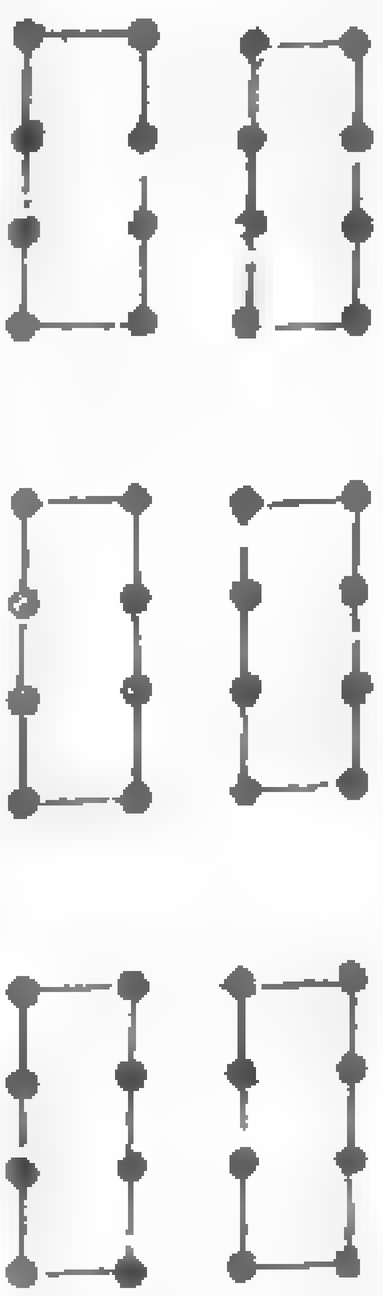
二揲掛扐四　再揲掛扐八　初揲扐八初揲掛一

圓徑一　方徑一　方徑一

掛扐二十一策

過揲二十四策

方圍四用半　方圍四用半　方圍四用半



三揲掛扐八　再揲掛扐八　初揲扐八初揲掛一

方徑一　方徑一　方徑一

掛扐三十五策

又曰蘇氏所載一行之學曰多少者竒偶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又曰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如上所言則是直取三變多少卦象相類以畫爻而不復論其策數也

今按四十九中即又無不用之數已見於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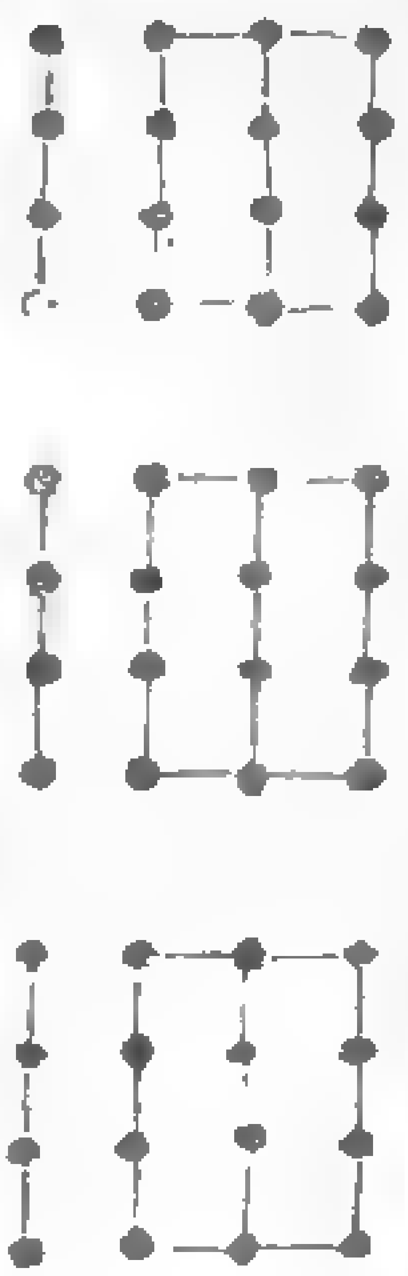
蘇氏之說既不知七八九六之已具於掛扐而必求之過揲之間其與郭氏之說已略相似矣但蘇氏以八卦之象爲斷而郭氏以四象之策爲言少不同耳然蘇氏亦云四數其餘得九則固亦兼取策數矣而郭氏岐交淺誤遂至於此亦可畏哉

又云凡揲者第一變必掛一以四不掛一則無變所餘皆得五也惟掛一則所餘衆五則九故能綜第二第三變二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

今按三變皆掛，蓋本大傳所謂四營而成易者，予已論於前矣。然其所以不可不掛者，則又有兩說。蓋三變之中，前一變屬陽，故其餘五九皆奇數；後二變屬陰，故其餘四八皆偶數。奇陽者為陽三而為陰一，圍三徑一之術也（掛一而左一右三也，掛一而左右皆二也，掛一而左三右一也，皆陽也；掛一而左右皆四，諸陰也）。偶陰者為陰二而為陽二，皆以圍四用半之術也（掛一而左一右二也，掛一而左二右一也，陽也；掛一而左三右四也，掛一而左四右三也，陰也）。姑皆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後兩變不掛，則左一右三、左二右二、左三右一皆為陽，惟左右皆四乃為陰）。三變之後，其可為老陽者十二，可為老陰者四，可為少陰者二十八，可為少陽者二十，雖多寡之不同，而皆有法象（若陰陽數本皆八，老者動而陰性本靜，故損陰之四以歸於陽；少陰陽數本皆一十，少者靜而陽性本動，故損陽之四以歸於陰）。是亦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而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後兩變不掛，則老陽少陰皆二十七，少陽九，老陰一）。郭氏僅見第二第三變可以不掛之一端爾，而遂執以為說，夫豈知其掛與不掛之為得失乃如此哉！大抵郭氏他說偏滯雖多，而其為法尚無甚失，獨此一義所差雖小，而深有害於成卦變爻之法，尤不可以不辨。

過揲三十六策

圓圍三　圓圍三　圓圍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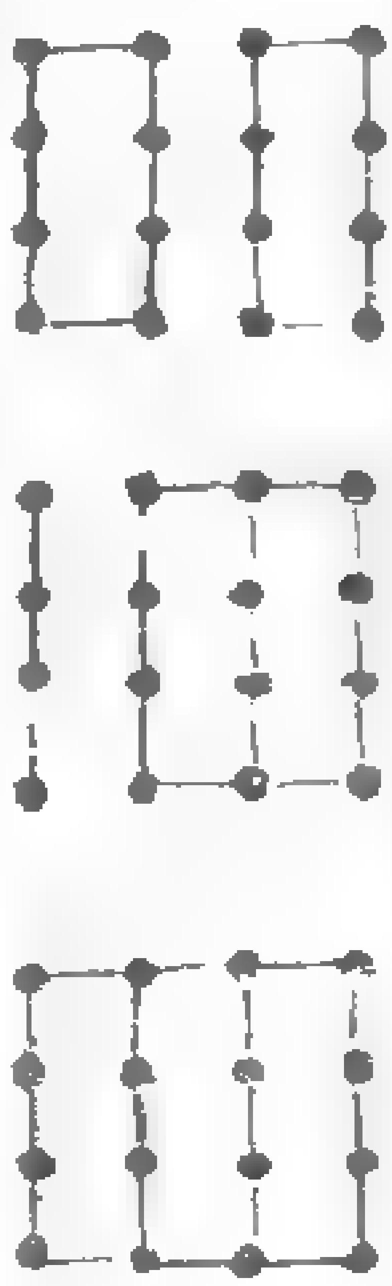
三揲掛扐四　再揲掛扐四　初揲扐四　初揲掛一

圓徑一　圓徑一　圓徑一

掛扐十三策

過揲三十二策

方圍四用半　圓圍三　圓圍三



三揲掛扐八　再揲掛扐四　初揲扐四　初揲掛一

方徑一　圓徑一　圓徑一

掛扐十七策

五歲再閏圖

舊說

第一變　第二變　第三變

掛揲左　扐左揲右　扐右　掛揲左　扐左

揲右　扐右　掛　揲左　扐左揲右　扐右

丙乙丙閏　丁戊閏　已庚辛閏　壬癸閏　甲乙

丙閏　丁戊閏

舊說掛一以象三者也扐謂歸奇於扐以象閏者也五歲者一變之間一掛再揲再扐各當一歲之象也再閏者兩扐之歲爲再閏之象也而

後掛者又合餘蓍再分而掛以起後變之象也其文義象類既皆有條而不紊又通數之必五歲而再閏亦無不合

郭氏說

一變　二變　三變　四變　五變　六變

七變　八變　九變

掛扐　扐　扐　掛扐　扐　扐

掛扐　扐　扐

甲閏　乙　丙　丁閏　戊　已

庚閏　辛　壬

郭氏之說以掛爲奇三變之中第一變掛扐第二第三變不掛而扐故以有掛有扐之變爲掛無掛有扐之變爲扐其有掛之扐又棄不數而曰歸奇必俟再扐者象閏之中閒再歲也然則掛象閏歲而不象三才扐反象不閏之歲而不象閏且必三扐而後復掛與大傳之文殊不相應又其閏必六歲而後再至亦不得爲五歲而再閏矣

易象九爲老陽七爲少八爲少陰六爲老

舊說陽以進爲老陰以退爲老九六者乾

坤之畫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凡九七八六之數陽順陰逆之理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

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爲陰如爻之偶少爲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爲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爲震中爲坎末爲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

一多則一多為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為巽，中為離，末為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盈則變（純少陽盈，純多陰盈）為老故老動而少靜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卦爻之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朕雖易亦不能占之國語謂貞屯悔豫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易筮者雖不動亦用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也

諸家揲蓍說惟筆談此論簡而盡但謂不動則易不能占與引國語之說為失爾

琴律說

太史公五聲數曰九九八十一以為宮（龍齦）三分去一得五十四以為徵（為九徽）三分益一得七十二以為商（為十三徽）三分去一得四十八以為羽（為八徽）三分益一得六十四以為角（為第十一徽）十二律數曰黄鍾九寸為宮（琴長九尺兩折其半故四尺五寸而下生林鍾）為林鍾六寸為徵（為第九徽內三尺外一尺五寸上生太簇）太簇八寸為商（為第十三徽內四尺外五寸下生南呂）南呂五寸三分（[illegible]）

羽（[illegible]）姑洗七寸一分為角（[illegible]下生應鍾）應鍾四寸六分六釐（[illegible]）蕤賓六寸二分（[illegible]）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illegible]）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illegible]）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illegible]）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八絲（[illegible]）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為第十一徽外一尺亦為角徵內三尺[illegible]復生變黄鍾

八十七分八釐有奇今少宮以下即其半聲為四寸三分八釐有奇也以上十二律通用太史公九分寸法約之周禮鄭注以從簡便凡律寸皆九分分皆九釐釐皆九絲絲皆九忽琴尺皆十寸寸皆十分分皆十釐釐以下不收）

按此以上為自龍齦之內至于七徽左方十二律之位而七徽以後之說亦附其後蓋琴之有徽所以分五聲之位而配以當位之律以待抑按而取聲而其布徽之法則當隨其聲數之多少律管之長短而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定其位如前之說焉今人殊不知此其布徽也但以四折取中為法蓋亦下俚立

成之小數雖於聲律之應若簡切而易知但於自然之法象懵不知其所自來則恐不免有未盡耳○或曰若子之言聲數也律分也徽寸也三者之相與皆迂回屈曲而難通無乃出於傅會牽合之私耶曰律之九分也數之八十一也琴之八尺一寸也三者之相與固未嘗有異焉今以琴之太長而不適於用也故十其九而爲九尺又折其半而爲四尺五寸則四尺五寸之琴與夫九寸之律八十一之數亦未始有異也蓋初絃黃鍾之宮次

絃大蔟之商三絃中呂之角四絃林鍾之祉五絃南呂之羽六絃黃淸之少宮七絃太淸之少商皆起於龍齦皆終於臨岳其長皆四尺五寸是皆不待抑按而爲本律自然之散聲者也而是七絃者一絃之中又各有五聲十二律者凡三焉且以初絃五聲之初言之則黃鍾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爲宮聲之初矣（數八十一律九寸琴長四尺五寸）太蔟則應於十二徽之左而爲商（數七十二律八寸徽內四尺）姑洗則應於十一徽而爲角（數六十四律七寸一分徽內三尺六寸中呂應於十而爲角律六寸五分八釐有奇徽內三尺五寸但姑洗惟三絃用之餘絃皆用中呂）林鍾則應於九而爲祉（數五十四律六寸徽內三尺）南宮則應於八而爲羽（數四十八律六寸徽內二尺七寸）○次絃則太蔟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爲商之初矣（用宮數後放此）而其姑角應於十三之左（用商數後放此）林祉應於十南羽應於九黃淸少宮應於八之右○三絃則姑洗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爲角之初矣而林祉應於十三南羽應於十一黃淸少宮應於九太淸少商應於八○四絃則林鍾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爲祉之初矣而南羽應於十三

黃淸少宮應於十太淸少商應於九少角應於八○五絃則南呂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爲羽之初矣黃淸少宮則應於十二少商應於十少角應於八九之間○六絃之黃淸則固起於龍齦而爲少宮之初矣少商則應於十三少角則應於十少祉則應於九少羽則應於八○七絃之太淸則固起於龍齦而爲少商之初矣少角則應於（十二少祉則應於十少羽則應於九少宮之少則應於七八之間故）皆按其應處而鼓之然後其聲可得而見而聲徵

律分與其徽内之長無不合爲然此皆黄鍾一均之聲也若大吕夾鍾蕤賓夷則無射應鍾之爲律則無所用於黄鍾故必因旋宫而後合於五聲之位其在於此則雖有定位而未當其用也大在黄太之間律八寸二分七聲有寄内四天二寸半○夾在太姑之間律七寸四分二籚有寄内三尺八寸○蔡在中林之間律六寸二分八籚内三尺一寸五分○夾在林南之間律五寸五分四五籚有寄内二天八)半○萧在南右律四寸八分八籚有寄内二尺五寸○應在無右律四寸六分六聲内二尺四寸○蔟宮見本章圖說若自七徽之後以至四徽之前則五聲十二

律之應亦各如其初之次而半之初絃七徽承羽而爲宮六七間爲商六右爲角五爲祉四五間爲羽○次絃七徽承宮而爲商六右爲角八右爲祉五爲羽四五間爲宮○三絃上徵承角而爲角〻爲羽五爲宮五右商○四絃四承角六六爲羽六右爲宮五爲商四五間爲祉○六右爲宮五絃七徵承祉而爲羽六右爲宮六右爲商五右爲角四五間爲祉○八絃承羽而爲宮七右爲商五右爲角五宮祉四五間爲羽爲〻右爲祉五爲羽四五間爲宮四徽之後以至一徽之後則其聲律之應次第又如其初而又半之此一爲聲難取而用如平下能盡蕤管其〻鄭少第亦與上兩節下畢但加徽宮耳○凡五絃庇次宮齔初絃五聲次絃四声三絃二声四絃二聲五絃一声凡十〻声廿〻声○〻絃八徽〻絃八徽三絃九徽四絃十徽二聚〻〻此六

絃龍齦以後爲第二宮各五聲七絃龍齦〻後四聲凡三十四聲皆少聲○初絃四徽〻下五七絃八十間以後爲第三宮各五声爲三十五声皆少少聲○初絃一徵之後下三七絃四五之間初絃一聲三絃二七三四声聲四絃四聲五絃五聲六絃五声七絃絃唯凡十九聲猶爲少少入應三十五聲數内六絃一聲七絃二聲凡三聲爲第四宮又別爲少少少聲應爲三丨八宮○合一聲而寄之爲百十有三声但七徽之左爲聲律之初氣舒身長聲和節緩故琴之取聲多在於此七徽則爲正聲正律初氣之餘承祉羽既盡之後而黄鍾之宫猶有應於此若且其下六絃之爲聲律亦皆承其已應之次以復於初而得其舒爲氣已消而復息聲

已拔而復則是以雖不及始初之全盛而君子猶有取焉過此則其氣愈拔地愈泊聲愈高節愈促而愈不可用矣此六徽以後所以爲用之少雖四徽亦承已應之次以復於初而得其齊而終有所不能反也此處但泛諧多取之自當別論而俗曲繁聲之可或有明則亦非君子所宜聽也大抵琴徽之分布聲律正與候氣同是一法而亦不能無少異候氣之法闕地爲坎盈天之下先施木案乃植十二管於其上而實土埋之上距地面皆取一寸而止其管之底則各隨其律之短長

以為淺深黃鍾最長故極深而最先應應鍾
最短故最淺而最後應今移其法於琴而論
之則所謂龍齦即木案之地也所謂臨岳即
地面之平也聲應之處即其律寸之短長距
案之遠近也故按此徽之而其聲可見此其
所同也但律之次第左起而右行者以氣應
先後為之序自地中而言之也徽之次第右
起而左行者以律管入地淺深為之序據人
在地上目所見者而言之也此其似異而實
同者也其甚異者則管虛而絃實管有長短

而無大小（圍皆九分）絃有大小而無短長管
上平而下不齊絃則下齊而同起於龍齦也
是以候氣者異管而應不同時既應則其氣
遂達於上而無復升進之漸布徽者亦異絃
而應於同時既應則各得其量之所受（絃以大小
為五聲之序）而循序以漸進至于三周而後已此
其甚不同者也然明者觀之以其所異乘除
準望而求其所同則是乃所以益見其同而
無可疑者但自有琴以來通儒名師未有為
此說者余乃獨以荒淺之學暫聞之頃一旦

膚皮而誦言之宜予之駭於聽聞而莫之信
也然吾豈以是而必信於當世之人哉姑以
記余之所疑焉耳抑此七絃既有散絃所取
五聲之位又有按徽所取五聲之位二者錯
綜相為經緯其自上而下者皆自上絃遞降
一等其自左而右者則終始循環或先或後
每至上絃之宮而一齊焉蓋散聲陽也通體
之全聲也無所受命而受命于天者也七徽
陰也全律之半聲也受命於人而人之所貴
者也但以全聲自然無形數之可見故今人

不察反以中徽為重而不知散聲之為尊甚
矣其惑也至其三宮之位則左陽而右陰陽
大而陰小陽一而陰二故其取類左以象君
右以象臣而二臣之分又有左右左者陽明
故為君子而近君右者陰濁故為小人而在
遠以一君而御二臣能親賢臣遠小人則順
此理而國以興違親小人遠賢臣則悖此理
而世以衰亂是乃事理之當然而非人之所
能為也又此既立此律以為宮則凡作之宮
徵而有聲者皆本宮用事之律也其不當者

而無聲者皆本宮不用之律也惟第十二前徵缺聲亦下當用未詳其說律旋而宮變則時異而事殊其遺時而假俗者自當進稽可爲之會而發其鳴聲其昔時而近俗者自當退伏無人之境而箝其頰舌此亦理勢之當然而其詳則旋宮之圖說盡之矣

定律

沈氏筆談據唐人琵琶錄以爲調琴之法須先以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絲聲皆當如此今人苟簡不復以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法出於臨時

按沈氏此言可救流俗苟簡之弊世之言琴者徒務布爪取聲之巧其韻勝者乃能以蕭散閒遠爲高耳豈復知禮樂精微之際其爲法之嚴密乃如此而不可苟哉然其曰以合聲定宮絃者亦黃鐘一均之法耳不知沈氏之意姑舉一隅以見其餘耶抑以琴聲之變爲盡於此而遂已也若曰姑舉一隅而當別用旋宮之法以盡其變則又當各以其字合之而不得定以合聲爲宮也蓋今俗樂之譜ム則合之爲黃也マ則四下之爲大也マ則四上之爲大也二則一下之爲夾也二則一上之爲姑也ユ則上之爲中也ㄥ則勾之爲蕤也人則尺之爲林也フ則工下之爲夷也フ則工上之爲南也リ則凡下之爲無也リ則凡上之爲應也六則六之爲黃清也丆則五下之爲大清也丆則五上之爲太清也則上之爲夾清也此聲俗工皆能知之但或未識古律之名不能移彼以爲此故附見其說云按今俗樂或謂高於古雅樂三律則合字乃夾鐘也沈氏按章即言今敎坊燕樂比律高二均爲合字比太簇徵下却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徵高於方樂又高坊一均以求惟兼用併聲比敎坊樂下二均疑唐之遺聲也若如沈說則方外合字眞爲夾鍾矣若便以此爲黃鐘恐聲巳高急更用旋宮至哀巳位即巳爲林夾非唯不容彈亦不司得而上矣更詳之

調絃

調絃之法散聲隔四而得二聲宮與少宮商與少商中徵亦如之而得四聲按上徵下得二聲按下數上得二聲其絃則同入徵隔三而得六聲宮與羽商與少宮角與少商按上得二聲按下得三聲九徵按上者隔二而得四聲宮與徵商與羽角與少宮徵與少商爲[illegible]

○內角聲在九十間之一少濁按下者隔一而得五聲少商與羽少宮與祉羽與角祉與商角與宮爲五○內角聲在九八間四之一少清十徽按上者隔一而得五聲宮與角商與祉角與羽祉與少宮羽與少商爲五○內角聲在十一徽少濁按下者隔二而得四聲少商與祉少宮與角羽與商祉與宮爲四○內角聲在十一徽少濁十三徽之左比絃相應而得六聲宮與商商與角角與祉祉與羽羽與少宮少宮與少商凡六

右調絃之法大槩如此然唯九徽爲得其相生之序十徽則雖律呂相得而其倫序倒置若有未諧故沈氏說以隔二者爲下生隔一者爲上生蓋九徽之宮隔二者生散祉而散

祉隔一上生十徽之商九徽之商隔二下生散羽而散羽隔一上生十一徽之角九徽之角隔二下生散少宮而散少宮隔一上生十徽之祉九徽之祉隔二下生散少商而散少商隔一上生十徽之羽也如此則九徽之隔二者常以木聲命散聲十徽之隔一者常以散聲命木聲然後十徽之按上按下者亦皆得以協其相生之序此又不可不知也此外諸絃號爲相應者則但以散聲木聲同於一律而自相醻酢至於相生之序則無取焉然散聲者

全律之首七徽者散聲之貳故其應聲渾厚寬平最爲諧韻特以中三絃者孤子特立無上下之交焉則其爲用有所不周若八徽之三聲十三徽之六聲則爲律雖同而絲木有異是以其聲雖應而不和如人心不同而強相然諾外雖和悅而中實乖離求其天屬自然其誠和協則惟九徽十徽與十一徽之三絃爲然此調絃之法所以必於此而取之亦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或者見其如此而不深求其故遂以己意強爲之說以爲九徽者林

鍾之位十徽者中呂之位林鍾爲黃鍾之所生而中呂又爲能反生黃鍾者所以得爲調絃之地而非他徽之可及此其爲說亦巧矣然使果有是理則曷爲不直於黃鍾焉調之而必爲此依傍假託之計耶若角聲二律之說則予嘗竊怪古之爲樂者通用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若以黃鍾爲宮則姑洗之爲角有不可以毫髮差者而今世琴家獨以中呂爲黃鍾之角故於衆樂常必高其一律然後和唯第三絃本是角聲乃得守其舊而不

變流傳既久雖不知其所自來然聽以心耳
亦知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昔人亦有爲之
說者皆無足取其曰五聲之象角實爲民以
民爲貴故於此焉上之者其穿鑿而迂踈固
已甚矣又以爲姑洗爲正角中呂爲慢角者
則恐此等變調隨世而生又非獨此爲然也
近世惟長樂王氏之書所言禮樂最爲近古
然其說琴亦但以第三絃爲律中中呂而不
言其所以然者予於是益以爲疑乃爲之深
思而有得焉然後知古人所以破去三分損

益隔八相生之明法而俛焉以就此位之借
差者乃爲迫於聲律自然之變有不得已而
然也蓋建樂立均之法諸律相距間皆一律
而獨宮羽祉角之間各間二律相距既遠則
其聲勢隔闊而有不能相通之患然猶幸其
隔八之序五聲既備即有二律介於宮與祉
角之間於是作樂者因而取之謂之二變然
後彼四聲者乃得連續無間而七均備焉唯
琴則專用正聲不取二變故於二位之闕無
以異乎衆樂之初然又以其別有二少而少

宮之分地位近於變宮故宮羽之間有以補
之而不至於大闕惟祉角之間既爲闊遠欲
以少商補之則其分寸地位相望甚遠而不
可用是以已乍二位特爲空闕而角聲之勢
必將乘其間隙進而干之以求合於林祉然
其本位若遂空虛而無主則姑夾兩位又成
曠闊而商角二聲將不能以相通幸而三絃
姑洗之本聲與十一徽姑洗之本位自有相
得而不能相離者乃獨固守其所而不肯去
於是姑前中後皆得隔閒一律而無空闕之

患是亦律呂性情自然之變有如此者而非
人力所能爲也然非古之哲人機神明鑒有
以盡其曲折之微則亦孰能發其精蘊著爲
明法以幸後世之人哉深究其端殆未易以
常理論也今好事者乃有見二律之兼用遂
通五均數爲六律而謂凡周禮孟子之單言
六律者皆以是言而非六律六同之謂果如
其言則是周禮孟子皆爲專指琴之一器而
言且使衆樂之七均皆廢而所謂七商者
亦皆虛語矣嗚呼異哉

雜著

元亨利貞說

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亦謂此也

易象說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疎略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爲馬坤之爲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爲健牛之爲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又當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爲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爲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

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易精變神說

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爲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爲精爲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爲神之所爲也所以極深者以其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發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可乎曰至神之妙固無不在詳考之文意則實亦以書言之也所謂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云者言在冊象在畫著在積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揲蓍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神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說

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伯非直爲三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故荀子曰窺敵制變欲伍以參注引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三五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五之以合三而漢書趙廣漢傳亦云參伍其賈以類相準皆其義也易所謂三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伍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反復以不齊而要其齊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曆象之日月五星章蔀紀元是皆各爲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也綜字之義沙隨得之然錯綜自是兩事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參伍錯綜又各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疏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

易寂感說

易曰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爲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

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情性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爲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舜典象刑說

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

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爲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數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

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

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

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為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為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

得赦也惟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為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畏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

以其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推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唯有肉刑舜之為流為贖為鞭為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刑者則是自堯以

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為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為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乎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

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爲得哉嗚呼世衰學絶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爲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特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天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爲

輕刑之驗殊不知共兜朋黨鯀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爲畔臣則姑竄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爲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爲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

周禮三德說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原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者也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司馬溫公以之

孝德以知逆惡則趙無愧徐仲車之徒是已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

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

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惟孝德則其事爲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而已詳

樂記動靜說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即有是形有是形則即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爲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

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
天理而窮人欲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
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
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為
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
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
則人之所以為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
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
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
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耻之勇而
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

中庸首章說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何也曰天命之謂性渾然全體無所不該也率
性之謂道大化流行各有條貫也修道之謂教
克己復禮日用工夫也知全體然後條貫可尋
而工夫有序然求所以知之又在日用工夫下
學上達而已矣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
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
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

也何也曰率性之謂道則無時而非道亦無適
而非道如之何而可須臾離也可須臾離則非
率性之謂矣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
其所不聞蓋知道之不可須臾離則隱微顯著
未嘗有異所以必謹其獨而不敢以須臾離也
然豈怠於顯而偏於獨哉蓋獨者致用之源而
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矣喜
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天命之性渾然
而已以其體而言之則曰中以其用而言之則
曰和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故曰大本和者化
育之所以行也故曰達道此天命之全也人之
所受蓋亦莫非此理之全喜怒哀樂未發是則
所謂中也發而莫不中節是則所謂和也然人
為物誘而不能自定則大本有所不立發而或
不中節則達道有所不行大本不立達道不行
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其在我者或幾乎
息矣惟君子知道之不可須臾離者其體用在
是則必有以致之以極其至焉蓋敬以直內[illegible]

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
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敬義夾
持涵養省察無所不用其戒謹恐懼是以當其
未發而品節已具隨所發用而本體卓然以至
寂然感通無少間斷則中和在我天人無間而
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

已發未發說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
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云遂目心為
已發而以性為未發之中自以為安矣比觀程

子文集遺書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
知前日之說雖於心性之實未始有差而未發
已發命名未當且於日用之際欠却本領一段
工夫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因條其語
而附以已見告于朋友願相與講焉恐或未然
當有以正之

文集云中即道也又曰道無不中故以中形
道

又云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
性之體段如天圓地方

又云中之為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
為性則中與性不合

又云性道不可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
可與性同德

又云中者性之德此為近之又云不若謂之
性中

又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
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又云赤子之心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

遺書云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

又云既思便是已發喜怒哀樂一般

又云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
在始得

又云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
得這裏最是難處能敬則自知此矣

又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
也

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
上直下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又云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

又云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

又云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

右據此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呂博士論此大槩得

之特以中即是性赤子之心即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辭中亦有求中之意蓋答書時未暇辨耳)蓋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爲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其曰却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爲言又云入道

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爲本爾(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又說敬)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功夫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爾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却指心體流行而

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未審諸君子以爲如何

程子養觀說

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

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它求哉

論語或問說一

或曰程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

以仁爲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爲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爲之之事也此論性而以仁爲孝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者若君子以此爲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愛有差等其施有漸次而爲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此學孝弟所以爲仁之本也

論語或問說二

或曰子於有子孝弟之章旣以仁爲愛之理矣於巧言令色鮮仁之章又以爲心之德何哉曰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而盡也程子論四德而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也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之仁之體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爲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前章所言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後章所言之類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是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爲先

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爲甚記語者所以列此二章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又如此欲學者知仁之爲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可戒也

巧言令色說

容貌詞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爲己之切求仁之要復何病乎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

不過視聽言動之間而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乎容貌顔色詞氣三者而已夫子所謂遜以出之辭欲巧者亦其一事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大賢成德之行皿進乎此者夫子之逞顔色怡怡如也乃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又非仲山甫之所及矣至於小人訐以為直色厲内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偽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上蔡引此數條而不肯明言其所以然者將使學者深求而自得之也然今學者反求之

於冥漠不可知之中失之愈遠吾仁録中所解亦少曲折故詳論之使學者無溺思力索之苦而有以審夫用力之幾焉

觀過說

觀過之說詳味經意而以伊川之說推之似非專指一人而言乃是通論人之所以有過皆是隨其所偏或厚或薄或不忍或忍一有所過無非人欲之私若能於此看得兩下論處便見勿忘勿助長之間天理流行鳶飛魚躍元無間斷故曰觀過斯知仁矣蓋言因人之過而觀所偏則亦可以知仁非以為必如此而後可以知仁也若謂觀己過竊嘗試之殆覺未穩蓋必俟有過而後觀則過惡已形觀之無及久自悔咎乃是反為心害而非所以養心若曰不俟有過而預觀平日所偏則此心廓然本無一事却不直下栽培涵養乃豫求偏處而注心觀之聖人平日教人養心求仁之術似亦不如此之支離也

忠恕說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

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之日用觀省而服習之蓋已熟矣惟未能即此以見夫道之全體則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亦將自得矣故夫子以一貫之理告之蓋當其可也曾子於是默契其旨然後知向之所從事者莫非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此其自得之深宜不可以容聲矣然門人有問而以忠恕告之者蓋以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本末上下皆所以為一貫惟下學而

上達焉則知其未嘗有二也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門人豈有異旨哉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

本末精粗無非道也而君子所貴其本而已矣蓋動容貌而能遠暴慢也正顏色而能近信也出辭氣而能遠鄙倍也三者道之行於身者也所謂本也若夫儀章器數之末道雖不外乎是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曾子之言其亦如此而已至論三者之所以然則必有內外交相養之功爲積之之久而後能

至於此也二先生發明此意最爲詳備朱公掞問學劉元承手編內各有一說至於諸儒往往只以臨時強勉修飾爲功此固失之惟上蔡專以動正出三字爲用力處以能此則暴慢鄙倍不期遠而自遠此庶幾得其本矣然亦只是臨時著力不見平日涵養功夫又只以由中而出爲正不是恭敬持守之則以二先生之說格之則亦未免爲一偏之論也

盡心說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蓋人能盡其心則是知其性能知其性則知天也蓋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器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卽事卽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貫通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爲性與天之所以爲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貫之矣

太極說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

然之靜矣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
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
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眞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
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
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
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
之主宰也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

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
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
感感而寂者也

明道論性說

生之謂性止生之謂也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
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
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
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
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旣

生則即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
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
性即氣氣即性者言之也
人生氣稟止不可不謂之性也
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
也蓋氣之流行性爲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
駁而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
然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
謂之性也先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
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

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蓋生之謂性止水流而就下也
性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
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蘊
因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
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
善則性之蘊善亦可知也
皆水也止各自出來
此又以水之淸濁譬之水之淸者性之善也
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淸明自幼而善聖人

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矣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爲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

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

此理天命也止此舜有天下而不與者也

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修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修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

定性說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

憧而不自知也反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觀心說

或問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之所以
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
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
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
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
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
物者耶此亦不待校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
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
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
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

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也夫謂人心之
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
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
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
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
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
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
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
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不過不使
旦晝之所為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

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
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
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
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
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
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
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
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
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

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
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
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
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
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
口齕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
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
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之審思明辨之君子其
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仁說 浙本誤以南軒先生仁說為先生仁說而以先生仁說為序仁說又

註此篇疑是仁說序辨
附此十字今悉刪正之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
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
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
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
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
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
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
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
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

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
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
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
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
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
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
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
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
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

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
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
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
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
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
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訶以
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
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
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
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

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
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
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
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
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
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
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眞也彼謂
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
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
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

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胡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巳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王氏續經說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

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放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

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得而百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脩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

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而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己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

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勉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

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畤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

日刻畫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

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養生主說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督舊以為中蓋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見醫書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深衣注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

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為學而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塗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

蓋迺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既作皇極辨因感此意有相似者謾筆之於其後云

觀列子偶書

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日因讀列子書此又觀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它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參同契說

按魏書首言乾坤坎離四卦橐籥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蓋內以詳理月節而外以兼統歲功其所取於易以為說者

剝是而已初未嘗及夫三百八十四爻也今世所傳火候之法乃以三百八十四爻爲一周天之數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則不免去其四卦二十四爻以候二十四氣之至而漸加焉已非出於自然脗合之度矣且當日所用之爻或陰或陽初無次第不知功夫有何分別又況一日之間已周三百六十之數而其一氣所加僅得一爻多少重輕不相權準及此二十四者進增微漸退減暴疾無復往來循環之勢恐亦後人以意爲之未必魏君之本指也竊意此書

大要在於坎離二字若於此處得其綱領則功夫之節度魏君所不言者自可以意爲之但使不失其早晚之期進退之節使可用功不必一一拘舊說也故今推得策數一法似亦齊整其與爻數之法雖皆魏君所不言然此爲粗有理也蓋月以十二卦分之卦得二日有半各以本卦之爻行本爻之策（自八月觀卦以後至正月泰卦易用少二十八策今用老二十四策自四月大壯以後至七月否卦易用老二十六策今用少三十二策）陽即注意運行陰即放神其寂（一爻已定[illegible]一闔即斂氣以休息之）十二卦周即爲一月之功十二月周即爲一歲之

進反復循環無有餘欠其數如左方

卦	日	卦	日	策數	
震	一至五	復	一至二半	一陽二十八　五陰百六十	陽生
		臨	三半至五	二陽五十六　四陰百二十八	
兌	六至十	泰	六至八半	三陽八十四　三陰九十六	
		壯	八半至十	四陽百四十四　二陰六十八	
乾	十一至十五	夬	十一至十二半	五陽百八十　一陰三十二	
		乾	十三半至十五	六陽二百一十六　無陰	陽極　陰生
巽	十六至二十	姤	十六至十八半	一陰三十二　五陽百八十	
		遯	十八半至二十	二陰六十八　四陽百四十四	
艮	二十一至二十五	否	二十一至二十二半	三陰九十六　三陽[illegible]八	
		觀	二十三半至二十五	四陰九十六　二陽五十六	
坤	二十六至三十	剝	二十六至二十八半	五陰百[illegible]十　一陽二十八	
		坤	二十八半至三十	六陰一百四十四　無陽	陰極

一既欲與季通講之未及寫寄而季通

一偶閱舊策爲之泫然戊午臘月二十六日

晦菴先生朱文公集卷第六十七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八

雜著

跪坐拜說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為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為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也其為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言坐即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說者乃以為坐禪之意誤矣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其傳以啓為跪爾雅以妥為安而疏以為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為跪則居之為坐可見以妥為安定之

坐則跪之為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為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為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為雅拜則它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為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為然而必以塑像為問予既略為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為必不得已而為塑像則當放此以免於蘇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子亦辭江東之節遂不能强然至今以為常也東坡文集私試策問云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食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据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寫放文翁石象為小土偶以來而塑

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爲加趺也去年又以爲獨滑楊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聖先師二像不刻精好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繆爲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

周禮太祝九㨜辨

疏云此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五者逐事生名還依四種正拜而爲之也又云稽首頓首空首此三者正拜也肅拜婦人之正拜也其餘五者附此四種振動吉拜凶拜褒拜附稽首竒拜附空首又云空首一拜其餘皆再拜肅拜或再故郤至三肅使者

一曰稽首

注曰拜頭至地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及頭至手又引頭至地多時也稽首稽留之字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

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襄三年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是諸侯于天子大夫于諸侯皆當稽首

二曰頓首

注曰拜頭叩地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而又引頭即舉也頭叩地謂若以首叩物然此平敵自相拜家臣於大夫及凡自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也記疏曰頭叩地不停留地也又曰諸侯相拜則然

三曰空首

注曰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也以其頭不至地故（各疑名字之誤）各空首君答臣下拜也其有敬事亦稽首洛誥曰拜手稽首是也又曰稽首頓首空首此三者相因而爲之空首而引頭頓地即舉故名頓首而引頭至地稽留多時故名稽首此三者之正拜也

四曰振動

注曰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記疏曰謂有敬懼故為振動疏曰案中候雒予云季秋七月甲子赤雀銜丹入酆王再拜稽首受案今文太誓得火烏之瑞使以周公書報於王王動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為稽首拜也

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

注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　疏曰拜而後稽顙謂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是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　記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　疏曰拜是為賔稽顙是為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　記又曰晉獻公薨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勸其反國重耳稽顙而不拜哭而起穆公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　疏曰若為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謝所以稽顙者自為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今既聞父死勸其反国之義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故云則愛父也

七曰奇𢷎八曰褒𢷎

注曰杜子春云奇讀為奇偶之奇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答臣下拜褒拜再拜神與尸杜子春書又曰奇拜先屈一膝今雅拜是疏云後鄭不從此說

九曰肅𢷎

注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　疏曰肅拜者拜中最輕唯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為正又曰儀禮賔揖入門推手曰揖引手曰揖記疏曰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

壺說

今詳經文不言壺之圍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為相求互見之功且經言其所容止八

斗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則經之所言者圓壺之實數而注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筭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壺爲圓形斗五升爲奇數皆繁曲而難計故筭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去一以得圓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爲説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并方體之所虛加以爲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爲圓壺腹徑九寸而圍二尺七寸則爲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

其所以失顧乃依違其間説無定説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筭法求之凡此定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爲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爲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豪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爲一方壺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筭術所借以爲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圓壺之實數則當就此

方形規而圓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爲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爲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外圍則僅爲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爲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諧會矣

深衣制度 并圖

裁用細白布度用指尺

中指中節爲寸

衣二幅不裁其長過脇下屬於裳

用布二幅中屈而下垂之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掖下每幅之下屬裳三幅

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

用布六幅每幅裁爲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之半以狹頭向上而聯其縫以屬於衣每三幅屬衣一幅

圓袂

用布二幅各中屈之如衣之長屬於衣之左右而縫合其下以爲袂其本之廣如衣之長而漸圓殺之以至袂口則其徑一尺二寸

方領

兩襟相掩衽在掖下則兩領之會自方

曲裾

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如兩廣頭並
令向上布邊不動但稍裁其內旁太半之下
令漸如魚腹末如鳥喙內向而綴之相沓綴
於裳上之右旁以掩裳際右幅在下左幅在
上布邊在外裁處在內

衣裳皆緣

緣用黑繒具父母以青大父母以縝領表裏
各二寸裳下及邊表裏各一寸半皆就布緣
袂口表裏亦寸一半布外接出

大帶

帶用白繒廣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要而結於
前再繚之為兩耳及垂其餘為紳下與裳齊
以緇緣其紳之兩旁及下表裏各半寸如緣
之色復以五綵條廣三分約其相結處長與
紳齊

緇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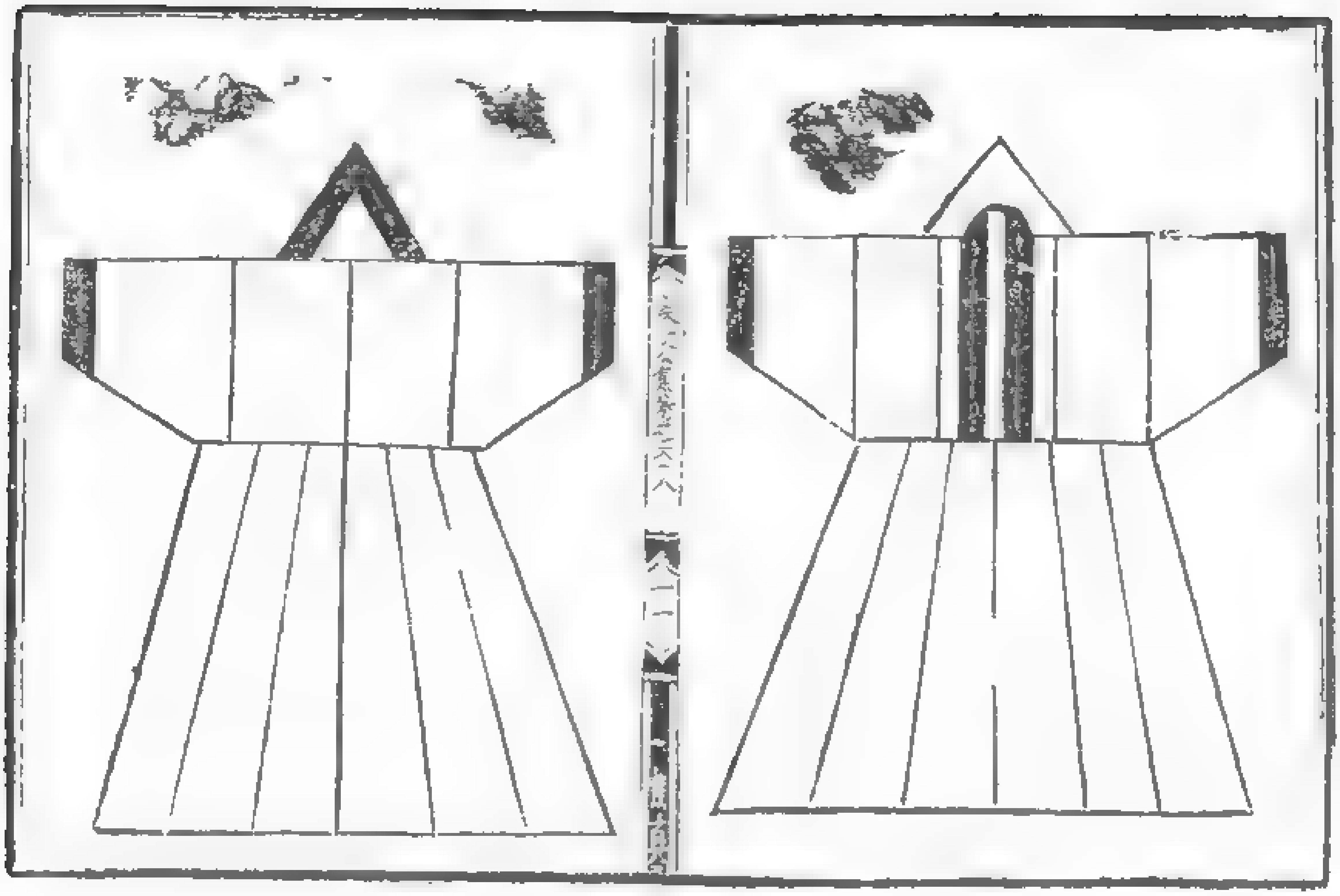
糊紙為之武高寸許前後三寸左右四寸
為五梁辟積左縫廣四寸長八寸跨頂前後
著於武外反屈其兩端各半寸內向黑漆之
武之兩傍半寸之上竅以受笄笄用齒骨凡
白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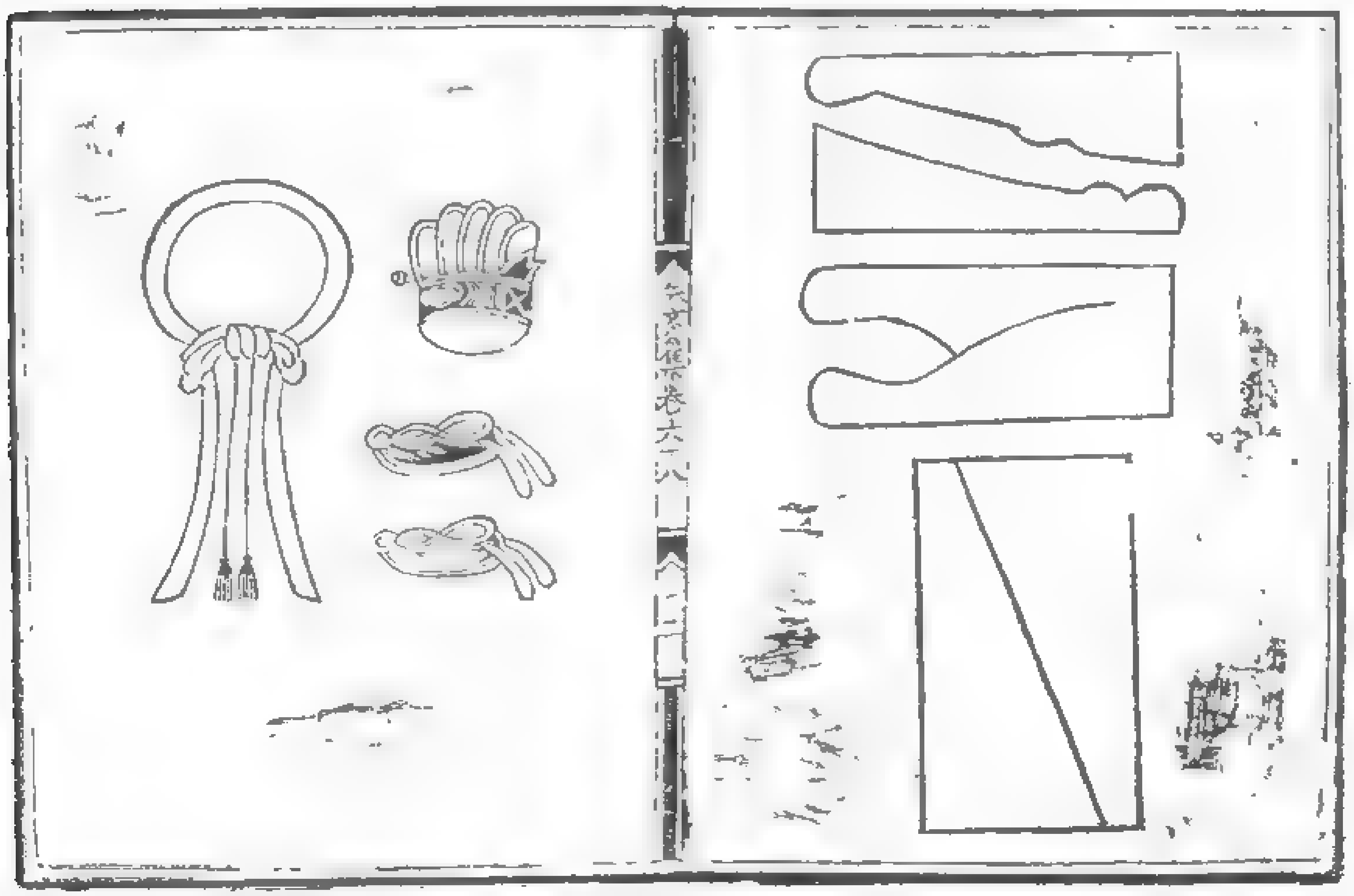
幅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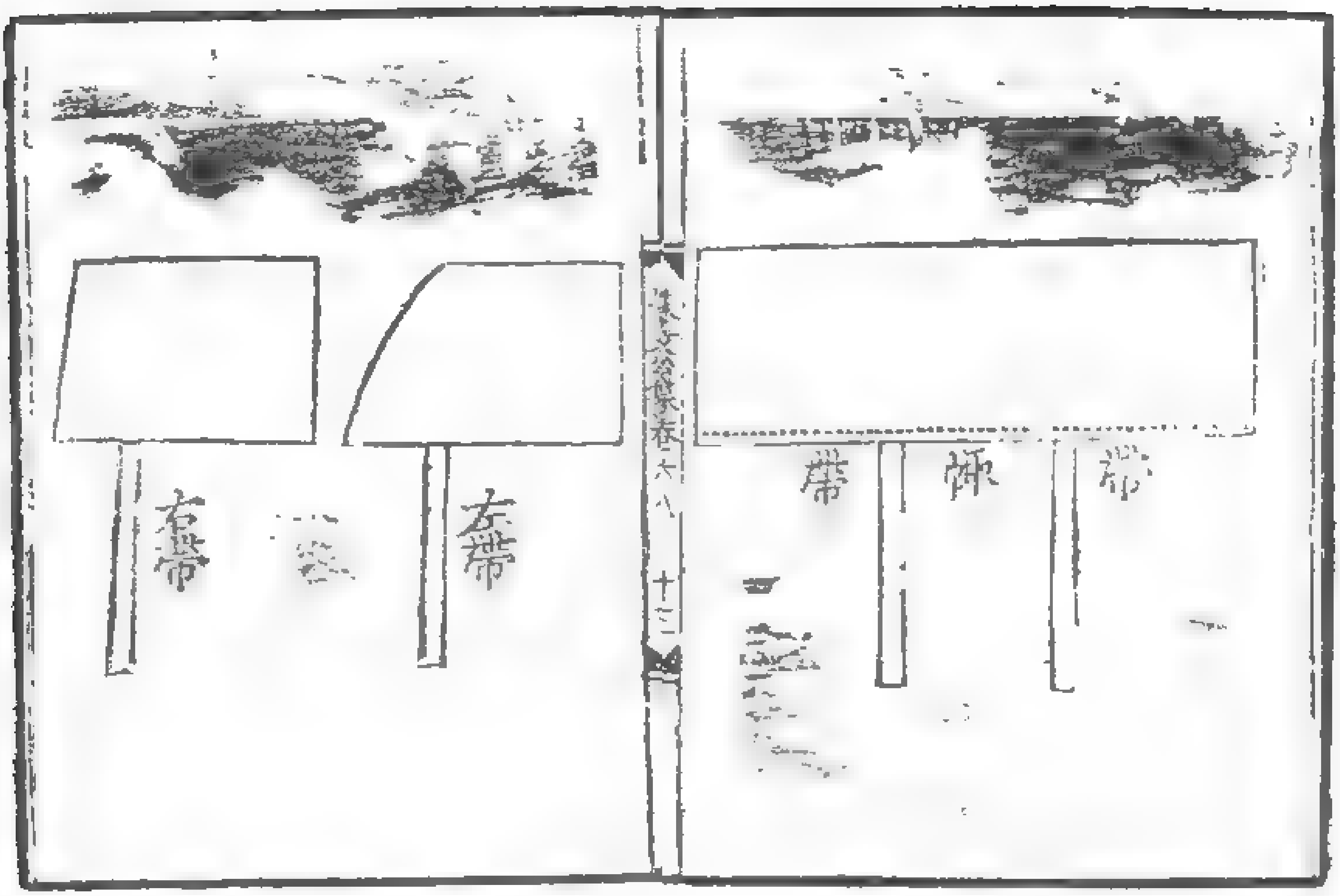
用黑繒六尺許剌一邊作巾額當中作𢄼兩
旁三寸許各綴一帶廣一寸許長二尺許摺
𢄼中上反摺之當幅之中斜縫向後去其一
角而復反之使巾頂正圓乃以額𢄼當額前
向後圍裹而繫其帶於腦後餘者垂之

黑履

白絇繶純綦







殿屋廈屋說

殿屋五間前皆為堂後為房室中間之前為兩楹間後為室東間之前為東楹之東又少東為阼階上少北為東序後為東房西間之前為西楹之西又少西為賓階上少北為西序後為西房序即墻也設位東西序皆負墻而立也其南為序端東序之東西序之西為夾亦謂之廂又說文云廂也廊東內序也此亦可見但疑序下脫一外字其前為東西堂其後為東西夾室夾外之廣為側階房後為北階此其地之盤也其棟則中三間為一棟橫指東西至兩序之上而盡遂自此處分為四注邪指四隅上接橫棟下與霤齊此其[illegible]棟之制所謂四阿也其宇則橫棟前後即為南北兩下橫棟盡外即為東西兩下四棟之旁即各連所向而下四面榱桷覆堂廉出階外者謂之廡說文云廡堂下周屋也其屋盡水下處謂之霤此其下宇之制也

○廈屋則前五間後四間似兩房堂中三間之後只今為廳間東房室西其餘並如殿屋之制但五間皆為橫棟棟之前後皆為兩下之宇橫棟盡外有版下垂謂之搏風搏風之下亦為兩廡接連南北以覆側階但其廡亦不出搏風之外耳儀禮疏云卿大夫以下夏屋其室兩下

而四周之

殿屋四阿進下為廡四面之霤其水皆多故其霤皆得以霤為名夏屋南北兩下之廡與殿屋同故其霤亦謂之霤東西兩廡則但為腰簷不連棟下又不出搏風之外雖或有水亦不能多故但謂之榮謂之翼而不得以霤名也（榮翼乃腰簷之名疏乃直指搏風誤矣）

明堂說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個

東之北為青陽左個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個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個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個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個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個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個中是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個右個則青陽之右個乃明堂之左個明堂之右個乃總章之左個也總章之右個乃玄堂之左個玄堂之右個乃青陽之左個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

下而其廣狹隆殺則異爾

後楣以北爲室與房

後楣之下以南爲堂以北爲室與房室與房東西相連爲之案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注曰室中迫狹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北楣下爲室南壁而開户以兩架之間爲室故云迫狹也昏禮賓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序之制則無室案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

又禮席賓南面注曰不言于户牖之間者此射于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户牖故也釋宫曰無室曰榭榭即序也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

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儀薦脯醢由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公食大夫禮記筵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惟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按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也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考

室中西南隅謂之奥

邢昺曰室户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奥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東南隅謂之窔烏吊反

郭氏曰窔亦隱闇

西北隅謂之屋漏

詩所謂尚不愧于屋漏是也曾子問謂之當

室之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得户明者經止曰西北隅

室南其户户東而牖西

説文曰户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爲交窻也月令正義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霤之是以後人户室爲中霤開牖者象中霤之取明也牖一名鄉其窗在内案士虞禮祝闔牖户如食間啓户啓牖鄉注曰牖先闔後啓扇在内也鄉牖一名是也

户牖之間謂之依

郭氏曰窻東户西也覲禮斧依亦以設之于
此而得依名士昏禮注曰户西者尊處以其
者及賓客位于此故又曰客位
户東曰房户之間
士冠禮注曰房西室户東也寢廟以室爲主
故室户專得户名凡言户者皆室户若房户
則兼言房以別之大夫士房户之間於堂爲
東西之中按詩正義曰鄉飲酒義云尊于房
户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户
之間爲中也又鄉飲酒禮席賓于户牖間而

義曰坐賓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户牖間在西
而房內間爲正中明矣人君之制經無明證
按釋宮曰兩階間謂之鄉郭氏曰人君南鄉
當階間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爲右房而户
牖間設依處正中矣又按詩斯干曰築室百
堵西南其户箋曰天子之寢左右房異於一
房者之室户也正義曰大夫唯有一東房故
室户偏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旣有右房則
室當在其中其户正中比一房之室户爲西
當攷

房户之西曰房外
士昏禮記毋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士冠
禮尊于房户之間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
注曰謂尊東也是房户之西得房外之名也
房之户於房南壁亦當近東案士昏禮注曰
北堂在房中半以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
房户與隅間隅間者蓋房東西之中兩隅間
也房中之東其南爲夾洗直房户而在房東
西之中則房户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矣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
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
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按特牲饋食禮記尊兩
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
南上宗婦北堂北上內賓在宗婦之北乃云
北堂又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
以北爲北堂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主婦
洗足爵于房中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大射
儀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
堂下則北階者北堂之階也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惟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於前楣之下案鄉射禮曰射自楹間注曰謂射於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物畫地爲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庠之堂也又曰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即序也鉤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鉤楹內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內矣物當楣而升射者由楹外北面就物又鄭氏以爲物在楹間則楹

在楣之下也又按釋宮曰梁上楹謂之梲梲侏儒柱也梁楣也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之下又可知矣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

公食大夫禮致豆實陳于楹外簠簋陳於楹內兩楹間言楹內外矣又言兩楹間知凡言兩楹間者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爾

南北之中曰中堂

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賈氏曰後楣以南爲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間爲南北堂之中公當楣拜訖更前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亦東楹之間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堂爲南北之中明矣又按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即言戶東戶西近房則言房外房東近楹即言東楹西楹近序即言東序西序近階即言東階西階其堂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即以堂言之祝淅米于堂是也

堂之東西墻謂之序

郭氏曰所以序別內外

序之外謂之夾室

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注曰東於堂賈氏曰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于堂下當東夾是東於堂也又按公食禮宰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爲房中矣室中之西與右房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爲房

中則西夾之北蓋通爲室中其有兩房者則
西夾之北通爲右房也歟
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
覲禮記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
特牲饋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爾賈
氏曰即西箱也釋宮曰室有東西廂曰廟郭
氏曰夾室前堂是東廂亦曰東堂西箱亦曰
西堂也釋宮又曰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案書
顧命疏寢有東夾西夾士喪禮死于適寢主
人降襲絰于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則正寢

亦有夾與箱矣釋宮所謂無東西箱者或者
謂廟之寢也歟凡無夾室者則序以外通謂
之東堂西堂按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
東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大射之東堂即
鄉射之東序東也此東西堂各有階案雜
記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奔喪
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曰東階東面階東
面階則東堂之階其西堂有西面階也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
大射儀賓之弓矢止于西堂下其將射也賓

降取弓矢于堂西堂西即西堂下也特牲饋
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
壁則自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又按大
射儀執冪者升自西階注曰羞膳者從而東
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則東堂下可以
達北堂也
堂角有坫
士冠禮注曰坫在堂角賈氏釋士喪禮曰堂
隅有坫以土爲之或謂堂隅爲坫也
堂之側邊曰廉堂

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
記正義曰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又按
鄉射禮獲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注曰上堂
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
士冠禮注曰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
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饔餼設于西階前當
內廉此則西階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故曰
內廉也士之階三等按士冠禮降三等受爵
弁注曰下至也賈氏曰匠人云天子之堂九

尺賈馬以爲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按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媵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進東楹之西酌散交于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于東序之筵而記曰冠于阼喪禮檳置下西序而檀弓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

聘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知陰陽也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案聘禮歸饔餼醯醢夾碑米設于中庭注曰庭實固當中庭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列當醯醢南列米在醯醢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按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隆殺之

度從可推矣

堂塗謂之陳

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霤按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霤將曲者至門內霤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霤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于霤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

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按聘禮饔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曰辟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鄉飲酒禮注三揖曰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即堂塗也

中門屋爲門門之中有闑

士冠禮曰席于門中闑西閾外注曰闑橛也玉藻正義曰闑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釋宮曰橛在地者謂之臬郭氏曰即門橛也然則闑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闑東其西曰闑西

門限謂之閾

釋宮曰柣謂之閾郭氏曰閾門限邢昺曰謂門下橫木為內外之限也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棖棖闑之間則謂之中門見禮記

闑謂之㮧

邢昺曰闑門㮧也其東㮧曰左㮧門之廣狹案士昏禮曰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首隨入注曰隨入為門中阸狹賈氏曰皮皆橫執之門中阸狹故隨入也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箇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箇二丈一尺彼

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阸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宮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

夾門之堂謂之塾

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按士虞禮陳鼎門外之右匕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按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向也凡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

宁按聘禮賓問卿大夫迎于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賓入三揖並行注曰大夫揖入者省內事也既有俟于宁也凡至門內霤為三揖之始上言揖入下言三揖並行則俟于霤南門內兩塾間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內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於此宁立故耳周人門與堂脩廣之數不著於經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堂脩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脩之一也門堂三之二

室三之一門堂通謂門與塾其廣與脩取數於堂得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之制推之則周人之門殺於堂之數亦可得而知矣

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

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士冠禮注又曰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以入為左右則門西為左門東為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為左右則門東為左門西為右

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士虞禮側亨
于廟門之右是也闑東曰臬右亦自入者言
之也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於經者天子
有屏諸侯有朝宗覲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
出自屏南適門西注曰天子外屏釋宮曰屏
謂之樹郭氏曰小墻當門中曲禮正義曰天
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内屏屏在路門
之内此侯氏出門而隱於屏則天子外屏明
矣釋宮又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謂宁在門之
内屏之外此屏據諸侯内屏而言也諸侯路

寢門外則有正朝大門外則有外朝按聘禮
夕幣于寢門外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
左南鄉注曰寢門外朝也入告入路門而告
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
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柩止于門外
若介死惟上介造于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
必以柩造朝達其中心又賓拜饔餼于朝注
曰拜於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
也賓拜於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大
門外明矣是外朝在大門外也諸侯三朝其

燕朝在寢燕禮是也正朝與外朝之制度不
見於經蓋不可得而考矣

寢之後有下室

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
饋于下室注曰下室如今之内堂正寢聽事
賈氏曰下室燕寢也然則士之下室於天子
諸侯則爲小寢也春秋傳曰子大叔之廟在
道南其寢在廟北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
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按喪服
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

同財内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賈氏
釋士昏禮曰異宮者别有寢若不命之士父
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别各有門户則下
室之外又有異宮也

門以北皆周以墻

聘禮釋幣于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
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檀弓正義
曰毀宗躐行毀廟門西邊墻以出柩也士喪
禮爲垼于西墻下注曰西墻中庭之西特牲
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記曰饎爨在

西壁注曰西壁堂之西墻下案門之西有墻
則墻屬於門矣西墻在中庭之西則墻周乎
庭矣西壁在西墻下則墻周乎堂矣墻者墉
壁之緫名室中謂之墉昏禮尊于室中北墉
下是也房與夾亦謂之墉冠禮陳服于房中
西墉下聘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是也堂
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
之墻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爾堂下之
壁闈門在焉案士喪禮冠者降適東壁見于
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

外婦人入廟由闈門士虞禮賓出主人送主
婦亦拜賓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
於闈門之内闈門如今東西掖門釋宫曰宫
中之門謂之闈郭氏曰謂相通小門也是正
門之外又有闈門而在旁壁也
人君之堂屋爲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
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周制
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燕禮設洗當東
霤注曰人君爲殿屋也案考工記殿四阿重
屋注曰四阿若今之四注屋殷人始爲四注

屋則夏后氏之屋南北兩下而已周制天子
諸侯得爲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爲夏屋
兩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霤兩下則唯南
北有霤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霤而大
夫士禮則言東榮也霤者說文曰屋水流也
徐鍇曰屋檐滴處榮者說文曰屋梠之兩頭
起者爲榮又曰梠齊謂之檐楚謂之梠郭璞
注上林賦曰南榮屋南檐也義與說文同然
則檐之東西起者曰榮謂之榮者爲屋之榮
飾謂之屋翼者言其軒張如翬斯飛耳士喪

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是屋有
四榮也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爲之燕禮之
門内霤則門屋之北霤也凡屋之檐亦謂之
宇案士喪禮爲銘置于宇西階上注曰宇梠
也說文曰　屋邊也釋宫曰檐謂之樀郭氏
曰屋梠邪　曰屋檐一名樀一名梠又名宇
皆屋之四垂也宇西階上者西階之上上當
宇也階之上當宇則堂廉與坫亦當宇矣特
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注曰南齊
于坫其説又注曰南北直屋梠是也階上當

宇故阼階當霤鄉射禮記磬階間縮霤是也霤以東西爲從故曰縮霤此霤謂堂之南霤也此其著於經而可考者也

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案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位也有設斧依牖間南鄉則户牖間也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西阼階西則兩階前也

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内之塾也畢門之内則路寢門也兩階戺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箱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云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又禮書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内五分内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爲内五分内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爲内五分内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廣以二爲内五分内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注曰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内堂東西序之内也高穹高也此傳說房堂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據姑存之以備參攷

答社壇說

所喻社壇別紙奉報此是見行禮制更可討會法司檢淳熙間所頒冊子爲佳此事在州郡爲

至重今人皆不以爲意太守乃能及此深可爲法又能擇賢者而屬之尤見其不苟也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稷壇如社壇之制（社以石爲主其形如鍾長二尺五寸方一尺剡其上培其下半）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壇飾各隨方色上蓋以黃土）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

右出政和五禮新儀第二十一卷淳熙中曾有印本頒行州郡法司必有之可更檢看又以行事儀考之二壇東西相並坐南向北（社壇石主在壇上之南方）北門壝外空地須令稍

寬可容獻官席位空地之北乃作齋廳以備風雨設獻官位獻官南向行事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四步零每步六分之一

凡言方者皆徑也此言方二丈五尺者從東至西二丈五尺從南至北二丈五尺也後段壝方二十五步則說亦然

高三尺

既言壇高三尺又言壇分三級則是以一尺爲一級也

四出陛

此陛之級即壇之級也但於四面陛之兩傍各以石砌作慢道隔斷使其中爲陛級外爲壇級可也

社主

舊法惟社有主而稷無主不曉其意恐不可以己意增添其言壇上之南方非壇之中也蓋神位坐南向北而祭器設於神位之北故此石主當壇上南陛之上更宜詳考畫作圖子使可見若在壇中央即無設祭處矣

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

壝方二十五步者亦是徑二十五步謂從東至西二十五步從南至北二十五步以丈計之六尺爲步則爲十五丈也四角築土爲壝高三尺許使壇上與齋廳相望得見壝上不用瓦蓋但以磚兩面砌之使其走水尤爲堅固四門當中開門古法不言闊狹恐須闊一丈餘庶幾行禮執事之人往來寬展不相妨礙兩旁各立一華表高一丈許上以橫木貫之如門之狀華表禮無文

但見州縣有如此者或恐易得損壞不作亦得請更依此步數丈數界作方眼中間以紙剪作兩壇貼之便見四面壇脚取壝丈數但壇面二丈五尺乃最上一級之數下面更兩級一級須展一尺即壇脚須徑二丈九尺

壇飾

古者社稷不屋有明文不用磚砌無所考然亦不言磚砌者中原土密雖城壁亦不用磚今南方土疎不砌恐易壞亦未飾之又恐僭於郊壇不可用也

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

瘞坎在壇之北壬地即是合在北壇門内兩壝邊各於中央下日陷取壬地各用磚石砌作一小天井深闊三四尺許其南作踏道上下閑時以土實之臨祭即令人取去土掃令潔淨祭畢即使人持幣及祝版之屬從踏道下送入坎中然後下土築實依條差人守視

燎壇

古者祭天以燔燎祭地以瘞埋來喻所云燎壇爲風師雨師雷師設者是也古今禮制社稷風雨雷神各有壇又各有方位社稷於西方風師於東北雨雷於東南(大略如此不記子細)今州縣亦皆別有壇但方位多不合古不謂建寧大郡乃無風雨雷神之壇而寓於社稷之壇也新儀所云在神壇之左而高於神壇者不謂此社稷壇左設燎壇而高於社稷壇也

植木

按周禮社稷壇之以土之所宜木今當以

本府之所宜木植之

尺

壇壝等亦是禮制當用古尺不當用大尺

井田類說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俄紙賦廢字疏)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已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

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略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交行（班志作守）望相接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何休作[illegible]）

（別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三年一換土易居）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賦謂計口發財（[illegible]）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郊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illegible]）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

於疆畔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則可以食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户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爲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同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閭胥平旦坐於左塾比長坐於右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薪樵輕重相分班

白不提挈（何休曰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負不持挈老不得入）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工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illegible]）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五行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illegible]）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班志二字）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

別之以射（於射宮以下以何休詩補貢所定）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何休曰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九年以下並以班志增定）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班志並作終字）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連帥以下並據班志）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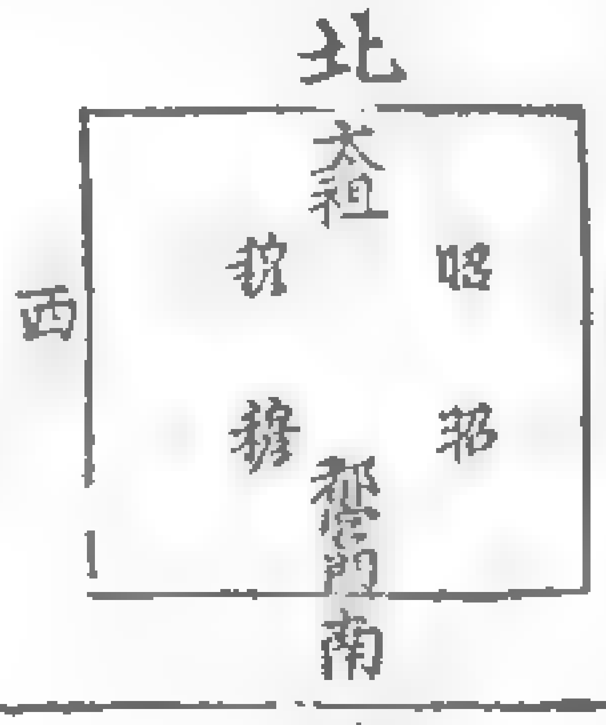
雜著

禘祫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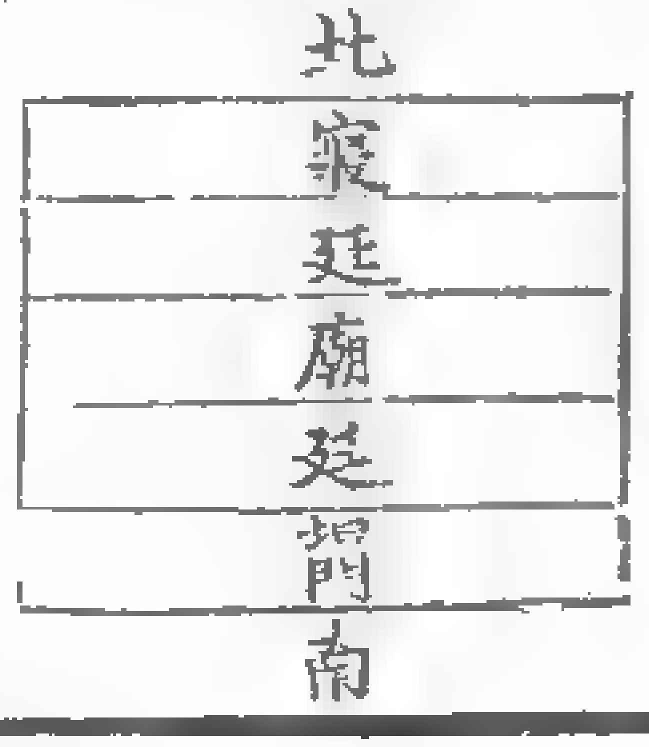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 顏師古曰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爲韶）其制皆在中門之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毓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illegible]）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illegible]）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illegible]）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illegible]）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illegible]）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illegible]）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

處於一隅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以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在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没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臣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且見於陸氏之文者爲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爲都宮而各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爲祠於佛老之側不爲木主而爲象不爲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爲至當之論哉

韋元成等王者五廟圖



廟制圖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

韋玄成等周廟圖

太祖后稷　　昭武王世室　　昭　昭
　　　　　　穆文王世室　　穆　穆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劉歆宗無數圖

太祖后稷　　武世室　　昭　昭　昭
　　　　　　文世室　　穆　穆　穆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周世數圖

稷　不窋　公劉　慶節　皇僕　差弗　毀隃　公非　高圉　亞圉　公叔　太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　康　昭　穆　共　懿　孝　夷　厲　宣　幽

周七廟圖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文王時　武王時　成王時　康王時　昭王時　穆王時　共王時　懿王時　孝王時　夷王時　厲王時　宣王時　幽王時

周九廟圖

劉歆說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武王時　成王時　康王時　昭王時　穆王時　共王時　懿王時　孝王時　夷王時　厲王時　宣王時　幽王時

韋元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為是今亦
未能決其是非姑兩存之至於遷毀之序則昭
常為昭穆常為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
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于
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于祖之故廟即當祔
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
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
于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為之祭以告新舊之
神也今以周室世次為圖如右所謂高祖以上
親盡當毀虞之明日祔于祖父者也元豐議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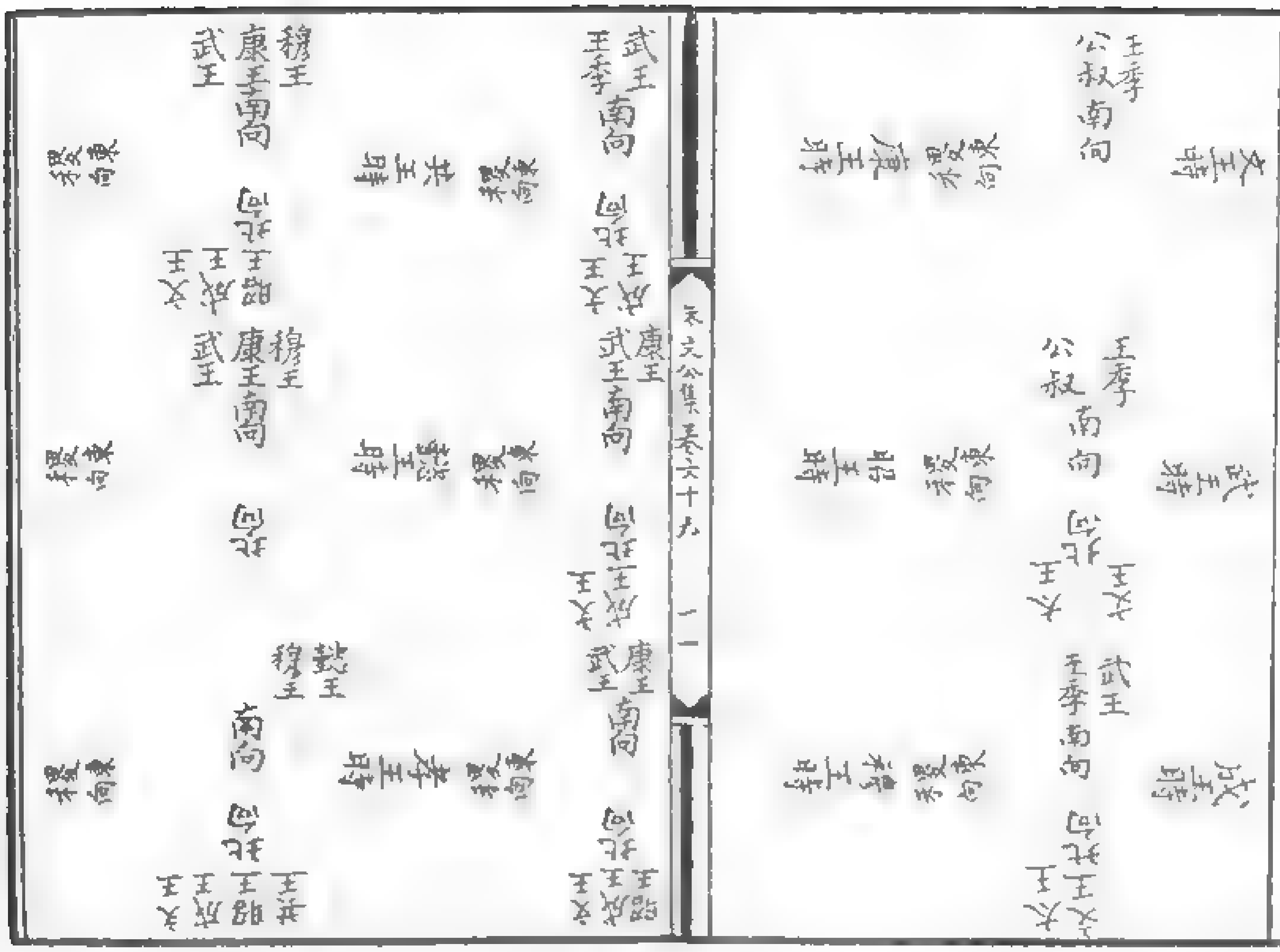
何洵直張璪以此為說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
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
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
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壇立於右墠立
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為墠
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為壇左右遞遷無嫌又曰
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為昭皇考考廟與右祧為
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為昭文王為穆則武不
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為說之誤不知
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

名初不為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
子又安可復為昭哉壇墠之左右亦出先儒一
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為去廟
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墠又皆一而
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徑墠穆不可以有壇而無
墠故遞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
由其序而遞遷也又況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
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
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為
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為昭而不害其卑於

文非謂之昭即為王考謂之穆即為考廟也且
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
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為之動則
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
於其所未應入之廟乎佃又言曰假令甲於上
世之次為穆今合堂同食實為父行乙於上世
之次為昭今合堂同食實為子行則甲宜為昭
乙宜為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為
右穆乙為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廟
議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為

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爲昭而子爲穆則太伯虞仲乃太王之父而文王反爲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旣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易不定而徒爲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矣子孫之序如佃所獻得無眞有難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爲上或以南方爲上未必以左爲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祫之位乎時祫有圖在後

周時祫圖



昭穆之不爲尊卑說已前見其大祫則始封以下以次相承亦無差舛故張璪以爲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爲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者是也但四時之祫不兼毁廟之主則右無昭而穆獨爲尊之時若兩世室之主則文常爲穆而武常爲昭也故陸佃以爲毁廟之主有不皆祫之時難之而未見璪之所以對也竊以爲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爲偶亦不可

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爲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于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爲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爲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爲尊哉作此圖以見之

濮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

五峯胡仁仲論漢文帝之短毁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乎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爲明帝固不得爲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顯之淳其

羣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必有處矣況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非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固禮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褻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

別定廟議圖說 圖已見前

紹熙甲寅某月詔以孝宗祔廟當議宗廟迭毀之次禮部侍郎許及之太常少卿曾三復等相與上議請遷僖祖宣祖而奉太祖居第一室祫享則正東鄉之位有詔恭依且令侍議二祖祧主奉安之所時熹始赴經筵供職亦皆預議遂以病不能赴遂以議狀申省大指以爲僖祖實爲帝者始祖百世不遷之廟不當祧毀合仍舊爲太廟第一室四時常享則居東鄉之位宣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六室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宜毀而太祖太宗仁宗功德茂盛宜準周之文武百世不遷號爲世室其宣祖真宗英宗則遷於西夾室以從順祖翼祖之後祫享則序昭穆於堂上而時享不及焉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時享祫享如儀異時迭毀則三昭三穆以次而遷唯高宗受命中興異時雖或親盡亦當如仁宗故事別爲世室百世不遷蓋雖通爲十室而三世室自在三昭三穆外其始祖之廟與三昭三穆正合七世之文如劉歆說而兄弟相繼各爲一世先儒亦有定議并考古今畫成圖様其說甚備且謂它

日恢復中原還反舊京則又當別考古制世爲一廟而革去東漢以來同堂異室之陋蓋不獨爲今日議也既而廟堂持之不上獨太常禮官及諸從臣所論亦爲別廟以奉四祖又詔恭依遂即毀撤僖祖宣祖廟室熹亦諸公爭之甚力而右相趙汝愚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爲然給舍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其吾頗達上聽某月某日忽有旨宣召熹赴內殿奏事蓋將問之以此也熹因節略狀文及爲劄子畫圖貼說以進上覽之良以爲然且諭熹以僖祖乃

國家始祖高宗時不曾遷孝宗時又不曾遷太上皇帝時又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蓋因奏曰此事義理甚明而聖意又已見得如此其不當遷無可疑者前日集議雖已施行而臣中省議狀獨未得經聖覽不曾降出即今來劄子却乞降出再令臣寮集議必有定論退見臺諫謝深甫張叔椿亦皆以熹說為然而謝獨甚悔前日合議之失其後不久熹即罷歸而所議遂不復有所施行後却聞臺諫後省亦嘗互入文字乞降出熹前所議而亦不知後來竟作如何收殺

也然當日議狀奏答出於匆匆不曾分別始祖世室親廟三者之異故其為說易致混亂而嘗反疑前日之誤故今特故備著之而別定兩圖以見區區之本意云　特故之故疑衍

君臣服議

淳熙丁未十月八日太上皇帝上仙遺誥至用縣有司莫識衣冠制度大率趣用令式斬衰之服哀臨既畢及被禮部所下符則止當用布四脚直領布襴衫麻絰而已此符當與遺誥同日頒下乃遲數日有司不虞愆期四方已如此而於布四脚之下注云係幞頭於直領布襴下注云上領不盤則雖濫有舉哀稍緩之處官吏傳觀亦多不曉四脚幞頭之說予記溫公書儀及後山談叢所記頗詳乃周武帝所製之常冠用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頂四垂因以前邊抹額而繫大帶於腦後復收後角而繫小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幞頭亦名折上巾其後乃以添紗為之而專謂之幞頭其實本一物也今禮官以幞頭解四脚是矣而又不肯詳言其制則未知其若馬陳之所謂

周武之所製者耶抑有以紙為胎使之剛強植立亦若今之添紗所為者耶至於直領布襴衫上領不盤之說則愈尤莫曉蓋既曰直領則非上領既曰上領則不容不盤兩言之中自相牴牾至於如此雖予亦莫識其所以然也乃有強為之說者曰雖為上領而不聯綴斜帛湊成盤曲之勢以就正圓但以長布直縫使足以遶項而已予謂禮官之意或是如此亦不可知但求之於古既無所考則亦何敢信而從之耶疑此特生於古今之禮不同禮官不能分別去取而

欲依違其間是以生此回惑耳蓋直領者古禮
也其制具於儀禮其像見於三禮圖上有衣而
下有裳者是也上領有襴者今禮也今之公服
上衣下襴相屬而弗殊者是也竊意國恤舊章
之本文必有曰直領布衫者而又有曰布襴衫
者其服直領布衫則兼服布裙而加冠於首其
服布襴衫則首加四脚而已蓋其初雖合古今
之禮而猶各有所施則亦未為失也今既不察
其異矣又但見公服之上領而有襴遂解直領
為上領不盤而增襴字於衫字之上文若還今

以就古而不自知其實之悞反至於廢古以徇
今也又前此州縣誤用之禮皆著背襦而行乃
無又承用之者遂廢職以赴臨殊乖禮意獨無
曰杖云者於禮為粗合而亦有所未盡蓋禮君
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所謂達官謂專達之官在
今日則內之省曹寺監長官外之監司郡守凡
一司之長若嘗任侍從以上得專奏事者是也
故今不杖之制施於僚佐以下則得之矣至使
其長官下而同之而雖故相領帥若家居者無
異文豈不薄哉又後數日乃得州吏所報朝廷

冠服制度則云皇帝喪服白羅袍黑銀帶絲
鞋白羅軟脚折上巾忌服日服布斜巾四脚裙
袴冠帽竹杖要絰首絰直領大袖布襴衫白綾
襯衫視事日去杖首絰小祥日改服布四脚直
領布襴衫要絰布袴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
巾淺黃衫黑銀帶羣臣之服分為三等上等布
頭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襴衫裙袴首絰要絰
竹杖襯服中等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袴要絰
其下等則布幞頭襴衫要絰而已詳此帝服有
冠有裙而衫曰直領則是古之喪服當自為一

襲者又有四脚有襴衫則皆當世常服又當別
為一襲者而今乃一之則果如予之所料矣然
至於小祥之服則衫直領而下不裙宰臣之服
則下雖有裙而衫非直領此又不可曉者其餘
亦多重複繆悞如斜巾四脚冠帽乃四物不當
一時並加於首四皆皆首服獨冠為古衛斜巾乃民服初要未成服時所用氣成服則去之蓋古者免之遺制比今成服而與絰能用其以一絻四脚之說已見於前蓋字文氏廢古冠不為之君非存不互用禮不相物今洞時並加其失一也帽古今皆為無服與正服之用亦各有然猶令與古冠四帽並用三失也今天子之冠四衰尾通天幞頭帽子雖皆絡繇如之何而可非川於一情十
直領上領古裙今襴亦四物不

當一時並加於身說已見前冠當服以終喪不當小祥而釋古禮小祥改服練冠但以熟布為之其制不易也今小祥便只服布四脚不服練冠非是其去巾帽不知有何據也四脚幞頭折上巾三名一物不當錯出而異其名說亦以前來禮官亦云四物係幞頭則知一者非異物而於朝臣之服上等曰四脚中下等曰幞頭不知何謂其曰銀帶絲鞋白綾襯衫者則尤非喪禮之所宜服亦不待辨而知其非矣大抵其失在於兼盡古今以為天子備物之孝而不知考其得失而去取之正天子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然此等條目之多欲一一而正之則有不勝正者必循其本而有以

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　十九

大正焉則曰斬衰三年為父為君如儀禮喪服之說而已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衰辟領負版掩衽布襯衫布裙麻腰絰麻首絰麻帶菅屨竹杖自天子至於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也但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準之而去其半以為十二梁羣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以為等大本既立然後益考禮經以修殯斂饋奠之禮參度人情以為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凡諸吉凶之禮有詭聖不經如上領胡服之類者一切革而去之則亦庶乎一王之制而無紛紛之惑矣而前此議者猶或慮其說之難行雖以元祐之盛時而不能行范祖禹之論蓋不知自漢以來所以不能復行君父三年之喪者一則以人主自無孝愛之誠心而不能力行以率於上二則慮夫臣民之衆冠婚祠享會聚之有期而不欲以是奪之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通喪實行於內則其所以立極導民者無所難矣獨所以下為臣民之慮者未有折衷是以依違於此而未敢輕議此亦慮之過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

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　二十

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者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疎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苫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真若居父母之喪哉今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則已有定說矣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全雖以白紙為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亦可也

至如飲食起居之制則前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别貴賤親疏之等以爲隆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以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迎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太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敗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或者又謂今之吉凶服上領之制相承

已久而遽盡革之恐未爲允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嘗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國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綠三色爲九品之別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今雜用之亦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耳曷若準朝服祭服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爲便服而去之哉唐公服見唐典開元禮序例中

民私喪五服制度皆如此禮但以親疏分五等而衣服之制不殊溫公書儀但斬衰齊衰用此制而大功以下從俗禮非是惟高氏送終禮其說甚詳當更討論訂正别爲公私通行喪服制度頒行民間令其遵守庶幾先王之禮大小由之上下交修可以久而不廢且使大義素定於臣民之家免至臨事紛錯疑惑衆聽

民臣禮議 同安作

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蓋朝廷之上典章明具又自尚書省置禮部尚書侍郎

以下至郎吏數十人太常寺置卿少以下至博士掌故又數十人每一舉事則案故事施行之而此數十人者又相與聚而謀之於其器幣牢醴共之受之皆有常制其降登執事之人於其容節又皆習熟見聞無所違失一有不當則又有諫官御史援據古今而質正之此所謂不難行於上者也惟州縣之間士大夫庶民之家禮之不可已而欲行之則其勢可謂難矣揔之得其所以不合者五必欲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蓋今上下所共承用者政和五禮也其書[illegible]

嘗班布然與律令同藏於理官吏之從事於法
理之間者多一切俗吏不足以知其說長民者
又不能以時布宣使通於下甚者至或并其書
而亡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一也書脫幸而存
者亦以上下相承沿習苟簡平時既莫之習臨
事則驟而學焉是以設張多所謬盭朝廷又無
以督察繩糾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二也祭器
嘗經政和改制盡取古器物之存於今者以為
法今郊廟所用則其制也而州縣尚取聶氏三
禮制度醜恠不經非復古制而政和所定未嘗

頒降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三也州縣惟三獻官
有祭服其分獻執事陪位者皆常服也古今雜
糅雅俗不辨而縣邑直用常服不應禮典此禮
之所以不合者四也又五禮之書當時修纂出
於衆手其間亦有前後自相矛盾及疏略不備
處是以其事難盡從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五也
禮之所以不合者五必將舉而正之則亦有五
說焉曰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士民無以與知
為也而盡頒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患其博而
莫能窮也故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參

以近制別加纂錄號曰紹興纂次政和民臣禮
略鋟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為三通（一通於守令廳
事一通於學一通於名山寺觀皆）日擯藏之守視司察體如詔書
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鋟之板正歲則摹
而揭之市井村落使通知之則可以永久矣此
一說也禮書既班則又當使州縣擇士人之篤
厚好禮者講誦其說習其頒禮州縣各為若干
人廩之於學名曰治禮每將舉事則使教焉又
詔監司如提學司者察其奉行不如法者舉繩
治之此二說也祭器不一郡縣所用至廣（諸祭器釋奠并

祀所用器物為多當約此數為定一州一縣必具之）難以悉從朝廷給也
但每事給一以為準式付之州郡櫝藏於太守
廳事使以其制為之以給州用以賦諸縣（或恐州縣
自造不能齊同即賦錢於州縣各為若干副行在所為製造）其器物用者自
為一庫別置主典與所櫝藏者守令到罷舉以
相付書之印紙以重其事（禮書禮服並用此法）此三說也
祭服則當進攷政和禮州縣三獻分獻執事贊祝
陪位之服舉其所有者議其所無者補之使皆
為古禮服（釋奠分獻之屬皆用士人陪祭用人吏當殊其制）製造頒降
如祭器法此四說也禮書之不備者（直嘗考釋黃儀之失）

今別討之更加詳考而正之仍爲圖其班序陳設
行事升降之所事爲一圖與書通班之書法下視如
則見者曉然矣此五說也夫禮之所以不合者
如此必將舉而正之其說又如此亦可謂明白
而易知矣而世未有議之者則以尚簡之俗勝
而莫致意焉故也是其所以每難也愚故曰禮
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故述斯議
以爲有能舉而行之則庶乎其有補焉爾

改官議

一諸州教官以經明行修登第人充罷去試法

朱文公文集六十九　二五

如不足則令侍從兩省臺諫及諸路監司雜
舉歲無定員有闕則降指揮令舉
一近制新改官人並令作縣其舉狀內只言犯
入已贓甘與同罪即不言若本人改官之後
任親民差遣日如有疲懦殘酷違法害民即
與同罪是以舉者徇私妄舉多不擇人及至
貪敗又無譴責今欲乞於舉狀中添入此項
如有違戾必罰無赦
一今改官人雖有引見之法然未嘗親奉玉音
詢考治行所以人得妄舉而昏繆不材之人

或與其間欲乞今後引見之日每十人中特
宣兩人升殿詢其前任職事及民間利害如
有庸繆即行退黜仍將舉主降官放罷緒者職
知令落職則舉者知是而庸妄之徒不敢徼倖求
進矣
一改官之人設使所舉皆當然其才亦有大小
之不同而今之縣道亦有難易之別今銓部
之法未嘗爲官擇人而使人自擇官是以才
高者審於擇地多注優閑易辦之縣才短者
昧於所向多注繁劇難辦之縣使人與官兩

朱文公文集六十九　二六

失其所所以縣多不治而人有遺才也欲乞
將天下諸縣分其難易又以大小爲次委自
尚書將合注知縣之人精加考究分作四等
以可任繁難大縣者爲上繁難小縣者次之
優閑大縣又次之小縣爲下其已任繁難者
後任便與注擬通判其任優閑縣者後任須
管再入知縣一次不得別注差遣願注縣丞
者聽但亦以三年爲任
一累任教官不曾實歷治民之人不許薦舉改
官

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蹊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

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爲患而唱爲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唯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

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大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太學則解額闊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大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爲混補之說者多是溫福處婺之人而它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它州之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則今日欲捄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額爲先

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太學終場人數解試亦合分還諸州理爲人數通比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爲率而取其若干以爲新額如以十分爲率而取其一則萬人終場者以百人爲額更斟酌之又損太學解額舍選取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絕其見住學人分數權許仍舊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

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于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

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爲德行之科如解額二百人則以十五人爲德行科舊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且取其半而又減其半其餘五十人自依常法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如八行之類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内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

數（如解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取一蓋解額中已減其半矣）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爲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唯劉摯爲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爲言耳是其識

朱文公集六十九　廿二　輝

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爲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教

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

朱文公集六十九　廿三　輝

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爲界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揚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許於當年史論中出論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通鑑爲一科時務則律曆地理爲一科通禮新儀爲一科兵法刑統敕令爲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法策各二道）之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

而皆可爲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奥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

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爲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爲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脩王安石

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脩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諸家更加考訂增損如劉彝等說恐亦可取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

來答義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爲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

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
巧爲鬪飣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爲經學賊中
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
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
司習熟見聞尚仍故態却使舉子愈有拘礙不
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勑所差考試官今後
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違
許應舉人依經直答以駁其繆仍經本州及漕
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
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譴罰則主司

不敢妄出恠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
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
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舊體而
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
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爲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
蓋未遠也今亦宜爲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
畧如韓歐諸集之爲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
學而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
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略具于
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

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小大長短而必欲分
爲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它語以
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
三二千言別無它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
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經學亦復不成
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
其間甚可惜也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
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
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它說而以己
意反復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

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
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
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
有餘矣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
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訂以經指又俗學卑近
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
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選實
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
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若古之太學
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

為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眞可為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為道藝稱弟子者中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謂太學者但為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而嘗得儁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

輻湊而來者不過為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祗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為人師者以為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　之法而使為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為虛設

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為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逞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為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為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為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為賢良方

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為仕官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夸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為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為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

為工武舉則亦使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摘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為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足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間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為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天子之禮（如此者數段先生初欲以入禮書後又謂若如此并是自已著書也遂除去下同今准見此一段皆據初議之類皆是藏）

天子之禮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傅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媺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氏掌執戈盾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門屏之間謂之宁）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暬御之箴（暬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太史君舉則書）瞽為詩工又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御瞽幾聲之上下（幾猶察也察其有學）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刻廷爭以正救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

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傅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

者一人引獻官升堂點閱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之右西向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掌儀立於東序西向祝立於阼階上西向司尊者立於尊南北向贊引獻官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帨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詣盥帨如初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升詣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舉冪酌酒獻官以爵授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跪贊跪授爵獻官執爵三祭奠爵於籩之間俛伏興

少立祝詣獻官之左東向跪讀祝訖興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如初洗詣配位爵訖贊者以盤兼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官復位當獻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禮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先西後）分奠訖復位在位者皆再拜退

獻者（林某者）　分奠二人（贊者二人）

祝　掌儀者

司尊

趙婣親迎禮大略

前期女氏使人張陳其婿之室及期具饌設椅卓置於堂中東西相對各置杯匕箸蔬果於卓上酒壺在案席之後別置卓子於席南注子置其上

婿盛服（主人醮子之禮）乘馬至女氏之門下馬俟于次女尊長（父母醮女之禮）出迎婿於門外揖遜而入至于廳事主人升自阼階立西向婿升自西階北面再拜（向內先奠雁拜）主人不答拜姆奉女出中門至于廳事婿揖之至婦轎前舉簾以俟姆奉婦登車下簾婿揖主人主人不降送婿乘馬在前婦車

在後皆以二燭前導以行婿先至廳事俟婦下車揖遂導以入婦從之贊者導婿揖婦而先婦從之適其室婦從者布席於閫內東方婿從者布席於西方婿立于東席婦立于西席婦拜婿答拜婿揖婦舉蒙頭訖揖婦坐婿東婦西從者斟酒婿揖婦同祭酒舉飲從者置殽婿揖婦同祭殽食畢又斟舉飲殽不祭三斟亦如之此參酌古人合卺之禮乃徹饌

梅菴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九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

雜著

讀呂氏詩記桑中高 甲辰春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

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況曲為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辨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邶鄘衛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

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桑間又不為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獨為雅鄭風不為鄭邶鄘衛之風不為衛桑中不為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領在樂官者以為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

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陳以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嫌於厖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厖雜之名畏之又太甚乃引夫浮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為厖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部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況

強以桑中溱洧爲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説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爲之説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芒然而思以下猶實有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

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

大抵吾説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以完先王之樂彼説而善則二詩之幸甚矣抑其於溱洧而取范氏之説則又似以放鄭聲者爲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耶因讀桑中之説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爲使伯恭[illegible]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爲然亦當爲我逌然而一笑也嗚呼悲夫

讀唐志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

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縻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

頗泝其原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己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

者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讀大紀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脩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繆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為學之本心正為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玄極妙有

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為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為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

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回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

能不為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為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為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脩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為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為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讀兩陳諫議遺墨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錄之辯是也嘗記頃年獲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錄熹因妄謂日錄固為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捭闔煒燁譎詭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為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況

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已相為表裏亦不待晚年對筆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為隱諱雖以元祐衆賢之力爭辨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此見陸佃傳史院取問狀然佃等其徒自為失計出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與其肆情反

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爲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惟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奈何乃以其避嫌疑之故反爲迂曲回互之言指爲撰造增加誣僞謗詆之書而欲加刋削以滅其迹乎汪公歎息深以愚言爲然今觀閑樂陳公遺帖了齋陳公表彙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於往時又歎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爲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抑又嘗怪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實發其機語見責沈其所謂發其機者即陳幾叟少卿後改名淵者也幾叟楊公之壻嘗以楊公之語告翁曰更留那老子翁初甚疑其言幾叟又爲反覆申言之翁乃悔悟故其辭曰余之自訟改過頗其一言而南於是時方以淋聞譽余之說云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實在建中崇寧之間書云吾友遷謫稍從衷也辨時也居且其言猶以日錄爲蔡卞之所託而其後了翁合沭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後表辭其政和云然公居刑實大說獮年也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閑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邪天使

安石自寫誣悖之心然猶有懟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閑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與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閑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爲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它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錄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爲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爲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爲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爲人質雖淸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爲高足已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爲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

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很愎徇
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為受病之原而閑樂
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
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騃其奇而意斯
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
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為之力
拒羣言而一聽其所為唯恐其一旦去我而無
與成吾事也及其訏謨既久漸涵透澈則遂心
融神會而與之為一以至於能掔其柄而自操
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

不足為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
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幾獨運於元豐閑
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
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所運者乃安石之機閑
樂見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
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為卒之得以附於陵廟
之尊託於謨訓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
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
之本而閑樂亦未之言也若閑樂之論祖宗法
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為痛切是固然矣然

祖宗之所以為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時之
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
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
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
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曆之初杜范韓富諸公
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為恨況其後此又數
十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
為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
山蘇氏之書蓋皆可考就閑樂此論若有不同
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之說則

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
未為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
精思以為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
不以為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
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
為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摹之下由是安石之心
愈益自信以為天下之人其莫己若而陰幸其
言之不足為己病因遂肆其很愎倒行逆施固
不復可望其能勝己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
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

至於橫流而不可救閑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爲非者乃由於此此其爲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己意者而借

其名高以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急者曷爲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爲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亂耳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閑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盡直以三代之法爲不可行又獨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譏之此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此固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弊是以厭三傳凡

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過者而不忍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過者亦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其闕於審重而輕爲論評直廢大典固爲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并與孟子迭爲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間然其揔爲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

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爲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爲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爲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譏之而不免反墮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況其於粗迹之謬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脩於身者豈至於與僧臥地而顧客褫衣如錢景諶之所叙乎所以著于篇者豈至於分

文析字以爲學而又不能辨乎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了翁以爲又不知道字說欲布之海內仲芳雖時具書既昧不甚定所不以作於海內并以教化之本不在乎此亦非是以周禮六藝之教所謂書者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別天下之書文而知此字之聲形爲何之形其遠近齊同而不亂耳非有字學無作之說也安石既變其五法而一專以會意爲之言有所不通則遂旁取後來書傳一時偶然之語以爲證至其甚也又遠引老佛之言前世仲固所未嘗有者而證合之其穿鑿附會亦豈可謂之說如此豈但不知性命道德之本而以此自謂其有得於此各度擬之未妄不唯而又以其說上或人已放其如朱然此所以不爲世界爲大了翁之益亦昧矣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娣姒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

囚首跣足其躍於前而干預國政如邵伯溫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乖事理咈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鄙糶公事按問條法亦皆繁苛煩碎而不即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閑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予而其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復詳密以

辨其爲說之是非但以己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爲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騁私意飾姦言以爲違衆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爲事者則或苟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閑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旨棄舊說惑異教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奧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爲一家之言者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

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而起自熙豐訖于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按爲國是鄙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既無足道有識之士則孰有不寒心者顧以姦賊蔽蒙禁網嚴密是以飲氣吞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講論切磨唯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爲說者不過如此豈其所以爲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門戶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故嘗歷考一時諸賢

之論以求至當則惟龜山楊氏指其離内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意之鑿者最爲近之其論紹述而以爲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其理之當而無回互之失（見龜山語録因鄒道鄉之議而發）雖元城劉公所謂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劉公語録韓瓘談録）不但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類乃稍稍爲偏指是黨一義以爲寔著汰之原此爲獲殺人于貨之盜而議其竊鉤之罪對放飯流歠之客而議其齒決之非視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鑒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并著其説以俟同志講而擇焉

己未八月因爲精舍諸生説偶記莊生語云其所謂道非道則所言之韙不免於非此正王氏之謂也後兩日有語學曰荊公正坐爲一道德所誤耳予謂之曰一道德者先王之政非王氏之私説也子何病乎君道此語於荊公之前彼不過相視一笑而言曰正爲公

不識道德耳吾恐子之將無詞以對也兩轉語偶與前説相似故筆其後云

讀蘇氏紀年

程弟允夫雅好蘇學蓋嘗以講於余而終不能無異同之論故其爲此書也用心甚苦而獨不以見視比其既没乃得見之則有甚陋而可慨者恨不及與之反復其説也姑發其尤者二論之以爲死者有知尚當有以識余之意爾

蘇黄門言吾暮年於義理無所不通蓋悟孔子一以貫之之旨又曰夫子之道一以貫之惟一爲能萬變而不窮故諸弟子之問或仁或孝或從政或事君所問不同而夫子荅之亦無窮者一以貫之故也然夫子不以一貫者告人何哉夫子中道而立彼由此而悟如顔子者其所得亦不過於問仁問爲邦爾而終與聖人交臂其它雖未大有所得苟日從事於仁孝從政事君之問亦不失爲士君子故曰下學而上達蓋其所學者此而其所達者亦此非有二也衆人未達疑夫學之外別有形而上者故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

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道豈果若登天之然
哉又曰君子之教人不可以同科也譬諸草
木大者使之遂其大小者使之成其小區別
使各極其分量斯足矣故中人以下姑使之
從事於洒掃應對進退可也苟比其大小而
同乎一科使學者躐等以為進相誣以為高
豈善教者哉若乃聖人則其開端使自遠大
及其至也亦不過是而已故曰有始有卒者
其唯聖人乎有始有卒非自始以至終言唯
聖人然後能始終一致也古史曰善乎子夏

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
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故
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譬
如農夫之殖草木既為之區溉種而時耨之
風雨既至大小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
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
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
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
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政刑有所不言矣而
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

者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
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又曰公言每夜孰寐
至五鼓初即攬衣起坐此即所謂天下何思
何慮之時也蓋天下本自無思慮但人不具
此眼目不能識之爾太史曰道有不可以名
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
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
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
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予

為多學而志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
以貫之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
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
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門
人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
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則與
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為忠恕則知門人之
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
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
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之與中
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爲
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焉
乎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爲是歟（前兩段紀年所載皆其門人所記語錄闕略恐於蘇公之言有不赤灑失者不足以盡除之辯故考諸古史以足之亦此云）
聖人之所謂道者天而已矣天大無外造化發
育皆在其間運轉流行無少間息雖其形象變
化有萬不同然其爲理一而已矣聖人生知安

行與天同德其於天下之理幽明巨細固無一
物之不知而日用之間應事接物動容周旋又
無一理之不當然非物物而思之事事而勉之
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固非塊然以守一物於
象罔之間如所謂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遂指
以爲妙道之極而陰祕藏之不以告人而特出
其餘以愚學者之未達使姑爲善人君子而已
也然夫子之告子貢蓋以知而言其告曾子則
以行而論至於夫子言之之難易二子聞之之
失則古史之言雖若近之然謂曾子以門人

不足告而姑以忠恕爲言則是不知忠恕之相
爲體用正所以明夫一貫之實矣至於游夏之
論洒埽應對之云云者乃謂小子之學所當由
此而漸進非謂一告以此而遂一聽其所爲終
身無復有所告語也觀夫子之與顏淵言至于
終日而淵歎之以爲善誘循循博文約禮則聖
人之所以教人有始有卒蓋亦可見但不躐等
而已今曰教不可以同科姑使之從事於此而
教者遂不復有所與則固昧於教學之序又謂
顏子平生所聞止於論語所記爲仁爲邦之二

條則其考之又可謂不詳矣夫子之言下學而
上達正謂下學於人事之卑近而上達於天理
之精微爾今曰所學者此而其所達者亦此則
是終身下學而未嘗上達也又以子貢爲未達
而疑夫學之外別有形而上者以病其猶天不
可階之言則夫形而上下者雖不可以二物言
然謂學之外別無形而上者則是但有事而無
理但有下學而無可上達也雖曰人皆可以爲
堯舜然謂其必可至而無難則是顏子未由也
已之歎孟子大而化之之[illegible]皆爲未達也其言

不急於道而待其自至如農夫區種而無所用
巧皆非是獨其識當世言道之失蓋指王氏而
言則爲近之然所謂道者已亦莫之識而未免
於誣也蓋王氏之誣人以其言者誣之也蘇氏
之誣人以其不言者誣之也二者雖殊其失則
均矣凡此皆其學之所不及而妄言之故其失
如此至於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
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今以
中夜起坐斯須之頃當之則是日出事生之後
此何思何慮者遂爲閑廢之物而無所用矣彼

所謂得一貫之旨者殆不過此豈不陋哉古史
所引舜禹授受之言亦非本義蓋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亦言精一別於人心道心之間而守其
道心始終不貳則其所行自無過不及而合中
道耳非以一名道而寄之於中也又謂孟子爲
性善之論而一與中始技尤爲謬妄今未暇辨
後章詳之

記易誤

否之匪人近見一說謂不當有之匪人三字蓋
由比之匪人而誤若以音言則比自去聲否自
上聲字義已不同若以義言則比之匪人爲所
附非其人否之匪人爲否塞非人道語脈又不
同決是衍字其彖傳之文遂亦因之而誤如坎
象之樽酒簋貳下復因誤讀而加貳字也不記
是何人說姑記於此云

記永嘉儀禮誤字

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
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
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
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若其經首冠以鄭氏

目錄而其開卷第一版士冠禮篇中第三行即
云主人玄冠朝服則是於天子諸侯之士朝服
皮弁素積此諸侯二字按賈疏所載本在天子
字上而爲句絕自釋文所引誤倒其文而此本
因之遂無文理不復可讀蓋日視朝之服天子
皮弁而諸侯朝服君臣同之故鄭氏之意以爲
此主人玄冠朝服則是諸侯之士若天子之士
則當服皮弁素積與此不同耳今釋文既誤倒
之張本又襲其誤而不能正則未知其讀之如
何而爲句又如何而爲說也又少牢饋食禮曰

用丁巳乃戊巳之巳故注云取其今名自丁寧自變改蓋本說文改字從巳從攴爲巳有過攴之則改之義而下條之注又云不得丁亥則巳亥亦可用其理甚明而諸本或寫巳爲辰巳之巳釋文遂以祀音張氏亦不能覺其誤也其尤甚者則如鄉射篇橫而奉之奉或誤寫作拳而釋文遂以權音每讀令人不覺失笑張亦不能正而曲從之推此而言則其它舛謬計必尚多病倦不暇細考姑記此三條以告觀者耳蜀中石本尤多誤於此巳字三四乃鑱滅其上體豈亦疑之而未知所決耶

記鄉射疑誤

鄉射篇若無大夫則唯賓而注云長一人舉觶如燕禮媵爵之爲者余始讀此嘗疑長一人舉觶五字本是經文而印本誤入注中旣而考之凡舉觶皆卑且少者爲之非賓長之事故此乃主人之贊若二人舉觶于賓及大夫若無大夫則於二人長幼之中但選一人使之舉觶于賓而非反使賓長自舉觶也至考燕禮小臣請媵爵者而公命長注云長謂選卿大夫中長幼可使者於是又見長字之義至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又請致者而公命皆致則序進又知其或命長則但以一人媵爵如此篇之長一人以舉觶于賓乃注文所引之明證但其詞太略有以致讀者之疑耳昔邢子才不喜挍書而曰日思其誤更是一適劉斯立猶深病之況此書本不誤而人自誤反謂書誤而欲妄下雌黃於其間其得罪於信古闕疑之君子當如何耶因感其事又恐後之讀者亦或如余之誤遂書以識云

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

熹讀程門諸子之書見其所論爲學之方有不同者因以程子之言質之而竊記之如左

胡氏曰物物致察宛轉歸己楊氏曰物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

程子曰所謂窮理者非必盡窮天下之物又非只窮一物而衆理皆通但要積累多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不必言因見物而反求諸身也然語其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

學者皆當理會
胡氏曰只於已發處用功却不枉費心力
楊氏曰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體自
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
程子曰思於未發之前求中即是已發但言
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惟涵養久則喜怒哀
樂之發自中節矣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
能敬則自知此矣
謝氏曰明道先生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
從敬入又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

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工容謹節外面威
儀非禮之本
尹氏曰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
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
者又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存此久
之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
在致知又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
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說之不同者以程子之言質之唯尹氏之

言爲近所少者致知集義之功耳不知其言之
序有未及耶抑其意果盡於此也然大本既立
則亦不患無地以崇其德矣故愚於此竊願盡
心焉因書其後以自詔云

記謝上蔡論語疑義

學而時習之
學是前一段事既學矣又能時習所以悅也
上蔡說得習字好然少發明學字之意似無
來歷耳悅乃習之之熟義理浹然而生處上
蔡但云如此則德聚語亦未嘗有朋自遠方

來觀聖人立言正意止爲朋友講習上蔡所
推似亦太遠人不知而不慍學固非欲人知
亦非有意欲人不知是以人知之不加喜人
不知不加慍此聖門所發義理之正也老氏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異端自私之見與聖
門氣象迥然不同上蔡引之似未察也又云自諧
者是謂語詞按此章惟伊川先生之說語約而味
長最得聖人本意其次似皆不若尹和靖知
上蔡之說非不奇偉然多過中少餘味矣
其爲人也孝弟

仁至難言故聖賢之言或指其方或語其用未嘗直指其體而名言之也上蔡云古人語仁多矣然終非仁也又云孝弟可以論仁而孝弟非仁也正欲發明此意然不覺乘快一向說開了至於其間界分脉絡自有相管攝聯屬處却不曾分明爲人指出故讀之者只見漭蕩無可撈摸便更向別處走此其立言之病也又云人心之不僞者莫如事親從兄以是心而充之則無適而非仁矣此語亦皆未安盖性之所有而根於心者莫非真實不僞孝弟爲不僞也但孝弟乃人心之不可已者所發最親切所繫最重大故行仁之道必自此始非謂充擴孝弟可以求仁也此章之義恐只當從伊川說

巧言令色

言自巧色自令不害其爲仁好其言令其色便是不仁矣云豈以此爲不仁立語恐未安

道千乘之國

學者專爲記誦之學而不知所用固不可然遂以爲不待讀書而遽以政學則尤不可大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學者分內事其先後固有序矣讀書求義理乃格物致知之事所以發明正心誠意之端也學者不本於此乃欲責成於人民社稷之間求其必當於理而無悖吾見其難矣且天下國家雖有大小之殊然聖人於此亦各止其所焉非有所爲而爲之也上蔡云古人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則千乘之國亦可見其用心矣此似以爲朝諸侯有天下之故而用心於千乘之國之意恐亦有病

弟子入則孝

此章指人以所向之方使學者知所先後而已未遽及盡孝弟察人倫也大抵上蔡氣象宏闊所見高明微有不屑卑近之意故其說必至此然後已亦一病也

賢賢易色

雖曰未學乃假設之辭非指一人而言今直以大舜生知人倫之至言之却似執文害義也且聖賢之語隨其淺深各有至理亦不必須一槩說到聖人地位也

主忠信

此一節皆學者之事主忠信蓋見此實理而不敢違之謂遂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釋之似亦太高矣

禮之用和爲貴

殆不若夷俟踞肆之愈此語欲有所矯而不知其過於正

患不知人

知人者爲天乎人知者爲天乎此又涉乎知我希自待厚之私矣近世學者蓋有未少有得而俯視等夷者豈非此語之流生禍哉上蔡於公冶長序篇論知人處甚佳此章却有病

上蔡語中諸如此類甚多此據鄙見論其尤甚者耳後篇隨有拈出幾於段段有可疑處不欲盡窮其大概亦只是一種病則此亦可以見其餘也近有諸說惟伊川所解語意涵濡旨味無窮其次尹氏守得定不走作所少者精神耳夫以上蔡高明之見在程門蓋鮮儷焉而其立言不滿人意處尚如此況其餘哉然則吾屬於此亦可以深自警矣

記疑

偶得雜書一編不知何人所記意其或出於吾黨而於鄙意不能無所疑也懼其流傳久遠上累師門因竊識之以俟君子考焉淳熙丙申三月乙卯

先生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

愚謂此言務爲高遠而實無用力之地聖賢所以告其君者似不如是也夫學聖人之道乃能知聖人之心知聖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於與聖人之心無以異焉是乃所謂傳心者也豈曰不傳其道而傳其心不傳其心而傳己之心哉且既曰己之心矣則又何傳之有況不本於講明存養之漸而直以擴充爲言則亦將以何者爲心之正而擴充之耶夫進言於君而其虛夸不實如此是不惟不能

有所裨補而適所以啓其談空自聖之弊後之學者尤不可以不戒也

某初見先生即誨之曰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何也謂之心如何是心謂之性如何見性宜思之

愚謂此固窮理之事然非所以語初學者

某問楊文靖公云聞之伊川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如何先生曰是非先生之言不然則初年之說也昔伊川親批呂與叔中庸說曰不倚之謂中其言未瑩吾親問伊川伊川曰中無倚

着某未達先生曰若說不倚須是有四旁方言不倚得不倚者中立不倚也

愚謂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倚着之意也不倚則以人而言乃見其不倚於物耳故程子以不偏名中而謂不倚者爲未瑩今以不倚者之未瑩乃欲舉不偏者而廢之其亦誤矣

問要看喜怒哀樂未發才看便是已發如何見得中曰且只靜觀

愚謂此問甚切惜乎答之不善也蓋曰靜觀則固爲已發而且與之爲二矣程子使人涵養於未發之前而不使人求中於其間其旨深矣

問伊川先生答鮮于侁之問曰若顏子而樂道則不足爲顏子如何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即有著矣

愚按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而非所以爲顏子耳某子之云乃老佛緒餘非程子之本意也

自得處豈得分毫進若見則便見明道云才說明日便是悠悠學者拈起一處思量須是要使見若悠悠即玩矣若未有見又且放過

愚謂學固欲其自得而自得誠不可以分毫論然欲其自得則必其積累漸漬然後有以浹洽而貫通焉爾孟子所謂深造之以道者此也今欲自得而責其使見則無乃狂躁急迫之甚且未知其所見者又果何事也耶程子之言乃因學如不及而言初不爲見處發也又曰若未有見又且放過則其進退遲速

無所據矣其誤後學亦甚矣哉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者安能
免得不用力
恍然神悟乃異學之語儒者則惟有窮理之
功積習之久觸類貫通而默有以自信耳
問未見天下歸仁且非禮勿視聽言動當自有
見否曰固是然要便見天下歸仁進學在致知
涵養在敬不可偏廢
愚按天下歸仁程子述孔顏之意亦曰天下
皆稱其仁而已乃謂躬行實履之效非語其

見處也必若以見處言則如問者之言猶為
未達而所謂須要便見者則其狂躁而迫切
也甚矣進學涵養乃程子語然程子所謂致
知正欲其即事窮理而積累貫通非欲其恍
然神悟而便見天下歸仁也
問思慮紛擾如何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既
往與未來事
愚謂心之有思乃體之有用所以知來藏往
周流貫徹而無一物之不該也但能敬以操
之則常得其正而無紛擾之患今然其紛擾

而告以本無則固不審乎心之體用且夫本
無之說又惡能止其紛擾之已然哉
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曰孟子且如此說
耳論其洞達無間又豈止塞乎天地而已哉
愚嘗深患近世學者躐等之弊發言立論不
問其理之當否而惟恐其說之不高今讀此
書乃知前輩之言既有以啓之者矣養氣之
說學者且當熟講其方而實用力焉至於事
皆合義而無不慊於心則是氣浩然充塞天
地蓋不待言而自喻矣今不論此而遽為浩

蕩無涯之說以求出乎孟子之上其敝已而
誣人亦甚矣哉
知性即明死生之說性猶水也
愚謂性即理也其目則仁義禮智是已今不
察此而曰知性即明死生之說是以性為一
物而往來出沒乎生死之間也非釋氏之意
而何哉
其問如何是萬物皆備於我先生正容曰萬物
皆備於我某言下有省
愚觀古今聖賢問荅之詞未有如此之例其

學者亦未有如此淺有得者此皆習聞近世
禪學之風而慕效之不自知其相率而陷於
自欺也
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云云
愚謂此理固然然未嘗告以下學之方而遽
爲此說便有使人躐等欲速而不安於下學
之意
某人自言初疑逝者如斯夫每見先達必問人
皆有說以相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
得我底公却自無所得某迷心服一二年間才

見即問先生但曰理是如此某後某人有詩云
云至此方有所得
愚謂川上之歎聖人有感於道體之無窮而
語之以勉人使汲汲於進學耳然先儒不明
其所感之意故程子特發明之而不暇及乎
其他傳者不深考遂以聖人此言專爲指示
道體而發則已誤矣今君以其正而言之則
問者本無可疑而告者但當告以汲汲進學
之意若循其誤而言之則學者每見必問未
見即問其躐等甚矣告者乃不之抑而反引

之於恍惚不可測知之境其凌節亦已甚矣且
某人者自謂有得而所爲詩語乃老佛陳腐
之常談而已惡在其有得耶
或問儒佛同異先生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
愚謂天命之性固未嘗有儒佛也然儒佛是
非之理則已具矣必以未嘗有者爲言則奚
獨儒佛也固亦未嘗有堯桀也然堯之所以
爲堯桀之所以爲桀則豈可以莫之辨哉今
某子之言乃如此是欲以夫本來無有者混
儒佛而一之也此禪學末流淫遁之常談俗

學之士從風而靡者有不足怪獨某子自謂親
承有道而立言如此則爲不可解耳
或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先
生曰參前倚衡非有物也謂之無則不可某人
亦有詩云參倚前衡豈易陳只今便了乃相親
昔人求劍尋舟跡大似子張書在紳
愚謂孔子答子張以忠信篤敬而有參前倚
衡之說蓋欲其力行二語造次不忘若曰坐
見於墻食見於羹云耳而近世說者展轉推
妄至於如此亦可歎已且其所謂只今便了

乃相親者竊取異學鄙俚之常談可羞甚矣
乃敢下視前賢肆其譏侮不亦無忌憚之甚
哉
或云天下歸仁只是物物皆歸吾仁先生指窻
問曰此還歸仁否或人默然其人有詩云大海
因風起萬漚形軀雖異暗周流風漚未狀端何
若此處應須要徹頭
愚按天下歸仁説已見前今且以所謂物物
皆歸吾仁者論之則指牕之問亦應之曰此
若不歸吾仁則必無故而戕敗之矣大凡義

理莫不如此皆有體驗之實若但如此詩之
説則近世禪學之下者類能言之豈孔顏所
以相傳之實學哉
顔子問天下歸仁又問克己之目請事斯語所
以游泳此理也
愚謂天下歸仁者克己之效問目請事乃其
用功之實也某子之言失其序矣
問盡心知性知天是知之存心養性事天是養
之先生曰不然昔嘗問伊川造得到後還要涵
養否伊川曰造得到後更説甚涵養盡心知性

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
即心所以生天生地（此言天之形體）化育萬物其次則
欲存心養性以事天
愚按問者之言於孟子之文義得之矣某子
所引程子之言乃聖人之事非爲衆人設也
程子所謂造得到者正謂足目俱到無所不
盡耳而某子乃獨以知之爲説而又適之衆
人豈其本發問之時所謂造得到者已如今
之所謂而程子不之察耶若使程子於此如
孔子於子張之問達也則所以告之者必不

然矣又云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此
語亦無倫理且天地乃本有之物非心所能
生也若曰心能生天之形體是乃釋氏想澄
成國土之餘論張子嘗力排之矣
先生之門人甲有詩云誰道堅高不易知生來
頃刻未嘗離乙答之云若道堅高不易知須知
此語已成非饒君向此知端的未免猶爲我與
伊先生以乙之言爲是
愚按堅高云者顔子形容夫子之道不易窺
測之辭爾非有一物頑然而堅峣然而高也

今甲已失之而乙又甚焉且皆儇淺無稽絶不類儒者氣象某子乃不以甲爲非而又以乙爲是亦不可曉也已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一

雜著

記和靖先生五事

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蓋尹和靖語徐文見尹和靖問曰某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先生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又嘗語人曰放教虛閑自然見道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先生日誦金剛經一卷曰是其母所訓不敢違也徐文語及蘇氏使民戰栗義問曰如何先生艴然曰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右五事熹紹興二十一年五月謁徐丈於湖州徐丈以語熹因退而書徐丈名度字敦立和靖門人

記孫覿事

靖康之難欽宗幸虜營虜人欲得某文欽宗不得已爲詔從臣孫覿爲之陰冀覿不奉詔得以爲解而覿不復辭一揮立就過爲貶損以媚虜

人而詞甚精麗如宿成者虜人大喜至以大宗城鹵獲婦飼之觀亦不辭其後每語人曰人不勝天久矣古今禍亂莫非天之所爲而一時之士欲以人力勝之是以多敗事而少成功而身以不免焉孟子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者蓋謂此也或戲之曰然則子之在虜營也順天爲已甚矣其壽而康也宜哉亂然無以應聞者快之乙巳八月二十三日與劉晦伯語錄記此事因書以識云

記林黃中辨易西銘

六月一日林黃中來相訪問曰向時附去易解其間恐有未是處幸見諭予應之曰大凡解經但令綱領是當即一句一義之間雖有小失亦無甚害侍郎所著却是大綱領處有可疑者林問如何是大綱領處可疑予曰繫辭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是聖人作易綱領次第惟邵康節見得分明今侍郎乃以六畫之卦爲太極中含二體爲兩儀又取二互體通爲四象又顚倒看二體及互體通爲八卦若論太極則一畫亦未有何處便有六畫底卦來如此恐倒説了兼若如此即是太極包兩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不同矣林曰惟其包之是以能生之包之與生實一義爾予曰包如人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恐不同也林曰公言太極一畫亦無即是無極矣聖人明言易有太極而公言易無太極何耶予曰太極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不可謂無但未有形象之可言爾故自此而生一陰一陽乃爲兩儀而四象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然次第不由人力安排然自孔子以來亦無一人見得至邵康節然後明其説極有條理意味可玩恐未可忽更詳之林云若此書正欲攻康節爾予笑語之曰康節未易攻侍郎且更子細若此論不改恐終爲有識者所笑也林艴然曰正要人笑又論西銘予曰無可疑處却是侍郎未曉其文義所以不免致疑其餘未暇悉辨只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一句全錯讀了尤爲明白本文之意蓋曰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

侍郎所說既為父母又降而為子也林曰宗子如何是適長子予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為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此事它人容或不曉侍郎以禮學名家豈不曉乎林乃俛首無說而去然意象殊不平說中西象口近由士人尊觀集西銘過於六經子讀祠疑之試剝難以贊焉易曰乾健也坤順也乾為天為父坤為地為母是以順辭之至住乃有天地父母之大功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此之謂也今兩銘云乾稱父坤稱母是以乾坤為天也之贊名則非易之本義矣既曰乾稱父坤為母則所謂予蓋說然乃混然小處者於伏義八卦方王六十也卦為何等名稱象卦乎功大權之未發也老辯謂之混然成列莊子謂之混沌是謂然每閣不可得而名言者也既已判為兩儀則睪陸

首上為天重為物不為也人其其中與處然焉太同然而乞猶有則也受得與天父地母混然中處乎又後天非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哲此其語然以以法子孟子言浩然之氣養而切害則略了大亦之謂又言志氣之帥也於志至焉氣少為方者氣而言帥則又非塞子之本義矣其貫喜篇取於浮者所謂帥身充滿為界之說然技言說身謂道體非之之為體體而充之雖備於於界可內今言吾體則七只之體剛謂充塞平天非不亦安乎至言天之之帥言其皆尤無所任張孟子以志為帥若謂氣猶三軍體命於志排志所之齊今舍忘而言性則人生而靜未嘗感物而弱者焉得以議其所之乎其所統帥何如也死於父天母此而以吾為之之則胞子言而莫之違矣不亦吏乎又曰民吾相但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若其並生乎天地之間則何民物七吾同胞也今謂物吾與者其於后胞何所謂土與之為君從何言也君言人君者吾父母宗予也其以大君為父母母為宗子乎書曰書天

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茲因西銘之本以立其說者也然一以為父母一以為宗子何其親踈厚薄尊卑之不倫也其亦不思甚矣父母可降而為宗子則宗子可升而為父母矣是其易位亂倫名教之大賊也學者將何取焉又言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則宗子有相而父母無之非特無相亦即父母矣可不悲哉孟子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君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將有率獸食人之事予於西銘亦云尊西銘者其不可以無辨

予還自臨安客有問此曲折者事之既往本無足言而恐學者疑於邵張之學也因命兒輩錄此以示之客因有問者曰太極之論則聞之矣宗子之云殆即莊生所謂知天子與我皆天之所子者子不引之以為夫子之助何耶予應之曰莊生知天子與我皆天之所子而不知其適庶少長之別知擎跽曲拳為人臣之禮而不知天理之所自來故常以其不可行於世者為內直而與天為徒常以其不得已而強為者為外曲而與人為徒若如其言則是臣之視其君陰固以為無異於吾之等夷而陽為是不情者以虛尊之也孟子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正謂此爾其與張子之言理一而分殊者豈可同年而語哉昔予書宋君事後當發此意因復并記其說以俟同志考焉

記濂溪傳

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盧內翰借得所修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今傳所載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爲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爲前賢之累啓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爲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爲父辨謗之故請刪國史所記草頭木脚之語而神祖猶俯從之況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爲例則無不可改之理矣

記旌儒廟碑陰語

歐陽叔弼作集古錄目云旌儒廟者秦所坑諸儒之廟也杜佑以爲儒者不居其位而是非當世以自取禍及引後漢鈎黨之事以横議激訐爲戒刻于廟碑之陰予以爲佑之識趣如此此其所以役於伾文之黨而不恥隨人執下之譏也叔弼之爲此書但記姓名年月州里而獨於此詳著其語豈亦有所病於其言歟抑以爲是而存之也

偶讀謾記

吳執中傳在徽錄八十八卷國史九十三卷與其家傳皆相應但家傳云公以緣微病踰月不對已有聞之者一日面奏論列邊防利害及於一二大臣上不說翌日落職知滁州（大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詔下又載十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吳執中初除中憲議論剛正凡所陳述殊無顧忌頗有古直之操遂降詔褒之厥後僅兩月餘日並無建明一日進對妄陳論列殊無根柢惑於邪說頓失所守可落職知和州替蔡嶷仍放謝辭限日下出國門其蔡嶷別與差遣（省此以見）而傳云先是蔡京忌張康國引執中居言路執中論劉炳兄弟不葬親服朱喬年父子過惡相繼罷黜炳與喬年皆京黨也及上語執政嘉其不阿康國奏意在逐臣已而言康國之章果上上怒執中懷諂出知滁州（此事不知何據但謂意向不論執中本是京引居言路使攻淨國則可）應先攻京黨而後及康國也　又家傳云政和改元星文示變公以爲推子職名之由實自蔡京不敢劉列其含

令不信刑罰失中公私空虛民力困弊農桑失
業貨財不通而窮荒無用之地興討興建無已
之罪請降京五官以太子少保退居于杭又載
御筆云比以舊弼蔡京擅作威福傲睨弗悛屢
致人言榜官斥外申嚴邦憲以示誡懲尚慮怨
仇乘時騁忿據摭舊事論列未休下石相擠彈
擊不已務快復讎之私忿不思體貌之前規致
矯枉過中疾惡已甚宜俾寬宥曲示始終咨爾
臺僚明聽朕命（大觀四年）而傳云詳見上察京姦
狀欲逐之言者交論京不已執中上章謂進退

大臣當存體貌於是爲京降詔而京得不重貶（此與家傳亦不同然此執中後以不論張商英執然則非蔡氏之黨矣未可以家傳何部書此）
中嘗舉游酢自代又嘗與差同開封尹一孝壽鞫陳
正彙告變事執中平心以鞫付罪者自以爲不
究嘗論花石綱詔即罷之後毋有所須索必戒
左右曰毋令吳荊公知翰林學士張閣等出守杭
州陛辭日乞領花石綱事白是應奉愈熾不可
捄矣嘗論郭天信過惡而言者以爲與商英皆
天信所薦與呂惠卿爲友坐惠卿遭時得君所
薦無不拔用執中在選調未嘗附麗以圖進取

（益公）御筆云卿前日上殿奏陳曾任學事見今
放罷姓名可親書實封進（云云）臣伏奉御封
右臣所面奏係是提舉荊湖南學事胡安國謹
具奏聞（李之一字一本空）
執中子嶷天政和七年十一月除考功郎官出
太師魯公京門余深嘗於彭世英家見其議蔡
下謚文正議
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
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置內府今此書不復見
甚可惜也

王彥霖行蔡確詞乃邵武大乾高宇所爲其家
尚有遺藁（書於此文）
乙卯十一月四日啓元善說去年見李秉彝潘
壽皇曾遣一小璫以中原事問平江何蓑衣蓑
衣援以紙筆口誦數語令書以進曰賀新郎賀
新郎胡孫拖白不終場不終場未便休雄豪分
裂爭王侯爭王侯鬧啾啾也須還我一百州壽
皇以示龔濟之秀叔參政後數年虜儲允恭
死虜酋雍亦斃而孫璟嗣位所謂胡孫者也
璟將不終而中原分裂河南北將復我也

經晉又見異書云火龍變化丹蚯騰青羊躑躅烏雀耕玄豨衙盜貓鼠乎亦甚奇詭其爲何等語也姑并記此三年而後出之

釋氏有清草堂者有名叢林間其始學時若無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見貓之捕鼠乎四足據地首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它念唯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彼之所學雖與吾異然其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此之殊學者宜以是而自警也

閩中人李復字履中又識橫渠先生紹聖間爲

邊使者博記能文今信州有潏水集者即其文也其間有論孟子養氣者動必由理故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無愛無懼其氣豈不充乎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全是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自歉於中氣爲之喪矣故曰無是餒也此語雖疎然却得其大旨近世諸儒之論多以過高而失之甚者流於老莊而不知不若此說之爲得也惜其亂於詩文博雜之中學者或不之讀故表而出之

涵又馮當可之文號縉雲其集中有奇事末云

此子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過麻衣易遠甚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蹄一而下洗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爲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以見其爲近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贋書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華子者今亦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託爲劉向而殊不類向它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

而皆託爲之號類若世之匿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竊緣釋氏之說其卒章宗君三祥蒲璧等事皆剽剝它書傅會爲說其自叙出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事略相似（似謂孔叢亦僞書也）又言有大造于趙宗者即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絕秦語其不足信明甚而近歲以來老成

該洽之士亦或信之固已可怪至引其說以自證其姓氏之所從出則又誣其祖矣大抵學不知本而眩於多愛又每務欲出於衆人之所不知者以爲博是以其弊必至於此可不戒哉

或云程邑在雍州之東二十里王季所居又引蘇黃門詩說周之程邑漢扶風安陵縣也予按雍州之境東自西河西距黑水延袤數千里不知所謂州東二十里者自何處計此里數若指豐鎬而言則經傳初不明言其爲雍州治所又按漢志安陵在長安北四十里不應言東又按

皇矣之詩此詩乃是文王克密之後所作亦不得爲王季所居也然意此語必有自來但州字當是衍文耳所謂雍者乃扶風之雍縣其地亦在長安之北計與安陵相去不遠故得引以相明唯王季之云恐別有所據然亦未知其與詩說孰爲得失也（當考）

上虞餘姚二邑皆以舜名而上虞村落又有號百官俗傳百官牛羊之處也或謂四旁多舜事迹疑其子孫所封理或有之然不可考矣大抵地名古迹亦多訛襲訛謬如子華子後序乃言

鬼谷子所居在今信州貴溪縣蕭北閭鄉之說如此豈有此理哉以它書攷之地名鬼谷者凡數處疑特俚俗相傳物䰠之區爾未必儀秦之師所居也上虞旁邑嵊縣有戈過二姓即少康所滅羿浞之黨其子孫乃聚於一邑又近禹葬之地不知其何故也

俚俗相傳疫疾能傳染人有病此者鄰里斷絕不通訊問甚者雖骨肉至親亦或委之而去傷俗害理莫此爲甚或者惡其如此遂著書以曉之謂疫無傳染不須畏避其意善矣然其實不

然是以聞者莫之信也予嘗以爲誣之以無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雖有染而不當避也蓋曰無染而不須避者以利害言也曰雖染而不當避者以恩義言也告之以利害則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無害而已不知恩義之爲重也一有染焉則吾說將不見信而彼之避也唯恐其不速矣告之以恩義則彼之不避者知恩義之爲重而不忍避也知恩義之爲重而不忍避則雖有染者亦知吾言之無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違矣抑染與不染似亦係乎人心之邪正氣體之虛實不可一槩論也吾外大父祝公少時鄰里有全家病疫者人莫敢親公爲煮粥藥日走其家遍飲病者而後歸劉賓之官永嘉時郡中大疫賓之日徧走視親爲診脉候其寒溫人與藥餌訖事而去不復盥手人以爲難後皆無恙云

沙隨有詰人書辨當求之

撫州王君儀能以易言禍福其術略如徐復林瑀之說以一卦直一年嘗言紹興壬戌太母當還其後果然人問其故則曰是年晉卦直事有

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之文也予謂此亦小數之偶中耳若遂以君儀爲知易則吾不知其說也

沙隨春秋例說滕子來朝爲自貶而用小國之禮如鄭人爭承之比最爲精當但朝桓公者郜字誤稱人穀鄧書名又有不可通者而諸儒之說亦莫之能明也

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云耳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而文無所害於理也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强爲之說然亦徒爲穿鑿而卒不能使之

通也如沈存中引李習之來南録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郵乃泝于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此說甚似其實非也按禹貢淮水出桐柏會泗沂以入于海故以小江而列於四瀆正以其能專達于海耳若如此說則禹貢當云南入于江不應言東入于海而淮亦不得為瀆矣且習之沿泝二字似亦未當蓋古今往來淮南只行邗溝運河皆築埭置閘儲閟潮汐以通漕運非流水也若使當時自有禹迹故道可通舟楫則不須

更開運河矣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為沿自高郵以入江不得為泝而習之又有自淮順潮入新浦之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於沿意其過高郵後又迎江潮而出故復有似於泝而察之不審致此謬誤今人以是而說孟子是以誤而益誤也（今按李南録中無此語未詳其故）近世又有立說以為淮泗本不入江當洪水橫流之時排退淮泗然後能決汝漢以入江此說尤巧而亦不通蓋汝水入淮泗水亦入淮三水合而為一若排退淮泗則汝水亦見排退而愈不得入江

矣漢水自嶓冢過襄陽南流至漢陽軍乃入于江淮自桐柏東流會汝水泗水以入于海淮漢之間自有大山自唐鄧光黄以下至於潜霍地勢隔驀雖使淮泗橫流亦與江漢不相干涉不待排退二水而後漢得入江也大抵孟子之言只是行文之失無害於義理不必曲為之說閑費心力也

春秋上辛雩季辛又雩公羊子為昭公聚衆以攻季氏此說非是昭公失民已久安能聚衆不過得游手聚觀之人耳又安能逐季氏宋昭公季

氏事見左氏傳極有首尾公羊子特傳聞想料之言爾何足為據或者乃信其說以解春秋既為謬誤又欲引之以解論語樊遲從遊舞雩之下一段問答以為為昭公逐季氏而發者則又誤之甚矣此弊蓋原於蘇氏問社之說而近世又增廣之也嘗見徐端立文說曾以蘇說問尹和靖和靖正色久之乃言曰辟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聞之令人悚然汗下

或說魚罹詩云罶笱也笱者寡婦之器也寡婦得魚而不為強暴所奪則是太平之象而可喜

功於神明也此因小序而失之固爲無理然專
以笱爲寡婦之器似亦未然蓋敝笱不爲梁必有
笱以承其闕空乃可得魚凡取魚者皆然非但
寡婦也但笱易成而易用雖寡婦亦能置之故
以爲寡婦之笱它人則取魚之器尚多不專用
笱耳非謂它人不得用笱而唯寡婦得用亦非
謂寡婦只得用笱而不得更以它物取魚也谷
風小弁之詩皆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豈寡婦
之作也哉
打字今浙西呼如謫耿切之聲亦有用去聲處

大抵方言多有自來亦有暗合古語者如浙人
謂不爲弗又或轉而爲否閩人有謂口爲
苦走爲祖者皆合古韻此類尚多不能盡舉也
附子今人未嘗不服但熱即已發生則殺人耳
漢淳于衍毒殺許后蓋生用也果爾則雖平人
亦不免況乳婦乎或者乃以今人有新產而以
附子愈疾者遂疑漢史之誤過矣予嘗中烏喙
毒始時頭岑岑然久之加煩懣正如許后之證
當時在深山中不能得藥須臾遍身皆黑勢
危懸意必死矣偶記漢顏師古語得不尚可活

令多汲新水連飲之遂大嘔泄而解此亦不可
不知也
或謂李華著論發卜故終失節王涯首議榷茶
後亦得禍至如近歲茶商作賊殺人甚衆皆涯
之罪也予謂發卜固其所見之謬然與失節事
不相類榷茶固爲有罪然甘露之變死者千餘
族豈皆榷茶所致且今村民爭田爭水劫取穀
粟以致殺傷者多矣又可追咎神農后稷耶大
抵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
害此等議論雖欲因事設爲警戒然其勢將有

所窮反使世人并與正理而疑之非小失也
韋蘇州集載秦系詩自署東海釣客試祕書省
校書郎而詩有久卧雲間已息機青袍忽著狎
鷗飛之句蓋系嘗隱泉州九日山故有東海之
號青袍忽著自謂其新授校書郎爾故韋和詩
云知掩山扉二十秋魚須翠碧棄床頭正答其
意也或者乃謂青袍翠碧皆爲韋發誤矣詩意
又謂忠刺史不借服色則又誤矣牛叢對宣宗
云臣今服緋是刺史所借而向緋衣忠州被召
時詩言之極詳何者之不審耶若蘇州事迹于

厚叔序中考之已詳近年姚令威又作後序於
厚叔外又增補二事然皆失之其一以韋贈人
詩有少年遊太學之句遂謂韋嘗遊太學不知
韋詩所云乃是謂所贈之人也其一以韋有分
竹守南譙之句遂謂韋嘗守亳不知南譙乃滁
州也其說之誤正與青袍者相似李多之弊至
於如此事雖不急亦可戒也
或說說大人則藐之以藐爲自小之意云說大
人時當如子弟之對父兄怙然泰然說盡道理
不作大事看非謂小視大人也此說甚怗下文

更說不行如吾何畏彼哉一句不知却如何說
人皆知其不可而或者信之蓋正理不明而先
入爲主故其惑如此亦非止此一條也
或云舊見水懺言有行者盜常住食物而變爲
蟣蝨者初不之信近見夷堅志亦有此事乃信
理可推者人理耳若鬼神仙佛事非理可究子
謂二事一律妄則皆妄眞則皆眞今乃疑其一
於前而信其一於後何耶天下之事巨細幽明
莫不有理未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不可以內
外言也若有不可推者則豈理之謂哉或又云

莊列釋氏皆有大過人者但爲從別路去故不
可與校是非子謂既云別路則須自有正路只
此正路別路之間便有是非可校何言不可耶
或讀關雎問其訓詁名物皆不能言便說樂而
不淫哀而不傷云云者余告之曰若如此讀詩
則只消此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成十一字便
便無話可說三百五篇皆成查滓矣因記得頃
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先生易傳
何處是切要處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
最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

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
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
他如此說豈不悞它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
言無實全不濟事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艮下坎上其卦爲蹇蹇難也西南陰方平易之
地東北陽方險阻之處當蹇之時利趨平易而
不利走險阻又利見大人以濟蹇而守正則吉
故筮得此卦其占如此以彖傳言之云易本義
合如此
禮書此書異時必有兩本其據周禮分經傳不

多取國語雜書迂僻蔓衍之說吾書也其黜周礼使事無統紀合經傳使書無別多取國語雜記之言使傳者疑而習者厭非吾書也劉原父嘗病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而子反病二書豈之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也異時此書別本必將出於信饒之間石橋之野故筠敗籠之間其亦足以爲予筆削之助乎十月十八夜因讀余正父修禮而書

讀雜書偶記三事

周公玉堂雜記記中朝舊典待詔宣召與學士有茶酒接坐之禮今待詔廷參贊喝禮與院吏躡小不同而平時視之全與吏等無由待以茶酒予謂唐用待詔如王伾王叔文輩雖姦邪小人然皆略知文義可兼太子侍讀能預公卿議論則其選與今固不同矣討祖宗時所用之人亦必稍加甄擇未至如今日之猥賤此其待遇之禮所以異也又自記其當制時有縣伯進封郡侯者院吏寫云某郡進封開國侯當爲正之予謂此正緣待詔不知文義故煩學士點檢爾予嘗受詔獎諭其首云省奏詞免某官已依所乞其悉者其失正類此而當時學士不之省也又記親祠之禮至尊升輅則以學士爲執綏官一節甚詳予按曲禮少儀等書及先儒說綏安也升車者執之以爲安也故執綏乃乘車者之事非僕御之職也蓋君車已駕則僕者負良綏取貳綏以先升（良綏君所執以升者貳綏亦僕者所執以升者也）既升然後以良綏授君君正立執之以升立於左乃僕執轡立於車中以御勇力之士升立於御之右以備非常周禮大馭諸右等官即其職也故開元開寶政和禮書親祠乘輅皆以太僕卿爲御千牛將軍爲右蓋放周禮而國史所記國初時事猶云奕顒攝太僕卿備顧問當時中御立乘之禮不知其如何然猶未有執綏之名也今乃條勅差執綏官而以絲繩維於箱柱不知自何時失之其可笑也又至尊不立乘而設倚以坐不以千牛陪乘而同時降勅差帶甲內侍二人立於御坐之旁凡此既皆失禮而删修其載乃袞然所爲綏者尤爲乖矣不知歷變何時禮官皆不能正儒臣爲執綏者亦莫覺其繆而方且夸以爲榮一何哉

記尚書三義

堯典卒章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此堯之言也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乃史氏記堯下嫁二女于嬀水之旁而使為婦於虞氏耳帝曰欽哉若戒敕二女之言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也今自孔傳及諸家皆失之殊不成文理也

舜典肆覲東后至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便當屬此文下言其見東方諸侯而使各以其物為贄也其下乃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乃得事之宜而文勢亦順如亦齊同之義卒乃復若言巡狩事畢而旋反二句皆張子說也

棐本木名而借為匪字顏師古註漢書云棐古匪字通用是也天畏棐忱猶曰天難諶乃孔傳訓棐為輔殊無義理嘗疑今孔傳幷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未必真安國所作只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此事先儒所未言而予獨疑之未敢必其然姑識其說以俟知者

記潏水集二事

同州韓城縣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廟像豕首而冕服舊傳鯀入羽淵化為黃熊又云鯀為玄熊熊首類豕肖像以此而廟乃稱禹甚非也然鄉人不敢以豕肉薦必致神怒大風發屋拔木百里被害

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言其所以鑿諸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於龍門皆是禹所新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此說又何所考也李氏之學極博所論禹像豕首當是鯀廟為黃熊之像而不考漢書說啓母石處注中言禹亦嘗變熊則俚俗相傳或以禹像為豕首自不足怪也

邢恕奏乞下熙河路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

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以藏放𣿰河路澀使李復奏稱知那怨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取興州契勘會州之西小河減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乘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散流謂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灘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為夏國侮笑事遂寢

那怨之策果如李復之言可謂審矣然禹貢所

言雍州貢賦之路亦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如怨策矣後之言乃如此何也後集中記事甚多特此二條與禹貢相關故錄之以備參攷云

記山海經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海今錢塘浙江是也黟即歙也浙音折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餘暨縣屬會稽為諸暨縣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彭澤今彭蠡也在尋陽彭澤縣一曰天子鄣

右出山海經第十三卷按山海經唯此數卷所記頗得古今山川形勢之實而無荒誕譎怪之詞然諸經皆莫之考而其它卷參差之說則往往誦而傳之雖陶公不免也此數語者又為得今江浙形勢之實但經中浙字漢志注中作漸蓋字之誤石林已嘗辨之更檢注中黟中字雖端良所著歙浦志乃作率山未知孰是廬江得名不知何義其入江處西有大山亦以廬名說者便謂即是三天子都此固非是然其名之相因則似不無說也都一作鄣亦未詳其孰是但廬江出丹楊郡陵陽縣而其旁縣有以鄣名者

則疑作鄣為是也予嘗讀山海諸篇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皆為一定而不易之形疑本依圖畫而為之非實紀載此處有此物也古人有圖畫之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

記三苗

頃在湖南見說溪洞蠻猺略有四種曰獠曰犵曰狑而其最輕捷者曰猫近年數出剽掠為邊患者多此種也豈三苗氏之遺民乎古字少而多通用然則所謂三苗者亦當正作猫字耳詹元善說苗民之國三徙其都初在今之筠州次

在今之興國軍皆在深山中人不可入而已亦難出最後在今之武昌縣則據江山之險可以四出爲寇而人不得而近之矣未及問其所據聊并記于此云

考韓文公與大顚書

今按杭本不知何人所注疑袁自書也更以跋尾參之其記歐公之語不謬矣而東坡雜說乃云韓退之喜大顚如喜澄觀文暢意非信佛法也而或者妄撰退之與大顚書其詞凡鄙雖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

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誣永叔矣蘇公此語蓋但見集注之出於或人而未見跋尾之爲歐公親筆也二公皆號一代文宗而其去取不同如此覽者不能無惑然方氏盡載歐語而略不及蘇說其意可見至呂伯恭乃於文鑑特著蘇說以備乙覽則其同異之間又益後人之惑矣以余考之所傳三書最後一篇實有不成文理處但深味其間語意一二文勢抑揚則恐歐袁方意誠不爲過但意或是舊本亡逸僧徒所記不眞致有脫誤歐公特觀其大槩

具人船奉迎日久竚瞻不宣某白

愈啓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咨亟儻惠能降喻惠字疑衍或下有然字而并在能字之下非所敢望也至此一二日却歸高居亦無不可旦夕渴望不宣某白

愈啓惠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迴非造次可論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耶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一字疑衍蘇氏所謂凡鄙蓋指此等處耳不如親顔色隨問而對之易了此旬來晴明旦夕

不甚熱儻能乘閑一訪幸甚旦夕馳望

愈聞道無凝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異大顚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勞於一水安於所識道固如是[illegible]不宣某頓首[illegible]

考歐陽文忠公事蹟

余讀廬陵歐文新本覩其附錄所載行狀謚議

故但取其所可取而未暇及其所可疑蘇公乃
覺其所可疑然亦不能察其爲誤而直斥以爲
凡鄙所以其論雖各有以而皆未能無所未盡
也若乃後之君子則又往往不能究其本根其
附歐說者既未必深知其所以爲可信其主蘇
氏者亦未必果以其說爲然也徒幸其言可爲
韓公解紛若有補於世教故特表而出之耳皆
非可與言事而求是者也至如方氏雖附歐說
然亦未免曲爲韓諱殊不知其言既曰久聞道
德側承道爲又曰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論

又曰論甚宏博安得謂初無崇信其說之意耶
韓公之事余於答孟簡書已論其詳矣故不復
論特從方本載此三書於別集并錄歐公二語
而附蘇說方說於其後且爲全載書文於此而
攷其同異訂其謬誤如左方以爲讀者以此觀
之則其決爲韓公之文而非它人之所能作無
疑矣

愈啓孟夏漸熱惟道體和安愈弊劣無謂坐
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窃思見顔緣昨來未
獲參謁儻能暫垂見過實爲大幸巳誌縣令

二刻四傳皆以先後爲次而此事蹟者獨居其
後豈以公諸子之所爲而不敢以先於韓吳諸
公及一二史臣之作耶此其用意已精而爲法
亦嚴矣然綜其實則事蹟云者正行狀之底本
而碑志四傳所繇出也向使直指先後之次而
以冠於附錄之篇則彼數書者皆可見其因革
損益之次第矣是亦豈不可耶閩又從鄉人李
氏得書一編凡十六條皆記公事大略與此篇
相出入疑卽其初定之草藁猶其標題乃謂公
所自記而凡公字皆以丹筆圍之此則雖未必
然然於此本亦有可相發明者因略考其異同
有無之互見者具列於左方

經術

李本云公嘗謂世之學者好以新意傳注諸
經而黨力詆先儒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其
所得者固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詆之不可也
其語在詩譜後序又謂前儒注諸經惟其所
得之多故能獨出諸家而行於後世而後之
學者各持好勝之心務欲掩人而揚已故不
止正其所失雖其是者一切易以已說欲盡

廢前人而自成一家於是至於以是爲非牽強爲說多所乖繆則并其書不爲人所取此學者之大患也故公作詩本義止百餘篇而已其餘二百篇無所改易曰毛鄭之說是也復何云乎又其作易童子問正王弼之失者纔數十事耳其極論繫辭非聖人之書然亦多使學者擇取其是而捨其非可也便以爲聖人之作不敢取捨而盡信之則不可也其公心通論常如此（此與定本大台不異但書洗後語略有不同者繫辭之說則疑其諸子不敢力主而發之者則之也）

醉翁亭記

李本未有此體下有醉翁亭在琅琊山寺側記成刻石遠近爭傳疲於模打山僧云寺庫有氊打碑用盡至取僧堂臥氊給用凡商賈來供施者亦多求其本僧問作何用皆云所過關征以贈監官可以免稅乃爲於公作集古錄目序之上（此條疑以其不足而刪去）

修五代史

李本亂世之書也下有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十三字又其事備下有議者以謂公不下司馬遷又謂筆力馳騁相上下而無駁雜之說至於本紀立法精密則又遷所不及也亦嘗自謂我作伶官傳豈下滑稽也（篇首以下疑以不欲凌跨古人而刪之）

平心無怨惡

李本云公自言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呂公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後爲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公擢用希文盛稱二公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

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刻石時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歎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唯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乎父子之性相遠如此信乎堯朱善惡異也公爲潁州時呂公之子公著爲通判爲人有賢行而深自晦默時人未甚知公後還朝力薦之（奏疏具集中）由是漸見擢用陳恭公執中素

不善公其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過陳陳拒而不見公後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尋還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好詞及制出詞甚美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守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師曰吾恨不早識此人此段疑避呂范二家子弟因并陳恭公事而去之竊謂於此尤可以見歐范之有人與呂陳之情僞恐皆不可遺也

惟稱蘇梅

李本自以爲不及下有二人因此名重天下

公唯嘗因醉戲親客曰廬山高它人作不得唯韓退之作得琵琶前引退之作不得唯杜子美作得後引子美作不得唯太白作得公詩播人口者甚多唯此三篇其尤自喜者也此段恐嫌於誇而去之

修唐書

李本此段不同者三一則首云公於脩唐書最後至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尚書祁所修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公看詳列傳令刪修爲一體二則列官最高者一人下有姓名云某等奉勅撰而九字三則書宋名下有此例皆前所未有自公爲始也十一字乃係於宋相闔之之上此因差詳疑定本紛亂以從簡耳

不從范公之辟

李本大同小異今不復著

議不廢麟州及許耕荒地

李本大同而文差略今亦不著

不誅保州脅從之兵

李本首著爲政仁恕之語大抵與定本別段旨意略同其末乃云其爲河北轉運使時所活二千餘人先是保州屯兵閉城叛命田況李昭亮等討之不克卒招降之既開城況等推究反者殺二千餘人投於八井又其次二千餘人不殺者分隸河北州軍諸事已定而富相出爲宣撫使懼其復爲患謀欲密委諸州守將同日悉誅之計議已定方作文書會公奉朝旨權知鎮府與富公相遇於內黃夜

半屏入以其事告公公大以為不可曰禍莫
大於殺已降昨保州叛卒朝廷已降敕榜許
以不死而招之八井之戮已不勝其怨況此
二千人者本以脅從故得不死柰何一旦無
辜就戮爭之不能止因曰今無朝旨而公以
便宜處置若諸郡有不達事機者以公擅殺
不肯從命事既參差則必生事是欲除患於
未萌而反招其為亂也且某至鎮州必不從
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是時小人讒言已入富
范勢已難安既而富公大閱河北之兵將卒

多所升黜讒者獻言富某擅命專權自作威
福已收卻河北軍情北兵不復知有朝廷矣
於是京師禁軍亟亦大閱多所升擢而富公
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樞密知鄆州向若遂
擅殺二千人其禍何可測也然則公之一言
不獨活二千人之命亦免富公於大禍也此此定本舍詩足以盡見事之曲折又諸言已入之下所係更重尤不可闕疑後以不為形迹舊錄所載之矣而刪去之也

春帖子

李本云內臣梁寔嘗言在內中祗候見仁宗

冗云末云云是歐陽某必宗文書自曾見是包
人當直則否也

知開封府

李本末後有韓子華謂公曰外議云餘材可
以更知一箇開封府似方嫌太謗而刪之

連典大郡

李本曰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
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脈按
醫書述病證口辯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
藥云無效則不如貧醫矣貧醫無僕馬舉止

生疎為人診脈口訥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
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
能否施設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
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
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揚州南京青州皆
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
後官府閒然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
不廢弛者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弛
廢而民受其弊矣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
耳所謂簡者不為繁碎爾識者以為知言

定本語意亢詳備

濮議初不出於公及臺諫有言公獨力辨於朝故議者指公爲主議之人公未嘗自辨唯曰今人以濮議爲非使我獨當其罪則韓曾二公宜有愧於我後世以濮議爲是而獨稱我善則我宜愧於二公公又撰濮議四卷悉記當時論議本末甚詳又於五代史記書晉出帝父敬儒周世宗父柴守禮事及李彥詢傳發明人倫父子之道尤爲詳悉李本有之而此本無蓋公諸子後記不敢力主其父之議而歸之也

滁州妖尼于惠普託佛言人禍福朝中士大夫多往問之所言時有驗於是翕然共稱爲神尼公既自少力排釋氏故獨以爲妖嘗有一名公於廣坐中稱尼靈異云嘗有牽二牛過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入人死罪醫人藥悞殺人故皆罰爲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座聞之皆嘆其異公獨折之曰謂尼有靈能川有朔文萬物之最靈其尤者爲聰明聖知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被罰之牛乃能自知乎於是座人皆服李本有之所謂名公者疑指富公此本刪者蓋爲賢者諱也

公嘗爲杜祁公墓誌云簿書出納爲之條目甚密必使吏不得爲姦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公曰我之爲政亦如此也李本在理典六部之後此本無

梅龍圖摯知杭州作有美堂盡得登臨佳處公爲之作記人謂公未嘗至杭而所記如目覽坐堂上者使之爲記未必能如是之詳也李本在醉翁亭記之前此本無

右凡廿六條其十二條定本有之而詳略先後或不同其四條則定本所無而李本有之其平心保州妖尼三事尤非小補蓋公平生學問根原出處大致言行本末皆已略見於此而無遺矣平心保州□書三事亦見於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得之公孫建世望之蓄其出於公子叔弼之技所記而李宣以下諱朱以上說是著手書本語無類矣但張誤於陳替公以下凡爲一事耳獨晚年守青州時論執青苗一事尤足以見其剛毅大節始終一致不以既老而少衰而公之諸子乃有所避而不敢書吳丞相作

行狀因亦不載至韓魏公作墓誌乃始見其嘗有乞不收息及罷提舉官之奏與其辭太原有守拙循常之語元祐之爲裕録者又不載志語於附傳至棄致遠朱本之書出乃反著其不俟報可擅止散錢而有特與放罪之詔又至近歲洪景盧作四朝史傳乃盡見其以是深爲王安石所詆而遂決歸老之計蓋此一事凡更六人之手而三書闕焉幸其有肯書者然猶歷三手越百餘年而後首末得以粗備然則士之制行不苟合於當時而有待於後世者豈不難哉抑公之言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俗情之愛惡雖有短長而公論之光明終不泯沒此古之君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斷因并記其語以補此篇之闕以爲有志之士必將有感於斯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二

雜著

北辰辨

帝坐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磑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曰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轂一磑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此星家淺事不足深辨然或傳寫之誤則不可以不正也

聲律辨

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

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
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
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
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
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
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
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
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
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
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

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閒而細
分之則其别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爲
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鍾及其旋相爲
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
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
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
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
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蓋
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一律之宮始之次
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

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
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
爲樂者也正如子午初四亦黃鍾正四寸五分屬後自其兩間之屬所謂始論中之中也然則黃自黃鍾以下亦當四十二正變半律之比以爲中聲之前後初四寸爲者猶無聲而亦可知耳由是論之則衆音之數不在於聲
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
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
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爲本律之宮也今有
獨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
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

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
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
又有爲宮當配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迹其所以
盡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
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
亦失據然以爲可包四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
夫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
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
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爲主而
爲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爲發生之性水爲

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為無適而非此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予此然後快於其心哉

開阡陌辨

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曠者宜修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為秦制井田為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則當以後說為正蓋陌之為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

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

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為田而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為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為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

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而証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為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則隨地為田隨田為路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為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疑者或乃以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

要而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使復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蓋曰富者一家而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蓋當是時去古未遠此名尚在而遺迹猶有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修復之耳豈不可惜也哉

九江彭蠡辨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又曰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此皆禹貢之文也古今讀者皆以為是既出於聖人之手則固不容復有訛謬萬世之下但當尊信誦習傳之無窮亦無以覈其事實是否為也是以為之說者不過隨文解義以就章句如說九江則曰江過尋陽派別為九或曰有

小江九北來注之說者以為則曰漢水所匯而江
水亦往會焉說北江中江則曰漢既匯而出為
北江江既會而出為中江也說九江則但指今
日江州治所以當之說敷淺原則但以為漢歷
陵縣之傅易山在今日為江州之德安縣而已
如是而言姑為誦說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
實考之吾恐其說有所不通而不能使人無所
疑也若曰派別為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
所計以為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若一則橫
斷一節縱別為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

間沙水相間乃為十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
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
數其九也況洲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
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為地理之定
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旁計橫入小江
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海處不知其當為幾
千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且經又言九
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
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
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

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為不可通之妄說也若
曰漢水匯為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則彭蠡之
為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
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于隆興府之北瀰漫數
十百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
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至隆興分寧諸邑方數
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瀾左里則
兩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
口而入于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
于江也反為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郤而自豬

以為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是則彭蠡之所
以為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
也不唯無所仰於江漢而眾流之積日遏日高
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又況漢水自漢陽
軍大別山下南流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為一
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一先一
後以入于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為
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先
行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
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以之北何以識

其爲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爲一江而不見其分流然則所謂漢水匯爲彭澤而江水亦往會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說也此數說者既無一之不窮於是味別州別之論出焉而終亦不免於窮也蓋曰味別則不知凡禹之所爲過門不及胼手胝足而不以爲病者爲欲大濟天下昏墊之民使得平土而居以衣且食而遂其生耶抑如陸羽張又新輩但欲較計毫分於茗甌間以爲茗飲一

時之快也嗚呼彼以是而爲說者亦可謂童騃不思之甚矣且河之所會漆沮涇渭伊洛瀍澗支川尤多而初無味別之說濟之所經或潛或見或止或流其變不一而初無味別之說何獨至此而辨之若是悉耶此又可見其爲不通之妄說也若曰洲別則又九江之鑿吾既辨於前矣若果如此則漢水入江之後便須常有一洲介於其間以爲江漢之別而湖口入匯之處又當各分爲二以爲出入之辨而後可也今皆無之而湖口橫度之處予常過之但見舟北爲大

江之濁流舟南爲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及其既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別乎此又可見其爲不通之妄說也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即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爲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又況經言過九江至于東陵而後會

于彭蠡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才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則已自江州順流東下湖口又復泝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至焉亦何說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至於今之所謂敷淺原者爲山甚小而庳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脉遂起而爲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乃爲宜耳今皆反之則吾恐其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

未必得其眞也凡此差舛其類不一讀而不思
思而不考者既昏憒鹵莽而無足言矣其間亦
有心知其誤而口不敢言乃反爲之遷就穿鑿
以蓋其失者則其巧愈甚而其謬愈彰使有識
之士讀之愈疑而愈不敢信唯國初胡秘監旦
近世晁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則其援證
皆極精博而莆田鄭樵漁仲獨謂東匯澤爲彭
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亦爲得之
予既目睹彭蠡有原兩江不分之實又參之以
此三說者而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

所以誤也蓋洪水之患唯河爲甚而兗州乃其
中流水曲而流緩地平而土疏故河之患於此
爲尤甚是以作治之功十有三載然後同於諸
州竊計當時唯此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
乃親涖而身督之不可一日而舍去若梁雍荊
揚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則分遣官屬
往而視之其亦可也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
氏之所居當是之時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
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固未必遽
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

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爲江而
不知其中流之嘗爲澤而甚廣也以此致誤宜
無足怪若其用字之同異則經之凡例亦自可
考顧讀者未深思耳今但刪去東匯北江之衍
字而正以洞庭爲九江更以經之凡例通之則
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
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漾水過三
澨之例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岍山之
山而導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
東取山路以至乎敷淺原也是導岍岐荊山而

逾于河以盡常碣之例也以是觀之則經之文
意不亦既明矣乎若更以它書考之則山海經
云廬江出三天子都（本注云一作鄣今從丹陽女爲鄣郡其得名蓋以此則作鄣爲是）入江彭澤西（本注云彭澤今彭蠡也在鄱陽彭澤縣）漢志
亦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蓋陵陽者丹陽
之屬縣今寧國府旌德縣有陵陽山而三天子
都乃在徽饒之境疑與陵陽脫背相直故廬江
者得出其東南而西流北折以爲鄱餘二水遂
以會于彭蠡而入于江也及其入江則廬山屹
立乎其西南而江之北岸即爲郡之南境疑江

與山蓋相因以得名而郡境雖在江北亦以其
南直此江此山而名之也然則彭蠡安得爲無
原而必待漢匯江會而成哉漢志豫章爲郡領
縣十八其彭蠡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其
餘則言水入湖漢者八（鄱陽鄱水餘干餘水艾脩水淦水南城盱水建成蜀水宜春南水南埜彭水）入大江者一（贛豫章水）而湖漢一水
則又自雩都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
也按今地勢彭蠡既與江通而豫章諸水不由
彭蠡別無入江之路則湖漢者即是彭蠡而其
所受衆水之原又不止於廬江而已也以此而

觀則山海經之言猶有未盡且其曰入江彭澤
西者本謂逕彭蠡縣之西而入江耳而語意不
明遂若析江與澤各爲一水而一東一西以入
江者此亦其立言之疵也漢志又自不知湖漢
之即爲彭蠡而兩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必
豬于彭蠡而別爲一例又不知湖漢之爲湖正
以其澤名之而復兼以漢稱則又承禹貢之誤
而弗深考也至於雩都之水則但見其爲一郡
衆流之最遠者而遂推爲湖漢之源以主其名
則又不知湖漢之名初非一水必自隆興以北

衆水皆會豬爲大澤然後可以名之非雩都一
水所可得而專也至如鄭漁仲漢水衍文之說
固善矣而其下文江水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
江入于海之數言似亦可疑而彼猶未能盡正
也嗚呼禹貢所載者九州之山川吾之足迹未
能遍乎荆揚而見其所可疑者已如此不知耳
目見聞之所不及所可疑者又當幾何是固不
可得而知矣至於經之凡例本自明白而諸儒
乃有過爲新奇之說以亂之者若論導山而遍
于河而以爲導岍岐荆山之脉使之度河以爲

壺口諸山之類則亦不待聞見之及而知其謬
矣夫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
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
而書之以見其施工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
絡之所自來若今論弊法者之所言也若必寘
以山脉言之則亦自有可言而尤足以見其說
之謬者蓋河北諸山本根脊脉皆自代北寰武
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
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
爲桑乾道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

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大行又次一支乃為常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東度而反為是諸山哉若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亦有襲其謬者以為衡山之脉東度而來則以見聞所及而知其必不然也蓋岷山之脉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原而北徑潭袁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者則包彭蠡之原以北至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原而北其首以盡于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越也豈衡山之脉能度九江而其度也又直為敷淺原而已哉又有欲以揚州之三江即為荆州之中江北江而猶病其闕一乃顧彭蠡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之潛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且又自謂聖經書法之妙非它人之所及是亦極巧而且新矣然自湖口而下江水無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邈而不相屬也則又安能曲說而強附之哉問諸吳人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入于海彼既以目驗之恐其說之必可信而於今尚可考者也因幷論之以俟來者有以質焉

皇極辨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它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

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
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
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
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
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
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推之以三德
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
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
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
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

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
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
也其曰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
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
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
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
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
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
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
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

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
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
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
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
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
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
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
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
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
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

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而畏高
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
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
善則人材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
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
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
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
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
始欲教之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

而其起以報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
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
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
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
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
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
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
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
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

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
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
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
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
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
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
而布命于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皆天之理
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
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
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

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
其曰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云者則以
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
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
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
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
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
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
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
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

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是以誤
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詞多為含洪寬大之言
因復誤認中為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
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為義
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
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為誤訓
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寬至廣
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脩身以立政而墮於
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
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

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尚其本心亦曰姑
以隨文解義為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
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
夫不為不衆更歷世變不為不多幸而遺經尚
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
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
害流于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
有感焉宋皇極辨

馮當可字時行蜀人博學能文其集中有
封事云願陛下遠便佞疏近習清心寡欲
以臨事變此與事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
皇建其有極者也其論皇極深合鄙意然
則予前所謂千有餘年無一人覺其繆而
正之者亦近誣矣但專經之士無及之者
而文士反能識之豈汨沒傳注者不免於
因陋踵訛而平心誦味者有時而得之文
字之外耶慶元丙辰臘月甲寅東窓夜坐
記

尹和靖手筆辨

伊川先生曰某在何必看此書若不得某之心

只是記得他意豈不有差
既云某在不必看則先生不在之時語錄固
不可廢矣不得先生之心而徒記已意此亦
學者所當博學審問精思而明辨之不可以
一詞之失而盡廢其餘也但先生在則可以
式瞻儀刑親受音旨自是不必看耳然讀
而質其疑於先生豈不益有助於發明哉如
楊遵道錄中記李端伯錄至大至剛以直之
論若使遵道於此繆而不觀存而不論則亦
無以決此語之得失矣伊川所以告和靖者
蓋就其力量所至而語之惜乎其不復致疑
於此而遂誦以終身也

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失其意者不假
二言也

淺拙而失其意者固不足觀矣其見深其記
工而得其意者豈可以彼之失而遂廢之哉

如世傳史評之類皆非先生所著

史評固非先生所著但當論辨以曉學者不
可因此并廢語錄也

紹興初士大夫頗以伊川語錄資譚說言事者

直以狂悖淫鄙詆之蓋難力辨也
以語錄資誚謗者當時士大夫之罪以狂悖
淫鄙詆之當時言事者之失非語錄使然也
今熙當時士大夫畏當時言事者而詆語錄
以爲不足觀是旣助言者以自攻而又無以
服當時學者之心也豈不誤哉
援同門所記僅數十端示之
愚嘗讀此書矣類多解釋經義之言若程氏
之學止於如此則亦無以繼孔孟不傳之緒
矣前輩言學必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誠有

味哉
伊川之學在易傳不必它求也
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而其徒又述
其言以爲論語其言反復證明相爲表裏未
聞其以此而廢彼也
易傳所自作也語錄它人作也人之意它人能
道者幾何哉
如是則孔氏之門亦可以專治春秋而遂廢
論語矣而可乎
伊川先生爲中庸解疾革命焚於前門人問焉

伊川先生曰某有易傳在足矣何以多爲
嘗見別本記或問和靖據語錄先生自言中
庸已成書今其書安在和靖曰先生自以爲
不滿意而焚之矣此言恐得其眞若無所不
滿於其意而專恃易傳遂廢中庸恐先生
之心不如是之隘也

雜學辨 何叔京跋語附

蘇氏易解

乾之彖辭發明性命之理與詩烝民維天之命書湯誥大誓
中庸孟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

符契蘇氏不知其說而欲以其所臆度者
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爲不可言
不可見之說以先後之務爲悶倏滉漾不
可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
所措其辨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爲
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旣指之
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庸
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所以爲未嘗見
未嘗知之驗哉然道衰學絕世頗惑之故
爲之辨以待後之君子而其它言死生鬼

神之不合者亦并附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蘇曰此論元也元之爲德不可見也所可見者萬物資始而已天之德不可勝言也惟是爲能統之

愚謂四德之元猶四時之春五常之仁乃天地造化發育之端萬物之所從出故曰萬物資始言取其始於是也存而察之心目之間財畟昭然未嘗不可見也然惟知道者乃能識之是以蘇氏未之見耳不知病此顧以己之不見爲當然而謂眞無可見之理不亦惑之甚與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蘇曰此所以爲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蘇曰此所以爲利也

愚謂此言聖人體元亨之用非言利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

蘇曰此所以爲貞也

愚謂此兼言利貞而下句結之也

乃利貞

蘇曰并言之也

愚謂此結上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之文與大明終始六位時乘六龍以御天不相蒙蘇氏之說亦誤矣

蘇曰正直也方其變化各之於情無所不至反而循之各直其性以至於命此所以爲貞也

愚謂品物流形莫非乾道之變化而於其中物各正其性命以保合其大和焉此乾之所以爲利且貞也此乃天地化育之源不知更欲反之於何地而又何性之可直何命之可至乎若如其說則保合大和一句無所用矣

蘇曰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也故以可見者言性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

愚謂古之君子盡其心則知其性矣未嘗患其難見也其言性也亦未嘗不指而言之非但言其似而已也且夫性者又豈有一物似之而可取此以況彼耶然則蘇氏

所見殆徒見其似者而未知夫性之宗嘗
有所似也
蘇曰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
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
消其善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
可得而消者堯舜不能加焉桀紂不能逃焉
是則性之所在也又曰性之所在庶幾知之
而性卒不可得而言也
愚謂蘇氏此言最近於理前章所謂性之
所似殆謂是耶夫謂不善日消而有不可

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本然之至善矣謂
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
良心之萌蘗矣以是爲性之所在則似矣
而蘇氏初不知性之所自來善之所從立
則其意似不謂是也特假於浮屠者幻不
滅得無所遺者而爲是說以幸其萬一之
或中耳是將不察乎繼善成性之所由梏
亡反覆之所告而謂人與犬牛之性無以
異也而可乎夫其所以重歎性之不可言
蓋未嘗見所謂性者是以不得而言之也

蘇曰聖人以爲猶有性者存乎吾心則是猶
有是心也有是心也僞之始也於是又推其
至者而假之曰命命令也君之命曰令天之
令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名之而寄之
命耳
愚謂蘇氏以性存於吾心則爲僞之始是
不知性之眞也以性之至者非命而假名
之是不知命之實也如此則是人生而無
故有此大僞之本聖人又爲之計度隱諱
僞立名字以彌縫之此何理哉此蓋未嘗

深考夫大傳詩書中庸孟子之說以明此
章之義而溺於釋氏未有天地已有此性
之言欲語性於天地生物之前而患夫命
者之無所寄於是爲此說以處之使兩不
相病焉耳使其誠知性命之說矣而欲語
之於天地生物之前蓋亦有道必不爲是
支離淫遁之辭也
蘇曰死生壽夭無非命者未嘗去我也而我
未嘗覺知焉聖人之於性也至焉則亦不自
覺知而已矣此以爲命也又曰命之與性非

有天人之辨也於其不自覺知則謂之命
愚謂如蘇氏之說則命無所容命無所容則聖人所謂至命者益無地以處之故爲是說以自迷罔又以罔夫世之不知者而已豈有命在我而不自覺知而可謂之聖人哉蘇氏又引文言利貞性情之文傳會其說皆非經之本旨今不復辨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蘇氏云云

愚謂此言聖人體利貞之德也蘇氏說無

病然其於章句有未盡其說者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蘇曰陰陽果何物哉雖有婁曠之聰明未有能得其髣髴者也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謂陰陽爲無有可乎雖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陰陽與不見陰陽之髣髴而謂之無有皆惑也

愚謂陰陽盈天地之間其消息闔闢終始萬物觸目之間有形無形無非是也而蘇氏以爲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失其理矣達陰陽之本者固不指生物而謂之陰陽亦不別求陰陽於物象見聞之外也

蘇曰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喻道之似莫密於此者矣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爲水水者無有之際也始離於無而入於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於道聖人之德雖可

以名而不囿於一物若水之無常形此善之上者幾於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陰陽之未交廓然無一物而不可謂之無有此真道之似也

愚謂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舉道之全體而言莫著於此者矣而以爲借陰陽以喻道之似則是道與陰陽各爲一物借此而況彼也陰陽之端動靜之機而已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爲道也今

曰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廓然
無一物不可謂之無有者道之似也然則
道果何物乎此皆不知道之所以為道而
欲以虛無寂滅之學揣摸而言之故其說
如此
蘇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
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
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道而謂之仁智者見
道而謂之智夫仁智聖人之所謂善也善者
道之繼而指以為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而

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謂其人則不
可故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
道不全
愚謂繼之者善言道之所出無非善也所
謂元也物得是而成之則各正其性命矣
而所謂道者固自若也故率性而行則無
往而非道此所以天人無二道幽明無二
理而一以貫之也而曰陰陽交而生物道
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
不見善者道之繼而已學道而自其繼者

始則道不全何其言之繆耶且道外無物
物外無道今曰道與物接則是道與物為
二截然各據一方至是而始相接也不亦
繆乎
蘇曰昔者孟子以為性善以為至矣讀易而
後知其未至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
已矣夫善性之效也孟子未及見性而見其
性之效因以所見者為性猶火之能熟物也
吾未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為火夫熟物
則火之效也

愚謂孟子道性善蓋探其本而言之與易
之旨未始有毫髮之異非但言性之效而
已也蘇氏急於立說非特不察於易又不
及詳於孟子故其言之悖如此
蘇曰敢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
道之似則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聞
耶有聞而後聲耶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性者所以為人者也非是無以成道
矣

蘇曰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者驗之耳原始反終使之了然而不驗也

愚謂人不窮理故不知死生之說不知死生之說故不能不驗於死生之變蘇氏反謂由驗之而不知其說失其指矣窮理者原其始之所自出則知其所以生反其終之所於歸則知其所以死夫如是凡所以順生而安死者益有道矣豈徒以了然不驗為奇哉蘇氏於原始反終言之甚略無以知其所謂然以不驗云者驗之知其溺於坐亡立化去來自在之說以為奇而於聖人之意則昧矣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蘇曰物鬼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為魄魄為鬼志氣為魂魂為神故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鄭子產曰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無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衆人之志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

者其氣彊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為
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
神雖祿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損益也故志
勝氣而為魂衆人之死為鬼而聖人為神非
有二致也志之所至者異也

愚謂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為人
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游而無
不之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游者伸
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
異也孔子答宰我之問言之詳矣蘇氏蓋

不考諸此而失之子産之言是或一道而
非此之謂也

蘇黄門老子解

蘇侍郎晚為是書合吾儒於老子以為未
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
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
其兄東坡公亦以為不意晩年見此奇特
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與因為之辨
而或者謂蘇氏兄弟以文義贊佛乘蓋未
得其所謂如傳燈録解之屬其失又有甚焉

之也

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為道之所眩以不失為君子

愚謂如蘇氏此言是以道為能眩人而使之不為君子也則道之在天下適所以為斯人之禍矣

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

愚謂所謂達者本末精粗而一以貫之也蘇氏之所謂達則舍器而入道矣

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

愚謂老子之學以無為為宗果如此言乃是急急有為惟恐其緩而失之也然則老子之意蘇氏亦有所不能窺者矣

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為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

愚謂道者仁義禮樂之總名而仁義禮樂皆道之體用也聖人之脩仁義制禮樂凡以明道故也今曰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則是舍二五而求十也豈不悖哉

夫道不可言可言者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偽

愚謂聖人之言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不知此言道邪抑言其似者而已邪執此而行亦有所陷者耶然則道豈真不可言但人自不識道與器之未嘗相離也而反求之於昏默無形之中所以為是言耳

故後世執老子之說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

愚謂蘇學老子者如漢文景曹參則亦不至亂天下如蘇氏之說則其亂天下也必矣學孔子者所得亦有淺深有過無過未可槩論且如蘇氏非不讀孔子之書而其著書立言以惑誤天下後世如此謂之無過其可得乎

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

愚謂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不知指謂何人如何其達而所達者何道也且曰不少則非一二人而已達道者果如是之

歟耶孔子循循善誘誘人不倦入德之途
坦然明白而曰常昔其無所從入則某未
嘗一日從事於此不得其門而入可知矣
宜其析道與器而以仁義禮樂為無與於
道也然則無所從入之言非能病孔子之
道而絕學者之志乃所以自狀其不知道
而妄言之實耳

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

愚謂以孔子老聃並稱聖人可乎世人譏
太史公先黃老後六經然太史公列孔子

於世家而以老子與韓非同傳豈不有微
意焉其賢於蘇氏遠矣

全於此必略於彼矣

愚謂有彼有此則天下常有二道也

蘇氏後序云六祖所云不思善不思惡即喜
怒哀樂之未發也

愚謂聖賢雖言未發然其善者固存但無
惡耳佛者之言似同而實異不可不察

又云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
之摠目也

愚謂喜怒哀樂而皆中節謂之和而和者
天下之達道也六度萬行吾不知其所謂
然毀君臣絕父子以人道之端為大禁所
謂達道固如是耶

又云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
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
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
存至道雖為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
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世法然後可耳

愚謂天下無二道而又有至道世法之殊

則是有二道矣然則道何所用於世而世
何所資於道耶王氏有高明處已中庸處
人之論而龜山楊公以為如此則是道常
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愚
於蘇氏亦云

張無垢中庸解（無垢本佛語而張公子韶侍郎之別號也張公以佛語釋儒書其迹尤著故正其名如此）

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
既自以為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
右既得欛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

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儒知將謂實有恁麼事也見大慧禪師與張侍郎書今不見於語錄中蓋其徒諱之也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於師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於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已也竊不自揆嘗欲為之論辨以曉當世之惑而大本既殊無所

不異因覽其中庸說姑掇其尤甚者什一二著于篇其他如論語孝經大學孟子之說不暇遍為之辨大抵忽遽急迫其所以為說皆此書之類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張云天命之謂性第贊性之可貴耳未見人收之為己物也率性之謂道則人體之為己物而入於仁義禮智中矣然而未見其施設運用也脩道之謂教則仁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禮行於賓主知行於賢者而道之等降隆殺於是而見焉

愚謂天命之謂性言性之所以名乃天之所賦人之所受義理之本原非但贊其可貴而已性亦何待於人贊其貴耶董子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此可謂庶幾子思之意而異乎張氏之言矣且既謂之性則固已自人所受而言之今曰未為己物則是天之生是人也未以此與之而置之他所必是人者自起而收之而後得以為己物也不知未得此性之前其為人

也孰使之呼吸食息於天地之間以收此性且夫性者又豈塊然一物寓於一處可搏而置之軀殼之中耶仁義禮智性之所有與性為體者也今曰體為己物然後入於仁義禮智之中則是四者逆設於此而後性來於彼也不知方性之未入也是四者又何自而來哉凡此皆不知大本妄意穿鑿之言智者觀之亦不待盡讀其書而是非邪正已判於此章矣仁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是乃率性之道而遽以為脩道

之教亦失其次序矣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止慎其獨也
張云不睹不聞少致其忽宜若無害矣然而怠忽之心已顯於心目之間云云不足以感人動物而招非意之辱莫為之禍焉此君子所以慎其獨也
愚謂君子所以慎其獨者非為恐招禍辱而已也今曰不睹不聞之間少致其忽初無所害特恐招禍辱而後慎其獨焉非知道者之言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張云未發以前戒慎恐懼無一毫私欲
愚謂未發以前天理渾然戒慎恐懼則既發矣
君子中庸
張云方率性時戒慎恐懼此學者之事也及其深入性之本原直造所謂天命在我然後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教以幸於天下至於此時聖人之功用興矣
愚謂率性之謂道言道之所以得名者如此蓋曰各循其性之本然即所謂道爾非以此為學者之事亦未有戒慎恐懼之意也脩道之謂教通上下而言之聖人所以立極賢人所以脩身皆在於此非如張氏之說也又曰深入性之本原直造所謂天命在我理亦有礙且必至此地然後為人倫之教以幸天下則是聖人未至此地之時未有人倫之教而所以至此地者亦不由人倫而入也凡此皆爛漫無根之言乃釋氏之緒餘非吾儒之本指也

張云率性之謂道未離本位脩道之謂教不可以離不離名之也
愚謂言性有本位則性有方所矣聖賢言性似不如此假如其說則前章云率性所以求中言求則是自此求彼非離本位而何至於以脩道為聖人之功用則又曰不可以離不離名之蓋其說有所不通而駸駸乎遁矣
人皆曰予知
張曰人皆用知於銓品是非而不知用知於

戒愼恐懼使務詮品是非之心於戒愼恐懼
知孰大焉
愚謂有是有非天下之正理而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所以為知之端也無焉則非人
矣故詮品是非乃窮理之事亦學者之急
務也張氏絕之吾見其任私鑿知不得循
天理之正矣然斯言也豈釋氏所稱直取
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遺意耶嗚呼
斯言也其儒釋所以分之始與
回之為人

張云顏子戒愼恐懼超然悟未發已發之幾
於喜怒哀樂處一得天命之性所謂善者則
深入其中人欲都忘我心皆喪
愚謂超然悟未發已發之幾中庸無此意
也喜怒哀樂莫非性也中節則無不善矣
不知更欲如何得之而又如何深入其中
也若此則是前乎此者未得此性而常在
性之外也耶且曰我心皆喪尤害於理
張云人第見其拳拳服膺而不知顏子與天
理為一無一豪私欲橫乎其間不識不知我

已且無有矣
愚謂此言蓋欲極意以諛顏子而無所擇
則不自知其言之過也
惟聖者能之
張云子思求聖人而不可得今乃知止在喜
怒哀樂未發處爾
愚謂有道者見理平常其言雍容閑暇而
理致自遠似不如此之駭遽而張皇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張云由戒愼恐懼以養喜怒哀樂使為中為

和以位天地育萬物
愚謂喜怒哀樂之未發乃本然之中發而
中節乃本然之和非人之所能使也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亦理之自然今加以字而
倒其文非子思之本意矣此乃一篇之指
要而張氏語之輒有差繆尚安得為知言
哉
張云中庸無止法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自
謂知能止矣又曰君子之道所以大莫能載
小莫能破以其戒愼恐懼察於微茫之功也

愚謂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苟無止則高者
過卑者溺非所以爲中庸矣聖人固未嘗
自謂知能然非此章之指也蓋所謂不知
不能莫能載莫能破皆極言道體之無窮
爾非謂聖人而言亦無察於微茫之意也
張云戒愼恐懼則未萌之始已致其察至於
鳶飛魚躍而察乃在焉又曰上際下蟠察無
不在所以如鳶飛魚躍察乃隨飛躍而見焉
愚謂中庸引此詩以發明道體之無所不
在所謂費而隱也明道上蔡言之已詳子

思復生不能易也張氏之云不亦異乎且
曰未萌之始已致其察則是有事焉而正
之也
張云顧惟此察始於戒愼恐懼以養中和而
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間乃起而爲中和
愚謂起而爲中和如之何其想也此豈知
中和者之語哉
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張云人即性也以我之性覺彼之性
愚謂詳經文初無此意皆釋氏之說也且

性豈有彼我乎又如之何其能以也
張云使其由此見性則自然由乎中庸而向
來無物之言不常之行皆掃不見跡矣
愚謂見性本釋氏語蓋一見則已矣儒者
則曰知性既知之矣又必有以養而充之
以至於盡其用力有漸固非一日二日之
功日用之際一有懈焉則幾微之閒所害
多矣此克己復禮之所以爲難而曾子所
以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其免也張氏之
言與此亦不類矣然釋氏之徒有既自謂

見性不疑而其習氣嗜欲無以異於衆人
者豈非恃夫掃不見迹之虛談而不察乎
無物不常之實弊以至此乎然則張氏之
言其淵源所自蓋可知矣
忠恕違道不遠
張云恕由忠而生忠所以責己也知己之難
克然後知天下之未見性者不可深罪也又
曰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
愚謂恕由忠生明道謝子侯子蓋嘗言之
然其爲說與此不相似也若曰知一己之

雖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則是以己之私待人也恕之為義本不如此正蒙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此則物我一致各務循理而無違矣聖賢之言自有準則所謂以人治人者雖曰以衆人望人然而必曰道不遠人則所以為衆人者亦有道矣以己不能克其私而并容他人使之成其惡則是相率而禽獸也其為不忠不恕孰大於是

所求乎子句以事父未能也

張云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朋友先施之皆曰求者蓋所以致其察也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安敢責父之愛子乎

愚謂此四句當為八句子臣弟友四字是句絕懃求猶責也所責乎子者如此然我以之事父則自有所未能正蒙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蓋將由是而加勉正身以及物非如上章所云以己雖克而并容他人也且又曰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則安敢責父之愛子乎則是君臣父子漠然為路人矣旻天之泣小弁之怨又何謂也蓋其馳心高妙而於章句未及致詳故因以誤為此說以求為察亦非文義

言顧行

張云顧者察也

愚按上章以求為察固已無謂此又以顧為察尤為牽合大抵張氏之為是說得一字可推而前者則極意推之不問其至於何處與其可行不可行也篇内所謂戒慎

恐懼下章所謂忠恕所謂知仁勇所謂發育峻極皆此類也

在上位不陵下

張云君子自戒慎恐懼醞釀成中庸之道

愚謂中庸之道天理自然非如醪醴必醞釀而成也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

張云欲知戒慎恐懼之效當於忠恕卜之欲知忠恕之效當於父母卜之

愚謂此言皆牽合無理且父母至尊豈人

子所以忠恕之物乎詳味此言可見其二本矣

鬼神之爲德

張云天地萬物森然鬼神列于中不可遊也

愚按張氏他章之說甚詳而此獨略將有所疑而不敢盡耶抑其所謂鬼神者特如世俗之論而不之究耶然詳味列字之意則以鬼神別爲一物明矣豈知鬼神者之言哉

大德必受命

張云言此所以勉天下之爲德也當始於戒愼恐懼而以位祿名壽卜德之進否

愚謂德盛則名位祿壽從之乃理之必然非姑爲此言以勉天下之爲德亦非使學者以是四者卜其德之進否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其受命也乃不期而自至耳豈曰卜之云乎張氏之說乃謀利計功之尤者學者一有此念存乎胸中則不可以進德矣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張云戒愼恐懼則無適而不在中和中其無憂也必矣中和之中自當有賢父聖子又曰武王之舉危道也

愚謂凡此類皆牽合而此數句尤踈闊無理又以武王之舉爲危道則是聖人行險以徼幸也是豈知順天應人之爲安哉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張云不知先王居於何地乃知天神自郊求地示自社求人鬼自禘嘗求哉

愚謂先王所以知此以其理而已矣不煩

更爲奇怪之說

地道敏樹

張云布種下實未及頃刻云云

愚謂雖天下至易生之物亦未有下種未及頃刻而發生者此可見其務奇欲速之心矣

故君子不可不脩身止不可以不知天

張云戒愼恐懼深致其察所以知天也

愚謂戒懼致察既知天而事天之事也未能知天則何所戒懼乎

張云推知天之心以知人推知人之心以事親

愚按推知天以知人猶之可也推知人以事親不亦悖乎伊川先生曰不知人則所與或非其人所由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此論不可易也

所以行之者一也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張曰知而未能行是未能運用此誠也

愚謂知而未能行乃未能得之於己豈特未能用而已乎然此所謂知者亦非真知也真知則未有不能行者且曰運用此誠亦非知誠者之語蓋誠則無爲而成初不煩運用矣

張云行知仁勇者誠也而所以知此誠者非他物也亦即誠也所以行此誠者非他物也亦即誠也此聖人極誠之所在而指之也又云誠字雖同而行知仁勇之誠不若知誠之誠爲甚明知誠之誠不若行誠之誠爲甚矣

也

愚按經文所以行之者一也與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兩句立語命意不同張氏似誤作一例讀之故其爲説如此文義猶不暇通而遽欲語其精微此其所以失之也且所謂誠者一而已矣今乃裂而三之又於其中相與自爲優劣蓋不窮天理無所準則而逞其私智迭探幽深横騖捷出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安得不至於是乎然推其本原則生生化化見見聞聞之緒餘也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張云近之爲言以不遠也不遠即在此而已弟知所以好學者誰所以力行者誰所以知恥者誰則爲知仁勇矣見於言語文字者皆近之而已惟人體之識所以體者爲當幾而明即事而解則知仁勇豈他物哉

愚謂上章既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淺深遠近之

序不可差次如此張氏以爲不遠者是矣而又曰即在此而已何其言之相反也蓋其所以爲說者牽之以入於荒唐繆悠之中其勢不得而自已爾夫好學力行知恥在我而已又必求其所以如此者爲誰而後爲至則是身外復有一身心外復有一心紛紛乎果何時而已耶設使果如其言則所謂誰者一而已矣聖人復何用虛張三者之目使學者徒爲是多方以求之耶詳求聖人之意決不如是特釋氏之說耳

此章之指惟呂博士之言淵慤有味庶幾得之張氏之徒蓋以爲淺近而忽之矣然豈知其言近指遠眞得聖賢之意也與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張云如其知仁勇則亦不期於脩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懷諸侯柔遠人矣又曰九經以次而行皆中其會矣

愚謂如張氏之云則九經皆剩語矣聖人之道所以異於異端者以其本末內外一以貫之而無精粗之辨也故子思於九經

反復三致意焉而張氏忽之如此蓋每事欲高於聖賢一等而不知憑虛失實秪其所以爲卑也

凡事豫則立

張云欲學者養誠於平日也

愚謂先立乎誠則無不豫矣非謂豫養誠也既誠矣則何豫養之云乎

不誠乎身矣

張云世之論誠者多錯認專爲誠夫至誠無息專非誠也以專爲誠則是語言寢處應對

酬酢皆離本位矣

愚謂專固不足以盡誠然遂以無息爲誠則亦誤矣蓋惟至誠爲無息非因其無息而命之以誠也離本位之言聖人無有已辨於前矣然專亦豈遽離本位哉

張云世之行誠者類皆不知變通至於誦孝經以禦賊讀仁王以消災

愚謂聖賢但言存誠思誠未嘗言行誠蓋思之既得行之既著則其誠在己而見於行事者無一不出於誠謂之行誠則是已

與誠爲二[illegible]誠之[illegible]不假
異也如此者[illegible]不知變通而已若
曰所行既出於誠則又不可謂之行誠而
亦無不知變通之理張氏之言進退無所
據矣至於誦孝經以禦賊蓋不知明理而
有迂愚之蔽以[illegible]爲行誠而不知變通然
則張氏之所謂誠亦無以異於專矣讀仁
王經者其溺於[illegible]又甚不待與誦孝經
者同科矣
張云格物知至之學內而一念外而萬事無

不窮其終始窮而又窮以至於極盡之地人
欲都盡一旦廓然則性善昭昭無可疑矣
愚按格物之學二先生以來諸君子論之
備矣張氏之云乃釋氏看話之法非聖賢
之遺旨也呂舍人大學解所論格物正與
此同愚亦已爲之辨矣
張云注之於身則身誠注之於親則親悅注
之於友則友信注之於君於民則獲上而民
治
愚謂明乎善則身自誠乃[illegible]自然[illegible]

[illegible]親自悅由是以至於友於君於民[illegible]
乃[illegible]盛有實而自致耳今曰注之[illegible]
是誠之於此身之於彼而[illegible]
爲[illegible]謬莫大於此
張云誠之所在[illegible]
愚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云[illegible]得不[illegible]
愚謂[illegible]
悖[illegible]審問之[illegible]
張[illegible]
愚[illegible]成[illegible]恐懼乃篤行之事非博學之[illegible]
誠明明誠
張云由上智之自得而合乎聖人之[illegible]
也由遵聖人之教而造乎上智之[illegible]
上智自得而不合於聖人之教[illegible]
愚謂張氏於誠明之說蓋[illegible]

此說以合其素論觀其自處傲然已在誠
明之域矣然謂上智自得而有不合於聖
人之教者則未知其所得果何事也且所
謂異端者復誰謂乎夫豈不自知其已失
身於此而故為是言者是乃所謂改頭換
面陰予而陽擠之將以自蓋其迹而幸人
之不疑已其為不誠莫大於是以是心而
語中庸不亦矣乎大識聖人之道章云然卷多幻之學其意亦猶是也後不復重出矣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止天地參矣

張云此誠既見已性亦見人性亦見物性亦
見天地之性亦見
愚謂經言惟至誠故能盡性非曰誠見而
性見也見字與盡字意義迥別大率釋氏
以見性成佛為極而不知聖人盡性之大
故張氏之言每如此

其次致曲

張云禮樂射御書數中直造乎誠之地也
愚謂直造乎誠則非致曲也
張云變若此誠忽然而有從然而無

愚謂誠若如此何以為物之終始乎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張云既前知之則以誠造化轉移變易使禍
為福妖為祥亡為興蓋無難也
愚謂至誠之道非可以者以之則非誠矣
夫轉禍為福易災為祥以太戊高宗之事
觀之則理固有是然不如是之易也是以
古之聖賢遇災而懼嚴恭祗畏以正厥事
猶不敢庶幾其萬一故曰瞻仰昊天曷惠
其寧豈曰轉移變易而無難哉然此章之
指初亦不為是發也

不誠無物

張云吾誠一往則耳目口鼻皆壞矣
愚謂誠無人我之別不必言吾無彼此之
殊不必言往且目鼻口亦豈有一旦遽壞
之理哉此章之說諸先生言之悉矣以彼
觀此得失可見

君子誠之為貴

張云誠未足貴誠而又誠之斯足貴也
愚謂聖人言天下之理無出於誠而曰誠

未足貴何其言之悖也且既誠矣以為未
足貴而又誠之乃足貴則前之所謂誠者
無乃為棄物與蓋緣本不知誠而惟恐其
言之不高故其言每如此且誠者天之道豈
亦未足貴必待誠之者人之道乃足貴耶
雖至愚有以知其不然矣

至誠無息

張云不見形象而天地自章不動聲色而天
地自變垂拱無為而天地自成天地亦大矣
而使之章使之變使之成皆在於我又曰至

誠不息則有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天地又自此而造化之妙矣

愚詳經意蓋謂至誠之理未嘗形見而自
彰著未嘗動作而自變化無所營為而自
成就天地之道一言而盡亦不過如此而
已張氏乃以為聖人至誠於此能使天地
章明變化於彼不惟文義不通而亦本無
此理其曰天地自此而造化語尤險怪蓋
聖人之於天地不過因其自然之理以裁
成輔相之而已若聖人反能造化天地則
是子孫反能孕育父祖無是理也凡此好
大不根之言皆其心術之蔽又原於釋氏
心法起滅天地之意正蒙序之詳矣

尊德性而道問學止敦厚以崇禮

張云自戒慎恐懼而入入而造於發育峻極
之地而不敢已則行乎三千三百之中而道
問學矣尊德性而不敢已則又變而為致廣
大此下不敢已者三又變而為者三知新崇禮又致廣大極
高明之變名也

愚按此皆言體道成德之目無不敢已而

又變之意變名之說亦無義理

張云豈有一毫之纖怪以驚駭天下之耳目
哉

愚按張氏之書變怪驚駭蓋不少矣猶以
為無有不知更欲如何乃為變怪驚駭哉

吾從周

張云周法已弊其過多矣孔子身非輔相不
在尊位所以不敢輕議妄論而曲意以從周
之法度也

愚按孔子言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

從周則其從周也亦有道矣非不得已而
妄從之也若末世之弊有如拜上之㤗則
不盡從矣其不得不從者是亦義理之所
在斯誠然而從之以為曲意而從非聖人
之心也張氏歸心乎釋氏而曲意於儒者
故其所以窺聖人者如此非一辭之失也

其所從來遠矣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也

張云夫如此指何事而言哉即予所謂戒慎
不睹恐懼不聞也

愚按張氏戒慎恐懼二句横貫中庸一篇
之中其牽合附會連章累句已不容一一
辨正矣至於此章經文所謂如此乃上文
君子之道本諸身以下耳張氏欲成其前
說乃近舍本章上文之義遠指戒慎恐懼
於數千字之前未論義理之當否而豈言
語文字體勢之常哉故特論此一章尤踈
漏處以見其餘之皆此類也

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張云論至於此則夫子蓋未嘗死也親乎天
地此亦夫子之乾坤也 [illegible]

愚按孔子言文王既沒 [illegible]
言文王之不死也然言[illegible]無
所以為聖人之言也不死之云変怪駭人
而實無餘味故程子有言立言當涵畜意
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正為此耳

呂氏大學解

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游故其家學最為
近正然未能不惑於浮屠老子之說故其
末流不能無出入之弊 獻正獻公神道碑其公選讀上語段

釋老虛寂之方公曰堯舜帮此乃以知人安民為急此貝所差之嵫也堯舜之道精粗本末一以貫之其所知者以与釋老不相似也以為所知在此而所慮在彼是二本也本存如此則具末流之弊豈可為道哉今論其一二以補
其闕蓋其他說之近正者則君子猶有取
焉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呂氏曰異端之學皆不知所先後考索勤苦
雖切而終不近故有終始為一道本末為兩
端者

愚謂此言似為釋氏發然呂氏終身[illegible]

不知以誰為異端而爲見認以詆之耶蓋
其心一必不以爲行非後者世間之粗迹
而不知其後者出世間之妙道兩者初不相
礙離並行而不相悖也方其言此故不
得不是此而非彼及其爲彼則又安知其
不是彼而非此哉彼其陽離陰合自以爲
左右采獲而集儒佛之大成矣曾不悟夫
言行不類出入支離之爲心害而勞亂由
紫奪朱之愿又將無所不至也此蓋源於
所知在此所急在彼之意而其失又甚焉

近世之言道者蓋多如此其誤後學深矣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呂氏曰致知格物脩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
與堯舜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
一者忽然自見默而識之
愚謂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
物格則一知至其功有漸積久貫通然後
胷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誠心正矣然則
所致之知固有淺深豈遽以爲與堯舜
者一旦忽然而見之也哉　上論呂氏

千　雖　門明
之盡也其與前者所斥異端之學不知
所先後者又何以異哉
呂氏曰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也求
其所以爲草木器用之理則爲格物草木器
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此爲物格
愚按伊川先生嘗言凡一物上有一理物
之微者亦有理又曰大而天地之所以高
厚小而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呂
氏蓋據此以爲說而失之者程子之爲是

言也特以明夫理之所在無間於大小精
粗而已若夫學者之所以用功則必有先
後緩急之序區別體驗之方然後積習貫
通則致其極豈以爲直存心於一草木器
用之間而與堯舜同者無故忽然自識之
哉此又釋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殊
非孔氏遺經程氏發明之本意也竊以呂
氏之博聞彊識而不爲是說所迷則其用
力於此事半而功必倍矣今乃以其習熟
見聞者爲餘事而不復精察其理之所自

來頗欲置心草木器用之間以伺其忽然
而一悟此其所以始終本末判爲兩途而
不自知其非也舊見呂氏晚年尺牘數語
有足以證成此義者因系之于後并爲之
說云
呂氏曰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爲則所謂致知
格物正此事也比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尚
患雜事紛擾無專一工夫若如伊川之說物
各付物便能役物却恐失涉顢頇爾呂自注云其意以爲物不可去事不可無正當各任之耳

愚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
有呂氏顧以爲致知格物之事此其所以
誤爲前說而不知其非也若然則又安得
獨以不知所先後者爲異端之病哉若由
吾儒之說則讀書而原其得失應事而察
其是非乃所以爲致知格物之事蓋無適
而非此理者今乃去文字而專體究猶患
雜事紛擾不能專一則是理與事爲二必
事盡屛而後理可窮也終始二道本末兩
端孰甚於此則吾知呂氏所體所究者何

理哉伊川之說正謂物各有理事至物來
隨其理而應之則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
理之所當然也如舜之舉十六相去四凶
也此其所以[illegible]爲物之所役而能役物豈
曰各任之[illegible]或如曰任之而已則是漫
然不察其[illegible]否而一切聽其所爲也
如此則能[illegible]物之所役者鮮矣顧舍其
顢頇而謂之[illegible]豈不惑哉
先王之世[illegible]德同風俗故天下之大
人無異言家無異學豈復知有異端之

害哉及周之衰正道陵遲禮壞樂崩夫
子憂之乃緒正六經以明先王之教當
是時異端雖不能無猶未有以名家者
也及夫子沒世道益衰狂僭之士見聖
人之有作也遂各逞其聰明競立異說
以自名於世顧與正道並馳而爭勝於
是天下之人耳目眩瞶而莫知適從矣
然諸子百家雖各主其說而其爲害則
有淺深如老莊之虛浮人固知其無著
申韓之刑名人固知其少恩皆不足以

[illegible]

[illegible]老莊許也故[illegible]

孑起而閑先聖之道舍諸子而獨闢楊
墨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使
天下若醉而醒夢而覺然後正道廓如
也嗟孟子以來千有餘載儒者溺於詞
章不見道徒辨楊墨之非至以爲楊
墨則不自覺徒惡楊墨之書至易爲楊
墨則不自知況敢冀其有孟氏之功乎
夫浮屠出於夷狄流入中華其始也言

語不通人固未之惑也晉宋而下士大
夫好奇嗜怪取其侏離之言而文飾之
而人始大惑矣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導
之者之罪也今有人於此詭衣冠而談
空無衆必止而詬之一旦有貴顯名譽
之士亦從而效尤則人皆眙愕改觀未
論其事之是非且以其人而信之矣幾
何其不胥而爲夷狄哉此有識之所共
憂而永嘆也二蘇張呂豈非近世所謂
貴顯名譽之士乎何爲[illegible]乃不知[illegible]

性命之報原反引老莊浮屠不經之說
而紊亂先王之典著爲成書以行於世
後生旣未有所聞必以其人而尊信之
漸染旣深將如錮疾可不哀乎新安朱
元晦以孟子之心爲心大懼吾道之不
明也弗顧流俗之譏議嘗卽其書破其
疵繆鍼其膏肓使讀者曉然知異端爲
非而聖言之爲正也學者苟能因其說
而求至當之歸則諸家之失不逃乎心
目之間非特足以悟疑辨惑亦由是而

可以造道焉故余三復而樂爲之書云
乾道丙戌孟冬晦日臺溪何鎬謹跋

古史餘論

近世之言史者唯此書爲近理而學者忽之予
獨愛其序言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於爲善如
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於不爲不善如騶虞之
不殺竊脂之不穀非近世論者所能及而所論
史遷之失以爲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亦中
其病顧其本末乃有大不相應者竊以爲於此
有以識之則其違於聖賢不遠矣作古史餘論

本紀

蘇子曰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為宗萬物莫能嬰之乎竊以為此特以老子浮屠之說論聖人非能知聖人之所以聖者也故其為說空虛無實而中外首尾不相為用若削其其道以下而更之曰其心渾然天德完具萬事之理無一不備而無有一毫人欲之私焉則庶乎其本正而體用可全矣卯未皆佚以與弟宗而蘇子嘗云佛書言以無為法者謂以無而為法耳非謂有無為之法也曾徒拙於文義乃以佛法為無為之法誤矣其言知此而其為黃帝紀亦但言以無為宗而為字不再出不應此序無字之下獨得有兩為字也

至其所蘇子之言雖非至論而於本書文義猶考得之今復并失其指故略為之辨云謂其積之中者有餘故推以治天下有不可持而知者則雖非大失而積與推者終非所以言聖人不若易之曰默而識之者既溥博而淵泉故其擇而散之者曰以時出而無不當則庶乎輕重淺深之間亦無可得而議也其曰管仲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者是則然矣至謂孔子知之至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而人不信則是以夫子之言為有隱孟子之知為未盡也且其謂數子之所未知孟子之所未盡與孔子

之所知者皆果為何事耶若但曰以無為宗二字萬物莫能嬰之而已則數子之未知也不足恨而孔孟之所知吾恐其非此之謂也其必易之曰至於孔子盡全體焉而孟子之知亦足以至乎其極則庶乎數子之所未知者可得而言耳竊告人時守亦未嘗故作然每守嗚呼秦漢以來史冊之言近理而可觀者莫若此書而其所未合猶若此又皆義理之本原而不可失者豈其學之所從入者既已未得其正而其所以論著體略之者又尚所未精是以雖既其文而未既其實雖聞其號而未燭破理也歟嗚呼聖學不傳其害可勝言哉

黃帝紀云其師岐伯明於方世之言醫者宗焉然黃帝之書戰國之間猶存其言與老子相出入以無為宗其設於世者與釋佛俯仰皆其見於外者也子謂此言亢害於理竊意黃帝聰明神聖得之於天其於天下之理無所不知天下之事無所不能上而天地陰陽造化發育之原下而[illegible]神農氣魚疾引方[illegible]之術又[illegible]闡庶物為[illegible]

有好之者而出之言也皆因自託以信其說於後世至於戰國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書以相傳授如列子之所引與夫素問握奇之屬蓋必有粗得其遺言之彷彿者如許行所道神農之言耳周官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恐不但若此而已也今蘇子乃獨指其與老子相出入者為黃帝之本真而其前所叙載制作征誅開物成務之大法下至醫方灸刺之屬皆以為設於世見於外而與時俯仰者則是聖人之內外心跡判然兩途而其文章事業之見於世者皆不出於其中心之實然矣而可乎哉

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發卞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蓋不可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其說

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則孟子處其避之是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啟而天下歸啟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為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為誕妄而不之信公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為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擇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

而不遽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歉焉唯不避而彊取之乃為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為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為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為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者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

已止而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其伯而尚何疑於
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
之則為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
子之心而揚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
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
夏紀與賢與子之論孟子言之盡矣彼以好異
期聖人者固妄而謂聖人畏天下後世譏名失
實之弊而後不敢與賢以為異至累數十百言
以辨之者亦淺乎其知聖人矣序文所謂水寒
火熱鶴盧鶩脂者又安在哉且於篇首即以苟

字為言則其驕慢徇情之意勝又以不求為異
為主則其同流合汚之願深大抵不知天命人
心為義理本原之正而橫斜曲直唯其意之所
欲此則蘇氏膏肓沈痼之疾凡其父子兄弟少
日之言若此類者不可勝舉而少公資稟稍為
靜厚故其晚歲粗知省悟而為聖賢之心不徒
若是其卑也是以特序此書以救前失然昔習
已安未易猝拔而本原綱領終未明了故其平
日之邪論乘隙竊發而一時正見之暫明者不
足以勝之也若長公之志林則終身不能祈之

少變於其舊又不謙於其說矣
周論之云似矣然細考之有不能無失者請試
言之夫民生之初固未始有禮義之文也然自
其相生養而有父子則知有相愛之恩矣自其
相保聚而有君臣則知有相敬之義矣是則禮
義之實豈可謂之無哉今曰民生之初父子無
義君臣無禮此其不知道體之言一也父子言義君臣
言禮亦非是今以此等處多皆不暇辨也夫人皆其本有禮義之心
也是以凡所作為有所準則而知其安與不安
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今曰無禮義矣

則觸情而行從欲而動乃其當然無所不可而
又謂其戚然有所不寧而後反求諸心以得所
安則未知其何所準則而知之也此其不知道
體之言二也且人心固有禮義之實矣然非有
聖人全體此心以當君師之寄因其有是實者
而品節之則禮義之文亦何自而能立其品節
之也雖非彊之以其所不欲然亦非苟徇其私
意之所使也今味蘇子之言乃若以為天下之
人自能為禮而無待於聖人又以為人之為禮
但求以即其所安而不論其所安之準則則其

末流[illegible]於[illegible]後已者
也[illegible]也若夫古今之變極而
必反如晝夜之相生寒暑之相代乃理之當然
非人力之可為者也是以三代相承有相因襲
者不待變者有相損益而不可常者然亦唯聖
人為能察其理之所在而因革之是以人綱人
紀得以傳之百世而無弊不然則亦將因其既
極而横潰四出要以趨其勢之所便而其所變
之善惡則有不可知者矣若周之衰文極而弊
此當變之時也而聖王不作莫有能變周用夏

[illegible] 二八

救僿以忠如孔子董生太史之言者是以文日
益勝[illegible]日益繁使常人之情有所不能堪者於
是始違則作偽以趨之至於久而不堪之甚則
遂厭倦簡忽而有横潰四出之患若秦之掃除
二帝三王之迹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以至于
今遂有如蘇子所謂冠昏喪祭不為之禮墓祭
而不廟室祭而無所者[illegible]此也而蘇子亦謂
生民以來天下未嘗[illegible]不趨於文即是又謂
禮俗之[illegible]人之所[illegible]為而聖人之[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於[illegible]日[illegible]趨於文矣[illegible]

又安[illegible]秦之苟簡與今之無禮如蘇子之所稱
而秦之苟簡與[illegible]之無禮又[illegible]為治者眞有堯
舜從忠之意[illegible]不又以從唐虞夏商之質
如彼之所譏者耶其[illegible]反覆自相矛盾此又不
察時變[illegible]物[illegible]者也然則有聖賢出而
欲為今日之禮者宜奈何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
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吾夫子之言萬世不易之通法
也今以繼周而言則[illegible]救之以忠更以適時
而[illegible]亦恐其未能遽及夫文[illegible]亦曰躬行以率
之講[illegible]以明之[illegible]其實而粗品節之使其文雖

[illegible]卷之十二 一九

未備而不至於鄙野大綱略舉而不至於難行
則亦庶乎其有移風易俗之漸矣
蘇子論戰國之勢以為當是之時雖有湯文之
君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有所不行必
得至誠[illegible]君子自脩而不爭如商周之先王庶
幾可以服之其為秦計則曰因秦之地用秦之
民按兵[illegible]德以要天下之民彼將襁負其
[illegible]而至與[illegible]此其言皆善矣其視史遷六
國年表之云不啻美玉之視碱砆也然其為六
國計[illegible]以齊魏之不受兵為驗則是不知文矣

之時秦方以戎翟見擯於中國固未能窺兵於
山東君王后之時秦方用遠交近攻之術日以
三晉荊楚為事故為二國者得以少安而無患
若孝公商鞅之後始皇李斯之時則如楚用子
蘭齊用后勝召之會則會朝之朝則朝今日割
五城明日獻十邑其事秦豈不甚謹而不爭哉
而卒以危亡之不暇蘇子之策亦不足以支矣
然則宜奈何曰其亦彊於自治厚於養民博求
聖賢之佐以自輔使德之脩於己者秦一己百
秦十己千固守四方交鄰以道使其勢出可以

〈…集卷二十二〉〈八十〉

征而入可以守汲汲乎以一世生民塗炭陷溺
為己任而不專以求利於吾國為心焉則亦庶
乎其可也若姑以自脩者藉口而實專主於不
爭以事秦則所謂自脩者吾恐區區之杯水不
足以救焦邑滅都之火而所謂不爭者乃所以
稔子蘭后勝之禍也彼孟子所以告齊梁之君
者其本末次第之詳為如何而其終也又未嘗
不以無敵於天下為效豈若蘇子苟簡備數之
言而已哉

始皇紀論封建之不可復其說雖詳而大要在

謂無故國之可因而已嘗試考之商周之初天
賚所富已皆善人而其土地廣狹隨時合度無
尾大外彊之患王者世世脩德以臨之又皆長
久安寧而無倉卒傾搖之變是以諸侯之封皆
得傳世長久而不可動非以有故國之助而然
也秦至無道決無久存之理正使采公卿之議
用淳于越之說並建子弟以自藩屏不過為陳
吳劉項魚肉之資雖有故國之助亦豈能以自
安也哉至若漢晉之事則或以地廣兵彊而逆
節萌起或以主昏政亂而骨肉相殘又非以無

〈…集卷二十二〉〈八十一〉

故國之助而亡也蘇子之考之也其已不詳矣
至於又謂後世之封建者舉無根之人寄之吏
民之上君民不親一有變故則將漂卷而去亦
與秦之郡縣何異若使秦能寬刑薄賦與民休
息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夫以君
民不親而有漂卷之患為不異於郡縣是固以
封建為賢於郡縣但後世之封建不能如古之
封建故其利害無以異於郡縣耳而又必曰以
郡縣善而治之猶可以比隆於三代至於封建
則固以為不可豈封建則不可以善治而必為

郡縣乃可以善治耶若以無根為慮則吾又有以折之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君臣之義根於情性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故謂之君則必知撫其民謂之民則必知戴其君如夫婦之相合朋友之相求既已聯而比之則其位置名號自足以相感而相持不慮其不親也如太公之於齊伯禽之於魯豈其有根而康叔之於衛又合其再世之深仇而君之然皆傳世數十衛乃後周數十年而始亡豈必有根而後能久耶至於項羽初起即戰河北其為魯公未必嘗得一

日臨治其民也而其亡也魯人且猶為之城守不下至聞其死然後乃降以至彭越之於梁張耳之於趙其為君也亦暫耳而欒布貫高之徒爭為之死以至漢魏之後則已為郡縣久矣而牧守有難為之掾屬者猶以其死捍之是豈有根而然哉君臣之義固如此也若秦之時六國疆大誠不可以為治既幸有以一之矣則宜繼續其宗祀而分裂其土壤以封子弟功臣使之維持參錯於其間以義言之既得存亡繼絕之美以勢言之就使有如蘇子之所病則夫故國

之助根本之固者又可於此一舉而兩得之亦何為而不可哉但秦至無道封建固不能待其久而相安而為郡縣亦不旋踵而敗亡蓋其利害得失之算初不繫乎此耳蘇子乃以其淺狹之心狃習之見率然而立論固未嘗察乎天理民彝本有之常性而於古今之變利害之實又所共知而易見者亦復乖戾如此是則不惟其窮理之學未造本原抑其莫年精力亦有所不逮而然也或曰然則為今之計必封建而後可以為治耶而度其勢亦可必行而無弊耶曰不

必封建而後可為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而達君臣之義於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其土地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為遺其子孫之計而凡為宗廟社稷之奉什伍閭井之規法制數度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至如今日之朝成而莫毀也若猶病其或自恣而廢法或疆大而難制則雖建於郡縣之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敬上而恤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以行慶讓之典則曷為而

有弊耶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第七十三

雜著

讀余隱之尊孟辨 隱之名允文建安人

温公疑孟上

疑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歟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為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為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污君乎為委吏為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阨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遯世無悶非不恭也苟毋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辨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原孟子之言亦是瑕疵夷惠也而清和之弊必至於此蓋以一於清其流必至

於隘一於和其流必至於不恭其弊如是君子豈由之乎苟得其中雖聖人亦由之矣觀吾孔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或謂伯夷制行以清下惠制行以和救時之弊不得不然亦非知夷惠者苟有心於制行則清也和也豈得至於聖哉夷之清惠之和蓋出於天性之自然特立獨行而不變遂臻其極致此其所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也孟子固嘗以

百世之師許之矣慮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偏於是立言深抹清和之弊大有功於名教疑之者誤矣

觀吾夫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五十八字愚欲刪去而補之曰然此不待別求左驗而是非乃明也姑卽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論之固已曉然矣如溫公之說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

長歟然則時乎清而非一於清矣是以清而不隘時乎和而非一於和矣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者如四時之運溫涼和燠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於寒涼柳下惠之和則一於溫燠而不能相通也以是言之則是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也又曰苟有心於制行至章末愚欲刪去而易之曰使夷惠有心於制行則方且勉強修爲之不暇尚何以爲聖人之清和也歟彼其清且和

也蓋得於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爲聖人而有同於孔子也又恐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一偏於是立言以抹其末流之弊而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其抑揚開示至深切矣亦何疑之有

疑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吾旣知其不義

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
之居於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纑而
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種者誰歟
以所食之鵝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
不食以妻則食之耶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
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
亦狷者有所不為也孟子過之何其甚耶
辨曰陳仲子弗居不義之室弗食不義之祿
夫孰得而非之居於於陵以辟兄之過與妻
同處而離其母人則不為也而謂仲子避兄

辭母豈所願耶殊不曉其說仲子之兄非不
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烏
得謂之豈所願耶仲子齊之世家萬鍾之祿
世之有矣不知何為諫其兄以其祿與室為
不義而弗食弗居也謂仲子為狷者有所不
為避兄離母可謂狷乎孟子所賤之者以離
母則不孝避兄則不恭也使仲子之道行則
天下之人不知義之所在謂兄可避母可離
其害教也大矣孟子之言履霜之戒也歟
溫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
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
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為者也愚謂口非之
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為一身
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
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復謹
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
子之本意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
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
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為法
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疑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
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
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
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
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
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
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
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孟子謂蚳鼃
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己
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孟子居齊齊

王師之天師者尊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謂
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爲貧而仕耶則後
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於齊非抱關擊柝
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爲百
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
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
辨曰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
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
寡人得見乎探王之意未嘗知以尊德樂道
爲事方且恃萬乘之尊不肯先賢者之亟故

辭以疾欲使孟子亟身先之也孟子知其意
亦辭以疾者非驕之也身可亟道其可亟乎
其與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異矣又孟子曰天
下有達尊三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
長民莫如德夫尊有德敬者老乃自古人君
通行之道也人君所貴者爵爾豈可慢夫齒
與德哉若夫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
此乃大臣輔導幼主非可與達尊竝案而論也
又孟子謂蚳鼃爲士師職所當諫諫之不行
則當去爲臣之道當如是也爲王之師則異

矣記曰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而師處其
一尊師之禮詔於天子無北面非所謂有官
守有言責者也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
哉孟子以道自任一言一行未嘗少失於道
意謂人君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爲
而謂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
過矣
温公云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
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
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

不往而它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
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
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
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
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
云彼有爵我有齒德可慢彼哉愚謂孟子
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
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貴也貴
貴義也而何不可之有以王召我則非尊
賢之禮矣如是而往於義何所當哉若其

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詳矣恐溫公亦未深考耳孟子達尊之義愚謂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値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値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耆老而孫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唯可與權者

知之矣官守言責一職之守耳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爲師則異於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祿耶觀孟子卒致爲臣而歸齊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亦可見其出處大槩矣

疑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於孟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慊而未盡者安

疑曰告子云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於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於善不善謂中人也瞽瞍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所日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

辨曰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蓋言人之性皆善也繫

辨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則孔子嘗有性善之言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人之性禀於天曷嘗有不善哉荀子曰性惡揚子曰善惡混韓子曰性有三品皆未知性者也犧生稱胎龍得蛇服豈常也哉性一也人與鳥獸草木所受之初皆均而人爲最靈爾由氣習之異故有善惡之分上古聖人固有稟天地剛健純粹之性生而神靈者後世之人或善或惡或聖或狂各隨氣習而成其所由

來也遠矣堯舜之聖性也朱均之惡豈性也哉夫子不云乎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氣習漸染之久而欲移下愚而爲上智未見其遽能也詎可以此便謂人之性有不善乎

溫公疑孟下

疑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矣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辨勝人矣

辨曰孟子白羽之白與白雪白玉之同異者蓋以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告子徒知生之謂性言人之爲人有生而善生而惡者殊不知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所習不惟流浪生死而其所稟受亦從以異故有犬牛人性之不同而其本性未始不善也猶之水也其本未嘗不清所以濁者土汨之耳澄其土則水復清矣謂水之性自有清濁可乎孟子非以辨勝人也懼人不知性而賊仁害義戕其天

理不得已而爲之辨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
貴以言萬物之性均惟人爲貴耳性之學不
明人豈知自貴哉此孟子所以不憚諄諄也
此二章意未甚暢恐隱之之辨亦有未明
處
辨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偪
也爲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
於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以其
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
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

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
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
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況過不及紂而貴不
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
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萬
世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愧齊王也
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以謝愆怨
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
矩而踰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
適足以爲簒亂之資也其可乎

辨曰道之在天下有正有變堯舜之讓湯武
之伐皆變也或謂堯舜不慈湯武不義是皆
聖人之不幸而處其變也禪讓之事堯舜行
之則盡善之噲行之則不善矣征伐之事湯
武行之則盡美魏晉行之則不美矣伊尹之
放太甲霍光之易昌邑皆得已哉爲人臣者
非不知正之爲美或曰從正則天下危從變
則天下安然則孰可苟以安天下爲大則必
曰從變可唯此最難處非通儒莫能知也尹
光異姓之卿擅自廢立後世猶不得而非之

況貴戚之卿乎紂爲無道貴戚如微子箕子
比干不忍坐視商之亡而覆宗絕祀反覆諫
之不聽易其君之位孰有非之者或去或奴
或諫而死孔子稱之曰商有三仁焉以仁許
之者疑於大義猶有所闕也三仁同仁矣其
如商祚之絕何季札辭國[illegible]孔子曰其
來聘貶而書名所以示法春秋明大義書法
甚嚴可以監矣君有大過貴戚之卿反覆諫
而不聽則易其位此乃爲宗廟社稷計有所
不得已也若進退廢立出於群小閹寺而當

國大臣不與焉用彼卿哉曰故公子光使專
諸弑其君僚春秋書吳以弑不稱其人而稱
其国者歸罪於大臣也其為世之慮深矣此
孟子之言亦得夫春秋之旨意歟
隱之云三仁於大義有所明此恐未然蓋三
仁之事不期於同自靖以獻于先王而已
以三仁之心行孟子之言孰曰不可然以
其不期同也故不可以一方論之況聖人
之言仁義未嘗備舉言仁則義在其中矣
今徒見其目之以仁而不及義遂以為三

子猶有偏焉恐失之蔽也此帝大意已正
只此數句未安
疑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為禮貌與飲食也
昔伊尹去湯就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接淅
皇皇周遊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擾召亦欲往
彼豈為禮貌與飲食哉急於行道也今孟子之
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
則去之是為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
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
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

公而仕也必如是是不求於當先王之道以徒
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朱曰孔子之於衛孝公接之以禮則仕又不
見悅於其君則去豈可謂不為禮貌而仕歟
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
行豈可謂不為飲食而仕歟進以禮退以義
得之不得曰有命孰謂孔子接淅而去豈不為
禮貌與飲食哉孟子言迎之有禮則就禮貌
衰則去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周之亦可受者
則是言也亦豈或戾於吾孔子之所行哉曰

不為飲食則當恭夷齊可也又何仕為聖賢
固不畀為飲食其所以為飲食云者為禮貌
乎而謂古之君子能辟穀者耶不顧廉恥而
為餐者耶謂孟子之言而不量其輕重之可
否何說而不可疑
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
行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
衰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
則道君子之下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
能行孟子之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哉

之困窮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飢餓不能出門户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貧之貧賤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受）以是而觀則溫公可以無疑於孟子矣而隱之所辨引孔子事為蹊恐未然也

疑曰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為而已夫仁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於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辨曰仁之為道有生者皆具有性者同得顧所行如何耳堯舜之於仁生而知之率性而行也湯武之於仁學而知之體仁而行也五伯之於仁困而知之遂謂非仁則不足以治

國家服諸侯於是假而行之其實非仁也而謂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卑遠近多寡之間耳何所見之異也孟子之言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伯假之假之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正合中庸所謂或安而行或利而行或勉強而行及其成功一也孟子之意以勉其君為仁耳惜乎五伯假之而不能久也

隱之以五伯為困知勉行者愚謂此七十子之事非五伯所及也假之之情與勉行固異而彼於仁義亦君竊其號云爾豈真知之者哉溫公云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於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愚謂當時諸侯之於仁義文實俱喪惟五伯能具其文耳亦彼善於此之謂也又有大國資強輔因竊仁義之號以令諸侯則孰敢不從之也哉使其有王者作而以仁義之實施焉則爝火之光其息久矣孟子謂久假不歸烏知其非有止謂當時之人不能

之中瞽瞍與象猶欲殺之使舜塗廩而縱火舜以兩笠自扞而下又使舜穿井而實以土舜爲匿空出他人井劉曰頑囂之人不入德義則有之矣其好利而畏害則與衆不殊也或者舜未爲堯知而瞽瞍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嶽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瞍豈不欲利其子而爲天子而尚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殺之瞽瞍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爲也此特閭父里嫗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後世又承以爲實豈不過甚矣哉以史刻又一篇辨舜與象無遯之之事辨在後篇

諸中

辨曰萬章問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繼曰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歟孟子答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又問曰然則舜僞喜者歟答曰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

信而喜之奚僞焉且夫舜未爲堯知皆暇與
象殺之可也堯既知之象焉得而殺之溫公
云閭父里嫗之言固然矣萬章既以爲誠有
是事如謂其必無而不荅則兄弟之道孰與
明之乎孟子荅之云云者以見聖人之心不
藏怒不宿怨唯知有兄弟之愛而已使天下
後世明兄弟之道者孟子之功大矣讀孟子
者不求其明教之意而謂其信之過是亦不
思之甚也

則兄弟之道孰與明之乎以下至終篇愚

欲易之曰然因其所問而告之亦可以見
仁人之於兄弟之心矣蓋仁人之於兄弟
不藏怒不宿怨唯知有兄弟之愛而已今
不求孟子之意而以信之太過疑之是以
筋骨形容之不善而弃天下焉也

李公常語上 大此

常語曰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
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
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如何曰孔子死不得其傳
矣彼孟子者名學孔子而實背之者也焉得傳

敢問何謂也曰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
道人皆可以爲君也天下無王霸言僞而辨者
不殺諸子得以行其意孫吳之智蘇張之詐孟
子之仁義其原不同其所以亂天下一也

辨曰大道之傳至吾夫子然後大成夫子沒
百餘歲楊朱墨翟各持所見以惑後學朱之
爲我則偏於爲義翟之兼愛則偏於爲仁聖
人之道自是而晦孟軻氏出以仁義之言解
其蔽斯道復明不幸六藝之文厄於秦火由
漢以來佛老並行聖道不絕如綫韓愈氏斷

然號於世曰軻之死不得傳夫道不可須臾
離而其在於人心者固常自若豈其不傳哉
蓋以道之大要不在乎仁義自孟子沒未有
唱爲仁義之說者此道所以爲不傳也謂孟
子名學孔子而實背之妄矣又謂孫吳之智
蘇張之詐與孟子之仁義一於亂天下且仁
義之與智詐不啻水炭之異非可並而論遂
併以仁義爲亂天下所見之謬如是烏知帝
王所傳之道哉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

知所傳者何事則未必言也夫孟子之所
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
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
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
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
哉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
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
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
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
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

其全且盡則爲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亘萬
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
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
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
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
作春秋以尊周孟子勸諸侯以行王道
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
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
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蘇張孫
吳班焉蓋不足以窺孟子之藩籬而妄議

之也推此觀之則其所敝亦不難辨矣
常語曰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爲
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
子勸諸侯爲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順耳
矣孟子當周顯王時其後尚且百年而秦幷之
嗚呼孟子忍人也其視周室如無有也
辨曰孟子說列國之君使之行王政者欲其
去暴虐行仁義而救民於水火耳行仁義而
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此
彼五霸者假仁義而行陽尊周室而陰欲以

兵強天下孟子不忍斯民死於鬬戰遂以王
者仁義之道詔之使當時之君不行仁義而
得天下孟子亦惡之矣豈復勸諸侯爲天子
哉大抵人之罪必文致其事巧爲鍛鍊無
所不至謂孟子爲忍人入罪也多矣其知有
天誅用責之事乎
李氏罪孟子勸諸侯爲天子正爲不知時
措之宜隱之之辨已得之但必發明時措
之意又所云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
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如此語亦未盡善

若云行仁義而天下歸之乃理勢之必然
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又辨云大抵入人
之罪以下疑可刪去
常語曰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
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
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而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也功烈如
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嗚呼是猶見
人之鬭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殺之貨可得也雖
然他人之鬭者耳桓公管仲之於周救父祖也

而孟子非之奈何
辨曰孔子謂管仲如其仁言仲之似仁而非
仁也又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言仲有攘
卻夷狄之功也至謂其小器奢僭不知禮言
仲之不能圖大致遠也夫奢僭不知禮之人
豈得爲仁乎其所以九合諸侯者假仁而行
以濟其不仁耳此曾西之所不爲也昔成湯
以七十里爲小國之諸侯伊尹相之以王於
天下齊以千里之國而相管仲管仲得君之
專行國政之久功烈如彼其卑童子且羞稱

之況大賢乎有好功利者必喜管仲仁者不
爲也管仲急於圖霸藉周室以爲之資耳謂
桓公管仲之於周如救父祖吾弗信之矣
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
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
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
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
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
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
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

而休耶曾西之恥而不爲蓋亦有說矣李
氏又有救鬭之說愚以爲桓公管仲救父
祖之鬭而私其財以爲子舍之藏者也故
周雖小振而齊亦寖強矣夫豈誠心惻怛
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耳隱之
以爲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於天下恐不
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
事未可爲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
當年事勢且言已志非爲管仲發也
常語曰或曰然則湯武不爲歟曰湯武不得已

也契相土之時詎知其有桀哉后稷公劉大公
之時詎知其有紂哉夫所以世世種德以善其
身以及其國家而已湯武之生不幸而遭桀紂
放之殺之而莅天下豈湯武之願哉仰畏天俯
畏人欲遂其爲臣而不可得也由孟子之言則
是湯武修仁行義以取桀紂爾嗚呼吾乃不知
仁義之爲篡器也又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
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孔子謂
武爲美矣未盡善也彼順天應人猶譊譊如此
而孟子固求之其心安乎哉

然二仁義皆人心之所同好不仁不義者人
心之所同惡豈惟人心好惡爲然天心亦如
之湯武爲順天應人之舉放桀伐紂豈得已
哉孟子閔戰國之際人之道不立矣口成言
無非仁義而謂孟子以仁義爲篡器斯言一
發天下以談仁義爲諱則人將遺君親後其
君爲禽獸夷狄之歸矣言其可不愼乎湯有
慙德仲虺之誥言之詳孔子雖以武爲未盡
善而終憲章之故彖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
乎天而應乎人其論仁政德教必以三代爲

稱首曷嘗謂湯武不可爲歟惜乎戰國之君
以孟子爲迂闊不能求爲湯武三代之治不
可復見此僻儒得以妄生譏議也
隱之此辨甚精但所云矣口而言無非仁
義兩句說事意不盡不若云敎諸侯行仁
義以救百姓倒懸之急因言其效以爲苟
能行此則天下必將歸之至於仁孚義達
而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則
雖三代之治何以加此
常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

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
之小心書序伊尹旣醜有夏復歸于亳孟子亦
曰五就湯五就桀伊尹也夫周顯王未聞有惡
行特微弱爾非紂也而齊梁不事之非桀也而
孟子不就之嗚呼孟子之欲爲佐命何其躁也
辨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者文王亦
俟上天之休命爾使其曆數在躬天命之人
歸之文王雖欲盡臣節予知其不能焉此武
王所以謂文王誕膺天命九年而大勳未集
也伊尹樂堯舜之道而耕莘湯三聘之乃遂

然而改意其五就云者是必湯得伊尹而貢之使之事桀聘問往來至於五就也且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則知王者之賞罰不行乎天下而自列於侯邦也周之衰微久矣仲尼生靈王之時猶不去魯而事周至于顯王則又微弱矣孟子安得去齊而事周乎今有人焉父不能[illegible]其家諸子各營別業不事其父有以孝悌之道訓之使其子知有孝悌雖不能[illegible]其父則亦不敢悖逆矣苟不知出此乃[illegible]曰汝[illegible]父之尊曷不

[illegible]妾子使事已[illegible]善恐諸子悖逆之心曰是而生於是蓄[illegible]公與萇弘欲令諸侯以城成周[illegible]挾天子以令天下也孟子肯為是[illegible]日有易武為之君孟子[illegible]與仁義之化則天下[illegible]則商周之盛[illegible]四三二可四矣何其[illegible]邪夫何孟子不得[illegible]將不與諸行事徒託之空言猶足扶[illegible]著與詩書相為表裏尚謂其[illegible]

李氏論周[illegible]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弱爾而孟子不使齊梁事之以是咎孟子爲謗周以失道寖微寖滅孔子作春秋雖云尊周然取天子以達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亦屢書矣至於顯王之時天下不知有周[illegible]盡人心離而天命改久矣是時有王者作亦不待滅周而後天下定于一也聖人心與天同而無所適莫[illegible]其舉舉於已廢之衰周而使斯人坐蒙其禍無已哉皐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知此則知天矣聖

人之心豈異是耶隱之只以衰微二字斷周之不可事正在李氏誠罔中而所謂以兵不[illegible]之則子必能事其父乃謂使諸侯事周也孟子本無此意

常語曰大哉孔子之作春秋也提周室於千仞之壑使天下昭然如無二王削吳楚之葬辟其僭號也諱貿戎之戰言莫敢敵也微孔子則春秋不作微春秋則京師不尊爲人臣子不當如是哉嗚呼孟子其亦聞之也哉首止之會葵會王世子尊之也其盟復舉諸侯尊王世子而不

敢與盟也洮之盟王人微者也序乎諸侯之上
貴王命也美哉齊桓其深知君臣之禮如此夫
使孟子誅之則桓公儼然在天子之位矣出子
王人爲亡虜之不暇孰與諸侯相先後哉
辨曰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王不能自立以
至下堂而見諸侯當是時徒擁其虛位爾孔
子歷聘七十二君未嘗說之使尊周室及夫
公山氏之召乃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
乎此聖人之知幾也嗚呼知幾其神矣乎苟
惟說諸侯使之尊周諸侯不得自肆而彊者

以生變則是速其滅周也先見之幾豈陋儒
所能知哉或曰齊晉尊周休欺冒盈意在霸
業不得不尊周也孟子距孔子之時又百有
餘歲則周之微弱可知矣若管仲之功可爲
孔子爲之矣孔子不爲孟子安得爲之乎孔
子作春秋寓一王之法正天下之名必使亂
臣賊子知所懼孟子以王者仁義之道說諸
侯使之知有君臣父子而杜僭竊篡弑之禍
得夫春秋之旨但學者有所未究爾又孟
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未

嘗不欲當時之君尚德而不尚力豈復使之
侯儼然在天子之位哉齊桓之於管仲學焉
而後臣之任以政之專固無愧於湯武惜乎桓
公無王者量若仲無王佐才徒相與誕託周
室以號天下而成霸者之業爾爲君而內亂
醜惡爲臣而亡禮僭踰何足道哉首止之會
尊王世子寧舉諸侯而不敢與盟洮之盟序
王人於諸侯之上以尊王命君臣之禮固盡
矣其志在於圖霸不得不爾蓋亦有道其是
之謂乎

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飢食
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
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以
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爲美桓公也孔
孟易地則皆然李氏未之思也隱之以孟
子之故必謂孔子不尊周又似詆公以孔
子之故必謂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時措
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常語曰或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吾子
何爲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

木瓜衛風也非仲尼删乎正而不譎魯詩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從雖不道無歎也嗚呼霸者豈易與哉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恧焉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蓋聖人之意也

辨曰周襄王者之賞罰不行乎天下諸侯擅相侵伐疆凌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吾夫子憂之乃因魯史而脩春秋以代王者之賞罰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於既死發潜德之幽光是

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觀夫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會者無國無之惟齊之會以尊王室爲辭夫子纂書之攘戎狄而封衛人思之作木瓜之詩夫子取之伐楚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復夫子有正而不譎之言夫子亟言之者以是時無能尊王室故進之爾然以權詐有餘而仁義不足功止於霸此夫子之徒所以無道之也擬人必於其倫詩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恧過矣

春秋序桓績蓋所謂彼善於此論語論桓文之事猶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使當時無公西華之問則今之說者必有優劣之分矣詩録木瓜即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爲盡可法哉李氏詆孟子而甚畏齊桓尊管仲至以文王太公比之反易顛倒如此良由不識聖賢所傳本心之體故不知王道之大而易怵於功利之淺爾

李公常語下

常語曰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紂一人惡耶衆人惡耶衆皆善而紂獨惡則去紂久矣不待周也夫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同之者可遍數耶紂存則適逃若易歸乎其欲拒周者人可數耶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故荀卿曰殺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則商人之不拒周審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又曰甚哉世人之好異也孔子非吾師乎衆言讙譁千徑百道幸存孔子吾得以求其是

虞夏商周之書出於孔子其誰不知孟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故今人之取孟子以斷六經矣嗚呼信孟子而不信經是猶信他人而疑父母也

辨曰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注易與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誤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豈示訓之意哉經注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為畔經是亦惑矣謂虞夏商周之書出于孔子人宜取信詩非孔子之刪乎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則是周無遺民也請以此說為證

常語曰或曰然則舜避堯之子於河南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何如曰堯不聽舜讓舜受終于文祖舜不聽禹讓禹受命于神宗或二十有八載或十有七年曆數在躬既決定矣天下之心既固結矣又何避乎禹舜未嘗避也由孟子之言則古之聖人作偽者也歟著也王莽執孺子手流涕歔欷何足哂哉

辨曰舜受堯之禪禹受舜之禪雖經歷年久然舜格于文祖乃在于堯喪之後書曰月正元日者言是月始即正云爾則禹之即正從可知也舜禹服喪畢退而避之歸其位於子理所宜然孟子之言蓋非臆說亦必有所據舜禹大聖人也豈固欲為王子哉天與之人與之有不可得而辭避者以此為偽則舜讓于德弗嗣禹拜稽首固辭皆以其作偽可乎

此二段辨已得之無可議者矣

常語曰或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何如曰皆孟子之過也大雅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九命然後錫以玉瓚秬鬯

嚳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周自王季中分天下而治之矣奚百里而已哉商頌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契之時已受大國相土承之入爲王官伯出長諸侯威武烈烈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商自相土威行乎海外矣奚止七十里而已哉嗚呼孟子之敎人已不知量也哉

辨曰孟子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言亳豐皆小國也雖王季相土嘗爲伯以長諸侯而其受封之初乃七十里百里爾固未嘗闢土地并吞諸侯之過也而孟明大雅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九命然後受此賜王季爲西伯中分天下而治矣奚止於百里商頌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契之時已受大國相土承之入爲王官伯以長諸侯威行乎海外矣奚止七十里遂以是爲孟子之過敎人以不知量余所未喻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詩詠忍未然就使如其言則湯文之辨也殆得之矣

常語曰或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有諸曰書云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又曰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瞽象未嘗欲殺舜也故象欲殺舜刃之可也何其完廩浚井之迂其亦有所虐矣象猶能虐則謂二嫂者帝女也奪而妻之可乎堯有百官牛羊倉廩以備事舜於畎畝之中而不能衛其女乎雖按見奪又無吏士無刑以治之乎舜以父母之不愛號泣於旻天父母欲殺之幸而得脫而逃鼓琴何其樂也是皆委巷之説而孟子之聽不聰也 此一段辨[illegible]公史[illegible]

常語曰舜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則孟子之譏武成宜矣哉曰以天下征一國以天子征諸侯如孟賁搏童子遲速在我脩文德以待其來可也大雅曰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

安安文王以諸侯伐諸侯固有訊有馘武王以諸侯伐天子奚不用戰哉牧野詩云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是也此一段與辨太伯者書立言辨誣簡賢有識見利鈍處宜與之辨明如前賢云譬象欲教舜刀之可也何其完羣後排之徒此可為訓耶又謂武王以諸侯伐天子奚不用戰其言之不祥如是何足辨之哉

常語曰或曰孟子之言諸侯奚不聽也汙闕者予曰汙闕有之矣亦足憚也孟子謂諸侯能以取天下矣位卿大夫豈不能取一國哉為其君不亦難乎然滕文公嘗行孟子之道矣故許行陳相目之曰仁政曰聖人其後寂寂不聞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固無驗也

辨曰滕文公常行孟子之道矣既而許子為神農之言告文公文公與之處孟子蓋嘗闢之以從許子之道是相率而為偽惡能治國家則知文公行孟子之道不克終矣當是時許行稱之曰仁政曰聖人亦不可謂行孟子之言無驗其後不聞滕侯之得天下夫天下大物也豈可必得哉然滕侯亦未嘗禮孟子使為輔相而授以國政此不足為孟子疵

辨已得之

常語曰孔子與賓牟賈言大武曰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猶不貪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商之録未盡也殆其有賢臣也文王貪商如此其甚則事君之小心安在哉豈孔子之妄言哉孔子不妄孟子之誣文王也

辨曰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蓋言文王之仁望治道而未之見爾趙岐釋之曰殷録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此岐之失也讀孟子而識其意正岐之失可也而乃用岐之說攻孟子謂孟子誣文王之貪商豈理也哉欲加人以罪搜引他事以實之其不仁甚矣

望道而未之見而與如古人多通用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為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極而望

之猶如未之見其純亦不已如是愚意謂
然不審隱之以爲如何
常語曰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矣諸侯皆
欲自雄苟説之以臣事周孰能善也故揭仁義
之竿而湯武爲之餌箠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
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爲正者妾婦
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售之
物也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
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周室其爲
桀紂乎盛之有衰若循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
昏亂尚頼臣子扶救之爾天下之地方百里者
有幾家家可以行仁義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
尺之孤可託者誰乎孟子自以爲好仁吾知其
不仁甚矣
辨曰湯居亳小國也伊尹相湯使之伐夏救
民桀雖無道天子也君也湯有道諸侯也臣
也伊尹胡不説湯率諸侯而朝夏乎行李往
來至於五就觀時察變蓋已熟矣不得已爲
伐夏之舉致湯於王道固非盛德之事後世
莫有非之者以能躬行仁義順天應人故也
自非伊尹之聖安能任其責哉文王在豐亦
小國也文王之於紂與湯之於桀事體均也
其所以異者特焉而已觀其得太公而師事
之伐崇遏莒戡黎雖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亦以曆數未歸得以盡其臣節至武
王則赫然有翦商之志又況商紂罪惡貫盈
又過於桀而比十亂之賢爲之輔相雖欲率
諸侯遵文考之道而事紂亦可得矣此所以
興牧野之師而建王業也孟子之於列國説
之以行仁政者不過言治歧之事而已説之
使爲湯武者不過以德行仁而已説之以行
王道者不過乎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已未
嘗説之使伐某國誅某人闢疆拓土大統天
下而爲王也若孟子者真聖人之徒歟識通
變之道達時措之宜不肯枉尺直尋奈何時
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説仁義
之道不獲見於施設以濟斯民所以不免後
世紛紛之議嗚呼説其君使爲湯武以爲不
仁乃以桓公管仲爲仁乖謬如是安得有道
之士與之正曲直哉

辨已得之位李氏所以家家可以有天下
人人可以為湯武則六尺之孤可[illegible]
乎此三句當略與之辨愚謂王道即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由周公而
上上而為君由孔子而下下而為臣固家
家可以得而行矣湯武適遭桀紂故不幸
而有征誅之事若生堯舜之時則豈將左
洞庭右彭蠡而悍然有不服之心耶其在
九官羣后之列濟濟而和可知矣如此則
人人為湯武又何不可之有

常語曰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
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
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
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
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
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
易然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以
行王道孟子說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應之
曰行其道而已乎則何以紂之失之也何憂乎
善政之存何畏乎賢人之輔尺地一民皆紂之

有何害諸侯之行王道哉齊宣王問曰人皆謂
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
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行王政而居
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親無將不容纖介於
其間而學者紛紛強為之辭
辨曰不談王道樵夫猶能笑之孰謂學而為
士反不知道乎謂之王道者即仁義也君行
王道者以仁義而安天下也君行霸道者以
詐力而服天下也孟子勸其君以仁義不猶
愈於說其君尚詐力歟且天下不可以詐力

得也尚矣得民心斯得天下假仁義而行民
心且不可得況能王天下乎仁義之道萬世
之所常行天下之所共由民生之所日用也
今乃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以行王道為
非果何理耶觀其應學者之言皆增損其詞
而非議孟子君子無取焉子貢欲去告朔之
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魯自文公
廢朝享之禮祭而孔子不去其羊者欲使後
世見其羊猶能識其禮羊亡禮亦亡矣孟子
欲勿毀明堂其意亦猶是也明堂在泰山之

下周天子巡狩朝諸侯之所適在齊地非齊之建立也存之不爲僭亦可以見王政之大端如以爲諸侯不用而毁之則後世之君不惟不知王政將謂後世不可復行矣此孟子所以勸齊勿毁之也而謂孟子勸齊宣居明堂取王位抑何獨理不明而厚誣孟子歟

李氏此段之意不謂天子庶人不可並行王道但謂孟子所論文王與紂之事爲不然爾當辨之曰孟子之時有信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勢與文王不同非謂文王計欲取紂而不能也人人可行王道已辨於前但孟子時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時措之不同又不可執一而論隱之之辨似未中李氏之失也

常語曰學者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於仁義仁義達則尊君親親周室自復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王道彼說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可以王彼說之則假仁義以圖王唯恐行之之晩也尚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忘天

子吾以爲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亂患於後世爾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悖學者之迷惑聊復有言

辨曰泰伯曰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噫是果泰伯之說耶使其說行害理傷教也大矣余請易之曰無六經則不可而孟子尤不可無無天子則不可而王道尤不可無嘗試言之易詩書禮樂春秋之六經所以載帝王之道爲致治之成法固不可無也孟子則闢楊墨距詖行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然後異端以息正道以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正統不墜此孟子功以爲尤不可無也經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史曰天子建中和之極其可無之乎夫所謂王道者天子之所行六經之所載孟子之所說者是也孰謂其可無哉無王道則三綱淪九法斁人倫廢而天理滅矣世之學者稍有識見不爲此言豈好事者假設淫辭託賢者之名以行于世耶學者宜謹思之

李氏難學者謂孟子以權誘諸侯之說孟子本無此意是李氏設問之過當略明辨之天下可無孟子不可無六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天子愚之之辨已得之愚又謂有孟子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而後天子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子則楊墨之仁義所以流也有天子而無王道則桀紂之殘賊所以禍也故嘗譬之六經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運舟之人天子猶長民之吏而王道猶吏師之法今曰六經可以無孟子天子可以無王道則是舟無人吏無法將焉用之矣李氏自以爲悼學者之迷惑而爲是言皆不知已之迷惑也亦甚哉

鄭公藝圃折衷　叔友

折衷曰孟軻非賢人仲尼之徒無道威文之事者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三宿出晝於子心猶以爲速沈同問燕可伐歟吾應之曰可此孟子之罪也

辨曰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彊以相侵奪當時處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

論先儒謂宗子有君道試撫其說古者諸侯
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立嫡子爲大宗族人
宗之[illegible]人焉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則立爲
大宗[illegible]世不遷也不去入宗者必爲驕侈荒
耽酒色橫逆殘暴子弟不能堪諫諍之不聽
益又甚[illegible]天欲[illegible]其[illegible]將使之率子弟事
之助其爲[illegible]敗將使[illegible]躬行孝弟收合其親
屬敗至於[illegible]族歸己而易其大宗於義苟可
爲亦不得[illegible]此伊尹之相湯呂望之相武而
其用心正有類此自平王以東周德不競爲
天子者雖無驕侈殘暴之事然不能振皇綱
但擁虛[illegible]而已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未嘗一
言說其[illegible]諸侯而尊周以力假仁爲霸者
幸[illegible]爲也而所以作春秋者爲天下
之[illegible]何以降黍離於國風乎其所
以[illegible]亦其自取也孔子豈有心哉
有[illegible]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乎疑詞
其[illegible]也明矣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
[illegible]有用我不爲東周則[illegible]以
[illegible]必[illegible]嘗有[illegible]繼[illegible]

[illegible]學
[illegible]子則學[illegible]
[illegible]斷說又況當時之[illegible]
[illegible]復知有君父矣其從仁義
[illegible]民死於戰鬪死於賦斂
[illegible]幾孟子說梁惠齊宣梁襄
[illegible]行仁義其心在於救民爾
[illegible]禮兵用征伐而取天下也
[illegible]之道有無周之心妄矣又
[illegible]義[illegible]賊心不猶愈於不知
[illegible]我[illegible]乎墨氏兼愛不知有父乃欲從
先儒[illegible]謂後之學者必此之言夫
此與[illegible]氏常[illegible]所以謗孟子者大指略同
前之辨詳[illegible]辨云父子[illegible]親君臣主義不
可一槩論[illegible]當但[illegible]宗子[illegible]云必爲驕侈
以下數句不類[illegible]當微[illegible]之乃爲
盡善鄭引孔子言吾其爲東周乎爲學當
作去聲讀先儒有作平聲讀者隱之之說
是也但[illegible]欲說弗擾以王道則非孔子之
心也降黍離作春秋不知果有繼周之意

否此一節更望見教也鄭以孔孟並稱為不倫而欲以墨配孔則益非其倫也大抵未知孟子所傳者何事故其論詭僻顛倒如此也

折衷曰吉人惟知為善而已未嘗望其報也為善而望其報是今世委巷溺浮圖者之爽心也孟子勸滕文公曰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是心何心哉武王伐紂而利之非太王王季文王之本心也孔子謂泰伯三以天下讓亦曰周之有天下泰伯不襲封也其遜國也秖其所

以為天下也歟夫泰伯雖知季歷之賢可以繼緒係邦而吾不若也如使泰伯包藏禍商之心也夫何至德之足云

辨曰善者福之淫者禍之天之道也吉人為善固不望報而天必報之以福可以天道難信而不足信歟孟子勸滕文公為善謂後世子孫必有王者非但告之以周家之事是亦以天道告之也使周不積德行仁則子孫未必蕃衍雖欲伐紂而利之不可得矣況能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乎公治獄多陰德猶能逆知其子孫必有興者當戰國之際人倫棄而天理滅不知為善之利今以孟子之言為非則將何以勸其君耶乃謂周之天下由泰伯之不襲封也使人人遜國如泰伯無季歷之賢以繼之則覆宗絕祀矣季札之事可不監諸

孟子言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乃為太王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

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

折衷曰孟子謂沈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大夫爵祿制於諸侯其誠古之道也孟軻既教齊梁滕之君使自為湯武則是諸侯未嘗受命於天子也況同不敢以爵祿私人齊制之也子噲不敢以燕私人將復誰制之哉何孟軻獨能約燕以王制而不能約齊梁滕於古道也

辨曰孟子告沈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者是約燕於王制也其意曷嘗不存周哉勸齊梁滕之爲湯武者正欲其行仁義而知有王制云爾豈可謂夏商在上而湯武不得行仁義歟湯武行仁義無一言及之唯罪湯武之征伐揜善揚惡豈得爲公論亦可謂處變事而不知其權者也勸其君行仁義以爲不道者余知之矣彼非以仁義爲不美也但急於近功謂仁義爲迂闊不切時務不若進富國强兵之術也若其誠然商鞅之徒爲之孟子不爲也

諸侯受國於天子故子噲之讓爲無王天子受命於天故文王受命作周不受於紂

而無異辨謂鄭氏以仁義爲迂闊則未然第恐若商鞅之談帶過爾

折衷曰今之諸侯取於民雖不義不可謂禦人於國門之外取非其有賊義也取充其類盡義也是輕重之等也是孟軻原情以處罪也至未能什一去關市之征復與攘雞同科何任情出入而前後自戾也如此

辨曰孟子謂今之諸侯賦斂於民不由其道而與禦人而奪之貨何異取非其有爲盜取充其類爲義之盡猶未爲盜是輕重之等是誠孟子能原情以處罪也至於戴盈之問未能什一去關市之征請輕之以待來年孟子設攘雞之喻以答之而曰如知其不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者意謂戴盈徒知其非而不能速改故以此譏之豈得謂任情出入前後自戾哉鄭氏專以偏見曲說而非誣孟子學無師承其蔽也如此卒爲名教之罪人也惜哉

辨得之矣

折衷曰析直薪者不費斧訟直理者不費詞魯論二十篇如聖君咨俞如嚴父教戒莊而親簡而當焉孟軻以游辭曲說鼓天下其答陳代告子萬章公孫丑之問皆困而遁遁而支離忿當時酬酢之際必沮氣赧顏無所不至所謂浩然者安在哉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者

徒僻好其書嗚呼斯文衰矣
辨曰析直辨者不費辞訟直理者不費辞所爲是說者正俗所謂不哭之孩勢不能抱是知常而不知變者也戰國之時處士橫議異端並起闢孟子談仁義其不駁且疑者幾希陳代告子萬章公孫丑之徒見識不及孔子門弟子遠甚酬答之際安得不諄複告之理苟明矣何患乎辭之費乃謂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僻好孟子之書爲斯文之衰識見之優劣可知矣
疑歐陽氏王氏蘇氏未得爲真知孟子者亦隨其所見之淺深志焉而樂道之爾餘隱之之辨已得之矣
折衷曰倍云迷失也安云病人也治云亂世也喜之之辭也無憂無懼之意孰云來哉孟子曰覇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愚曰王者之民驩虞如也帝者之民皥皥如也齊晉驅民於鋒鏑湯武拯民於塗炭唐虞措俗於恬愉是故商周之書若有矜喜色唐虞書二典如平若對語慶賀之容不形焉

辨曰孟子勸齊梁滕之君爲湯武乃痛詆之謂孟子實仁義納君於不道而欲易孟子之言曰王者之民驩虞如也帝者之民皥皥如也又云齊晉驅民於鋒鏑湯武拯民於塗炭抑何前後之言自相矛盾歟已不能事父兄而責人以孝弟之道者未至亦其敝也寐而狂言秪足以駁童稚及長者聞之付一笑爾
此辨甚善但已不能事父兄以下文意隱晦似未條暢愚謂學者當先識聖人相傳大體同勢然後究其所至之深淺則不出乎大方而義理精矣帝王無二道而民之感化不能無淺深使孟子之言之固當有辨但鄭謂王者之民驩虞如也則是未識王者氣象彼語堯舜亦徒好高爾非真知堯舜者也
折衷曰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爲奇奇變爲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爲正即正爲奇善之善也

辨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鄭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異末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為訓也乃謂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是啓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歟叛吾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

此段本不必辨但斯人薄三王羅孟子而尊堯舜似矣乃取孫武之書厠之易論語之列何其駮之甚歟愚前所謂鄭氏未能真知堯舜而好為太高之論以駭世若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矣

折衷曰京師坐鬻者愚遠方之人直百必索千酬之當其直則售意其知價也知價不可復愚酬之過其直則不售意其不知價也不知價則唯吾之愚必極其所索而後售孟軻挾縱橫之具飾以仁義行鬻于齊齊王酬之以客卿且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軻意齊王不知價者遂愚齊王求極所索而後售齊王徐而思軻之言曰王如用予則齊王猶反掌閉關以來無是理是必索高價者悔而不酬軻亦覺齊王之稍覺也卷而不售抱之以他徐而自思曰齊王之酬我其直矣矯然不售行將安鬻遲遲吾行三宿出晝冀齊王呼已而還直是又市井販婦行鬻魚鹽果菜之態京師坐鬻猶有體小兒方啼而怒進以飲推而不就徐其怒歇而飢也覗然望人進之矣軻之去齊留齊兒態也夫

辨曰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吾夫子大聖人也猶待價而沽況孟子乎孟子抱仁義之道較其美非止荊玉之比也急於求售而獻非其人未免刖足爾鬻若珍其貨而後市乎孟子三宿去齊乃孔子去魯之意萬一齊王省悟聽納其說舉安天下之民而其價豈止十五城之重哉乃謂孟子索直於齊如市販婦兒之態不若京師坐鬻者猶

有體其言過矣
誑孟子未有若此言之醜者雖欲自絕而於日月何傷乎有不必辨已然欲與之辨則亦有說矣孟子之稱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而孔子之自言曰無可無不可又曰我待價者也今以夫子之事觀之則斯言皆非虛語矣孟子學孔子而得其傳焉其去齊之果而出晝之遲皆天理之自然而未嘗有毫髮私心也非知其所傳者何事則何足以語是哉

折衷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韓愈欲無釋老孟子欲無楊墨甚哉未之思也天不唯慶雲瑞雲景風時雨而霜雹降焉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荑稗鉤吻生焉山林河海不唯龜龍麟鳳而鴟梟豺狼蛟蜃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作易者其知道乎

辨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是皆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過孟子欲無楊墨韓子欲無釋老豈嘗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一則爲義之偏其過至於無君一則爲仁之流其過至於無父先王大道由是榛塞孟子辭而闢之然後廓如也釋氏生西竺漢明帝始求事之老氏生周末西漢竇后始好尚之自晉梁以及於唐其教顯行韓公力排斥之然後大道得不泯絕有識之士謂洪水之害害於人身邪說之害害於人心身之害爲易見尚可避者心之害爲難知溺其說者形存而生亡矣自非智識高明孰知其害而務去之乎韓公謂孟子距楊墨而其功不在禹下唐

之史臣謂韓公排釋老而其功與孟子齊而力倍之誰不信夫且夫唐虞三代之盛時未嘗有所謂釋老楊墨者苟欲其無亦不爲過而謂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荑稗鉤吻生焉世豈有種五穀桑麻而不去荑稗鉤吻者歟若孟子者正務去荑稗鉤吻之害而欲五穀桑麻之有成也今乃立異論以攻之是誠何心哉予懼聖道之不明故不得不與之辨或曰二三君子近世最爲知名者後學多宗其議論孟子之書講之熟矣非之誑之不徒爲是

紛紛也理有窒礙可得而隱乎子辨則辨矣其如招咎何答之曰余貧且賤固知其不免也然吾夫子之道得孟氏而益尊使其可非可詆則吾夫子之道何能而益尊歟世之學者貴耳賤目厭常好怪往往喜其立論之異誠以孟子爲不足學羞稱王道恥言仁義叛道亂倫淪胥爲夷狄禽獸之歸矣予爲此憂不得已而與之辨務明仁義而已矣是我咎我違恤乎哉違恤乎哉

知堯舜孔孟所傳之正然後知異端之爲

害也深而息邪距詖之功大矣彼曰暴風時雨與戾氣旱蝗均出於天五穀桑麻與莠稗鉤吻均出於地此固然矣人生其間混然中處盡其燮理之功則有暴風時雨而無戾氣旱蝗有五穀桑麻而無莠稗鉤吻此人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而爲三才也孟子之闢異端如宣王之攘夷狄其志亦若此而已豈秦始皇漢武帝之比哉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爲主故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則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呼作易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者其哉

胡子知言疑義

知言曰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熹謂以成性者也此何可疑欲作而統性情也如何栻曰統字亦恐未安欲作而主性情如何

熹謂所改主字極有功然凡言删改者亦且是私竊講貫議論以爲當如此耳未可遽塗其本編也如何

熹按孟子盡心之意正謂私意脫落衆理貫通盡得此心無盡之體而自是擴充則可以即事即物而無不盡其全體之用焉爾但人雖能盡得此體然存養不熟而於事物之間一有所蔽

則或有不得盡其用者故孟子既言盡心知性
又言存心養性盡欲此體常存而卽事卽物各
用其極無有不盡云爾大學之序言之則盡心
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存心養性者誠意正心
之事而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者脩身以下之
事也比其次序甚明皆學者之事也然程子盡
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者蓋惟聖人則
合下盡得此體而用處自然無所不盡中間更
不須下存養充擴節次功夫然程子之意亦指
夫始條理者而爲言非便以盡心二字就功用
上說也今觀此書之言盡心大抵皆就功用上
說又便以爲聖人之事竊疑未安鵬說村明今改定如此
〇祖謙曰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
而言則與本文設問不相應來諭以盡心爲集
大成者之始條理則非不可以爲聖人事但胡
子下著也兩字卻似斷定循吾言六君子由盡
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此〇熹謂論心必
兼性情然後語意完備若疑與所設問不相應
而者也二字亦有未安則熹欲別下語云性固
天下之大本而情亦天下之達道也二者不能

相無而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而主性情者也六
君子惟盡其心故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
達道人至于今賴焉云云不知更有病否若所
謂由盡其心者則詞恐太狹不見程子所謂不
假存養之意

知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
進脩君子宜深別焉
熹按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
相類似恐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則
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梏於形雜於氣狃於習亂
於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於是
乎有同事而異行者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君
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
之幾微曖萬變夫孰能別之今以天理人欲混
爲一區恐未允當〇祖謙曰天理人欲同體而
異用者卻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及
爲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泯滅而實未嘗相離
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爾〇熹再詳
此論胡子之言蓋欲人於天理中揀別得人欲
又於人欲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

病者盖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功夫去却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於人欲汩沒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功夫去却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

知言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

熹按此章即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此則性但

有好惡而無善惡之則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先後賓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果何謂乎龜山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却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栻曰好惡性也此一語無害但著下數語則為病矣今欲作好惡注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則矣○熹謂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物也好

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謂形色天性也今欲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為無害也

知言曰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為世俗酬酢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為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為己蔽父子夫婦為己累衣裘飲食為己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短長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熹按人之為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說甚善若性果善則何以能若是耶○栻曰論性而曰善不足以名之誠為未當如元晦之論也夫其精微純粹正當以至善名之龜山謂人欲非性也亦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耳遺書中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則如之何譬之水澄清者其本然者也而或混焉則以夫泥滓之雜也方其渾也亦不可不謂之水也夫專善而無惡者性也而其動則為情情之發有正有不正焉其正者性之常也而其不正者物欲

亂之也於是而有惡焉是豈性之本哉其曰惡
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
然者亦未嘗不在也故善學者化其滓以澄其
初而已○熹詳此論性甚善但明道所謂惡亦
不可不謂之性是說氣稟之性觀上下文可見
○熹又看此章云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疑
世俗字有病猶釋子之謂父母家爲俗家也改
作日用字如何○熹又細看雖改此字亦爲未
安蓋此兩句大意自有病聖人下學而上達盡
日用酬酢之理而天道變化行乎其中耳若有

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胷次先横了一物臨
事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弄而天人之際終不
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雖說以灑掃應對爲學
然實有不屑卑近之意故纔說灑掃應對便須
急作精義入神意思想像主張惟恐其滯於小
也如爲朱子發說論語乃云聖門學者敢以天
自處皆是此箇意思恐不免有病也又云以其大者移於小物作日用工夫正是打成兩截也
知言曰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
然則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

非歟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
言之況惡乎哉或又曰何謂也曰宏聞之先
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其知
性也宏請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道性善
云者歎美之詞不與惡對或問心有死生乎
曰無生死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
其死矣而問安在耶或曰何謂也曰夫惟不
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者未達胡子笑曰
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
則其知之矣

熹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章似皆有病性無
善惡前此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於釋氏輪
廻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
者乃夫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耳在
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
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亦何必爲是心無
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栻曰心無死生
章亦當刪去
知言曰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
有之人以情爲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

爲有害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絶欲人以術爲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爲非弘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別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爲是不中節者爲非挾是而行則爲正挾非而行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

熹按聖人發而中節故爲善衆人發不中節故爲惡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此亦性無善惡之意然不知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爲耶將性有之耶謂聖人所自爲則必無是理謂性所固有則性之本善也明矣○栻曰所謂世儒殆指荀揚荀揚蓋未知孟子所謂善也此一段大抵意偏而詞雜當悉刪去○熹詳此段不可盡刪但自聖人發而中節以下刪去而以一言斷之云亦曰天理人欲之不同爾○栻曰所謂輕詆世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恐氣未和而語傷易析理當極精微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輩之意亦不可不存也○熹觀此論切中淺陋之病謹已刪去訖

知言曰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爲仁曰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如何曰仁之道弘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爲一可以爲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爲一曰身不能與萬物爲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能與之爲一居正竦然而去他日某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間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與天同矣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識之而已

熹按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門人問爲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從事於此而自得焉爾初不必使先識

仁體也又以放心求心之問甚切而所答者反若支離夫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於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則夫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見而操之則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耳於其本源全體未嘗有一日涵養之功便欲擴而充之與天同大愚竊恐其無是理也○栻曰必待識仁之體而後可以爲仁不知如何而可以識也學者致爲仁之功則仁之體可得而見識其體矣則其爲益有所施而亡窮矣然則答求仁之問宜莫若敬而已矣○祖謙曰仁體誠不可遽語至於答放心求心之問却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者平時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因利欲而見一有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矣是若曰於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見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却似太過蓋

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苗發見非發見於他處也又謂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因欲人因苗裔而識本根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熹謂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於持養而略於體察與此章之意正相反學者審之則其得失可見矣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聽其枝葉之自茂耶

知言曰天地聖人之父母聖人天地之子也有父母則有子矣有子則有父母矣此萬物之所以著見道之所以名也非聖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則有是名也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聖人傳心教天下以仁也

熹按心性體用之云恐自上蔡謝子失之此云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語尤未安凡此心字皆欲作情字如何○栻曰心性分體用誠爲有病此若改作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一語亦未安不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

動者謂之情語意精密也此一段似亦不必存
○熹詳此段誠不必存然性不能不動此語却
要但下句却有未當爾今欲存此以下而頗改
其語云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心主性情故聖
人教人以仁所以傳是心而妙性情之德又按
伊川有數語說心字皆分明此一段却難曉不
知有形二字合如何說

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四

雜著

更同安縣學四齋名

學舊有四齋許同年去其半以省長諭具員之
冗故今唯兩齋而四門如故又皆錯亂不得其
所至於命名之義亦有未安詭如彙征之名乃
學優而仕之事非學者所宜先也揭而名之是
以利祿誘人豈敎學者之意哉今欲復四齋之
舊以志道據德依仁遊藝日之東西相次自北
而南誦習之區各仍舊貫易日新長諭爲志道
長諭彙征長諭爲游藝長諭共據德依仁兩齋
請學諭直學選本位學生(不係敎養人)權充齋長或
齋諭許隨衆升堂聽講本學更不差人以塞希
覬之路諸職事以爲如何幸與諸生議以見告
條其便不便者書且罷行之

同安縣諭學者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愛日
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
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
學者所以爲己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

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爲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乎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

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熹是以於諸君之事不欲舉以有司之法而姑以文告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爲學則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熹所企而望也

諭諸生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因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

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既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爲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

諭諸職事

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之不可後者亦既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從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

補試牓諭

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已之羞哉今茲試補縣學弟子合編書與領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策試牓諭

孟子稱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而答問居一焉今發策以觀二三子之所蘊而折中之是乃古之所謂答問者非徒相與以爲諛也自今諸生發對所問宜湛思正論於答問之際審加意焉若夫朝廷之事則非草茅所宜言而師生相與之誠意亦不當數見於文字之間也二三子慎之

策問

問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言知所以爲士則知所以爲聖人矣今之爲士者衆而求其至於聖人者或未聞焉豈亦未知所以爲士而然耶將聖人者固不出於斯人之類而古語有不足信者耶顏子曰舜何人哉予何人哉孟子所願則學孔子二子者豈不自量其力之所至而過爲斯言耶不然則士之所以爲士而至於聖人者其必有道矣二三子因今之士是以敢請問焉

朱子大全卷七十四　六

問建首善自京師始而遂及於四方郡邑海隅障徼之遠莫不有學此三代之制與今皆然也然考其風俗之流有薄有厚有失有得則其不相逮至甚者古今之所以學者異耶將所以學者不必異特業之有至有不至耶二三子釋菜之初預陳二者之說分別而譬言之以觀二三子所以求之之意也

問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近世以學名家如海陵胡先生歐陽文忠公王文公司馬文正公蘇翰林父子程御史兄弟其立言具在二三子固嘗讀而誦之矣其於先賢聖人之道旨孰爲得其宗者耶願與聞之

問孔子曰友其士之仁者又曰就有道而正焉又曰以友輔仁蓋學者之於師友其不可以後如此而孟子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又曰君子欲其自得之必如是是豈師友之所能與哉孟子學孔子者而其立言如此豈有異旨哉幸詳言之以觀二三子所以從事於斯者如何也

問世言聖人生知安行不待學而知且能也若孔子者可謂大聖人矣而曰我學不厭又曰吾

朱子大全卷七十四　七

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不如丘之好學非有待於學耶抑所以學者異乎人之所謂學者耶然則夫子之所以學者果何以也至如稱顏子以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語學者以好學則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至其它縱言至於學者雖偏以疏舉不識其與夫子之所以自謂者有辨耶其無辨也幸詳陳之

問唐開元釋奠儀設先聖神位於堂西東向先師位其東北南向初不云有像設及從祀諸子

也今以當時人文章所記考之則皆爲夫子
南面像門人亦侈十子而圖其餘於壁是則啓
元之制施用於當時者亦無幾耳二三子試循
其所以然而斷其得失以對
問聖人遠矣六經或在或亡諸子各自爲家與
夫諸儒之説經者又皆雜亂而無所統壹士之
有意於聖人者舍是三者亡以見之矣是將因
是以求之耶則其絶亡者不可以爲其雜亂者
又易以惑人求以自通不亦難哉或者又以爲
道非言説所載願力行如何耳二者之論僕未

能得其中亦諸君所宜講而思也
問古以孝廉舉士今廢其科入官者一於進士
與夫公卿大夫之世而已而所以取其行者則
於參選問其葬父母與否於應舉使舉者任其
不犯入已贓此孝廉之遺意而責之則已恕矣
然猶有不能者何也將所以屬之者非其本與
抑法廢不脩而然也今欲獻言於上請以古制
舉士而嚴今之法以禦其末流二三子以爲使
則具其施行之語爲有司陳之
問大學之序將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於正心

誠意而求其所以正心誠意者則曰致知格物
而已然自秦漢以來此學絶講雖躬行君子時
或有之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不識其心果已
正意果已誠未耶若以爲未也則行之而篤化
之而從矣以爲已正且誠耶則不由致知格物
以致之而何以致然也願二三子言其所以而
并以致知格物之所宜用力者爲僕一二陳之
問先王之世選舉之法諸其德行道藝者起於
鄉閭容或不公而唐虞以來至於成周數百年
之間書傳所記無以選舉不實累其上者何耶

及至後世變而任以一切之法若糊名謄書而
校其一日之長者亦可謂至公矣而屬者廷議
猶謂禁防少弛權倖因以蹴取世資者何耶
問書稱堯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説者以爲百姓
者百官族姓云爾夫以百官族姓無不昭明則
堯之所與共天職者富矣及其疇咨廷臣欲任
以事則放齊稱子朱驩兜舉共工四岳薦鯀惡
在其昭明也耶夫子叙書斷自堯典將以遺萬
世大法而其言若此此又何耶夫子嘗稱觀人
至於察其所安則人焉廋哉帝堯之聖豈獨昧

此耶以帝堯之舉而三人者若此然則三代選舉之法書其德行道藝於鄉閭者其可盡信也耶二三子其辨明之

問臺諫天子耳目之官於天下事無所不得言十餘年來用人出宰相私意盡取當世頑鈍嗜利無恥之徒以充入之合黨締交共為蔽惑乃者天子灼知其弊既斥去之乃咨人望使任斯職又下明詔以申警之士懷負所學以仕於世至此可謂得所施矣而崇論弘議未能有所聞於四方何耶今天下之事衆矣二三子試以身代諸公而任其責以為所當言者何事為大

問官材取士之法三代尚矣漢魏以來至於晉唐郡國選舉公府辟召其法不同然上之所取乎下者其路博故下之所學以待問者亦各有所以而不專於文藝之一長也至國朝始專以進士入官雖間設科目如所謂賢良方正博學宏詞者然亦不過文藝而已夫文者士之末其在君子小人無常分士或懷負道德而不能此尊雖能而恥不屑就者國家安得而用之耶今誠欲復取古制施行之則二三子之意以何者為便

問漢世專門之學如歐陽大小夏侯孔氏書齊魯韓毛詩后氏戴氏禮董氏春秋梁丘費氏易今皆亡矣其僅有存者又已列於學官其亦可以無惡於專門矣而近世議者深斥之將謂漢世之專門者耶抑別有謂也今百工曲藝莫不有師至於學者尊其所聞則斥以為專門而深惡之不識其何說也二三子陳之

問泉之為州舊矣其粟米布縷力役之征歲入于公者蓋有定計祿士廩軍自昔以來量是以為出不聞其不足也有不足則不為州久矣而比年以來困竭殊甚帑藏蕭然無旬月之積二千石每至往往未及下車而惟此之問然文符益繁縣益急民益貧財賦益亟此其故何耶諸君孰計可行之策無為文詞而已

問夫子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天之與上帝其果有異耶抑不異也後世鄭康成王肅之徒各以其所聞為說甚者至流於讖緯譎怪不可質究皆聖賢所不道其果有可取耶抑無取也恭惟國家承百王之

流弊稽古禮文之事既久而後大備二三子考
先儒之論而折中之以聖制宜有定矣陳之毋
隱

問經學不講久矣士之賢者亦或留意焉而其
所以用力者則異而不同也蓋或不求甚解而
篤意於近思或恃為功謐而昧於至理務深耶
者放宕而不根于利祿者涉獵而無本是四者
之於經其得失孰甚二三子言之

問漢藝文志春秋家列左氏傳國語皆出魯太
史左丘明並司馬子長劉子駿已定為丘明

之著班生從而實之至唐柳宗元始斥外傳
之淺誣不槩於聖非出於左氏近世劉侍讀敞
又以論語考之謂丘明自夫子前人作春秋內
外傳者乃左氏非丘明也諸家之說既異而柳
子之為是論又自以為有得於中庸二三子論
其是非焉

問荀子著書號其篇曰性惡以詆孟子之云性
善者而曰塗人可以為禹夫禹大聖人也語其
可知之質可能之具乃在夫塗之人即人之性
也其果為惡哉然且云爾者何也二三子推其
說以告

問李師錫者以書抵韓子稱其所為不違孔子
不以雕琢為功而韓子報之曰愈將有深於是
者與吾子樂之今韓子之書具在所謂深於是
者果何所指而言耶

問夫子講教洙泗之間三千之徒七十之賢所
學者何業所習者何事其言曰二三子以我為
隱乎吾無隱乎爾所隱者復何說飲水曲肱而
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所樂者抑又何謂耶

問忠信所以進德而夫子之所以教與夫曾子

所以省其身亦無不曰忠信云者而夫子又斥
言必信行必果者為小人孟子亦謂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二端異焉然則學者將何所蹈而可
將不必信且果者耶則子路有欺天之失微生
有乞醯之譏將必信且果耶則硜硜之號非所
以飾其身也二三子其揚搉之

問項與二三子從事於論語之書凡二十篇之
說者二三子盡觀之矣雖未能究其義如其文
然不可謂未嘗用意於此也惟其遠者大者二
三子固已得諸心而施諸身矣亦可以幸教有

一相從於此非志於道

二三子也

弟子之所以聞夫子

子之所以筆之於書者

其所論而折中之必有

得矣其有以幸教

問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諸君子今日之所

學宅日之所以行其言得聞歟

問漢大司農丞壽昌議常平之法而御史大夫

望之奏以爲非是二者孰爲合於先王之意而

施於當今亦孰爲宜耶二三子欲通當世之務

不可以不孰察而別言之

問國朝官材取士之法進士而已雖間設科目

如所謂賢良方正博學宏詞者將以疑文隱義

困於所不知如此則賢其良矣至以博學宏詞

自命而試於禮部者則又可笑蓋進則裹飯揭

篋而坐於省門以俟彌封而入視所命題退

發篋搜之則其中古今之文可日次輯聯此而亦有

成章矣其平居講學專求此其有至於不復識

書也進士之得人已疏陋矣而所設二科者又

如此然則士有懷其道藝以陸沉乎下者其勢

必恥乎此而亦固有不能者國家安得而用之

耶二三子策以爲如何而可

問三代學校之制自家塾黨庠遂序以至于國

則有學焉其選士興賢之法父師少師之教見

於周官王制禮家之說者尚可考也今家塾黨

庠遂序之制未立是以州縣雖有學而士之耕

養於田里者遠不能至獨城闕之子得以家居

素食而出入以嬉焉至其補弟子員則去留之

節又一決於文藝使士之靜厚原慤者以不訥

見黜而偶能之者雖纖浮佻巧無不與在選中

如此是學之爲教已不能盡得可教之才而教

之者又非有父師少師之齒德也噫法之未能

如古則學校之爲益亦少哉願二三子考其所

聞於古而今可行者悉著于篇將攄其施行之

語以觀二三子於當世之務如何也

問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

哉而夫子之於告朔愛其一羊而不忍去於齊

忘韶至於三月而不知肉味何也抑其所以知

此者其意乃有所獨而非玉帛鐘鼓之謂耶然

則果何所屬也幸二三子詳陳之
問聞者天子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算與
夫逃賦役者之布又詔弛民毋會其踦贏以就
成數又詔郡國毋得以羨餘來獻求幸媚恭惟
聖天子所以加惠此民者可謂無不至矣外是
數者亦可以議蠲復以助廣聖治之萬分者乎
願與二三子預講明之以待召問而發焉
問先王之世士出於田里者有黨庠遂序之教
而公卿大夫之子弟則又有成均之法以養之
蓋無不學之人則無不治之官矣後世士不皆

朱文公集卷七十四　十六

業於學校而學校所以教之者亦非復古法至
於卿大夫之子弟則又有偃然未嘗讀書識字
而直爲王官者如是而欲吏稱民安化行俗美
於誰責而可哉今欲使之學者必出於庠序世
其祿者必出於成均而所以教之者必自洒掃
應對進退以至於義精仁熟格物致知以至於
治國平天下又當皆合乎先王之意不但爲文
詞而已二三子考於經以爲如之何而可也詳
以著于篇無所隱
問瑞應之說所從來久如鳳凰嘉禾騶虞麟趾

皆載於書詠於詩其爲瑞也章章矣而或者謂
休符不于祥于其仁而已至引白雉黃犀之屬
以爲不祥莫大焉此其說與詩書異矣其亦有
所本耶前世祥瑞或以改元紀號或以被之弦
歌又或自以德薄抑而不當凡此數者又孰爲
得失耶願二三子陳之
問世謂莊周之學出於老氏故其書規橅本趣
大略相似也至韓子退之始謂子夏之學其後
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然則周者未
嘗學老聃也至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

朱文公集卷七十四　十七

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韓子之
言何據耶又禮經記孔子之言有得於老聃者
亦與今道德上下篇絕不相似而莊生之言則
近之皆不可曉敢請問於諸君焉

覽書堂藥題

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
得肆千有餘年諸生皆
雄王通韓愈號爲以道
自比焉或無稱焉或
趣之不同既如此

而是數子者後議其前或以爲同門而異户或竝稱焉或以爲大醇而小疵而不得與於斯道之傳者其於揚墨或微議其失或無稱焉或取焉以配孔子其取予之不同又如此是亦必有說矣本朝儒學最盛自歐陽氏王氏蘇氏皆以其學行于朝廷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學傳之學者然王蘇本出於歐陽而其末有大不同者胡氏孫氏亦不相容於當時而程氏尤不合於王與蘇也是其於孔子之道孰得孰失豈亦無有可論者耶揚墨之說則熄矣然其說之流豈亦

無有未盡泯滅者耶後世又有佛老之說其於揚墨之說同耶異耶自揚雄以來於是二家是非之論蓋亦多不同者又孰爲得其正耶二三子其詳言之

問呂伯恭三禮篇次

儀禮附記上篇

士冠禮 附冠義　士昏禮 附昏義

士相見禮　鄉飲酒禮 附鄉飲酒義

鄉射禮 附射義　燕禮 附燕義

大射禮　聘禮 附聘義

公食大夫禮　覲禮

儀禮附記下篇

喪服 附喪服小記大傳月服問間傳　士喪禮

既夕禮 附檀弓　士虞禮 附喪大記奔喪問喪曾子問

少牢饋食禮　特牲饋食禮

有司 附祭義祭統

禮記篇次

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壺深衣 六篇爲一類

王制月令祭法 三篇爲一類

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喪

小記誤處多合經証樂記 七篇爲一類

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坊記儒行 六篇爲一類

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 五篇爲一類

以上恐有未安幸更詳之

記解經

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爲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即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却一項功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爲得體蓋如此

則讀者看注即知其非經文之文，却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

修韓文舉正例

大書本文，定本上下文無同者，即只出一字；有同字者，即并出上一字；疑似多者，即出全句。字有差互，即注云某本作某，某某本作某。二字及全句下御注首加本字後放此今按云云當從某字今本同者即前云某某本後云某等本後放此字有多少，即注云某本有某，本無字有顛倒，即注云某某字某本作某某某。今

按以下並同

史館修史例

先以曆內年月日下刷出合立傳人姓名，排定總目。

次將就題名內刷出逐人拜罷年月，注於本目之下。

次將取到逐人碑志行狀奏議文集之類，附於本目之下。各注起某年終某年

次將總目內刷出收索到文字人姓名，略具鄉貫履歷，鏤版行下諸州，曉示搜訪，取索仍委

轉運司專一催督，每月上旬差人申送本院，不得附遞，恐有損失。如本月內無收到文字，亦仰依限差人申報。

置諸路申送文字格眼簿，一路一扇，一月一張，如有申到，記當日內收附，勾銷注於總目李姓名下，依前例。

讀書之要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

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撮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可。曰：然則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

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踈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卻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孟子綱領

或問綱領諸說孰爲要曰程子之言之要皆已見於序說矣其以兢大人聖英氣爲非孟子語則恐其未必然也張子之言亦多可觀但未成性之語自其論易大傳而失之矣後不能悉辨也曰謝氏心性之說如何曰性本體也其用情也心則統性情該動靜而爲之主宰也故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蓋謂此也今直以性爲本體而心爲之用則情爲無所用者而心亦偏於動矣且性之爲體正以仁義禮智之未發者而言不但爲視聽作用之本而已也明乎此則吾之所謂性者彼佛氏固未嘗得窺其彷彿而何足以亂吾之真哉

論語課會說

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羣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也汎然相與以具一

說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以不白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爲乎今將以論語之書與諸君相從學而惟今之所謂講者不足事也是以不敢以區區陋所聞告諸君諸君第因先儒之說以逆聖人之所志孜孜焉蚤夜以精思退而考諸日用必將有以自得之而以幸教熹也其有不合熹請得爲諸君言之諸君其無勢利之急而盡心於此一有得焉守之以善其身不爲有餘推之以及一鄉一國而至於天下不爲不足熹不肖不敢以是欺諸君也

講禮記序說

熹聞之學者博學乎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已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之稱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爲義不其大哉然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爲書以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已學而求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習也今柯君直學將爲諸君誦其說而講明之諸君其聽之毋忽易曰知崇禮卑禮以極卑爲事故自飲食居處灑掃欬唾之間皆有儀節聞之若可厭行之若瑣碎而不綱然唯愈卑故愈約與所謂極崇之智殆未可以差殊觀也夫如是故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此造約之極功也諸君其聽之毋忽新安朱熹云

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爲學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謹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
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
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
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
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
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
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
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
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
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
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

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
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
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
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
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
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
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
亦念之哉

玉山講義

先生曰熹此來得觀學校鼎新又有靈芝之瑞

足見賢宰承流宣化興學誨人之美意不勝慰
喜又承特設講座俾爲諸君誦說雖不敢當然
區區所聞亦不得不爲諸君言之蓋聞古之學
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故聖賢教人爲學非是
使人綴緝言語造作文辭但爲科名爵祿之計
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推之以至於
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諸君
肄業于此朝夕講明於此必已深有所得不然
亦須有疑今日幸得相會正好商量彼此之間
皆當有益時有程珙起而請曰論語多是說仁

孟子卻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為仁何者為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用力寬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子云人之所以為性

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卻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

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殽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

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

兼言禮知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知又是
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
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
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
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
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
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顚倒無處不通而
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功夫處矣珙又
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
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

了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
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
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然
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
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
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
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
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
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
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

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
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
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爲聖稟其清
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
去之則爲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爲物欲之所蔽
而不能去則爲愚爲不肖是皆氣稟物欲之所
爲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
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欲之蔽故
爲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
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爲識得堯舜做

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
間所以去人欲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
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爲文公言之
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
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
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
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
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故孟子
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
今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

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爲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爲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正謂此也然聖賢教人

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才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蓋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敦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闕處矣今時學者心量窄狹不耐持久故其爲學略有些少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爲至足不能遍觀博考反覆參驗其務爲簡約者既蕩而爲異學之空虛其急於功利者又溺而爲流俗之卑近此爲今日之大弊學者尤不可以不戒熹又記

熹昔日曾參見端明汪公見其自少即以文章[illegible]士致通顯而未嘗少有自滿之色日以師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爲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則自近世名卿鮮有能及之者乃是此邦之人諸君視之丈人行耳其遺風餘烈尚未遠也又如縣大夫當代名家自其先正溫國文正公以盛德大業爲百世師所著資治通鑑等書尤有補於學者至忠潔公扈從北狩固守臣節不汙僞命又以忠義聞於當世諸君蓋亦讀其書而聞其風矣自今以往儻能深察愚言於聖賢

大學有用力處則凡所見聞寸長片善皆可師
法而況於其鄉之先達與當世賢人君子之道
義風節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諸君留
意以副賢大夫教誨作成之意毋使今日之講
徒爲空言則區區之望也

滄洲精舍諭學者

老蘇自言其初學爲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
其它聖賢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
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
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

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
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
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
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
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
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翊韋中立
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
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己事却用了許多歲
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
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却全然不曾着力

蓋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人書者及至見
人泛然發問臨時揍合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
成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
過以己私意敷演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
了無干涉何況望其更能反求諸己眞實見得
眞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腳力不如歸家杜
門依老蘇法以一二三年爲期正襟危坐將大學
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
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養玩索着
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

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
可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書其說以示來
者云

又諭學者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
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
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
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
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
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

功夫進遷向上去　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增損呂氏鄉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為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為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勸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脩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脩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鬬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事干負累及為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凌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或為人謀事陷人於不善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為有以小為大面是背非或作嘲詠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脩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悖無賴之人衆所共棄而與之朋游則為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二曰游戲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脩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

無儀（謂進退太疏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爲多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己三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爲稍長少者爲稍少）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

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爲禮見（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幞頭襴衫腰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爲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己名牓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長者歲首冬至具牓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己名牓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衫道服背子可也）○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放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爲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絶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則告退可也後皆放此）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于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

入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不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皆放此）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

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迎送凡四條○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則不）若有親則別敘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坐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皆朝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為上客如昏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為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

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有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

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借助器用及爲營幹

凡弔禮聞其初喪（同開）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爲首致辭而旅拜少者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白生紗絹爲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賵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爲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惟至親篤友爲然）過朞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募賞）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爲之區處稽其出內或聞于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爲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六曰誣枉（有爲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略可以救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爲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

之皆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
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它書及
附己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爲月旦集會
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惟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
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麵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
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
罷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于北壁
下（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閒處）先以長少敘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拜稍長者俛伏而答之少者以下俛伏以俟答乃起）

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于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略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
齒爲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
向南上（約正與鄉之尊者正與序齒亦以序）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
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
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位）約正三揖客三讓
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
（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
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

（皆以約中年高而有德者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約正再拜
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尊者受禮如儀（惟以約正之年推之）
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
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惟尊者不拜）
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
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
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
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
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
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

各就次（同輩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上南面尊者坐西北向東長者坐東西向上稍長者以齒爲序東西相向）直月抗聲讀約一
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
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
狀于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
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
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於堂上或說書或
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官員長短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

休致後客位咨目

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熹衰朽無狀雖幸已叨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亦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野逸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公服中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且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纏繞之患脫著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攣縮轉動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又大幸也熹悚恐拜聞

熹衰病之餘不堪拜跪歲時享祀已廢其禮親舊相訪亦望察此非應受者並告權免疾繳還答之間不至大闕禮數而又可以免於趨避覆跌之虞千萬幸甚熹又上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四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五

序

泉州同安縣學故書目序

同安學故有官書一匱無籍記文書官吏傳以相承不復省省至熹始發視則皆故敝殘脫無復次第獨視其籤牓皆有識焉者曰宣德郎守祕書丞知縣事林姓而名亡矣按縣治壁記及故廟學記林君名澝字道源以治平四年爲是縣明年熙寧初元始新廟學聚圖書是歲戊申距今紹興二十五年乙亥纔八十有八年不幸遭經界之解號更水火盜竊之餘其蕩滅而僅存者止是耳而使之與埃塵蟲鼠共敝於故簏敗篋之間以至於泯泯無餘而後已其亦不仁也哉因爲之料簡其可讀者得凡六種一百九十一卷又下書募民間得故所藏去者復二種三十六卷更爲裝褫爲若干卷篇記而善藏之如故加嚴焉復具刻著卷目次第闕其所失亡者揭之使此縣之人於林君之德尚有考也而熹所聚書因亦附見其後云

裨正書序

裨正書三卷唐陳昌晦撰凡四十九篇熹所校
定可繕寫初熹披府檄訪境内先賢碑碣事傳
悉上之府是後得此書及墓表於其家表文猥
近不足觀然述其世次爲詳書雖晚唐偶儷之
體而時出奇澁殆難以句讀也相傳寖久又多
譌謬無善本可相參校特以意私定其一二而
其不可知者蓋闕焉觀其潔身江海之上不汚
世俗之垢紛次輯舊聞以爲此書雖非有險奇
放絶之行瓌特偉麗之文然其微詞感厲時有
發明理義之致而切於名教者亦可謂守正循
不惑之士矣操行之難而姓名曾不少槩見
於世亦足悲夫詩之序曰亂世則思君子不改
其度若昌晦者可謂近之故熹因校其書而爲
序其意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焉

家藏石刻序

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貧不能有其書獨時時
取歐陽子所集録觀其序跋辨證之辭以爲樂
遇適意時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
字也既又悵然自恨身貧賤居處屏遠弗能盡
致所欲得如公之爲者或寢食不怡竟日來泉

南又得東武趙氏金石録觀之大略如歐陽子
書然詮序益條理考證益精密予心亦益好之
於是始胠其橐得故先君子時所藏與熹後所
增益者凡數十種雖不多要皆奇古可玩悉加
標飾因其刻石大小施横軸縣之壁間坐對循
行卧起恒不去目前不待披篋笈卷舒把玩而
後爲適也蓋漢魏以前刻石制度簡朴或出奇
詭皆有可觀存之足以佐嗜古之癖良非小助
其近世刻石本製小者或爲横卷若書袟亦以
途所便也蓋歐陽子書一千卷趙氏書多倍之
予欲以此數十種者追而與之並則誠若不
亦安知積之久則不若是其富也耶姑肯
是書以紀紹興二十六年歲次丙子八月二十
一日壬辰吳郡朱熹序

許升字序

易象有之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
高大蓋因其自然之理而無容私焉者順之謂
也由是而之則其進德也孰禦許生名升與予
學予察其得於内者蓋如是故因其名之義而
敬字曰順之云紹興戊寅十月十二日新安朱

熹仲聘父書

謝上蔡語錄後序

右上蔡先生語錄三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遊諸公間所見最爲超越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熹初得括蒼吳任寫本一篇(題曰上蔡先生語錄)後得吳中板本一篇(題曰逍遙先生語錄陳留江續之作序天隱之先生兄少偶役阪天隱之子浩亦者)二家之書皆溫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於公從子籍溪先生(題曰謝子雅言)凡書四篇以相

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皆它書所無有而提綱挈領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他書所及下篇四十七章與板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異蓋損益曾氏所記而精約過之輒因其舊定著爲二篇且著曾氏本語及吳氏之異同者於其下以備參考獨板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指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直以或者目程氏而以予曰自起其辭皆荒浪無根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答問記述之體意近世學佛者私竊爲之

以亢其術偶出於曾氏雜記異聞之書而傳者弗深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誤後學使先生爲得罪於程夫子而曾氏爲得罪於先生者則必是書之爲也故竊不自知其固陋輒放而絕之雖或被之以僭妄之罪而不敢辭也其餘所謂失本指雜他書者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然記錄不精僅有彷彿非復前篇比矣凡所定著書三篇已校定可繕寫因論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後以俟知言有道君子者而擇焉紹興二十九年三月庚

午新安朱熹謹書

贈徐端叔命序

世以人生年月日時所直支幹納音推知其人吉凶壽夭窮達者其術雖若淺近然學之者亦往往不能造其精微蓋天地所以生物之機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其屈伸消息錯綜變化固已不可勝窮而物之所賦賢愚貴賤之不同特昏明厚薄毫釐之差耳而可易知其說哉徐君嘗爲儒則嘗知是說矣其用志之密微而言之多中也固宜世之君子儻一過而問焉豈惟足

以信徐君之術而振業之亦足以知夫得於有生之初者其賦與分量固已如是富貴榮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貧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直道而行致命遂志一變末俗以復古人忠厚廉恥之餘風則或徐君之助也雖然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殀壽固不貳矣必修身以俟之乃可以立命徐君其亦謹其所以言者哉紹興壬午十月九日新安朱熹仲晦書

論語纂訓序

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氏蓋熹外兄立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蓋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爲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既沒數千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千百歲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衆說殽亂之中以爲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繆於聖人亦難矣盖聖人之書其爲意微其爲辭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乎此者況後世之紛紛乎此其所以推

也抑又有甚難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爲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所以爲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所難者求至乎其所甚難而已其可已乎哉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寡過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邪心以窮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

爲甚難者又得而庶幾焉熹是以樂道之而爲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爲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序

送黄子衡序

熹生十五年當紹興之癸亥始得與子衡遊於潭溪之上是時子衡生亦十五年與余同師相好也予生後子衡者五月以故兄事之自是幾二十年矣其遊日以久故其好日以篤所居又爲東西鄰弦歌誦說之聲相聞其間闊不以朔

夕見者非行役在外則或事之縈係而不得肆爾其餘則是駁而語六經百氏之與立身行事之方與當世之得失無不講以求其至而及乎文章之趣字畫伎藝之工否者皆其餘也子衡若以余為可與語者子亦賴子衡以自進故雖間而為一日之別未嘗不勤勤然相繼纍以別為可惜也今子衡一旦自以為學未足以充其資去而之三山從師學焉蓋余與子衡遊觀其穎利明達沈酣乎載籍之文而從事乎道德之實固已知其中有以大過人者矣然猶懼其以

先而自足也蓋至乎今日然後知其中之果有以大過人也蓋學之患莫甚於自足莫害於無師幸得師而承之於是又患其未知所以學也今子衡之行不以千里為遠不以穎利明達之資為賢於人其志豈止優於今之為士者哉顧知所以求師而亦素得之矣則子之所道者亦豈復有它求哉亦願子衡自今思其所以能而求其所以未學者於師而已誠能如是言者則雖睽離之歎有甚於一日之別而子與子衡不可以介然于懷也則知之所以與子衡者其亦可知矣夫子衡之所以告於余者其亦可以無負矣夫紹興三十二年十有二月從表弟新安朱熹序

論語要義目錄序

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二十一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別為一篇魯共王壞孔子宅得之）齊論語二十二篇（有問王知道二篇）魏何晏等集漢魏諸儒之說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本朝至道咸平間又命翰林學士邢昺等取皇甫侃疏約而修之以為正義其於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詳矣熙寧中神祖垂意

經術始置學官以幸學者而時相父子逞其私智盡廢先儒之說妄意穿鑿以利誘天下之人而塗其耳目一時文章豪傑之士蓋有知其非是而傲然不為之下者顧其所以為說又未能卓然不叛於道竊亦遊之是猶舍夷貉而適戎蠻也當此之時河南二程先生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於遺經其所以教人者亦必以是為務然其所以言之者則異乎人之言之矣熹年十三四時受其說於先君未通大義而先君棄諸孤中間歷訪師友以為未足於是徧求古今

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晚親有道竊有所聞然後知其穿鑿支離者固無足取至於其餘或引據精密或解析通明非無一辭一句之可觀顧其於聖人之微意則非程氏之儔矣隆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志一二人從事於此慨然發憤盡刪餘說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為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蓋以為學者之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義則於此其庶幾焉學者第熟讀而深思之優游涵泳久而不捨

以將有以自得於此本既立矣諸家之說有不可廢者徐取而觀之則其支離詭譎亂經害性之說與夫近世出入離道似是而非之辨皆不能為吾病嗚呼聖人之意其可以言傳者具於是矣不可以言傳者亦豈外乎是哉深造而自得之特在夫學者加之意而已矣因取凡要義名氏大槩具列如左而序其意云

論語訓蒙口義序

予既序次論語要義以備覽觀暇日又為兒輩讀之大抵諸老先生之為說本非為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略而義理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當徧誦諸說問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啓蒙之要因為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見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略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蓋將藏之家塾俾兒輩學焉非敢為他人發

也嗚呼小子來前予幼獲承父師之訓從事於此二十餘年材資不敏未能有得今乃妄意採掇先儒有所取捨度德量力夫豈所宜然施之汝曹取其易曉本非述作以是庶幾其可幸無罪焉爾夫其訓釋之詳且明也日誦焉則無不通矣義理之精而約也日講焉則無不識（去聲下同）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而勿忘予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小子其懋敬之哉汲汲焉而毋欲速也循循焉而毋敢惰也毋牽於俗學而絶之以為迂且淡也毋惑於異端而躐之

以爲近且卑也聖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爲學其卒非離此而爲道窮理盡性脩身齊家推而及人内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所不備亦終吾身而已矣舍是而它求夫豈無可觀者然致遠恐泥昔者吾幾陷焉今裁自脫故不願汝曹之爲之也嗚呼小子其懋戒之哉

送陳宗之序

建陽陳君宗之一日過熹而言曰萬年之曾大父起諸生事仁宗皇帝得執法殿中當是時天

下春秋高儲嗣未建二三大臣以爲憂而議之不得堅決也殿中君一旦沐浴抗疏極言宋社而以忠幸聞於是古靈陳公爲識其墓其後丞相溫國文正公又以言之於朝今以二公之言及其疏考之知其以死諫無疑也而朝廷每脩嘉祐定策之功大者銘鼎彝小者登竹帛顧殿中君獨不與焉萬年不肖誠不勝其憤懣嘗具其事以聞於朝章幸已下而任事者莫或哀之今將復進而有言且病其不能遂也子以是爲如何哉熹謹對曰先祖有德而子孫弗能知

是不明也然而弗能暴白以傳於後是不仁也然則子之爲是汲汲亦其宜也雖然予竊聞之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不務其外而務其内若殿中君之節誠高矣然其所以傳世而垂後者豈獨以一朝忼慨之言哉爲諒哉予嘗得其平生之遺文伏而讀之其言之粹皆可講而思也其行之純皆可則而象也以吾子之才之志而用其力於此不以貫乎己而聞於人者亂焉父之而弗渝也是亦殿中君而已矣於以立

身揚名而顯其親豈不有餘地乎不此之圖顧乃捐書廢業觸犯寒暑僕僕焉奔走塵埃之中而曰吾將以暴白吾祖之德善而求聞於後世爲計無乃下乎雖然宗之之行矣以殿中君之忠吾子之孝而任事者曾不以動其心則世之所可願者無復有以動其心矣方今朝廷清明著俊在服子之所病殆其不然吾知子之行也其必有以藉手而歸以拜殿中君之墓矣抑吾前所道古之君子所以顯其親云者亦豈遽爲無所用之空言哉或者宗之終有意焉則亦庶乎

其猶可及也既以是對於其行又書以贈之請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予於宗之蓋不能無望焉爾隆興二年夏六月壬午新安朱熹序

困學恐聞編序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夫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顏回也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困而學之之事也亦以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民而不知反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可不懋哉可不懋哉予嘗以困學名予燕居之室而來吾室者亦未嘗不以此告之日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蓋又取夫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之意以為困而學者其用力宜如是也讀是書者以下民為憂而以未能行其所聞為恐則予將取以輔吾仁焉

戊午讜議序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横逆之故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為之必報其讎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為之說者曰復讎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讎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為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益堅至于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十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

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搢紳之

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亡讎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爲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讎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

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爲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

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爲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頹靡潰亂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鏟鋤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隤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

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彊之勢也今而北面權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讎者固已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履所叙次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敗自此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爲叙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諗國者儻有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謀之萬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乾道改元六月戊戌新安朱熹序

贈李堯舉序

日者李君以五行七政推知人生壽夭窮達循其已然而逆斷其將然雖數十年之遠無一辭之差頗於予稱說云云則若有可疑者豈其言之空多所以不能無失耶不然是殆見吾阨窮之久意其所不堪而姑爲甘言以悅之耳嗟乎士之厄於草野泥塗之中不幸而類三者何可勝數生雖愛之而不忍其窮然必欲人人揣其所欣厭以爲避就則可以信吾術於當世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彼爲此者其殆必有以樂乎此生又安知其果以吾言動其心哉余爲生計莫若直其辭而已矣生一直其辭在我者旣無枉道詘身之辱而天下無不服吾術之精且又使吾之所愛敬慕悅而不欲其久窮者益有以自信而忘其窮之爲累豈不真有助哉生將有所適因書以授之生行四方且久其更事寖多必將深有感乎言者矣乾道元年十一月朔旦丹陽朱仲晦父書

魏甥恪字序

商頌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作之言爲也恪之言敬也夫人飽食逸居而

無所作爲於世則蠢然天地之一蠹也故人不可以無作然作而不敬其所作也終無成矣魏氏甥茂孫善讀書能講說然余患其無所作爲之志恪敬之心因其來請名字也名之曰恪而以元作字之恪也其敬聽余言毋怠毋忽乾道二年正月二十有一日朱熹仲晦父書

林用中字序

古田林子用中過予于屏山之下以道學爲問甚勤予不能有以告也然與之言累日知其志之高力之久所聞之深而所至之不可量也一

曰語子求所以易其名與字者予曰名者子生
三月而父命之非朋友所得變字雖可改然前
輩有言名字者已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人所假
借以稱道已之辭爾必以求勝爲哉林子曰不
然用中之名在中庸實舜之事非後學所宜假
借以自名者故常病其大而不自安非敢小之
而復求勝也且亦素請於家君矣願得一言若
可用以自警者而稱焉則所望也予嘉其禮與
辭之善也則告之曰舜誠大聖人不可及也而
古之人有顏子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夫豈不知舜之不可以幾及而
必云爾者蓋曰學所以求爲聖人不以是爲標
的則無所望走而之焉耳子誠能志顏子之志
而學其學則亦何歉於名之人而必曰易之邪
且子不觀於子思之中庸耶中庸之書上言舜
下言顏子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而弗失者顏子也夫顏子之學所以
求爲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
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
諸己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今子以將道

顏而之舜則亦自夫擇者始而敬以終之無忘
事矣故予謂子之名則無庸改而請奉字曰擇
之又曰敬仲二字惟所稱子以是爲足以有警
乎無也林子曰子之教敢不奉以周旋子因稍
次序其語書以贈之乾道二年三月癸亥

送張仲隆序

士大夫狃於宴安無事而不爲經世有用之學
者幾年于茲矣屬者天子慨然發憤以恢復土
疆報雪讎恥爲己任思得天下卓然可用之實
材而器使之夙寤晨興當食屢歎於是天下之

士祗承德意始復相與刮摩淬厲務精其能以
待選擇蓋自廟堂侍從之英下至韋布窮賤之
賤奮然並起求以治軍旅商財利之術自獻者
一時爭出頭角蓋人材之衆多且適於實用未
有若今日之盛而因勢之重輕強弱觀前日亦
旣有分矣然予竊聞之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
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固爲是迂闊亡
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
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旣
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

說者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得
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
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為一
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
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彊其國必
病利雖近其為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吾嘗
張侯仲隆材氣絕人志節甚偉方舉世晏然溺
於無事之時其為有用之學固已久矣及其閱
然競於有事之際則反深自閉匿若無能者然
其試於百里則善良懷其惠而姦盜偪其威退

而閒處則杜門讀書以斟酌世故而親仁尚友
以培本根廓廓乎其未嘗有憤惋嗟卑之念也
然則其於古聖賢仁義之說殆亦槩乎其有聞
矣今天子聞其為人且欲召而見之豈徒然者
哉行矣張侯彊飯自愛平生之學從容為上一
二言之明主且恨見公之晚惟無忘所謂仁義
云者則庶乎有以慰友朋之望矣乾道四年春
二月丙申新安朱熹序

程氏遺書後序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
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為書先生沒而其
傳浸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
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
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
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為精善後益以
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
第為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為之錄如此
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
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
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

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
讀矣以二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
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
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
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
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
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
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
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
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

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程氏遺書附錄後序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它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旣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于篇合爲一卷以附于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贈徐師表序

南浦徐君師表論五行精極建安今年新進士數人大抵皆其所嘗稱許序列具存可覆視也一日見予屏山之下因以所知餘人者驗之吾夫窮達之間中者八九以是知諸君之與徐君也不爲幸而徐君之得諸人也不爲幸其挾設人者不爲誇矣將行求予言以贈予惟人之所賦薄厚淹速有不可易者如此而學士大夫猶欲以智力求之至於義理之所當爲君子所不諱命則又未聞其有以爲者何哉徐君之所從遊多吾黨之士坐語從容試以是說諗之庶乎其有益也乾道己丑孟夏既望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家禮序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

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脩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敦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東歸亂藁序

始予與擇之陪敬夫為南山之遊窮幽選勝相與詠而賦之四五日間得凡百四十餘首既而自咎曰此亦足以為荒矣則夕拒數引義更相箴戒者久之其事見於倡酬前後序篇亦已詳矣自與敬夫別遂偕伯崇擇之東來道途次舍輿馬杖屨之間專以講論問辨為事蓋已不暇於為詩而間隙之時感事觸物又有不能無言者則亦未免以詩發之蓋自櫧州歷宜春泛清江泊豫章涉饒信之境繚繞數千百里首尾二十八日然後至於崇安始盡胠其橐掇拾亂藳纔得二百餘篇取而讀之雖不能當義理中音節然視其間則交規自警之詞愈多焉斯亦吾人所欲朝夕見而不忘者以故不復致棄姑存而存之以見吾黨直諒多聞之益不以遊談燕樂而廢至其時或發於一偏不能一出於正者亦皆存而不削庶乎後日觀之有以惕然自省而思所以改焉是則此藳之存亦未可以為無益而略之也若夫江山景物之奇陰晴朝暮之變幽深傑異千狀萬態則雖所謂二百篇猶有所不能形容其髣髴此固不得而記云乾道丁亥冬十月二十有一日新安朱熹序

周子太極通書後序

右周子之書一編今舂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異長沙本最後出乃熹所編定視它本最詳密矣然猶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

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之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故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祁寬居之云）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皆失之。而長沙通書因胡氏所傳篇章，非復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

而別以周子曰者加之，於書之大義雖若無所害，然要非先生之舊，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曉者。（如理性命章之類）又諸本附載銘碣詩文，事多重複，亦或不能有所發明於先生之道，以幸學者。故今特據潘誌置圖篇端，以爲先生之精意，則可以通乎書之說矣。至於書之分章定次，亦皆復其舊貫，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合爲一篇，以便觀者。蓋世所傳先生之書言行具此矣。潘公所謂易通，疑即通書，而易說獨不可見。向見友人多蓄異書，自謂有傳本，亟取而觀焉，則淺陋可笑，皆舍法時舉子葺緝餘，與圖說、通書絕不相似，不問可知其僞。獨不知世復有能得其眞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當極精要，微言湮沒，甚可惜也。熹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脩而來，而五峯胡公仁仲作通書序，又謂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

是以嘗竊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公蓋皆未見此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眞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者所宜知也。因復掇取以系于後云。乾道己丑六月戊申，新安朱熹謹書。

語孟集義序 初曰精義後改名集義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為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騖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

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

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

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

世也而流俗頹巳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
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
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
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
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俗流之
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
新安朱熹謹書

林允中字序

始予得古田林生用中愛其通敏修謹嗜學不
倦因其請字字之曰擇之一日擇之又請曰用

中之弟允中亦知有志於學而其才小不足願
推所以見命之意字之曰擴之何如予時未識
允中而以擇之之言知其爲人也則應曰諾明
年擴之亦來視其志與其才信乎其如擇之之
言也自是從予遊今四五年矣徐深察之則其
爲人蓋晦外而明於內樸外而斂其中是以予
有取焉今年還自吳中過予潭溪之上留語三
日則聞見益廣而將有以充其才矣間請予文
以序其字顧予言何足取然嘗聞之動靜相循
而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主乎靜蓋火之宿者

用之壯水之淪也決之長其理然也擴之誠自
病其才之未充而欲卒大之耶則亦反其本務
其實而已矣擴之唯唯遂書以授之乾道壬辰
九月丙午新安朱熹序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
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
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
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
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

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
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
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
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檃括以就此編蓋表歲
以首年（凡年之上行外書甲子雖無事依舉要以備歲）
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大書
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皆特書之也）
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罷而見者有因事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收之）

說所謂之評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間云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為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

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安朱熹謹書

八朝名臣言行錄序

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見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汨於虛浮詭誕之說予常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為此錄以便記覽尚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

中和舊說序

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嘆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為未嘗發爾自此不復有疑以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父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為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

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為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第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

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挫
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為害之大蓋不但
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
夫及嘗同為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為然其
餘則或信或疑或至于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
近求遠厭常棄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暇
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藁一編輒序其所
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
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予之可戒而知所戒
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
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壬
辰八月丁酉朔新安朱熹仲晦云

記論性答藁後（此篇雖出問答書中今以附此）

此篇出於論定之初徒以一時之見驟正累
年之失其向背出入之際猶有未服習者又持
孤論以當衆賢心亦不自安故今讀之尚多
遺恨如廣仲之言既以靜為天地之妙又論性
不可以真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
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也真妄也動
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

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為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為
靜矣既非妄又非真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
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真而未始有妄也主
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真妄動靜凡有對
待皆不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
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
時酬對既不出此而它所自言亦多瘢闕如論
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
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
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
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
真靜之說以真為本體靜為未感此亦是也然
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
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
之蘊而性之真也歟如此則文義備矣答敬父
書所謂復艮二卦亦本程子之意而釋之疑思
慮未萌者是坤卦事不應以復當之予謂此乃
易傳所謂無間可容髮（一作息）處夫思慮未萌者
固坤也而曰知覺不昧則復矣此雖未為有失
而詞意有未具擇之之疑雖過然其察之亦密

矣又所謂周子主静之說則中正仁義之動静有未當其位者當云以中對正則正爲本以仁配義則義爲質乃無病爾此藥中間亦屢有改定處今不能悉易因題其後以正其失云壬辰仲秋日書

尹和静言行録序

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言者夫子所以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焉者也若和静尹公先生者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何其説之約而守之安也其門人馮氏祁氏呂氏記其緒言各爲一書熹嘗得而伏讀之所以收放心而伐邪氣者幾微之際所助深矣顧其記録之間尚多抵牾至於人名事跡亦或不同然則其於精微之意豈得無可疑者惜乎其不得親見先生而面質之也書之篇首以告同志其亦熟玩而審取之哉乾道癸巳孟夏初吉新安朱熹序

送李伯諫序

國家建立學校之官遍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乎上者以科目詞藝爲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爲足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遍天下而游其間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爲事至於所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爲立學教人之本意哉吾友李君伯諫敦厚好脩篤志問學其於古之大學所以脩己治人之道講之熟矣今也受命於朝而將掌教於鄱之學吾知其所以爲盡職者其必有異於世俗之爲矣然伯諫方且歉然自以不足乎人師之德爲憂而辱顧於予以爲問惟予言之淺陋固已無足陳者抑自其與伯諫游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粗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揣磨敲者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虚閑静一之中是則雖累言之而豈患乎其瀆哉感伯諫下問之勤不能默默因敘前說而并書之祖行之朝云

以爲別伯諫行乎哉今而後聞斯之士其有激然興起於學而明乎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者矣則伯諫之德之脩之驗也夫

程氏外書後序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

可以一概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乙亥新安朱熹謹書

中庸集解序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眞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指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擎誦然旣

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于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

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于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

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為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于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為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為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為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

與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高毋駭於奇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為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為此書采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意唯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盡

合然不害於其脉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為兩卷亦無它義例云乾道癸巳九月壬亥新安朱熹謹書

王梅溪文集序 代劉共父作

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夫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

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蟲蛇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

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
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
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
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
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
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
爲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
庶幾乎出若矣公始以諸生對策殿中一日數
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
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

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
極之初即召以爲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
以必復土疆必雪讎恥爲己任其所言者莫非
修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
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咸上疏自劾
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爲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
夜孜孜如飢渴然欲之切於己去之日民思之
如父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
義務敦朴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
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爲詩渾厚質直懇惻

條暢如其爲人不爲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己意
然其規模宏闊骨骼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
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它片言
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
忠孝爲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
慕傚而爲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
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無有隱
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
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斂衽
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爲

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闊近名不切時務
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以豪髮點汙也
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
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字畫及
變則又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
以致欽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爲
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祕
直西省皆得與公爲寮而公知顧甚厚及來守
建康則公殁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適官府、相
與道舊感慨歔欷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

余序之予蓋三復焉而掩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其官莫侯子齊既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余因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者亘言凜凜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顔納諫為忠任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為職内外交脩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于上民生日遂于下國步安強隱然其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為無憾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五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六

序

傅伯拱字序

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於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而又於其制禮之時所以依象取類而立教者亦莫不審諸此故凡吉禮則尚左其變則尚右自夫手之拱以拜也以及夫祝號詔相之所由也咸率是而分焉蓋不惟其理象之然有不可易者抑所以使夫天下之人平居暇日宗廟朝廷之上族黨庠序之中君臣父子師友賓主之間一拜一揖一進一退視其所尚而有以不忘乎君子之道焉此其所以立教之微指夫又豈不深切而著明哉今建寧傅公之季子伯拱以其名來請字予惟拱之為禮略矣然

乎當儼端行正立則其心固已肅然而主於一矣從而論其平居吉禮之所尚則夫所以尊陽抑陰而使之不忘乎君子之道者其精微之意又如此故請得奉字曰景陽而遂書其說以授之景陽風骨秀爽異於常兒而亦既從事乎日數方名遜讓之學矣蓋亦識夫尊君所以命已者而不忘乎恭敬之守異時少進則又因夫朋友所以字謂已者而益求所以擇善固執之方焉必使陽明勝而德性用陰濁去而物欲消剛不屈而明不傷公足以滅私而義足以勝利

則庶乎其不迷於入德之途而有以進夫君子之域也無疑矣淳熙改元孟夏甲子新安朱熹仲晦父序

送郭拱辰序

世之傳神寫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稱為良工今郭君拱辰叔瞻乃能并與其精神意趣而盡得之斯亦奇矣予頃見友人林擇之游誠之稱其為人而招之不至今歲惠然來自昭武里中士夫數人欲觀其能或一寫而肖或稍稍損益卒無不似而風神氣韻妙得其天致有可笑者為予作大小二象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計雖相聞而不相識者亦有以知其為予也然予方將東遊鴈蕩窺龍湫登玉霄以望蓬萊西歷麻源經玉笥據祝融之絕頂以臨洞庭風濤之壯北出九江上廬阜入虎溪訪陶翁之遺迹然後歸而思自休焉彼當有隱君子者世人所不得見而予幸將見之欲圖其形以歸而郭君以歲晚思親不能久從予遊矣予於是有遺恨焉因其告行書以為贈淳熙元年九月庚子晦翁書

送夏醫序

予嘗病世之為論者皆以為天下之事宜於今者不必根於古諧於俗者不必本於經及觀夏君之醫而又有以知其決不然也蓋夏君之醫處方用藥奇怪絕出有若不近人情者而其卒多驗及問其所以然者則皆據經考古而未嘗無所自也予於是竊有感焉因書遺之以信其術於當世又以風吾黨之不師古而自用者云淳熙元年秋九月庚子晦翁書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謂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

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

知之於須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它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一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

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謬誤唯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為种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奧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已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詞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衆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繫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為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

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者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它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序次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為事狀一端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姦翦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母卒葬潘公所為鄭夫人志乃為水齧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碣又云慨然欲行所莛以見於世又其益遠以博自名又云則延覬

見蒲墓銘碣圖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反覆數十言恐亦非實皆此之斷皆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一章當為二章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春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何君詩見遺事篇內又按康寔廣漢張栻所跋先生手帖據先生家書云濂溪隱吾在營道縣營樂鄉連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旉為熹言嘗至其處溪之源自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為廉田而濂之為字則其實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覆按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如蒲碣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歟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碣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蹈遐遯之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种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爾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

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餘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深切寤歎因取舊袠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鋟板學官以與同志之士共焉淳熙己亥夏五月戊午朔新安朱熹謹書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為作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為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

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眞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眞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汩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旣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為板本以傳永久且以書來屬熹序之熹不得辭也乃略為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淳熙壬寅九月己卯新安朱熹序

劉甥瑾字序

古之君子學以為己非求人之知也故從師親友以求先王之道心思口講不忘躬行之既自得於己矣而謙虛晦默若無有焉今之人則反是是以譬之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以石為玉而又衒之也劉氏甥瑾自其先大父大夫公而予之名矣將冠以其父命來求字予字之曰懷甫告之以古人之意瑾也勉旃毋以石為玉而又衒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丞相李公奏議後序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信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亦未嘗不為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靡有孑遺而為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為言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戈

之禍上疏極言其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罷
官以去而間不七年虜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
又方以耿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嶽重
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
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彊虜然
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懈役遠慮而爭爲割地
講和之說以茍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
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
可以不憂則讒間蠭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
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
政事攘夷狄爲已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
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
要害經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
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
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
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
皆畏天恤民自彊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
爲非策懇切反復以終其身蓋既薨而諸子集
其平生奏章得凡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
悉曲折究極事情絕去彫飾而變化開闔卓然

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説如
出於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
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
晉復使熹書其後以推明之熹辭不敢而其請
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於
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
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
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旌旆舊京汛掃陵廟以復
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讎其已久矣夫
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澨而尚貽吾君今日
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
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
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
固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至於然歟嗚呼痛哉
晉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
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
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
閒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
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眞
非偶然矣因次其語以附于八十卷之末使覽

可無疑於福公之言云淳熙十年十月丙午既望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謹書

資治通鑑舉要曆後序

清源郡舊刻温國文正公之書有文集及資治通鑑舉要曆皆八十卷曆篇一首有紹興參知政事上蔡謝公克家所記於其冊述本指與授次第以及宣取投進所以然者甚悉然其傳布未甚廣而朝命以其版付學省則下吏不謹乃航海而沒焉獨文集僅存而歷數十年未有能

補其二者淳熙壬寅公之曾孫龍圖閣待制伋來領郡事始至而視諸故府則文集者亦已漫滅而不可讀矣乃用家本讎正移之別板且將次及舉要之書而未遑也一日過客有以為言龍圖公矍然曰吾固已志之矣亟命出藏本刻焉踰年告成則又以書來語熹曰是書之成不惟區區得以嗣承先志而脩此郡故事之闕抑亦吾子之所樂聞也其為我記其後熹竊聞之資治通鑑之始奏篇也神宗皇帝實親序之則既有博而得要簡而周事之褒矣然公之意

猶懼夫本書之所以提其要者有未切也於是乎有目錄之作以備檢尋既又懼夫目之所以周於事者有未盡也於是乎有是書之作以見本末蓋公之所以愛君忠國稽古陳謨之意丁寧反復至于再三而不能已者尤於此書見之顧以成之之晚既未及以聞于上而紹聖繼作科禁日繁則又不得以布于下是以三十餘年之間學士大夫進而議於朝退而語於家皆不克以公書從事而背道反理之言盈天下其效至於讒諛得志上下相蒙馴致禍亂有不可忍

言者然後公凡所陳符驗章灼而其出於煨燼之餘者乃得進登王所啓迪天衷既以助成皇家再造之業而其墨印誦習又得以垂法戒於無窮蓋公之志於此亦庶幾少伸焉不幸中間又更放失以迄于今乃有聞孫適守茲土然後復得大傳於世以永休烈熹誠樂聞其事而又竊有感焉因悉著其說以附書後後之君子盍亦視其書之顯晦而考其所以關於時運者為如何則公之所為反復再三而不能自已之心當有可為太息而流涕者矣十有一年冬十有

一月乙亥日南至新安朱熹敬書

張南軒文集序

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覆爰曰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

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閒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豪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

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裒其故藁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君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為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為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

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鄉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

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
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
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
意定其書爲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
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
敬夫所爲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
別行其佗往往未脫稾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
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
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
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于表

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
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淳熙甲辰十有二
月辛酉新安朱熹序

向薌林文集後序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
葬爲韓報仇雖博浪之誅不遂橫陽之命不延
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
學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
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
象歎息不知其心胷面目爲如何人其志可謂

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
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
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
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
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
此是以大者旣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
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
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翛然清遠也然一
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
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耳愚嘗

以是觀於古而驗於今而於薌林居士向公之
書竊有感也公之世家自丞相文簡公始以肺
腑絕識左右眞宗而欽聖憲肅皇后遂以任姒
之德母儀天下自是以來慶流宗支蟬聯赫奕
不可稱數然逮公之仕則已當靖康建炎之際
而國家之變故艱危於是極矣獨其絕僭叛之
音郵而糜其家族宣覇府之號令而暢其威靈
以至擁羸卒守孤城以抗彊虜方勝之鋒遏羣
盜橫流之勢身皆危於九死而志不可奪及紹
興初大臣始決忘讎辱國之計則又慨然上疏

再三指言其失無所回避至於疾病且死而猶勸上以深念創業之艱難不可遽以小康而遂忘大計也此其平生始終大節豈不凜乎其有子房元亮之心哉然二子當時皆不得位而爲之於不可爲之後是以大義雖明而不及有益於人之國若公乃幸猶得竭股肱之力以依日月之光宗社再安與有勞烈較其所就則於二子又有光焉是以中年乞身以自放於江湖之上而學士大夫靡然咸服其高一篇一詠倏然若無意於工拙而其清夷閑曠之姿魁奇跌宕

之氣雖世之刻意於詩者不能有以過也嗚呼是豈徒以其絕俗離世之難發與吐詞之工而然哉蓋必有其本矣始公之薨而五峯先生胡公實狀其行後十餘年而端明學士汪公始銘諸幽其　公之志行本末則既詳矣又後二十餘年而　之季子大夫公乃以公之文集三十卷者屬熹使爲之序自惟晚出慨然公文不及列名二公之次皆有非其分之所安者蓋嘗以是辭焉而弗獲也因竊叙其心之所感者如此以附書之左方後有君子得以考焉大夫名某少以公命受學南陽胡文定公之門今年七十有二矣謝事而老於家亦已十八年矣淳熙十二年春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謝監廟文集序

故監西嶽廟謝君綽中者建之政和人也熹先君子太史公尉政和時以公事行鄉落間聞田舍中有誦書聲屬耳頗異亟下車入其舍則一少年書生方對案危坐吟諷自若先君子前揖問讀何書生起對曰儀禮也是時士方專治王氏經非三經字說日錄老莊之書不讀而生之

業乃如此先君子固已奇之引坐與語酬應敏給使出其文詞氣亦不凡近問其姓名則曰謝姓譽名綽中字也先君子大喜即與俱歸日授以經史百家之言而勉其業之所未至未幾記誦益廣文字益工先君子益歎重之逮中紹興二年進士第調主邵武之泰寧簿歸領祠官年四十六以卒先君子蓋深惜之君性耿介與世俗多不合而居家極孝友既得官即盡以先疇奉其兄娶妻得田自隨一旦亦舉而歸之還自泰寧自以不能隨俗俯仰慨然顧就閑秩以便

親養然君之所以日許與先君子所以期君者
蓋未嘗不以經綸事業爲言也則其志豈自以
爲止於此而已哉君没之年先君子亦弃諸孤
後四十三年而君之子東卿乃以君之遺文一
編過熹於武夷精舍熹讀其書得其志旣歎君
之不幸又念先君子之門人賓客如君者蓋無
幾人今亦無復存者而熹與東卿又皆侊拙不
偶不能有以成其先人之志相與太息流涕久
之旣而東卿請序其文遂書其本末如此君平
生爲文甚多東卿未能讀父書而孤故其所得

止於此其閒又多舛繆脫落不敢輒改懼失其
眞覽者詳焉可也淳熙乙巳四月旣望新安朱
熹序

贈周道士序

清江道士周君抱琴來訪屬余有功衰之戚不
得聽其抑按然視其貌接其言知其所志有深
於是者豈歐陽子所謂理身如理琴工聲不可
干以邪者耶於其行書此贈之君還江西有問
余者以此示之淳熙乙巳十月甲寅晦翁書

金華潛公文集序

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然其所以爲實
不越乎一陰一陽兩端而已其動靜屈伸往來
闔闢升降浮沉之性雖未嘗一日不相反然亦
不可以一日而相無也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
德類萬物之情其所以爲說者亦若是焉耳矣
然及其推之人事而擬諸形容則常以陽爲君
子而引翼扶持惟恐其不盛陰爲小人而排擯
抑黜惟恐其不衰何哉蓋陽之德剛陰之德柔
剛者常公而柔者常私剛者常明而柔者常闇
剛者未嘗不正而柔者未嘗不邪剛者未嘗不

大而柔者未嘗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於世則
天下蒙其福私暗邪辟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
其禍此理之必然也且非獨於易之說爲然蓋
凡自古聖賢之言雜出於傳記者亦未有不好
剛而惡柔者若夫子所謂剛毅近仁而又嘗深
以未見剛者爲歎又乎或人之對則又直以有
慾爲棖也之不得爲剛蓋專以是爲君子之德
也嗚呼若故中書舍人金華潘公者其眞孔子
所謂未見者哉熹雖不幸而不及掃洒其門然
嘗其書而猶喜於有以得其所存之彷彿也蓋

公自宣和初爲博士則已不肯託啓富貴之家而獨嘗論斥大臣蒙蔽之姦矣及爲館職又不肯游蔡京父子間使淮南又不肯與中官同薦啓靖康召對因論時宰何㮚唐恪不可用恐悞國事以是謫去曾不旋踵而言果驗建炎初召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典以正邦法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尤爲汪黄所忌書奏三日而左遷以去其言雖不大傳然劉觀所草責詞直以揣摩譏訾爲罪則其爭固可知已紹興入爲都司又忤時相以歸復爲左

史一日直前奏曰先王之所以致治者以其合於大公至正之道比年之所以致亂者以其反此而已陛下今日誠宜仰思祖宗創業之難二帝蒙塵之久俯念生靈塗炭之苦土地侵削之多夙寤晨興不敢少置每行一事必先念此然後發之務以合於所謂大公至正之道而勿以一毫私意曲徇人情則天下庶有休息之期矣服喪還朝又以廷叱奏事官而忤旨以去自是之後秦檜擅朝則公遂廢於家而不復起矣然公平生廉介自將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

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庇風雨家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其清苦貧約蓋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超然未嘗少屈於檜其子熺暴起鼎貴勢傾內外亦未嘗與通問也常誦君子三戒之言而深以在得之規痛自儆飭生於造次之間一言一行凡所以接朋友教子弟亦未嘗不以孝弟忠敬節儉正直防微謹獨之意爲本於讀書磨鏡之喻切中學者之病當世蓋多傳之而所論汲長孺蓋寬饒之爲人尤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

嗚呼若公之清明直諒確然一節其眞可謂剛毅而近仁矣夫以三代之時聖人之世而夫子已嘆剛者之不可見況於百世之下幸有如公者焉而不得少申其志以沒其條奏草藁有補於時可爲後法者又以公自焚削而不復存其平生之言頗可見者獨有賦詠筆札之餘數十百篇而已後之君子蓋將由此以論公之世其可使之泯沒無傳而遂已乎公之兄子今廣州使君時訓熹盡序其書而傳之熹不敢當而亦不得辭也於是三復其書而竊其梗槩附于世

首以告觀者且將特出而伏讀之以自厲焉公諱某字義榮一字子賤自號默成居士集凡十有五卷廣州守德鄉少學於公植志行身甚有家法數爲郡守部使者愛民戢姦不憚大吏所至皆有風績云淳熙丙午春三月己卯朔旦具位新安朱熹謹序

易學啓蒙序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

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淳熙丙午暮春既望雲臺眞逸手記

律呂新書序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爲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于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寖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

猶有未攄是固不皇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傅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

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
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
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
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
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
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
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
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即肆其胸臆之妄
為穿穴而無所據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
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平生之力以至
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
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管括機要
闡究精微不為浮詞濫說以汩亂於其間亦庶
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
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
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
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
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
矣抑季通之為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
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
其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
僅得指意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為能知己
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
均調節族被之管絃別為樂書以究其業而又
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
皇極經世之曆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
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
快也哉淳熙丁未正月朔旦新安朱熹序

小學題辭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
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
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彊惟聖性者浩浩
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
乃頹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
其根以達其支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弟
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
或逾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
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
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
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幸茲秉彝極天

剛學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題小學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為此書受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

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

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它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

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

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

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

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

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

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中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李存誠更名序

李君棐忱相見於政和余問其名與字之義則曰先儒之訓以爲輔也余謂不然古字多假借棐之與匪通用顏監之釋班史有是言矣余嘗以遍考之凡書之言棐者皆當爲匪其義乃適李君曰然則以匪忱爲名愚之所不安也請有以易之余曰去匪而存忱可已李君曰諾乃書以遺之而字之曰存誠云紹興元年二月十八日朱熹仲晦父書

雲龕李公文集序

士君子所以立於斯世者不難於文而難於實不難於小而難於大此愚所以每竊有感於參知政事隴西文敏李公之文而病世之所以知公者殊淺也蓋自我宋之興百有餘年累聖相承專以文治而其盛極於崇觀政宣之間一時學士大夫執簡秉筆爭以文字相高其所以歌詠泰平藻飾治具者雜然並出如金石互奏宮徵相宣亦有能優劣之者而李公以傑出之材雍容其間發大詔令草大牋奏富贍雄特精能華妙愈出而愈無窮有將闢拔後之口而奪之氣斯已奇矣然使公之所立獨恃此而無其實或彼碌碌然務爲小廉曲謹以投世俗之耳目而其大者無稱焉則亦何足以名於一世而垂無窮哉而公扈蹕臨安適遭己酉三月五日之變當是之時一旦猝然事出非意群公愕眙不知所以爲策公獨挺身赴難神采毅然逆折兇渠喻以大義退而陰贊宰府爲所以離貳逆黨尊復明辟之計者甚悉是以平賊之功雖由外濟而高宗皇帝察公之忠首擢以爲尚書左丞而又賜之手札至有萬衆動色具臣靦顏之語嗚呼天地之間理義之實孰有大於君臣之際者而公於是乃能竭其股肱之力以有成功是其所立豈獨以其文而已哉然公功成不居退而老於江海之上杜門終日絕口不道前事雖所以告其子弟者亦常歛然退託如有不足之意是以世之君子鮮或知之其所可考而必信者獨賴聖謨神翰炳若日星是以天下之公論至於久而後定耳以是觀之則世之獨以文字知公者豈非淺哉頃年公孫故建康通守誼嘗以公之遺文屬熹爲序熹以不文謹謝不敢今年通守之弟齊安史君訦又以爲請且曰訦之

請非有心獨願得一言以發明公之大節使後世之知公者不獨以其文而已爾熹於是乃敢拜受其書而三復焉因竊論其所處者如此以附篇後蓋公嘗受學於其世父右史樂靜先生而樂靜之學又得之高郵孫中丞眉山蘇承旨其丁寧付授之意今略見公所撰樂靜文集後語中有本者固如是也紹熙元年冬十有一月某日具位朱熹序

豐清敏遺事後序

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為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强以能有為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令之美論議之雄節槩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挾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以慰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伯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禮部尚書縉雲清敏公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脩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為子則孝為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為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卑濟者公獨正色讜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

以不背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乎外退處乎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歉是非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子之歎孟氏之言於是而益見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鄉往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孫中散大夫某持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熹不獲

也因次是說以附于章貢李公跋語之後。於公之懿德勵行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為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直，勤事愛民，屢為刺史二千石，入登郎省，皆有顯聞，然多不得久於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二年夏四月戊寅朔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序

孫穡仲文集序

蘇臺孫僕穡仲示予以其所為文曰谷橋愚藁者十巨編，曰予之用力於此深矣，予其為我評之。熹不能文，不知所以贊也。然嘗讀穡仲兵要之書矣，觀其述作之體，不為文字之空言，而必要於實用，此其志豈獨求以文鳴於世而已哉。今得此編而讀之，則其律令之嚴，關鍵之密，又若未能無意於文者。然其不為空言而必求有以發於物色事情之實，則猶兵要也。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昔之用力於文者，蓋已病之。是以谷橋之篇驟而讀之，初若艱深嚴苦而

不諧於俚耳，至其合處，則又從容閒暇，流暢發越，若律呂之相和，雌雄之相應。此其用力之淺，亦世嘗有能識之者，不待予言而後信也。至於以經之趣，足以見其文之所以為本，論事之章，足以見其學之所以為用，又皆明白磊落，間見層出於其間。嗚呼，是亦富矣。異時有志之士，蓋必將有考焉，又不當專以文章利病而言也。紹熙癸丑七月既望新安朱熹書

武夷圖序　乙卯中秋

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建寧府崇安縣南二十餘里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所宅。峯巒巖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絕壁，人迹所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插石罅間，以度舟船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落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生為眾所臣服，沒而傳以為仙也。今山之群峯最高且正者，猶以大王為號，半頂有小丘焉，豈即君之居耶。然舊記相傳，詭妄不經，不足考信。故有倣圖迫近，漶漫亦難辨識。今沖佑羽

人高君文舉始復更定此本於其鄉倩隱求之
閣爲能有以盡發其秘且屬隱屏精舍仁智堂
主爲題其首以袪舊傳之惑云

韓文考異序

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爲佳本予讀之信然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杭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讎者妄改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爲涉田氏廟改天明爲王明之類耳觀其自言爲兒

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弊脫略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本蓋未知其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而猶曰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則固未嘗必以舊本爲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秘閣官書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其作者之手藁而是正之者豈盡劉向揚雄之倫哉讀者正當擇其文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爲重輕也抑韓子之爲

雖以力去陳言爲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爲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意義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區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

書韓文考異前

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氏校定本號爲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爲定而尤尊

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它本雖善亦棄不録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辭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故今輒因其書更爲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它書之可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爲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

林貫之字序

莆田林井伯之子小字轉翁聞以謂余請有以

歲久余曰日月山川陰陵之外何適而非名喚毋曰翁者以夫自尊之嫌斯可已乃請井伯姑仍上字而字以貫之且告之曰車之所以轉者輪也輪之所以轉者牙之圜也牙之所以轉者輻之直而凿於轂也轂之所以轉者內空以貫乎軸而外能使輻以指牙也然自轂之外雖能轉物而未免自轉於物唯軸則承軫載物以貫夫轂而未嘗有所動焉是以不轉於物而物之可轉者皆唯我之所轉而莫能違也嗚呼人之爲學至於有以自立其心而不爲物之所轉則

文谷集卷之十六　四四

其日用之間所以貫夫事物之中者豈富貴所能淫貧賤所能移威武所能屈哉井伯家傳與學所以教井子者固宜熟於此矣貫之其必以余言爲不謬云

黃子厚詩序

余年十五六時與子厚相遇於屛山劉氏之齋館俱事病翁先生子厚少余一歲讀書爲文相上下猶或有時從余切磋以進其所不及後三四年余猶故也而子厚一旦忽然踊躍騫進不可以尋尺計出語落筆輒驚坐人余固歎其超然不可追逐而流輩中亦鮮有能及之者自後二十餘年子厚之詩文日益工琴書日益妙而余日益昏惰乃不能及常人亦日自念其所曠闕又有急於此者因遂絕意壹以頑鄙自安固不暇復與子厚度長絜大於文字間矣既而子厚一再徙家崇安浦城會聚稍希闊然每得其詩文筆札必爲之把玩賞歎移日不能去手蓋子厚之文學太史公其詩學屈宋曹劉而下及於韋應物柳子厚猶以爲雜用今體不好也其隸古尤得魏晉以前筆意大抵氣韻豪爽

文谷集卷之十六　四五

而趣味幽潔蕭然無一點世俗氣中年不得志於場屋遂發憤謝去杜門讀書清坐竟日間輒曳杖行吟田野間望山臨水以自適其於騷詞能以楚聲古韻爲之節族抑揚高下俛仰疾徐之間凌厲頓挫幽眇回鬱聞者爲之感激慨歎或至泣下由是其詩日以高古遂與世亢至不復可以示人或者得之亦不省其爲何等語也獨余猶以舊習未忘之故頗能識其用意深處蓋未嘗不三復而深悲之以爲子厚豈眞坐此以窮然亦不意其遂窮以死也衰莫疢痛餘日

幾何而交舊零落無復可與語此者方將訪其遺藁櫝而藏之以爲後世必有能好之者而一日三山許閎生來訪袖出子厚手書所爲詩若干篇別抄又若干篇以示余其間蓋又有余所未見者然後益知子厚晚歲之詩其變化開闔恍惚微妙又不止余昔日之所知也爲之執卷流涕而識其後如此子厚名銖姓黃氏世家建之甌寧中徙順昌且再世母孫讀書能文昆弟皆有異材而子厚所立卓然尤足以自表見顧乃不遇而阨窮以死是可悲也許生嘗學詩於

子厚得其戶牖收拾遺文其多乃至於此拳拳綴緝師死而不忍倍之是又可嘉也已慶元己未七月壬子雲谷老人書

楚辭後語目錄序

右楚辭後語目錄以鼂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鼂氏之爲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眞如揚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

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思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資而何諷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鼂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爲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

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晁氏以爲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爲者矣其餘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楚詞集註序

右楚辭集注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

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唫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

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喩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滞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据舊編粗加檃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贈畫者張黃二生

鄉人新作聚星亭欲畫荀陳遺事於屏間而鄉僻陋無從得本友人周元興吳和中共摘張黃二生之能因俾為之果能考究車服制度想像人物風采觀者皆歎其工二生因請為記其事予以為二生更能遠遊以廣其見聞精思以開其智聰則其所就當不止此予老矣尚能為生印之慶元庚申五月二十四日晦菴病叟書

贈張彥悅其

周深父更名序

水之深者淵回澄瀯人莫能測其源底之所極其或未然則必濬之而後深此理之必然也深父更名以避前聖其義則已善矣而其所欲名者又即其字而得夫所以深之之道焉豈不又甚可嘉也哉自今以往因稱有據而日有以深乎其內使相與遊者但見其淵回澄瀯有異於前而莫際其極是則深父之果能為深而不負乎此名也夫慶元庚申閏月初吉晦菴病叟書

贈筆工蔡藻

予性不善書尤不能用兔毫弱筆建安蔡藻以筆名家其用羊毫者尤勁健予是以悅之藻若去此而游於都市益將與曹忠輩爭先云淳熙元年八月五日朱仲晦父書

三先生論事錄序

昔顏子敦嘗為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固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為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於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為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所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六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七

記

高士軒記

同安主簿廨皆老屋支柱始不可居獨西北隅一軒爲亢爽可喜意前人爲之以待夫治簿書之暇日而燕休焉然視其所以名則昔有不屑居之之意予以爲君子當無入而不自得名此非是因更以爲高士軒而客或難予曰漢世高士不爲主簿者貫御史蜀漢官御史府典制度文章大夫位上卿亞丞相主其簿書者名秩亦不卑矣彼猶以爲汙己而不顧焉故足以爲高也今子僕僕焉往塵埃之中左右朱墨蒙犯箠楚以主縣簿於此而以高士名其居不亦戾乎予曰固也是其言也豈不亦曰士安得獨自高其不遺則可云不爲已乎予於其言蓋嘗竊有感焉然亦未嘗不病其言之未盡也蓋謂士之不遭可無不爲若古之乘田委吏抱關擊柝者焉可也謂士不能獨自高則若彼者乃以未睹夫高也夫士誠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亦豈有待於外而後高耶知此則知主縣簿者雖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軒雖陋高士者亦或有時而來也顧予不足以當之其有待於後之君子云爾客唯唯而退因書之壁以爲記

泉州同安縣學官書後記

紹興二十有五年春正月熹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廷中已事而言於連帥方公曰熹爲吏同安得兼治其學事學有師生誦說而經籍弗具學者四來無所業於其間願得撫府所有書以歸使學者得肄習焉公幸哀其愚不以爲不可即日減省少府用度金錢屬工官撫以予縣凡九百八十五卷熹與諸生既受賜則相與臺議所以斂藏守視出內京畀之禁戒以復于公報皆施行如章熹竊惟公之舉是賜也蓋將以幸教此縣之人而非私於熹之請熹乃幸得以㳟傳奉承惟不能稱且無以垂示久遠故敢具刻公所出教而并叙其指意如此揭之以視縣之父兄子弟與學官弟子之有秩於典領者使承公志永永不怠此熹之職守也夏四月丁丑具位謹記

射圃記

同安縣西北門射圃者監鹽孫君清叟所爲也紹興二十五年夏縣有警令丞以下部吏士分城以守而曹侯與予備西北異時寇至常𨻶西北然則曹侯與予所守者盜衝也侯一日與予登城四望慷慨相語曰是不能守吾屬死無處所不可不勉則分背去行所部循勉慰飭偷惰吏士士皆感奮爲用侯又曰兵家有之曲道險隘則劍楯利仰高臨下則弓矢便是則射者固嬰城之具而其爲技必習之於無事之時然後緩急可賴而用也今蜂蟻之屯雖未能傅吾城而陳而吾之士固將徇我以死亡我其可以不素教而用之哉於是相與相城之隅得隙地斥以爲射圃袤六十步三分其袤而廣得一焉爲其徒日射其間其後盜雖已潰去圃因不廢間往射焉初侯謂予是圃之作吾一人力也衆人不能見將然其以吾二人者爲無事而勤民矣盍記其意以視後予曰諾哉曹侯守德廣武惠王諸孫世將習兵喜文詞通吏事蓋慨然有志於功名者而予新安朱熹仲晦也時爲主簿於是爲記云

蘇丞相祠記

熹少從先生長者遊聞其道故相蘇公之爲人以爲博洽古今通知典故偉然君子長者也熙寧中掌外制時王丞相用事嘗欲有所引拔公以其人不可用且非故事封上之用此罷歸不自悔守益堅當世高其節與李才元宋次道並稱三舍人云後得毗陵鄒公所撰公行狀又知公始終大節蓋章章如是以是心每慕其爲人屬來爲吏同安同安公邑里也以公所爲問縣人雖其族家子不能言而泉人往往反喜道曾宣靖蔡新州呂太尉事以爲盛予不能識其何說也然嘗伏思之士患不學耳而世之學者或有所怵於外則眩而失其守如公學至矣又能守之終其身宜不變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學者所宜師也因爲之立祠於學歲時與學官弟子拜祠焉而記其意如此以視邑人云

漳州教授廳壁記

教授之爲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耳然爲其易而避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敎

我昔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
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
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
躬問學蹈繩墨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爲稱此非
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不謂難矣乎不特此爾
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
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内之纖悉
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
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總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
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

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
非簿書期會之所能槩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
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
以是爲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爲之而孰
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
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
予嘗以事至潭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予於
其寓直之舍因得盡觀陳君所施於學者予謂
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刻前人
之名氏於壁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三既不得

命乃退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爲記且以厲後
之君子云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
熹記

一經堂記

紹興二十三年秋七月予來同安明年乃得柯
君而與之游相樂也時君以避地邑居教授常
百餘人爲予治學事因得引君以自助君行峻
不爲苟合由是衆始有所嚴憚至它事亦多賴
以濟焉又明年君將及其先人之廬因舊葺壞
以爲而取揚子所謂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

一經者號其寢居曰一經之堂間謁予記之予
謝淺學未久文且下將不能有所發明於吾子
之意然顧更屬可者如是非徙一再至今年冬予
將辭吏以去而君又以爲請既不得辭乃爲之
言曰予聞古之所謂學者非它耕且養而已矣
其所以不已乎經者何也曰將以格物而致其
知也學始乎知惟格物足以致之知之至則意
誠心正而大學之序推而達之無難矣若此者
世亦徒知其從事於章句誦說之間而不知其
所以然者固將以爲耕且養者資也夫豈用力

於外哉柯君名翰字國材爲人孝謹誠慤介然有以自守於經無不學今將隱矣而其志不自足如此是蓋終身焉則其造詣之極非予所敢量也姑次此是說爲之記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辛丑新安朱熹記

芸齋記

友人徐元聘有田舍一區旁治軒窗明潔可喜暇日與子弟講學其間而問名於熹熹故爲誦知田意嘗謂孟子言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最爲善喻今徐君課其子弟而學於田間姑以芸名齋使學者即事而思之則内外之分定而方之所肆不於人之田矣霜露既斂華實而食之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徐君以熹言爲然故書以遺之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五日癸卯新安朱熹書

畏壘庵記

紹興二十六年之秋予吏同安適三年矣吏部所使代予者不至而廨署日以隳敝不可居方以因葺之宜爲請於縣會予奉檄走旁郡因得并載其老幼身送之東歸踰春而反則門廡列舍已摧壓而不可入矣於是假縣人陳氏之館居焉自縣西北折行數百步入委巷中垣屋庳下無鉅麗之觀然其中粗完潔有堂可以接賓友有室可以備棲息誦書史而佳花異卉藥盆荷之屬又皆列蒔於庭下亦足以娛玩耳目而自適其意焉予獨處其間稍捐外事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其下拚除汛灑之役願留者亦無幾人若常時車馬之客與胥吏之有事於官府者則無所爲而來矣客或謂予所以處此庶乎庚桑子之居畏壘也因名予居曰畏壘之菴

自是閉門終日翛然如在深谷之中不自知身之係官於此既歲滿而不能去也如是又累月代予者卒不至去當自免歸而陳氏謁予記其事曰使後之人知夫子之嘗居于是也予惟庚桑子蓋莊周列御寇所謂有道者予之學既不足以知之而太史公記又謂凡周所稱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言無事實然則亡是公非有先生之倫也此皆不可考獨周之書辭指經奇有可觀者予是以獨取其號而不辭遂書以畀陳氏陳氏世爲醫請予記者名良傑爲人謹篤

周慎能通其家學云紹興二十七年夏六月廿
一日新安朱熹記

存齋記

予吏同安而游於其學嘗私以所聞語其士之與予游者於是得許生升之爲人而敬愛之比予之辭吏也請與俱歸以共卒其講業焉一日生請於予曰升之來也吾親與一二昆弟相爲築環堵之室於敝廬之左將歸翳蓬藋而居焉惟夫子爲知升之志敢請所以名之者而幸敎之則升之願也予辭謝不獲因念與生相從

於今六七年視其學專用心於內而世之所屑一毫不以介於其間嘗竊以爲生之學蓋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者於是以存名其齋而告之曰予不敏何足以知吾子然今也以是名子之齋則於吾子之志竊自以爲庶幾焉耳矣而曰必告子以其名之之說則是說也吾子旣自知之予又奚以語吾子抑嘗聞之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耳目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

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此予所以名齋之說吾子以爲如何生作而對曰此固升之所願學而病未能者請書而記諸屋壁庶乎其有以自勵也予不獲辭因書以授之俾歸刻焉紹興二十八年九月甲申新安朱熹記

牧齋記

余爲是齋而居之三年矣飢寒危迫之慮未嘗

一日弛於其心非有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則無一日不取六經百氏之書以誦之於玆也以其志之篤事之勤如此宜其智益加明業益加進而不知智益昏而業益墮也以是自咎嘗間而思之夫挾其飢寒危迫之慮以從事於聖人之門而又雜之以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有事物之累無優游之樂其於理之精微索之有不得盡其事之是非古今之成敗興廢之故考之有不得其詳矣況古人之學所以漸漬而持養之者固未嘗得施諸其心而錯諸其身

也如此則凡所為早夜孜孜以營事業之成而詔道德之進者亦可謂安矣然古之君子一簞食瓢飲而樂之泰然未嘗有戚戚乎其心而汲汲乎其言者彼其窮於當世有甚於今矣而有以自得於己者如此必其所以用心者或異於予矣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然也豈以飢寒者動其志豈以挾策讀書者而謂之學哉子方務此以自達於聖人也因述其所以而書其辭於壁以為記

歸樂堂記

予嘗為吏於泉之同安而與僊游朱侯彥實同寮相好也其後予罷歸且五六年病卧田間復與當世不相聞知獨朱侯時時書來訪問繾綣道語舊故如平生驩一日書抵予曰吾方築室先廬之側命之曰歸樂之堂蓋四方之志倦矣將託於是而自休焉子為我記之予惟幼而學強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此常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怵迫勢利腃踡軒冕印綬之間老而不能歸或歸矣而酣豢之餘厭苦淡泊顧慕疇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戚促自以為不得其所而豈知歸之為樂哉或知之矣而顧其前日從官之所為有不能無愧悔于心者則於其所樂雖欲暫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斯亦豈不難哉朱侯名卿子少有美材學問慷慨入官三十年以彊直自遂獨行所志不為勢屈以故浮湛選調行年五十乃登王官然予視其簿書期會之餘日蓋無一日不命賓友從子姪登山臨水弦歌賦詩放浪於塵埃之外而無幾微留落不偶之意見於言面則其於勢利如何哉其仕而能歸歸而能

樂不待斯堂之作而可信無疑矣顧予未獲一登斯堂而覽其勝槩然其林壑之美泉石之饒足以供徒倚館宇之邃窔奧之適足以寧燕休圖史之富足以娛心目而幽人逸士往來於東阡北陌者足以析名理而商古今又不待接於耳目而知侯之樂有在乎是也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意如此如天之福異時獲從遊於堂上尚能為侯賦之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乙卯

建寧府學游御史祠記

故監察御史游公先生諱酢字定夫此邦之建

陽人而河南程氏之高第弟子也徽廟初爲御史未幾去爲郡江淮間又退而閒居以卒隆興初元歲在癸未先生之沒於是四十有一年矣今敷文閣待制延平陳公實爲此邦謂德學之盛有如先生者而無祠於其鄉之學非獨鄉人子弟之過長民者亦有罪焉乃爲堂於府學之東偏立像致祠而以書屬熹使記其意熹辭謝弗堪屢返而公不聽於是退考舊聞按龜山楊文靖公所爲先生墓誌之辭曰子元豐中受學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一人焉曰上蔡謝顯

道公其一也初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公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唱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子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公自幼不群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于中形于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世

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之私言也所著書有中庸義易說詩二南義論孟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蓋楊公所記如此熹惟知先生之深而言足以命其德且信於後宜莫踰於楊公者然則先生之道學德行於此可以觀其詳矣又念每獲侍坐於陳公而聞其語先正忠肅公

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辭章昔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尚能誦之其雍容俯仰之間又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怳然若將復見其人焉此其於先生之道如何哉然則公之所以命祀先生蓋將推其所得於己者以幸教此邦之人非徒致欽慕之意以修故事而已也熹既不獲終辭乃悉論著楊公本語而不敢輒贅一辭於其間且復撰公指意所出者如是而并書之以承公命庶乎其可幸無罪云耳嗚呼先生之學者登是堂而拜其像於是記也考其

友之淵源退訪其書而讀之於以求先生之所以學者果惡乎在幸而有以自得之則亦無以異乎親而炙之矣詩曰人之好我視我周行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蓋雖不敏願與承學之士勉焉以無忘陳公之德也八月甲子具位朱熹記

通鑑室記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為於世者

也然而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譎朝三莫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事之方而已矣嘗立張侯仲隆慷慨有氣節常以古人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閎博則又用無不宜蓋臨大事變而愈益精神指麾處畫無一不中幾會者是其志與其材雖未盡見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足也方且博觀載籍記覽不倦蓋將酌古揆今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冗冗陳編掇拾華藻以為談聽之資至其施諸

事實則泛然無據而已也嘗客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盡數卷蓋上下若干年之間安危治亂之機情偽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毫分心日曉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如是蓋三年矣而其起居飲食宴娛談笑亦無一日而不在是也室之前軒俯視衆山下臨清流邑屋臺觀園林陂澤之勝月星雨露風煙雲物之奇及其有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者尤於讀是書也為宜於是直以通

鑑榜之而屬予記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即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而況是書先正溫公之志其為典刑總會簡牘淵林有如神祖聖詔所褒者是亦豈不足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其術此豈苟然而已哉然予猶欲進於行著習察之塗使異時見於用者無毫釐之差也則願以仁之說為侯誦之是以承命不

發而記其本末因附以所聞如此乾道三年秋七月新安朱熹記

南嶽遊山後記

[illegible]唱酬訖于庚辰敬夫既序其所以然者而[illegible]矣癸未發勝業伯崇亦別其羣從昆弟而始聞水簾之勝將往一觀以雨不果而趙醇胡廣仲伯逢季立甘可大來餞雲峯寺酒五劇論所疑而別丙戌至櫧州熹與伯崇擇之[illegible]道東歸而敬夫自此西還長沙矣自癸未至丙戌凡四日自嶽宮至櫧州凡百有八十里其間山川林野風煙景物視向來所見無非詩者而前日既有約矣然亦念夫別日之迫而前日所講蓋有既開其端而未竟者方且相與思繹討論以畢其說則其於詩固有所不暇者焉乃戌之莫熹諗於衆曰詩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善人之所以深懲而痛絕之者懼其流而生患耳初亦豈有咎於詩哉然而今遠別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則無以寫難喩之懷然則前日一矯枉過甚之約今亦可以罷矣皆應曰諾既敬夫以詩贈吾三人亦各荅賦以見意熹又進而言曰前日之約已過矣然其戒懼警省之意則不可忘也何則詩本言志則宜其宣暢湮鬱優柔平中而其流乃幾至於喪志羣居有輔仁之益則宜其義精理得動中倫慮而猶或不免於流況乎離羣索居之後事物之變無窮幾微之間毫忽之際其可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將何以禦之哉故前日戒懼警省之意雖曰小過然亦所當過也由是而擴充之庶幾乎其寡過矣敬夫曰子之言善其遂書之以詔毋忘於是盡錄贈處諸詩于篇而記其說如此自今暇日時出而觀焉其亦足以當盤盂几杖之戒也夫丁亥新安朱熹記

轉運司蠲免鹽錢記 代[illegible]守一本作[illegible]守

皇帝陛下臨御之五年朝廷清明衆職修理乃眷南顧閔兹遠黎其月詔以太常少卿臣某爲福建轉運副使而付以鹽筴使訪其利病以聞臣某既承詔奔走即事則與判官臣某爰暨屬僚惇詢審訂具以條奏越明年春遂有旨免本道鹽州縣逋負鹽課之緡錢九十七萬又詔歲入鈔鹽緡錢二十二萬者其罷之而使漕司歲

以緡錢七萬補經費之闕臣並承命懽喜比向頫首言福建鹽法之弊久矣臣等問諸故府竊見祖宗盛時本道鹽息歲入緡錢十萬而三分之以其一予漕司佐州縣用度且市貢金其二爲鈔法則商人歲輸京師者爲錢六萬六千有奇而已其後鈔法中弛浮議交煽因盡以委漕司而增其額於是綱運猥并鹽溲不時而民始受弊中間蓋嘗識捐然什不能去其三又它用之取具於鹽者亦且數倍舊制矣以歲出有常因不敢議至州縣或不能供又不得以時蠲除

新故相仍轉相督趣重爲民病歷年滋多今乃幸遇陛下仁聖儉慈不遺遐遠既幸聽愚臣言而又推之以及其所未言者蓋德音再下而鈔額復祖宗之舊逋負捐累歲之積使州縣之吏無所旁緣以漁獵其民民得休息恩澤隆厚不可勝量臣等駑鈍不材奉使無狀乃幸待奉承聖詔以布于下誠歡誠喜敢不悉力究宣謹案所部無或不虔以發明命猶懼不稱無以昭示永久則取尚書所下詔旨刻石臺門以詔來者而竊敬識其下方如此又惟陛下明德神靈天運日新其約己厚民之心終日乾乾有進無已竊計經制大定上下與足蓋可以日月期矣然則臣等前日所不敢議者且將復有望焉敢昧萬死并記其說而俯伏以俟乾道四年三月

謝上蔡語錄後記

熹頃年校定上蔡先生語錄三篇未及脫稿而或者傳去遂鋟木於贛上愚意每遺恨焉比因閑暇復爲定著此本然亦未敢自以爲可傳也因念往時削去版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其果出

於何人也後籍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錄一篇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爲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夫江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高而陳忠肅公又嘗稱其論明道先生有足目相應之語蓋亦略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爲言若此豈差之毫釐則夫千里之繆有所必至而不能已者耶因書以自警且示讀者使毋疑舊傳謂先生與胡文定公手柬今并掇其精要之語附三篇之後云乾道

戊子四月壬寅熹謹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二公祠記

崇安建之巖邑故宮師趙清獻公嘗爲之宰故侍讀胡文定公又其邑里人也兩公之德後學仰之舊矣然數十年之間爲是邑者不知其幾何人無能表而出之以化於邑者乾道三年今知縣事溫陵諸葛侯始至則斯葺新學校以教其人而深以兩公之祠未立爲已病於是訪求遺象因新學而立祠焉明年五月甲子訖功命諸生皆入于學躬率丞掾與之釋菜于先聖先

師而奠于兩公之室三獻成禮揖諸生而進之曰學則孔孟尚矣然居是邦講其風聲氣俗之近則鄉大夫鄉先生之賢者豈可以不知其人哉惟趙公孝弟慈祥履繩蹈矩爲政有循良之蹟立朝著蹇諤之風清節至行爲世標表固諸公之所逮聞也至於胡公聞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則諸君豈盡知之乎吾承乏於此過不自料常欲與諸君相勵以聖賢之事今幸因吾民之餘力校室以修方將日與諸君者從容俯仰乎其間顧念古昔聖賢遠矣則欲諸君自其近者而達之是以象兩公於此堂也諸君自今以來蓋亦望其容貌而起肅敬之心考其言行以激貪懦之志然後精思力講反之於心以求至理之所在而折衷焉庶幾學明行尊德久業大果能達於聖賢之事是則兩公私淑後來之本意而亦區區平日所望於諸君也諸君豈有意乎諸生皆拜曰諸生不敏敢不敬蚤夜以思無忝先

生之誨於是既退而諸葛侯使人以是說走山間俾熹爲之記熹惟今之爲政者固已不遑於學校之事其或及之而不知所以教則徒以祿利誘人而內之卑污淺陋之域是乃賊之而於教何有今諸葛侯於絃邑既新其學而語之以聖賢之事又能尊事兩公俾學者由是而學焉則可謂知所以教矣此其志豈特賢於今之爲政者而已哉既不得辭乃具書其本末以視同志願相與勉焉以毋負諸葛侯之教也是月癸未新安朱熹記

克齋記

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

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

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為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歟然自聖賢既遠此學不傳及程氏兩先生出而後學者始得復聞其說顧有志焉者或寡矣若吾友會稽石君子重則聞其說而有志焉者也故嘗以克名齋而屬予記之予惟克復之云雖若各為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故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外別有復禮

之功也今子重擇於斯言而獨以克名其室則其於所以求仁之要又可謂知其要矣是尚奚以予言為哉自今以往必將因夫所知之要而盡其力至於造次顛沛之頃而無或怠焉則夫所謂仁者其必盎然有所不能自已於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為哉顧其所以見屬之勤有不可以終無言者因備論其本末而書以遺之幸其朝夕見諸屋壁之間而不忘其所有事焉者則亦庶乎求仁之一助云爾乾道壬辰月日新安朱熹謹記

味道堂記

武陽何君鎬叔京一日以書來謂熹曰吾先君子宸陽府君少事東平馬公先生受中庸之說服膺踐行終身不懈嘗榜其燕居之堂曰味道蓋亦取夫中庸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云也今不肖孤既無以嗣聞斯道惟是朝夕冀除處居恪勉不敢忘先人之志子其為我記之以告于後之人而鎬也亦得出入覽觀焉庶乎其有以自勵也熹惟何公實先君子太史公同年進士熹不及拜其牀下獨幸得從叔京遊而

見事之因得聞其學行之懿顧雖不德不文不足以稱述傳信然慕仰之深願得託名於其屋壁之間以為幸因不敢以不能對謹按公諱某字太和始為少吏南方會馬公以御史宣慰諸道一見賢之奏取為屬因授以所聞於程夫子之門者且悉以平生出處大節告之詳焉既馬公以言事謫死公歸守其學終身不少變其端已接物發言造事蓋無食息之頃而不惟中庸是依也鄉人愛敬至以中庸何公目之於他經亦無所不學而尤盡心于易作集傳若干卷其

忠純篤厚之姿廉靜直方之操得于天而成于學充于內而不暴於外世之君子莫能知也始以馬公移書偽楚斥使避位之節列上史官宰相惡其分己功逮繫詔獄削籍投荒而終不自悔以歿其身此其於道真可謂飲食而知其味矣惟其知之深是以守之固而行之樂行之樂是以益味其腴而弗能去也然公之所謂道者又豈若世之俗儒習見老佛虛無寂滅之說而遂指以為道也哉考諸公之中庸亦曰五品之民彝而已熹愚不肖誠不足以窺大人君子所

存之萬一然竊意其名堂之意有在於是也是以敢備書之以承叔京之命俾後之君子得以考焉抑叔京之清夷恬曠不累世紛既聞道于家庭又取友於四方以益求其所未至其術訓編事而居此堂也可無愧矣今又欲由是益自勵焉是其進之銳而至之遠其可量哉其可量哉此於法當得附書因并識於此云乾道癸巳二月甲申新安朱熹記

劉氏墨莊記

乾道四年秋熹之友劉清之子澄罷官吳越相

於潭溪之上留語數日相樂也一旦子澄拱而起立且言曰清之之五世祖磨勘工部府君仕太宗朝佐邦計者十餘年旣沒而家無餘貲獨有圖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也海陵胡公先生聞而賢之爲記其事其後諸子及孫比三世果皆以文章器業爲時聞人中更變亂書散不守清之之先君子獨深念焉節食縮衣悉力營聚至紹興壬申歲而所謂數千卷者始復其舊故尚書郎徐公兢爲大書墨莊二字以題其藏室之

扁不幸先人棄諸孤清之兄弟保藏增益僅不失墜以至于今然清之竊惟府君夫人與先君子之本意豈不曰耕道而得道仁在夫熟之而已乎而不知者意其所謂或出於青紫車馬之間清之不肖誠竊病焉願得一言以發明先世之本意於以垂示子孫丕揚道義之訓甚大惠也熹聞其說則竊自計曰子澄之意誠美矣然劉氏自國初爲名家所與通書記事者蓋儒先長者引今子澄所稱又其開業傳家之所自於禮爲甚重顧熹何人乃敢以其無能之辭度越

前賢上紀茲事於是辭謝不敢當而子澄請之不置距今五六年書疏往來以十數亦未嘗不以此爲言也熹惟朋友之義有不可得而終辭者乃紬繹子澄本語與熹所以不敢當之意而叙次之如此嗚呼非祖考之賢孰能以詩書禮樂之積厚其子孫非子孫之賢孰能以仁義道德之實光其祖考自今以來有過劉氏之門而問墨莊之所以名者於此乎考之則知其土之所出廩之所入者在此而不在彼矣蓋磨勘公五子皆有賢名中子主客郎中實生集賢舍人

兄弟皆以文學大顯于時而名後世第四子秘書監貞簡嚴識大體有傳于英宗實錄子澄之先君子即其曾孫也諱某字某官至某仕師不遇無所見於施設今獨其承家貽後之意於此尚可識也生二子長曰靖之子和其季則子澄皆孝友廉靜博學有文而子澄與熹游尤篤志於義理之學所謂耕道而熟仁者將於是乎在

九年二月丙戌新安朱熹記

盡心堂記

予友范伯崇始仕爲盧陵屬邑主簿不小其官

過事士所苟遂以幹敏聞州籍其才奏取以代録事之病不能事者廬陵民素嚚訟治獄者常患不能得其情伯崇既盡心焉而又廉勤以捷于下悉閟以伸於上於是小寃必白而姦民無所幸免一郡稱之官以無事則以暇日葺其問事之堂而取君子盡心之云者牓之又大書噬嗑之卦於屏上且闢其後爲方丈之室以會友講學焉一日書來曰願有以記此堂而名其室以幸教我且使來者與有聞焉予惟王制之篇雖傳以爲漢博士官所出然其所謂刑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語約而意周教明而戒密其或者古之遺言也與今伯崇既（一本有殷字）行之而又以名其堂欲其出入起居仰而見之常有以自警也以爲未足又取大易震雷之象明斷之義與夫剛柔上下淺深難易之說金矢黃金艱貞貞厲之戒揭於坐右而以夙夜覽觀焉此其志豈以一得其情而遽喜者哉然猶懼夫學之未至而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纖微之間有所未察則雖欲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而不知所以推之故又爲退食燕居之所於其後以便講學

此則固非今之爲吏者所能及也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言近是而夫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之遺法也因請命其室曰讀書之室而悉記其本末如此以遺之伯崇家傳正學於道有聞而其小試之効又已孚於上下如此此其所以讀書者必有以異乎人之讀之矣伯崇平居退然若不能言遇事汎然若無所主予雖知之深亦未嘗不喜其温厚之有餘而憂其強毅之不足也今一行作吏其所以自樹立者乃如此而世之聰明才智之士計其當官之效宜可以遠過于伯崇者或乃反不能及予於此又竊獨有感焉因并書之以風厲當世且以厲來者於無窮伯崇名念德建安人與予有世舊且有連又相好也乾道癸巳二月丁亥新安朱熹記

蘄州教授廳記

乾道八年秋予友建安李君宗思爲蘄州學官始至入學釋菜召諸生坐堂上而告之曰朝廷立學建官所以教養人才而待其用德意甚美宗思不佞得備選焉深惟淺陋懼不能稱今將

有以告二三子者而相與勉焉乎古人爲己之學庶以無負朝廷教養之意二三子其亦有意於斯乎諸生起而對曰諸生不敏惟先生有以教之則幸甚於是李君退即其居則距學且十里所李君顧而嘆曰學官宜朝夕于學與諸生相切磋者其相距之遠可若是耶豈日相學之東偏有廢壞焉請於州願得爲屋以居而日往來於學以供厥事於是通守甘海王侯某實領州符嘉李君之意而悉其力以相之役不踰時遂以備告然後李君得以日至於學進諸生而

教誨之蓋使之潛思乎論語孟氏之書以求理義之要又考諸編年資治之史以議夫事變之得失焉日力有程不躐不惰探蒙而問勸督以時凡以使之知所以明善修身之方齊家及國之本而於詞藝之習則後焉而不之急也所又擇其士之賢有德者李君之輸而與之居凡學之教治悉使聽焉由是新之爲士者始知所以爲士之事而用其力李君亦喜其教之行而將有成也礱石於堂考前爲是官者得自其人以下若干人之名氏歲月刻之而以書屬予使[illegible]

記其所以然者予惟李君之教可能也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世儒之所及王侯之垂意於學可及也而其不以李君之説爲迂闊於事者則非俗吏之所能是皆宜書以詔于後蓋非獨使繼李君而居此者有所考法抑亦承流千里而師帥其民者之所宜知也於是悉書其本末如此俾刻寘其題名之首云九年秋七月壬子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主簿廳記

縣之屬有主簿秩從九品縣一人掌縣之簿書

凡戶租之版出內之會符檄之委獄訟之成皆總而治之勾檢其事之稽違與其財用之亡失以贊令治蓋主簿之爲職如此而予嘗竊論之以爲縣之治雖狹而於民實甚親主其簿書者其職卑而用人之得失其休戚於民實甚重顧今之銓曹所領員以百數既不容有所推擇而爲令者又往往私其政不以及其屬是以官多不得其人而人亦不得其職舉天下之縣偶能其官者計百不一二然亦不過能取夫戶租之版而朱墨之耳若其它則固不得而與焉而亦莫

或知其職之曠也建陽縣主簿之廨故在縣治西偏下自建炎中火于盜而寓於學宮之舍距縣且三里所蓋主簿之不得司其局者四十有餘年矣今右通直郎池陽王君某來知縣事則討復焉而未克舉及主簿括蒼葉君某至而尤以不得蚤夜其職爲憂乃請於縣而卒成之自經始以至訖事凡百餘日爲屋若干楹其費得縣之羨錢五十萬粟斛百凡故地之入于民居者則皆正於舊籍而不之奪也明年葉君以書具本末屬予記予佳王君之不私其政與葉君之能憂其職也則爲推本其所以設官之意并叙其事而書之以告來者俾無曠於其職既又因葉君之請取孔子爲委吏時語名其東偏之室曰當齋其意蓋與此相表裏云乾道九年秋八月辛酉朔新安朱熹記

南劍州尤溪縣學記

乾道九年九月尤溪縣修廟學成知縣事會稽石君𡼖以書來語其友新安朱熹曰縣之學故在縣東南隅其地隆然以高面山臨流背負壟而挹清曠於處士肄業爲宜中徙縣北源上後又毀而徙初然其徙也士子用陰陽家說爲門斜指寅卯之間以出而自門之內因短就狹遂無一物不失其正者熹始至而病焉顧以歲事之初未遑今歲之正月乃始撤而新之既使夫門堂齋學變庖湢無一不得其正而又廣作重屋于之東以奉先賢以尊古訓唯殿爲因其舊然以繚以重欄嚴其陛楯而凡像設之不稽于古者則使視諸太宰而取正焉蔡金錢蓋四十萬用人力三萬工不資諸士不取諸民而事以時就意者吾子亦樂聞之儻辱記焉以

卒教其齊者於無窮是則熹之幸也熹惟石君之爲是役也則固已可書矣抑熹嘗得遊於石君而知其所以學者蓋皆古人爲己之學又嘗以事至於其邑而知其所以教者又皆深造自得之餘是則其爲可書蓋有大於此役者熹雖不敏誠竊樂得推本而備論之是以承命而不辭焉蓋熹聞之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

古先聖王爲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爲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正直輔翼優柔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學校之政與時盛衰而其所以爲教者類皆不知出此至於所以勉懲督之者又多不得其方甚者至或促之專失其性益亂其倫而不恬是不亦可悲也哉至于我宋文治應期學校之官遍于郡縣其制度詳密規摹宏遠蓋已超軼漢唐而娓娓乎唐虞三代之隆矣而有司無仰由甫將明之詔不能祇承德意若稽治古使學校之所以爲教者卓然有以遠過於近代儒先君子或遺恨焉今石君乃獨能卓乎古之學而推之以行於今使其學者惟知脩身窮理以成其性厚其倫之爲事而視世俗之學所以干時取寵者有不屑焉

則石君所以敷教作人可書之大者其視葺新廟學一時之功爲如何哉然是役也石君之意亦將以尊嚴國家教化之宫而變其學者之耳目使之有以養於外而齊其内非徒以誇壯觀飾游聲而已也蓋其敷教作人之功於是爲備惜乎所試者小而所及之不遐也故特序其本末而悉書之蓋非特明石君之志以厲其學者且將以風天下之凡爲郡縣者使其皆以石君之心爲心焉則聖人之道聖人之化將不憂其不明於天下矣是歲冬十月庚申朔記

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爲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振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于縣于府時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嘉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

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禽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于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

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請著為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為社倉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籍坂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

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為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與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莫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與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郎玶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并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為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為條約者迎白于公公以為便則為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視

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

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其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為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為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方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傚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淳熙甲午夏五月丙戌新安朱熹記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七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八

記

百丈山記

登百丈山三里許右俯絕壑左控垂崖疊石為磴十餘級乃得度山之勝蓋自此始循磴而東即得小澗石梁跨於其上皆蒼藤古木雖盛夏亭午無暑氣水皆清澈自高淙下其聲濺濺然度石梁循兩崖曲折而上得山門小屋三間不能容十許人然前瞰澗水後臨石池風來兩峽間終日不絕門內跨池又為石梁度而北躡石梯數級入菴菴纔老屋數間卑庳迫隘無足觀獨其西閣為勝水自西谷中循石罅奔射出閣下南與東谷水並注池中自池而出乃為前所謂小澗者閣據其上流當水石峻激相搏處最為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臥其上則枕席之下終夕潺潺久而益悲為可愛耳出山門而東十許步得石臺下臨峭岸深昧險絕於林薄間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巖穴瀵涌而出投空下數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璨奪目不可正視臺當山西南缺前揖廬山一峰獨

秀出而數百里間峯巒高下亦皆歴歴在眼日薄西山餘光横照紫翠重疊不可殫數旦起下視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或湧或沒頃刻萬變臺東徑斷鄉人鑿石容磴以度而作神祠於其東水旱禱焉畏險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觀者至是則亦窮矣余與劉充父平父呂叔敬表弟徐周賓游之既皆賦詩以紀其勝余又叙次其詩如此而最其可觀者石磴小澗山門石臺西閣瀑布也因各别爲小詩以識其處呈同游諸君又以

告夫欲往而未能者年月日記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巔處地最高而羣峯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爲一區雖當晴晝白雲坌入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牓曰晦庵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聲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人境隔異故牓之曰南澗以識

遊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絶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横注其中亦皆噴薄濺灑可觀行里餘俛入蒼翳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跂而息澗西危石側立罅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激射於澗中特爲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涌西抵横石如齟齬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爲小亭臨之取陸士衡招隱詩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

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爲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澗中諸懸水爲最長徑當其委跳擲而度回視所歷羣山皆拱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豺牙巖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而視之矣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爲關以限內外

兩旁爲軒窻可坐可卧以息遊者外植叢篁内跡蓮沼梁木跨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于中阜沼上田數畝其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峽歷石池山楹藥圃井泉東寮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菴也山楹前直兩峯峭聳傑立下瞰石池東起層崖其背可耕者數十畝寮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爲小山植以椿桂蘭蕙悄蒨岑蔚南峯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爲擬其

左亦皆茂樹脩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峯欲作亭以望度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不容置屋復作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横徑徑南即谷口小山其上小平田甿即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爲杉徑西入西崦西崦有地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其間曰西寮其

西山之脊嶠繞東下與南峯四垂相揖而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璧兩原之水合於其前出爲南澗東寮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坡東北行攀危石覆側徑行東峯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絶頂平處劣丈餘四隤皆巉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峯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濤昏旦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西嶽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爲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彼爲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

其勝絶頂北下有魏林横帶半巖木氣辛烈可已痞疾疑即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滴水成坎大如杯椀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爲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茜舉古木獮猴藤卉蒙絡最爲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閫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峯下石崖隳下水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別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比兩房中通側户旁近水泉可引以漱[illegible]皆未暇往觀自東崦南出小嶺下數十步

有巨石顯巖下瞰絶壑古木叢生樛枝攅出是爲中溪引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且瘠棄不耕皆以貲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葺費勢若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横出以其脊爲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奥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棄官接道學練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即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

所需器用衣巾皆濕如沐非志完神王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援蘿葛崎嶇數里非雅意林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它人絶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粗畢即斷家事滅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并爲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楹所面鼓峯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亦孤絶殊勝本翁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凡耕且食於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往往淳質清淨能勞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然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不肯言然久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絶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沈溺而不厭者

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淳熙乙未秋七月既望晦翁書

名堂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redacted]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没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門閭以奉先祀然不敢一忘其

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牓其所居之聽事焉
識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
有考焉先君子又每自病其卞急害道因亢溪
時嘗取古人佩韋之義牓其聽事東偏之室曰
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
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爲之銘官署中更盜
火無復遺迹近歲熹之友石君子重知縣事始
復牓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來熹惟先君子
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蹤迫滋甚尤不
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於寢以自鞭

策且示子孫蓋聽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
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寢陟降
在茲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堂者燕居之所也
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
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
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
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
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
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
熹惟不能踐修服行是以顛沛今乃以是名堂

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晦而自今以
始請得復從事於斯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
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
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
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
及讀中庸見其所論脩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
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
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
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
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

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
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
夫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叙所
以名夫室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於父師
與其區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
入觀省以自詔云

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

資政殿大學士建安劉公某居守建康之明年
春某月始立明道先生之祠于學而以書走新
安之發源祇熹曰吾少讀程氏書則已知先生

之道學德行實繼孔孟不傳之統領學之雖不能至而心鄉往之及來此邦爲邑有上元者先生少日宦遊處也考之書記均田塞堤及民之政爲多膚龍折華教民之意亦備然問諸故老以稽其實則兵革變故之餘風聲氣俗蓋已無復有傳者矣始至慨然即欲奉祠以致吾意使此邦之爲士者有以興於其學爲吏者有以法於其治爲民者有以不忘於其德不幸歲適大侵救饑之事方急於今乃克成其志以吾子之嘗誦其詩而讀其書也故願請文以記之既而府學教授孫君某沈君某亦以書來申致公意且具道公始之所以焦勞而未及與今之所以暇豫而得爲者甚詳焉熹發書喟然仰而嘆曰尊賢尚德公之志則美矣既富而教公之政則得矣屬筆於我公之意則勤矣雖然先生之學自其大者而言之則其所謂考諸前聖而不謬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者蓋不待言而喻自其小者而言之則上元之政於先生之道者大首又懼其未足以稱揚也吾何言哉於是伏而思之先生之學固高且遠矣然其教人之法循循有序而嘗病世之學者捨近求遠處下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焉則世之徒悅其大者有所不察也上元之政誠若狹而近矣然其言有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其中之所存者又烏得以大小而議之哉區區不敏竊願以是承公之命庶幾於公之志先生之學兩有補焉又惟公之忠言大處既已效於朝廷今雖在外而其所以救藥頑患者又如此其汲汲也則於先生之所存必有深感而默契于中者矣其祠之也豈獨以攷其尊賢尚德之意使民不忘而已哉若夫推公之志而以先生之所以教者教其人使之從事於爲己愛人之實而無虛言蹶等之弊是則孫沈二君之任也歟二君勉旃熹於是其有望焉耳矣淳熙三年夏四月丙申新安朱熹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

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

為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學官講堂之上有重屋焉牓曰藏書而未有以藏甫田林侯虙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大帝　今上神筆　以填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度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熹故邑人也而客於閩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嘆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熹盍記其事且曰比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眾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哉熹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學命顧父兄子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

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為記云淳熙三年丙申夏六月甲戌朔旦邑人朱熹記

衢州江山縣學記

建安熊君可量為衢之江山尉始至以故事見于先聖先師之廟視其屋皆壞漏弗支而禮殿為尤甚因問其學校之政則廢墜不脩又已數十年矣於是俛仰歎息退而以告於其長湯君悅請得任其事而一新焉湯君以為然予錢五萬以是經其始熊君則徧以語于邑人之賢

學者久之乃得錢五十萬遂以今年正月癸丑始事首作大成之殿踰月告功棟宇崇麗貌象顯嚴位序丹青圖繪合禮熊君既以復于其長合舉吏民諸生而釋菜焉則又振其餘財以究厥事列置門塾廡以全文生師之舍亦葺其傳於是熊君乃復揖諸生而進之使程其業以相次第官若廩食弦誦以時邑人有識者皆嗟歎之以為附本以逐捕盜賊為官苟食焉而不曠其事則亦足矣朝學興廢豈其課之所急哉而熊君乃能及是是其志與材為如何耶熹時適以事過邑聞其言則以語熊君曰吾子之為是役則善矣而子之所以為教則吾所不得而聞也抑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之所繫而為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顧子不足以議此子之邑故有儒先曰徐公誠叟者受業程氏之門人學與行高講道于家弟子自遠而至者常以百數其去今未遠也吾意大山長谷之中隘巷窮閻之下必有獨得其傳而深藏不市者為我訪而問焉則必有以審乎此而知所以為

教之方矣熊君謝曰走則敬聞命矣然此意也不可使是邑之人無傳焉願卒請文以識茲役而并列之熹不得而辭也因悉記其事且書其語如此俾刻焉既以勵熊君且以視其徒又以告凡後之為師弟子而食于此者使知所以自擇云爾淳熙三年秋七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拙齋記

臨川太守趙侯景明視事之明年政通人和郡以無事暇日相便坐之北循廡而西入叢竹間得前人所為秋聲齋者老屋數椽人跡罕至而其傾欹穿漏又特甚意欣然樂之因稍易其腐敗撓折之尤者而日居焉間獨仰而歎曰是室之陋非予之拙則孰宜居之哉乃更題其牓曰拙齋而以書走武夷謁予記曰吾之拙甚懼不足以為理吾子因是而予之一言庶乎其有以自警也方是之時予蓋未始得遊於趙侯也然其直諒之操多聞之美則聞有日矣及其為政於此邦也奉法遵職不作聰明而吏畏民安竟內稱治則又聞之而加嚮往焉今也乃於其言而得其志如此則鄉之所聞者於侯抑餘事也

誠竊樂聞其説且復自念若予之鄙樸頑頓蓋
有甚於侯者則亦仰而歎曰趙侯所以名其齋
者為足以見其志矣然而非予之拙則亦孰宜
記之哉抑嘗聞之天下之事不可勝窮其理則
一而已矣君子之學所以窮是理而守之也其
窮之也欲其通於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以
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蓋無所用其巧智之
私而唯理之從極其言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是亦拙而已矣趙侯之學蓋將
進此然其所以託名者則已早矣且猶不輕自

信而必求所以警其心焉則其志為如何哉若
予之拙乃其材之不足而何足以語此顧輙自
予為足以記侯之齋者視侯之為愧亦甚矣雖
欲善其辭説其又何以為觀省之助乎然侯之
所以見屬有不可虚者姑亦書此以致予之意
焉淳熙丙申冬十月壬申朔新安朱熹記

復齋記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
而息於下也為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
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
之氣以為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絶於彼而生
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太和
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
而還之録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
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
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
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
歟吾友黄君仲本以復名齋而謁於予曰願得
吾子之言以書于壁庶乎其有以目在之而不
忘也予不敢辭而詰其所名之意仲本則語予

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
有不得於其説者則以告而　請益焉公曰思
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
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
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
熟是以充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顧欲雜乎事
物之間以求之或反牽於外而益眩於内今也
既歸一室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
將悉其温凊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庶乎
真積力久而於動静語默之間有以貫

乎一而不爲内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顧吾子之相之也予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予之所聞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曰僕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敝而豈敢有所愛於子之求哉抑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

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顧書此言以記於壁且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予亦庶乎其又有以自新也淳熙丙申冬十月戊寅新安朱熹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絶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閒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禀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强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

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絶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于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禀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黙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

大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為人比年以來屛居無事常

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識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也云爾四年丁酉春二月丙子記

靜江府學記

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

雖在而其實不舉其効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為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為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閔其如此親屈鑾路臨幸學官發詔諸生屬之以為君子之儒而無慕乎人爵者德意既甚美矣而靜江守臣廣漢張侯栻適以斯時一新其府之學亦既舉事則命其

具圖與書使人於武夷山間謁熹文以記之顧
非其人欲謝不敢而惟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乃
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江之學自唐觀
察使隴西李侯昌夔始立於牙城之西北其後
又徙于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痺堙鬱爲病有
宋乾道三年知府事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于
始安故郡之墟蓋其地自郡廢而爲浮屠之宮
者三始議易置而部使者有惑異教持不可者
既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亟徙焉以故規橅
褊陋後易摧圮至于今侯然後乃得并斥左右

佛舍置它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閣
崇邃堂序廣深先師之舍環列廡外耽耽翼翼
不侈不陋於其爲諸侯之學所以布宣天子之
命教者甚實宜稱熹於是喟然起而歎曰夫遠
非鬼崇本教以修前人之功侯之爲是則既可
書已抑熹聞之侯之所以教於是者莫非明義
反本以遵先王教學之遺意而欲使其學者皆
知所以不慕人爵爲君子儒如明詔之所謂者
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盛爲功哉故
并具論其指意所出者爲詳而并書其本末如

此以告來者侯字敬夫丞相魏忠獻公之嗣子
其學近推程氏以達於孔孟治已教人一以居
敬爲主明理爲先嘗以左司副郎侍講禁中既
而出臨此邦以幸遠民其論說政教皆有明濟
然則士之學於是者亦可謂得師矣其亦無疑
於侯之所以教者而相與盡其心哉淳熙四年
冬十有一月己未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
河南三先生之祠于講堂之東而以書來屬

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
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
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
壹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
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
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
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
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
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
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

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為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為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

斯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掞之為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荊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略如掞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杓丞相魏忠献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入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白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既為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古之聖人作為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啟貫發揮究竟窮極可

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傳相受授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櫝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

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
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
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
猶不免為書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
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
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
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為恨今知縣事會稽姚
侯耆寅始斥掌事者之餘金鬻書於市上自六
經下及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
世儒所誦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間諸生

既得聖賢之書而讀之又相與講於侯之意而
知所興起也來謁予文以記之予惟姚侯之所
以教其人固可書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
者亦當得書也抑予猶願有告焉諸君讀侯之
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身而無徒為是書肆
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
將有以異於往時矣於是敬書其說使刻石而
立諸其廡以俟淳熙己亥二月己酉新安朱熹
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四賢堂記

故國子祭酒九江蕭公之敏字敏中隆興間以
選來知建陽縣事廉靜易直不務為苛嬈名人
便安之嘗問邑之先賢而得三御史焉曰陳公
沐師道曰陳公師錫伯脩曰游公酢定夫皆以
學行風節有聞於時心獨慨然慕之乃為之肖
象立祠於學榜曰三賢而率邑之學士大夫以
及諸生子弟相與拜而奉奠焉邑人熊君克實
記其事今刻在石可考也既公去而仕於朝不
數年亦為御史實纖三君子之跡而其忠言至
計所以開上心扶持弊別白是非邪正使為善

者有所恃為惡者有所懼其功又不在三君子
之下也出使江東未幾上思其言復召以為國
子祭酒因事獻言變切不少變又使湖南以卒
卒時貧甚乃至無以為家於是士大夫相與益
高其節而建陽之人亦皆咨嗟惻愴以為吾蕭
令尹之賢真可以追配三君子者無慚也今知
縣事會稽姚侯聞之歎曰吾於蕭公雖不及識
其面然聞其名而鄉往之久矣今辱為邑長於
斯而繼其躅又聞邑人之所以稱誦之者如此
其何以致吾之意而慰邑人之思哉於是復肖

原缺

子蓋嘗爲是以告教尹邦之人是始有以繼
其意者顧將一言以記茲事庶乎其有以發也
熹謝不敏而黃君要之不置熹惟先生之學之
奧固非末學所敢知抑不敢謂無其志者顧黃
君之請之勤若是亦安得而不爲之言乎蓋嘗
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
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
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
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
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

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
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
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
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
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
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
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
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
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
孟氏既没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

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
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
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
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天下之學者於是始知
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
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
功於斯世也今黃君既立其祠以及於程氏而
又欲推其說以傳學者是必有以默契於心而
亡疑矣而猶若有待乎熹之言者豈將以是摘
其說而久其傳邪既不得辭乃敘其事而并書

是語以復黃君幸以爲不悖於先生之言則
願刻之石置之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或小補
云爾淳熙六年冬十月辛亥新安朱熹記

江陵府曲江樓記

廣漢張侯敬夫守荊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
無事顧常病其學門之外即阻高墉無以宣暢
鬱湮導迎清曠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
而取旁近廢門舊額以榜之且爲樓觀以表其
上敬夫一日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重湖縈紆
渺瀰一日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晻靄又皆隱

乾出沒於雲空煙水之外敬夫於是顧而嘆曰此亦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耶昔公去相而守於此其平居暇日登臨賦詠蓋皆翛然有出塵之想至其傷時感事寤嘆隱憂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終不行也於戲悲夫乃書其扁曰曲江之樓而以書來屬予記之時予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獲讀敬夫之書而知茲樓之勝思得一與敬夫相從遊於其上瞻眺江山覽觀形制按楚漢以來成敗興亡之效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後舉酒相屬以詠張公之詩而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顧乃千里相望邈不可得則又未嘗不矯首西悲而喟然發嘆也抑嘗思之張公遠矣其一時之事雖唐之治亂所以分者顧亦何預於後之人而讀其書者未嘗不為之掩卷太息也是則豈非邪正之實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以雖曠百世而相感使人憂悲愉快勃然於胷中恍若親見其人而真聞其語者是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亦孰使之然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登此樓者於此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予於此樓既未得往寓目焉無以寫其山川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獨次第敬夫本語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淳熙己亥十有一月己巳日南至

南康軍風師壇記

南康軍故無風師壇而寓其祠於社淳熙六年歲在屠維大淵獻權發遣軍事朱熹始按唐開元禮求其地於城之東北得郡人盛宗寮圃廢草衰蠲其租萃撥司户參軍、星子縣尉龔奉政和新書築壇三成陛四出東為燎壇南為大門而周垣之書祀儀於門之東壁而圖其陳列登降之位於西壁經始十一月某日而成於某日云

信州鉛山縣學記

鉛山學故在縣東南百許步因地形為屋東鄉既諸生以夫子不南面於禮為不稱乃徙寘縣東山下然其費皆出民間有司者無所與以故庳迫褊狹不能具廟學制度至若師生具員而

弦誦輟響則亦既二十有餘年矣淳熙己亥才
齊義興蔣侯來領縣事始至進謁堂下俯仰太
息而有志焉後數月政成事簡民裕而財足乃
買地鑿山度材致用而屬役於其尉雷君霆以
歲十有二月丙申始事越明年四月戊申而告
成焉門觀顯嚴宮廡宏敞神位清嚴祭用畢備
圖史之藏凡席之設與凡所以棲宿炊爨湔拂除
之須無一不備既又為之名墾田立僦舍日給
弟子員二十餘人而官無乏用民不病役邑之
父兄相與聚觀顧嘆言曰今之所以幸教吾子

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使後之人無傳焉於是
雷君聞之則以其意來請且曰學雖具而諸生
未知所志願吾子之因是而有以發之也予竊
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蓋周人以
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
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
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
事而非學於其羣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
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
皆交相為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

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
建立學官遍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
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
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怠弛而不知所以
學其羣居講肄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為
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據日以
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
立者則又或鶩於高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
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此是以其說
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

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
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絕特民之秉彝
有不可得而泯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
而竊自愧焉是以既書蔣侯之事又因雷君之
請而併見其說以告夫學於此者以為有能因
是而反求之則庶乎其知所志矣蔣侯名億字
仲求材高而遠平居抵掌論當世事袞袞不窮
蓋常有意於經理為國家立非常之功者其
班一邑固當有餘力惟其不以壹切治辦為功
而汲汲乎化民成俗之先務如此是則役之羅

子亦將有考於斯焉秋九月丙寅具位朱熹記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八

記

臥龍菴記

臥龍菴在廬山之陽五乳峯下予自少讀龜山先生楊公詩見其記臥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度百歲而神清眼碧客至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菴矣去歲蒙恩來此又得陳舜俞令舉廬山記者讀之其言曰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美也此菴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淵深凜然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臥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乃如此間以行田始得至焉則菴既無有而劉君亦不可復見獨其泉石之勝不可得掩然其壯偉奇特之勢則有非陳記所能彷彿者余既惜其出於荒堙廢壞之餘而又幸其深阻夐絕非車塵馬跡之所能到儻可得擅而有也時已上章乞解郡紱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隱者崔君

熹彥因其舊址結屋數椽以俟命下而徙居焉旣又緣名潭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象寘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為賦詩以紀其事然構距潭猶數百步步亂石間三涉澗水乃至至又無所託足以寓瞻眺或乃顛沛而反因相其東崖鑿石為磴而攀緣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橫出澗中仰翳喬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為谷中勝處遂復作亭於其上旣以為吏民禱賽之地而凡來遊者亦得以彷徨徙倚而縱目快心焉於是歲適大侵因牓之曰起亭以為龍之淵卧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然予前日之請迄今蓋已屢上而竟未有得也歲月飄忽念之慨然乃敘其作興本末而書之屋壁來者讀之尚有以識予之志也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西原菴記

予少好佳山水異甚而自中年以來即以病衰不克遂其志于四方獨聞廬阜之奇秀甲天下而高人逸士往往徜徉於其間意常欲一往遊焉而未暇也前年蒙恩試郡適在此山之陽乃間以公家職事得至其中其巖壑深大石奇偉固平生所創見而於崖壑水石之間又得成紀崔君焉乃信前所聞者之不誣也君名嘉彥字子虛少慷慨有奇志壯歲避地巴東三峽之間修神農老子術東下吳越以耕戰之策干故相趙忠簡公趙公是之會去相不果行君自是絕迹此山按陳令舉所述圖記得西原菴故址于卧龍瀑水之東築室居焉耕田種藥僅足以自給而四方往來之士皆取食焉其疾病老孤無所與歸之人至者亦收養之蓋年踰七十矣而神明筋力不少衰予往造之而君不予避也一旦為予道說平生相與太息會予結屋卧龍以祠諸葛丞相世蓋少識其意者君獨嘆曰此奇事也相為經紀其事以迄有成兩年之間相見者不知其幾而君未嘗一言及外事予以是益嘉君之為人而重歎其既老無所復用於世也淳熙辛丑閏月之晦予旣罷郡來宿卧龍君曰卧龍之役夫子旣書之矣顧西原獨未有記復能為我書之乎予曰諾哉於是悉次其說俾刻焉新安朱熹記

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二先生祠堂於其縣之學而使人以書來謂熹曰子故吾邑之人也蓋嘗有聞於先生之學而既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春之祠又吾子之所記也其亦爲我言之熹惟二先生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遊宦之邦也且國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於禮何依而於義何所當乎則具以告且謝不敢後數月周侯又與邑之秀士李君繼

又其學官弟子數十人皆以書來曰惟濂溪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十數年來雖非其鄉非其寓非其遊宦之國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官爭爲祠室以致其尊奉之意蓋非取以是聞乎命祀也亦曰肖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望而興起焉耳且吾邑之人所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子之先君子與有力焉今祠亦既成矣子安得而不爲

之言乎抑先生之學其始終本末之趣願吾子之悉陳之庶乎其有發也熹發書愀然曰明府之敎諸君之言其命熹以記者熹不敢復辭矣乃先生之學則熹之愚懼不足以言之也雖然諸君獨不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

亦豈有以外乎諸君日用之間哉顧獨未之察耳今幸以賢大夫之力旣得以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則曷若遂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力行之乎已而遂書其事與其辭如此以爲記以爲學者由是而用力焉則庶幾乎三先生之心不墜於地而於吾先子之志賢大夫之意亦可以無負矣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講堂北壁下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東西鄉以侑焉周侯名師清玉山人好學有文而嘗仕於朝矣其爲此邦寬以撫民禮以俟士

而所以教誨之者又如此非今之為吏者所能
及也秋八月癸丑縣人朱熹記

瓊州學記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
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
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
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
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
其由而不知無以入而不壞也則為之擇其民

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
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
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
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
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
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
以為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淳熙九年瓊管帥
守長樂韓侯璧既新其州之學而使以圖來請
記曰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漲海之外其
民之能為士者既少而有之其記誦文詞之
習又不能有以先於北方之學者故其功名事
業遂無以自白於當世僕竊悲之今其公堂序
室則既脩矣然尚懼其未能知所興起也是以
願有謁焉吾子其有以振德之熹竊惟國家教
學之意不為不廣斯人蒙化之日不為不深然
猶有如侯之所慮者豈前日之所以教者未嘗
導之以其身心之所固有而徒強之以其外是
以若彼其難與因為之書其所聞於古者以告
之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為學者不外於身心之
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焉則其德成行脩而

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無難者而凡所謂功名
事業云者其本已在是矣若彼記誦文詞之末
則本非吾事之所急而又何足為重輕乎嗚呼
瓊士勉旃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是豈有古今之間遠近之殊哉侯於是邦
政多可紀已具刻於池亭之石固不復書而是
役之面勢功程又非侯所以屬筆之意也亦略
不論著云是年歲在玄黓攝提格冬十月庚申
宣教郎直祕閣朱熹記

瓊州知樂亭記

瓊管在中州西南萬里鯨波浩漾之外其長吏常以領護隃中四郡墳撫民夷為職委寄甚重然以其險且遠也朝廷往往不暇擇人冒而往者意或私有所利固不復知所謂承流宣化為何等事是以其地今為王土數百年而舊俗未盡華論者因鄙夷之以為是果不足以與中國之聲教其人蓋深恥之而未有以雪也淳熙八年今帥守韓侯始以經略使察康表行州事而天子許之至則為之正田畝之籍薄鹽米之征教之以耕耨灌溉之法而絀其官吏之無狀者

民業既有經矣然後日為陳説禮義廉恥之意以開曉之既又表其從化之民以厲其不率教者出入阡陌勞來不怠行之朞年民吏浹和俗以一變化外黎人聞風感慕至有願得供田税比省民者於是侯亦自喜其政之成而幸其民之不我違也乃取莊生濠上之語作知樂之亭於放生池上北望觀闕於雲天縹緲之間以為歲時瞻佇祝延之地且曰其使邦人士女嘉辰勝日有所詠歌鼓舞以自樂其得被聖化而不殊於王民也間而以書屬予記之予惟韓侯之

於此邦其勤至矣一亭之作爲可書也然其爲政本末之序亦有可觀者因爲書之以告後人使凡之官而遊於是者必以侯之心爲心又觀侯政而取法焉則庶乎民生日厚民德日新而王化之純無遠邇矣世豈有終不可教之民哉侯名璧字廷玉長樂人也以清德顯云九年冬十一月庚申新安朱熹記

漳州龍巖縣學記

漳州龍巖縣學　年豈其後遷徙不常遂以寖壞蓋三十有餘年而丞某君某始復營建迫代

去不克就溫陵曾君挻來嗣其職乃因其緒而成之凡爲屋若干楹殿堂門廡師生之舍無一不具淳熙九年某月某日既率其諸生以奠菜于先聖先師而以書來求記且曰願有教也予聞龍巖爲縣斗辟介於兩越之間俗故窮陋其爲士者雖或負聰明樸茂之資而莫有聞之以聖賢之學是以自其爲縣以來今數百年未聞有以道義功烈顯於時者豈其材之不足哉殆爲吏者未有以興起之也今二君相繼責令於此乃能深以興學化民爲己任其志既美矣而

曾君又嘗從吾遊又若許諸君遊是必能語其所聞以先後之者此邑之上其庶幾乎乃爲之書其本末而因以告其諸生曰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脩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耳一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怵迫於俯仰衣食之資而不暇顧乃尋於場屋雕篆之習而已及爲鄉大夫區區目前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貴於己者固已悖矣況其所徇又未必果可求也二三子循已事而觀之則曷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脩也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根深末茂實大聲閎將有自然不可揜者矣嗚呼是說也曾君蓋亦嘗爲二三子言之乎二三子其益以吾言相與勉焉而書所謂斆學半者又曾君所宜深念也其亦由是而勉旃哉十年二月甲寅新安朱熹記

江西運司養濟院記

江南西路轉運司養濟院在隆興府城東崇和門內轉運副使吳郡錢公某之所爲而判官嘉禾丘公　毗陵尤公袤之所從也豫章爲江西一都會地大物衆而四方賓旅之有事於其土者又不絕於道路平時通功易事足以相生養獨不幸一旦有疾疢則惸然無所歸求藥與食或無得焉則轉死於溝壑者歲不知幾何人而有司者莫之知也乾道九年轉運副使吳興芮公煇始有聞而閔焉其之日留私錢百萬以諉後人稱貸貿易收其贏以市藥物給病者淳熙五年判官開封趙公某[illegible]四十萬買田東湖羅舍病者又得以食七年錢公寔來而芮公已爲吏部侍郎是年春趙公亦以吏部侍郎召趙公知公雅意亦有樂乎此也因亟以書來諗公則發書芮公請所留錢并以己資百三十萬買田長定而又創爲此院延慶崇和兩門之外便病者有以居焉自經始至落成若干日而就凡爲門五間堂三間挾以便房中爲丈室東庖西圊左右廡各五間廡深三尋脩七尋有

牛中設巨榻十有八冬加障蔽以禦風寒暑則撤之以涼煩鬱晦治有工藥石有劑其不可療者亦予棺櫝以葬職掌之人皆賦以禄俾供厥事又專屬僚吏以時行視而課督之蓋三公所捐皆四方之賻幣不以入于家者合之爲錢三百七十萬所買三墅爲田千有一百十一畝歲入租爲穀九百八十三斛有奇其詳則書之版藏之有司而院之戒令糾禁亦書而揭之堂上既錢公又列其事以聞詔下施行如章而錢公去矣二公踵至周視錢公之所爲者而嗟歎之然猶以院在門關之外懼夫病者之有所不便於醫藥也乃相門內得故歸德佛舍之廢址而遷焉凡增屋十有八間并得故僧田六頃又市鍾廢灌城兩墅之田七十畝歲收穀三百餘斛錢五萬有奇以充入之蓋自是以來病而無歸者多賴以全活不幸死者亦賴以而無所憾焉於是甚之舉爲與郡吏之奔走焉者私相與謀因文學掾黃君某述其事來請文以記予時方罷浙東常平事三復其書而竊有愧焉蓋崇寧之制凡安濟坊漏澤園之政皆領屬常平使者

猶有數闕非將指主計者之憂也今職其事者或不能及而五君子者乃能汲汲乎其職之所不必爲至出義錢以辦成之雖其先後來去之不齊而其閔惻之深計慮之遠泯然若出於一人之心而手自爲之其制愈脩而愈密其惠益增而益厚於以推廣聖朝昭天涌泉之澤於湖山數千百里之外其意既甚美矣而其學道愛人之效又足以警夫職其事而不能然者以興起之其利豈不又甚博哉因不復辭而爲書其本末如此既以著夫五君子之成績而自訟以曉當世又以告後之人使知五君子者相爲始終十年之間所以成此者之不易而不敢壞也錢公又嘗蠲免贛吉麻租二千四百五十九斛爲錢千有一百九十七萬九千有奇兩州之人尤歌舞之今以祕閣脩撰知婺州事其救飢之政亦爲諸郡最云淳熙十年三月甲戌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記

慈教菴記

金華清江時鎬及其弟某嘗以書來曰吾先人之殁[illegible]來先生既幸哀而銘之以告于幽矣鎬

是祠堂之奉既作而未名將無以著先德子孫
者敢請於子何如予不及識時君獨觀伯恭父
之銘稱其治家嚴整而所以教子孫者甚篤且
嘗以書為予言之伯恭又非輕與人者予是以
知時君之為人乃取晏平仲之言名其所作曰
慈教之堂而君之鄉大夫潘公德鄜聞之以為
然則為之大書以揭焉鎬等既刻之石而又以
請曰名菴而有以發乎先人之志子則有賜於
我矣然無詞以著其實其於久遠懼泯沒而不
章也願吾子之遂卒志之將與潘公之書并刻焉

以配吾師之言而信吾父於後世子之賜不愈
大乎予不得辭則又書本末如此以遺之嗚呼
君之子孫既多且材歲時祠與來拜墓下其有
以惕然不忘乎父師之訓而益勉乎其遠者大
者則斯名之稱其實又豈待予言之而後傳於
遠哉淳熙癸卯四月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
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
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
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
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
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
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於一世者不至於
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
下舂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
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
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
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
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

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
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
而規模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而不得
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既沒
而歷選諸儒受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汎掃
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嘗為
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流究澤物
其兆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
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
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

二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覩故祠頽已撤剥而香
火之奉亦情弗供乃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卯
共故夷爲屋三楹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旦望
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
禮禮焉而猶以爲未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
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
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
韶故名郡士多愿愨少浮華可與進于善者盖
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前賢既遠而未
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

賢來官其地亦未聞有能振衣請業而得其學
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爲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
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
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予之一言庶幾乎有以
卒成周侯之志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
廖君嘗以其學講于熹者因不獲辭而輒爲論
著先生唱明道學之功以視韶人使因是而知
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與本末如此使來者
有考焉淳熙十年癸卯歲五月丁卯新安朱熹
記

鄂州社稷壇記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
書來曰吾州郡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
守清江劉君清之至而往謁焉視其地褊迫湫
下滌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
年郡多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於
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
以屬録事參軍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黄鵠山下
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禮
畫爲四壇而屬其役事於兵馬監押趙伯熩作

治未半而願適承乏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
其成焉其且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西雨
雷師居後小郤壇皆三成有壝壝四門前二壇
趾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趾皆方一
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
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復殺前二壝
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間丈五尺後三壝皆方
二丈八尺門五尺間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
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剡其上倍其下半石也
南五丈爲門三間北二丈有奇爲齋廬五間繪

以重垣以堅甓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既繚將日歸矣吏脩祝號以告于神而妥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於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之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為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蓋以為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其德惟此為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祈以降祥錫福于下甚勤如此顧今之為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

為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飭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槩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其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顧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子過以為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得辭之乎因為書之使以刻于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覽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卹農甚力劉君又嘗請於前守李侯械禁境內無得奉大洪山淫祀者其於教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為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於教事者乃能縮取它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圮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

一間弦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輒復罷去淳熙
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宮
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爲飲食久遠
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内浮屠之籍
其絶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
曆曰豐曆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
然而嘆曰吾知所以處之矣於是悉取而歸之
於學蓋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
者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乏絶之慮既而學之羣
士十餘人相與走予所居之山間請文以記其

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
於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
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
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宜
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與未有言其費出之
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其家各已受田而其入
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
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
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
不足無以給之而亦旋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

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
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
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爲士者尤厄於貧
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
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
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
况今浮屠氏之説亂君臣之禮絶父子之親淫
誣鄙詐以歐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
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
然蔓衍於中國廓其居連莊良疇接畛以安且飽

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
之學使吾徒之學爲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
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説况其荒畝棄
絶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取之
可謂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爲之記其本末與其
指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
之諸生使益用力乎孔子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
事者又當謹其出内於簿書之外而無奪食之
私焉則庶其無負於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
甚敏聽訟理財皆辦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

使者方上其治行於朝二十七一年春正月庚戌
具位宋某記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江山縣學故有三賢堂以祀正介先生周君穎贈宣教郎徐君揆逸平先生徐君存而今知縣事金華邵侯浩又益以故諫議大夫毛公注贈朝請郎毛公泉且更其扁曰景行之堂而狀其事且爲書來告曰願有記也熹考其狀既知五君子之學行氣節眞足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讀其書又歎邵侯所以敎其人者之備而待

其人者之遠也蓋正介之行信於鄉而聞於朝其立言垂訓褒善貶惡又皆足以爲後世法雖其事業不得見於當年然其所立已不但爲一鄉之善士而已也諫議遭時遇主奮不顧身排擊巨姦奪其政柄當是時天下無幾望其治焉不幸不究其用而發絕以死有志之士至今恨之然不特爲公恨也至於朝請罵賊不屈以明官守之義宣教捨軀虜營以紓君父之急其事尤難其節尤偉而逸平受業程氏之門以得諸心成諸行又能推其說以教人儀刑當時之標

於今尤未遠也夫以區區百里之間而其先賢之學行氣節可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者如此可謂盛矣昔人之祠之也其意豈不美哉然得其三而遺其二又限其目而不使後人復有勉慕企及之思也是則識者猶或病之邵侯於此乃能增益而善新之且易其名以致其僭焉拳拳之意而擴其限以視若有待於來者是不亦教其人之備而待其人之遠乎嗚呼是亦可書也已抑熹又嘗竊有說焉蓋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

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然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遇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此論世尚友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岐之惑也然則登是堂而有志夫五君子之事者又可不知其所務之先後而循序以求之哉邵侯讀大學之書而有感於絜矩之一言其平居論天下事而有所不平未嘗不慨然發憤而抵掌太息也然則其於五君子皆固已非苟知之而亦庶幾得其所以

求之之序矣其為此舉夫豈偶然而已哉因丞之識其本末而并記此意以視其學者云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乙丑新安朱熹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來訪余於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斂之政喟然歎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龠合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

即登朝廷與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遂不果為其卒之年浙東果大饑予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按行至婺則婺之人狼狽轉徙者已籍籍矣予因竊歎以為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既而尚書下予所奏社倉事於諸道募民有欲為者聽之民蓋多慕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為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凡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勝計而獨不及聞於此也於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

穀五百斛者為之於金華縣婺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斂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書來曰此吾父師之志吾兄之惠而吾子之所建雖予幸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為疑也子其可不為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為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為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為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

於不出其位之戒也況叔度之為此特因其墳廬之所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間以承先志以悅親心以順師指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于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

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予既不得辭於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以此意發之蓋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槪於叔度所爲之善而無疑於靑苗之說者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夫君師之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名景宗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學無難色師沒守其說不懈益受於書無不讀𥁞深有志於當世然以資悄直自度不能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於此爲拳拳也十二年歲乙巳冬十月庚戌朔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甌寧之境其阪多阻而俗尤勁悍往歲兵亂之餘萑莽不盡去小遇饑饉輒復相挻群起肆爲暴率不數歲一發雖尋即夷滅無噍類然愿民良族身刻之間已不勝其驚擾矣紹興某年歲適大侵姦民處處群聚飲博嘯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爲言於常平使者袁侯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民物情大安姦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爲請得築倉長灘鋪之旁以便輸者且爲後日凶荒之備毋數以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即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於震擾夷滅之禍而公私遠近無不陰受其賜蓋元履少好學有大志自爲布衣而其所以及人者已如此嘗具惠者雖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也其後元履旣沒官吏之職其事者不能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爲於是粟腐於倉而民饑於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請賕爲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內之際陰爲姦欺無幾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秕糠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貧者病焉而良民廩廩於凶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聞其事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賢即以元履之事移書屬之已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事蓋歲以夏貸而冬斂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在時且蓋時什二之收歲以益羸

周君既以增葺其棟宇又將斥拓其餘以漸及於傍近蓋其惠之所及且將日增月衍而未知其所極也周君以予嘗有力於此者來請文以爲記予與元履嘗同師門遊好甚篤既追感其陳迹又嘉周君之能繼其事而終有成也乃不辭而爲之說如此則又念昔元履既爲是役而予亦爲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歛散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荆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既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盃酒從容時以相訾

而訖不能以相詘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爲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卒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效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爲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豈予之所以爲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抑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幷書之以視後人使於元履當日之心有以得之則於宋侯周君今日之決有以守而不壞矣元履名

掞之嘗以布衣召見天子悅其對即日除太學錄辭以數論事不得久居中既而天子思復召用之則元履既卒矣上爲悵然久之詔有司特贈直祕閣云十三年七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大闡社倉記

招賢里大闡羅漢院之社倉新候官大夫周君某之所爲而長灘之別貯也始祕閣魏君之築倉於長灘非擇其地而處之也因其船粟之委於是而藏焉耳故倉之所在極里之東北而距西南之竟遠或若干里貸者多不便之而是時

率常數歲乃一往來則猶未甚以爲苦也淳熙甲辰周君始以常平使者宋公之檄司其發斂之政而以歲貸收息之令從事既爲之更定要束搜剔蠹弊而以時頒焉民已悅於受賜矣周君因益問以閭里之宜而有以道里不均之說告者且曰自今以往一歲而往來者再則其勞佚之相絕又非前日比矣周君於是白之宋公而更爲此倉以適遠近之中且令西南境之受粟者即而輸焉來歲遂以遠近分土使各集于其所以待命民既歲得飽食而又無獨遠甚勞

之歲於茲矣總周君而相率來請文以記其成昔
予讀周禮旅師遺人之官觀其頒斂之疏數委
積之遠邇所以爲之制數者甚詳且悉未嘗不
歎古之聖人旣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
其不可及乃如此及今而以是倉之役觀之則
彼其詳且密者亦安知其不有待於歷時之久
得人之多而後乃至於此耶因爲之記其本末
以爲後之君子或將有考於斯焉周君字彥嗣
好讀書有志當世之務吏事亦精敏絕人不但
此爲可書也倉凡二間高若干尺廣若干尺深

若干尺始作以某年某月某日越某月某日成
用工若干錢若干佐之者里之人某也十三年
丙午歲七月甲午新安朱熹記

邵武軍學丞相隴西李公祠記

建炎丞相隴西李公邵武人也少有大志自爲
小官卽切切然以天下事爲己憂宣和初一日
大水猝至幾冒都城人莫能究其所自來相與
震懼而無有敢以爲言者公時適爲左史以爲
此夷狄兵戎之象也不可以不戒亟上疏言之
遂以謫去數歲乃得還則虜騎已入塞而其
勢向闕矣公復慨然圖上內禪之策誠意感通
言未及發而大計已決英斷旣定羣小方謀挾
至尊犯不測爲幸免計公又獨叩殿陛力陳大
義得復城守以退虜兵然自是以來割地講和
之議遂起公又再謫而大事去矣光堯太上皇
帝受命中興時咨人望首召公爲宰相公亦痛
念國家非常之變日夜圖回所以脩政事攘夷
狄者本末甚備蓋方誅僭逆以正人心而建遣
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遂將據
形便大明紀律以示必守中原必還兩宮之

勢而小人有害公者遂三謫以去而不復還矣
淳熙丙午距公去相適六十年而永嘉徐君元
德命教此邦謂公之忠義節略海內有志之士
莫不誦而傳之顧其鄉人子弟乃無有能道其
萬一而興起焉者於是闢講堂之東背公之象
而立祠焉四月吉日合郡吏率諸生進拜跪奠
受省如法已事而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惟天下
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
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
然而此義俗儒學者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

國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
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
其間如李公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
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
讒閒竄斥屢瀕九死以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
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裕君
之祠之也非其志之所好學之所講有在於是
則亦孰能及之哉故表其閭其輩而崇推其說
以告郡之學者雖病且衰而不自知其感慨發
憤猶復誤有平日之壯心也十二月癸巳宣教
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朱熹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衡州石鼓山據烝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爲一郡
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爲
至國初時嘗賜勅額其後乃復稍移而東以爲
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
十二年部使者東陽潘侯時德鄜始因舊址列
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
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
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

屋以奉先聖先師之象且摹國子監及本道
諸州印書若干種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遣脩士
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管侯
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齎割公田以佐其役
踰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
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
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
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群居講習之所而爲
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
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

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
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
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
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授又皆
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
有志於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欲別求燕閒
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
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
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爲之記其本末
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

日學校科舉之意疑有而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
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
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
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敬夫所以
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
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
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爲哉亦曰養其全於
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
惡則克而去之其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予言
哉十四年丁未歲夏四月朔新安朱熹記

漳州州學東溪先生高公祠記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
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
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
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孟子之於二子其論之
詳矣雖或以爲聖之清或以爲聖之和然又嘗
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
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爲此論乃以百世之師
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
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

高而迹近於隘故慕之者一日感慨
二子之功誠不爲小而孟子之
已臨漳有東溪先生高公者名
間遊太學與陳公少陽伏闕拜
种李爲請用事者欲兵之不爲
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
古縣令有異政帥守希檜意
帥亦以讒死獄中乃得釋被
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
而遂投檄去歸檜聞大怒奪

餘此其所以興
其亦可知也
字彥先清漳
疏以誅六賊留
動也紹興初召
合去爲靜江府
其過以屬吏會
試進士湖州使
閩浙水災之所繇
官從容州公學博

行高議論慷慨口誦指畫終日袞袞無非忠臣
孝子之言捨生取義之意聞者凜然覷動神竦
其在古縣學者已爭歸之至是其從又益盛爲
疾自作埋銘召所與遊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
奮髯張目而逝嗚呼是亦所謂一世之人豪矣
雖其所學所行未盡合於孔子然其志行之卓
然亦足以爲賢者之清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
者有廉頑立懦之操則其有功於世教豈可與
夫隱忍回互以濟其私而自託於孔子之中行
者同日而語哉公沒之後二十餘年延平田君

游爲郡博士乃始求其遺文刻之方版又肖公像而奉祠之以風厲其學者間因郡人王君過來求文以爲記屬予病未及爲而王君去今太守永嘉林侯元仲至則又與王君更以書來督趣不置予惟高公孤高之節既如彼而諸賢崇立之志又如此則予文之陋誠不宜以疾病爲解強起書之辭不逮意林侯試爲刻之附置祠壁淳之學子與凡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於此者讀之果能有所感慨而興起乎哉淳熙丁未秋九月甲寅新安朱熹記

晦菴先生朱文公集卷之七十九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

記

徽州休寧縣廳新安道院記

休寧大夫信安祝侯汝玉以書來曰休寧之爲邑雖有難治之名而吾之爲之已再歲矣始也不能不以人言爲慮中乃意其不然而今則遂有以信其果不然也蓋其封域實鄣山之左麓而浙江出焉山峭厲而水清激故稟其氣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習尚不能不過剛而喜鬬然而君子則務以其剛爲高行奇節而恥以不義爲屈故其俗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苟吾之所爲者出於公論之所是則雖或拂於其私而卒不敢以爲非也以是吾之始至蓋不能無不悅者而今則讙然無與爲異吾嘗困於事之不勝其繁而今則廓然無事之可爲也吾將更葺廳事之東參採賓佐屬詠之什而揭之以新安道院子能爲我記之則後之君子益知所以爲治而無吾始者之慮矣予惟汝玉之爲此可以見其政之成民之服而官曹之無事矣然道之得名正以人所共由之路而非無事之謂也大

以汝玉之始至坐于堂皇之上則左簿書右法律日夜舌心勞力而不得休其或少暇則又不免衝寒風冒烈日以出入乎阡陌之中而不敢怠凡所以勸民之善而懲其惡與民之利而除其害者非有道以行之則何以致今日之無事哉顧其名此乃若專取乎今日之無事而反序前日之產事爲非道其無乃出於老子浮屠之謂而汝玉未之思耶抑嘗計之天下之事雖有動靜勞逸之殊而所謂道者則無彼此精粗之間汝玉之學固有以知此矣彼其所以喜於政成之無事而不避異學之淫名豈非朝夕之間猶欲從容於此以深思前日之已行而益求其所未至而卒以究夫無彼此精粗之間者而大發於功名事業之間乎予故邦人且汝玉子舊也樂其意爲書本末以示來者使於此邦之俗賢宰之志尚有考云淳熙戊申八月甲申朱熹記

玉山劉氏義學記

始予守南康鄰境德安有宰焉爲政一本儒術甚以惠愛得其民歲飢爲請蠲租而州家不可飢民狼顧相挻將有亂云者使人追止之曰所不爲若等力請於州必蠲亡者今寧委印綬去終不忍使若等爲異鄉鬼也民聞是令下爲之感泣復相與攜拜而歸眾乃具以情白州若部刺史竟得如約乃已予聞而竊心善之而問其邑里姓名則曰玉山劉侯也南康屬邑有越德安而縣屬者每遣掾史循行則必戒使謁劉侯觀其荒政所施以爲法於是劉侯之惠不止行其封內而又波及南康之境竟食新民得無流亡殍死者及予將終更乃得納謁劉侯之館而拜賜焉則望其貌聽其言而有以信其爲君子人也後數歲予以事過玉山則劉侯以待次家居復得相見如平生懽一日慨然語予曰吾家本單貧而入仕又甚晚顧無以仁其三族者間嘗割田立屋聘知名之士以教族子弟而鄉人之願學者亦許造焉兄弟之間有樂以其貲來助者而吾猶懼其或不繼也則又出新安餘俸爲之發舉居積以佐其費而凡所以完葺丘壟周恤族姻者亦以具焉既已言於吾州而邦君其侯樂聞之爲出教刻符以詔吾之子

孫使毋違吾志吾亦雅知我其為我記之以告其斆且學於此者俾知有以勉焉予聞而歎曰今士大夫或徒步至三公然一日得志則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所以自樂其身者唯恐日之不足雖廩有餘粟府有賸錢能毋為州里災害則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如劉侯者身雖寵而官未登六品家雖溫而產未能千金顧其所以用心者乃如此是則可謂賢遠於人而亦可以見其前日德安之政不為無本而豈徒以聲音笑貌為之矣乃追本其事而記之如此雖然古人之所謂學者豈讀書作文以干祿利而求溫飽之云哉亦曰明理以修身使其推之可以及夫天下國家而已矣學者學於此者試以此意求諸六經孔孟之言而深思力行之庶其有以不負劉侯之教也劉侯名允迪字德華今以朝奉郎參議江淮制置使軍事云淳熙十有五年秋九月己未新安朱熹記

漳州守臣題名記

漳以下州領軍事唐垂拱二年用左玉鈐衞翊府左郎將陳元光奏置漳浦懷恩二縣而治於漳浦開元四年徙治李澳川在舊治南八十里二十九年以懷恩入漳浦而割泉州龍溪縣來屬天寶元年改漳浦郡乾元二年復為州大曆十二年又割汀州龍巖來屬貞元二年乃更徙治龍溪唐末五季之亂為泉州支郡而偽刺史董思安者至以私諱改號為南州我宋乾德四年泉州陳洪進以一州版圖歸于府始詔復故號太平興國三年五月一日洪進入朝請吏遂以衛尉寺丞劉援來知州事而五年又割泉之長泰縣以隸焉蓋凡之所以為州其本末之可考者如此其守將則陳公沒而為神今以王封廟食後乃或見或否以至于劉侯而後始有紀焉蓋其聽壁之記本嘉祐中鄭侯佶之所立逮淳熙中火而復刻則趙侯公綱之為也紹熙元年假守朱熹至而焉則其亦理往往亂裂且其所書又太煩悉將無地之可書也乃為買石延平龍更為撰集省文之法以為而虛其左方以俟者云

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

應城縣學上蔡謝公先生之祠縣令建安劉

納之所爲也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河南程
夫子兄弟之門初頗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間旁
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子可謂玩物
喪志矣先生聞之爽然自失面熱汗下若無所
容乃盡弃其所學而學焉然其爲人英果明決
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程課夫子蓋嘗許其
有切問近思之功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
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
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
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

最爲得其綱領建中靖國中詔對不合得官書
局後復轉徙州縣流落卑冗以沒其身而處之
浩然未嘗少挫中間嘗宰邑南陽胡文定公
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紹
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
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禀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
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
想見也然先生之沒游公定夫先生實識其墓
而喪亂之餘兩家文字不可見應城寓居恭光
劇券爲邑盜其條教設施固無復有傳者劉君

之來訪其遺迹僅得過所留刻數十字而已爲
之慨然永歎以爲先生遺烈不建於此邦後
之君子不得不任其責是既新其學乃即講
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里致書求文以記其
自少時妄意爲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
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比高邁卓絕使人興起
衰病零落廢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劉
君之請乃適有會於予心者於是不辭而記之
如此以示其學者云紹熙辛亥冬十月丙子朔
旦新安朱熹記

壯節亭記

淳熙己亥歲予假守南康始至訪求先賢遺迹
得故尚書屯田外郎劉公凝之之墓於城西門
外草棘中予惟劉公清名高節著於當時而聞
於後世暫而挹其餘風者猶足以激懦而律貪
顧今不幸鋪貫無主而其丘墓之寄於此邦者
又如此是亦長民者之責也乃爲作小亭於其
前立門牆謹扃鑰以限樵牧歲以中春率羣吏
諸生而祠焉都之詩人史驌請用歐陽公語名
其亭以壯節適有會於予意因屬友人黃銖大

嘗以揭焉自是以來東西行而過者莫不顧瞻起敬而予亦自以為茲丘之固且安可以久而不壞矣紹熙二年歲在辛亥予去郡甫十年而今太守章貢曾侯寔來按圖以索其故則門牆亭牓皆已無復存者為之喟然太息即日更作門牆築亭其間益為高厚宏闊以支永久又礱巨石以培其封植名木以廣其蔭求得舊牓復置亭上歲時奉祀一如舊章且割公田十畝以畀旁近能仁僧舍使專奉守為增葺而又以予為嘗經始於此也以書來曰願得一言以記之使後之人知吾二人者所為崇奉之意而不懈其尊賢尚德之心也斯不亦有補於世教之萬分乎予曰諾哉曾侯名集字致虛學有家法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如此云三年夏五月癸未新安朱熹記

冰玉堂記

南康軍曾侯致虛既葺屯田劉公之墓明年乃訪得其故居遺址於郡治之東暇日屏騶馭披荊棘而往觀焉間其北隱然以高者則劉公所賦之東臺也瞰其南窊然以下者則諸孫所

指之蓮池也蓋自兵亂以來蕪廢日久唯是僅存而其它則皆漫滅不可復識矣曾侯為之躊躕四顧喟然而歎曰凝之之為父道原之為子其高懷勁節有如歐陽蘇黃諸公之所道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相與其平日之居此林塘館宇之邃詩書圖史之盛既有以自適其適而一時遊宦於此邦者亦得以扣門避席而考德問業焉何其盛也顧今百年之外臺傾沼平鞠為灌莽而使樵兒牧子皆得以嘯歌蹣躅於其上又何其可悲也雖然此吾事也不可以不勉乃出少府羨錢贖之民間垣而滌之以合於郡圃累石以崇其臺引流以深其池遂作冰玉之堂於臺之西北而繪劉公父子之象於其上且閣陳忠肅公之帖銘於是也則又繪其象以侑焉既而所謂是是堂漫浪閣者亦以次舉而皆復其舊既成使人以圖及書來屬予記予惟異時承乏此邦亦嘗有意於斯而不克就今按圖考驗尚能憶其彷彿固甚曾侯之敏於事而能有成矣抑予又有感焉近歲以來人心不正行身者以同流合汙為至行任事者以便私適己

為長策其閭劉氏父子之風不唾面罵之者幾希矣欲其能如曾侯一以表賢善俗為心而不奪於世習豈可得哉於是既書其事而適有以陳令舉騎牛詩書其後者因并以遺曾侯請刻堂上以補一時故事之缺云紹熙三年秋九月庚午朔旦新安朱熹記

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齊安在江淮間最為僻陋而國朝以來名卿賢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而於蘇氏尤致詳焉至於河南

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此邦而未有能道之者何哉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勳業皆已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風節卓然奇偉尤足以聳動世俗之耳目則又皆莫若蘇公之為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得以表於當年文詞平淡又不足以夸於後世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勢之宜然也蓋天聖中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珦初任為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間攝貳南安乃得獄掾舂陵周公惇頤而與之游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既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學為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為標指而達于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沈迷而內之聖

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為輕重所施孰為短長當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甚者乃或日以道學之邪氣而必滿殘之於斯時也苟無遭其伐木而削跡焉斯已幸矣尚何望於其餘哉今太守李府君侯乃能原念本始追誦遺烈立二夫子之祀於學官於以風厲其人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而不以世俗之趣舍動其心其孰能與於此李侯名訦字誠之其為此邦勤事愛民固多可紀特於此舉尤足以見其學操之不凡而非衆人所

能及是以因其請記而具論之以告來者使有考焉紹熙三年秋九月戊子後學新安朱熹記

邵武軍光澤縣社倉記

光澤縣社倉者縣大夫毗陵張侯訢之所爲也光澤於邵武諸邑最小而窮自張侯之始至則已病夫市里之間民無蓋藏每及春夏之交則常糴貴而食艱也又病夫中下之家當產子者力不能舉而至或棄殺之也又病夫行旅之涉吾境者一有疾病則無所於歸而或死於道路也方以其事就邑之隱君子李君呂而謀焉適會連帥趙公亦下崇安建陽社倉之法於屬縣於是張侯乃與李君議略放其意作爲此倉而節縮經營得他用之餘則市米千二百斛以充入之夏則損價而糶以平市估冬則增價而糴以備來歲又買民田若干畝籍僧田民田當沒入者若干畝歲收米合三百斛并入于倉以助民之舉子者如帥司法既又附倉列屋四楹以待道塗之疾病者使皆有以棲託食飲而無暴露道逐之苦蓋其創立規模提挈綱領皆張侯之功而其條畫精明經理纖密者則李君之力也邑人既蒙其利而歌舞之部使者亦聞其事而加勸獎焉於是張侯樂其志之有成而思有以告來者使勿壞則以書來請記予讀古人之書觀古人之政其所以施於鰥寡孤獨困窮無告之人者至詳悉矣去古既遠法令徒設而莫與行之則爲吏者賦歛誅求之外亦飽食而嬉耳何暇此之問哉若張侯者自其先君子而學於安定先生之門則已悼古道之不行而抱遺經以痛哭矣及其聞孫遂傳素業以施有政宜其志慮之及此而能委心求助以底于有成也李君於予蓋有講學之舊予每竊歎其負經事綜物之才以老而無所遇也今乃特因張侯之舉而得以粗見其豪末是不亦有感夫故予既書張侯之事而又附以予之所感於李君者來者尚有考云紹熙四年春二月丁巳新安朱熹記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

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
心為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
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
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
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
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
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鬬靡
以為利禄之計其有意於已者又直以為可以
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
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

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
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
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
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為書之果不可
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
來也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州學教授許
君中應既新其學之大門而因建閣於其上摘
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為寶鎮又取板本九
經諸史百氏之書列寘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
請於京師之學官使其學者討論誦說得以饜

飫而開發焉其役始於紹熙辛亥之冬而訖於
明年之夏其費亡慮三百萬而取諸廩士之贏
者蓋三之一其餘則太守煥章閣待制陳公居
仁轉運判官薛侯叔似實資之而總卿詹侯體
仁戎帥張侯詔亦揮金以相焉既成因予之友
蔡君元定以來請曰願有記也予雅聞許君之
學蓋有志於為已而意其所以學者亦曰取足
於心而已矣今以是舉觀之則見其所以誨人
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為者不以泯心
思滅聞見為極摯之歸也因為之記其本末而

并辨近世所以為舉讀書之病請具刻焉以告
登此閣而讀此書者使姑無溺於俗學之下流
無迷於異端之捷徑則於理之在我者庶乎有
以深求而自得之矣道之不明豈足患哉四年
癸丑九月甲子朔旦新安朱熹記

信州貴溪縣上清橋記

貴溪之水其原東出鉛山之分水北出玉山之
鉛頭者合為大溪自弋陽西流逕縣治南少西
迺折而北大溪之南有小港焉出縣東南境上
西北流至縣治西南乃入于溪者民行客之往

來者故以舟楫爲三渡自縣治西南絕大溪者曰中溪當其西流北折之處皆曰盤石小港水落時廣不過百餘尺褰裳可涉霖潦暴至則其深廣往往自倍而亦爲一渡中溪之舟每以是時過港常爲橫波所蕩數人力不得施盤石則水觸西崖鬬怒騰㳫其險爲尤甚故二渡者歲率一再覆溺邑人病之欲爲浮梁以濟久矣而役大費廣無敢唱者今縣大夫建安李君正通至則陰計而嘿圖之久之迺得縣之餘財八十萬將以屬工而邑之大姓聞之有以鉄爲連環

巨緪千五百尺以獻者有捐其林竹千餘里以獻者州家又以米百斛者佐之於是李君乃相大溪二渡之間水平不湍者以爲唯是爲可久遂以紹熙三年六月始事民讙趨之不百日而告成兩崖礱石爲磴道高者五百尺卑者亦居其五之四橋之脩九百尺比舟七十艘且眡水之上下而時損益焉又維十舟以梁小港作雙艦以航巨浸於是東西行者春夏免漂沒之虞秋冬無病涉之歎其功甚大而費則省蓋其規模籌畫一出李君主簿工師拱手受成不能有所預也既又留錢五十萬於明覺浮屠氏使歲爲質貸而歲輸其贏五一以奉增葺之費明年李君將去乃以書來道邑人之意請予文以記之予惟李君此橋之功百里之人與四方之往來者固已頌而歌之宜不待記而顯且其才之果藝明達用無不宜又非獨此爲可書也姑爲記其本末以告後之君子使知其成之不易者如此相與謹視而時脩之是則李君與其邑人之志也云爾四年九月戊寅既望新安朱熹記

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邵陽太守東陽潘侯燾以書來曰郡學故有濂溪先生周公之祠蓋治平四年先生以零陵通守來攝郡事而遷其學且爲其友孔公延之記而刻焉其後遷易不常乾道八年乃還故處而始奉先生之祀於其間既又以故府張公九成之學爲出於先生也則亦祠以侑焉於今蓋有年矣燾之始至首稽祀典竊獨惟念先生之學實得孔孟不傳之緒以授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然自再傳之後則或僅得其彷彿或遂失其本眞而不可以若是其班矣乃更闢堂東

一室特祀先生以致區區尊嚴道統之意今歲
中春釋奠于先聖先師遂命分獻而祝以告焉
以吾子之嘗講於其學也敢謁一詞以記之使
來者有考而無疑也熹竊以三復爲之喟然而
歎曰甚矣道之難明而易晦也自堯舜以至于
孔孟上下二千餘年之閒蓋亦屢明而屢晦自
孟氏以至于周程則其時者千五百年而其明
者不能以百歲也程氏既沒誦說滿門而傳之
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爲老子釋氏者幾希矣然
世亦莫之悟也今潘侯於此乃獨深察而致謹

焉道之明也蓋熹嘗竊謂先生之精立圖以
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
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
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
有所謂無極者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
妄議之既以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
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
以病夫先生故熹嘗欲援故相蘇公前刊國史
草頭木脚之比以正其失而恨其力有所不逮
也乃今於潘侯之舉而重有感焉是以既叙其事

書而并附此說以俟後之君子抑潘侯學識之
長既足以及此矣則又安知其不遂有以成吾
之志也耶紹熙癸丑冬十月庚申後學朱熹記

浦城縣永利倉記

浦城縣遷陽鎮永利倉者故提舉常平公事黃
侯某之所爲也聞之故老某年中黃侯以鄉人
奉使本道奏立是倉其里中歲將斂散以賑貧
乏且使鎮官兼董其事行之累年近村之民頗
賴其利後以兵亂廢壞無餘歲或不收民輒告
病於今若干餘年而吏部之調鎮官猶襲故號

也中間知縣丞王君鉛視邑之仁風諸里社倉
頗有成効欲取其法以復此倉之舊而議不克
合今知縣事括蒼鮑君恭叔之來乃復有請而
使者吳興李侯沐瀞然之於是鮑君得致其役
營度故壤築倉若干楹不日告成略如舊制遂
移縣便之粟若干斛以貯焉夏發以貸冬斂以
藏一以淳熙某年社倉制勑從事蓋凡貸之所
及者某里某都之人固皆有以望於其後而無
復凶年之慮矣其所未及則亦欣然相告曰是
倉且漸而藏矣其肯卒遺我哉鮑君聞之以書

來告曰邑人之情如此不忍以無記也予觀黃侯當日之權足以制一道而其後為此乃僅足以恤其鄉鄰蓋未嘗不歎其心之仁而病其不廣以今推之則未必其勢之有不能也是安得以今日社倉之法告之哉若李侯劉君之是役則既足以使黃侯之心愈久而不泯而又能承天子之詔以廣其惠於無窮是皆可書也已獨後之人能推所餘以徧乎其所未及則有志可以者故并為之書其本末而并以告焉庶乎有所考而不亡也紹熙五年夏四月己酉朝散郎秘閣修撰新權發遣潭州主管荊湖南路安撫司公事朱熹記

信州州學大成殿記

紹熙三年秋九月熹自長沙蒙恩召還道過上饒其州學教授嘉興林君䇿來見請問所以為學之意喜勤與之語知其平日所用力者皆古人為己之學而進則未已也既乃起而言曰此邦學政其弊久矣士子習熟見聞因仍淺陋知有科舉而不知有學問且其屋不時脩亦多頹圮而殿之為尤甚至於象設衣冠位次又皆不如法式其不自料既為之闢以所聞幸頗有知鄉方者又將撤其故殿而一新之儼然有成願得一言以記之且有以進其學者於將來則幸甚熹謝不敏退而問諸邦人則皆曰林君所以教其諸生者有常業而一本於所謂古人為己之意其於學之庶務則又巨細必親無所遺失故能當此儉歲既廣其弟子之員日什五六而猶有餘力以及此蓋肇役之初首出奉錢以給諸費而漕亭州家亦有助焉諸生之有職秩者又相與捐俸入以相其事凡木工役之直一

無所取於民也熹心善之比歸而往觀焉則其軒楹宏敞堂室靚深先聖鄉明先師西向左右衆賢以次列坐壹如今歲奉常所下新制而其冠冕服飾雅合禮儀諸監學齋有僭差蓋雖近縣名藩鮮或能及之者熹於是喟然太息益信林君之學有以充其志而力又有以行其學也後既還家甫踰時而林君復以書來曰殿既訖功將以來歲正月丁亥朔旦謁守貳合羣吏率諸生而釋菜以落之前日之請願卒有以賜之也熹惟國家稽古命祀而禮先聖先

師於學官蓋將以明夫道之有統使天下之學者皆知有所鄉往而幾及之非徒脩其墻屋設其貌象盛其器服升降俯仰之容以爲觀美而已也而今之爲吏者於是數者猶有不及求其能知林君之所爲者則亦難矣而況欲其仰體國家之意以身爲率使其學者皆知古人之所以爲學者而心庶幾焉豈不又難矣哉於是爲記其事使刻諸石以厲其從且使後之君子有以考焉而毋忘林君之志也十二月辛巳朝請郎新安朱熹記

常州宜興縣學記

紹熙五年十二月宜興縣新修學成明年知縣事承議郎括蒼高君商老以書來請記而其學之師生迪功郎孫庭詢貢士邵機等數十人又疏其事以來告曰吾邑之學久廢不治自今明府之來即有意焉而縣貧不能遽給其費乃稍葺其所甚敝補其所甚闕□籍閒田五千畝以豐其廩斥長橋撤金歲入七十餘萬以附益之爲置師弟子員課試如法而又日往遊焉躬爲講說開之以道德性命之□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使其知士之所以學蓋有卓然科舉文字之外者於是縣人學子知所鄉慕至於里居之士大夫之賢者亦挈子弟來聽席下然不更相告語更相勉勵而自恨其聞之之晚也退而相與出捐金齎以佐其役合公私之力得錢幾七百萬而學之內外煥然一新堂涂門廡靡不嚴備象設禮器皆應圖法蓋高君之於是學非獨其經理興築之緒爲可書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今世之爲吏者所能及而邑之人材風俗實有賴焉幸夫子之悉書之以告來者庶無窮則諸

生之望也予頃得高君於會稽而知其賢今乃聞其政教之施於人若又有成効如此故已樂爲之書矣而況其邑之父兄子弟能率高君之教而有所興起皆知從事於古人爲己之學而不汲汲乎誇多鬭靡之習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則又予之所深歎而尤樂取以告人者也乃爲悉記其語使後之君子有考焉抑高君之於此邑嘗新其社稷之位而并兆風雨雷師於其側以嚴祀事穿故瀆疏積水以防旱潦作社倉儲羨粟以備凶荒其所以事神治民者類能行其

所學而皆出於至誠懇惻之意是以言出其人信從之盖不待至於誦說之間然後以言教也嗚呼賢哉慶元元年春三月庚申朝請郎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朱熹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嚞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為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斂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為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為之於其縣善拳開寶諸鄉凡為倉者十一合之為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為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為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饑尤劇流殍滿道顧宜興獨得下熟而貸之所及者尤有賴焉然予猶慮夫貸者之不能償而高君之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進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繈屬争先視貸籍無龠合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於其民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為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敝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畜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盖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筦鑰之僅存耳是何也盖無人以守之則法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閑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徙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慶元元年三月庚

平既望日子位朱熹記

寧菴記

侍講王公病革顧謂其子瀚等曰生之有死如旦之有莫蓋理之必然也吾幸貺得歸息故廬今又以正終牖下是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者復何憾哉汝曹亦無過哀但兄弟友恭敬奉而母力學自立扶植門庭毋爲吾羞足矣語絶而逝諸子泣奉其教不敢違未幾而公夫人亦不起疾諸子既奉兩柩合葬白沙石苟之原乃築祠堂寮舍以奉烝嘗居守者而取公遺語命之曰寧菴買田百餘畝以給菴費輸上租而獻其遺餘以爲歲時增葺之備間以告予而請記其所以名之意予感王公之言足以見其所守之正死而後已又嘉伯海昆弟之能遵先志而不忍忘也因爲書其本末如此云慶元乙卯六月己未新安朱熹記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建昌之爲郡據江西一道東南上游其地山高而水清其民氣剛而材武其士多以經術論議文章致大名如直清李公中書翰林曾公兄弟尤所謂傑然者也其他能以詞藝發身取高科而登顯仕者亦不絶於當世前此乃未有以著其名氏而傳於後世者比年以來鄉之先達始病其闕乃率其徒考自國初以至今日得若干人且將礱石刻之寘諸郡學講堂之上以俟來者之嗣書焉而利君元吉鄧君約禮以書來曰今日教人取士之法誠有異於古者然其所以取之之意則亦固有在也顧士之由此而幸得之者乃或不能刮磨奮勵以自見於斯世則亦不必論其教法之是非而吾之所以負其見取之意者已不勝言矣故今吾徒相率爲此非敢以爲夸乃欲以爲鑒邦人士子咸願得子之一言冠其顛以發之庶乎嗣而書者相與讀之而知所警也予三復其書而爲之喟然曰二君子之言誠美矣然不論夫教法之是非則無以識其取士之本意不反身以自求而得其有負於已者則又未足以議其教法之是非也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序反復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

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為無用之空言而使足以要吾之爵禄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為如何哉二君子蓋嘗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已者矣盍亦推明其說以告夫鄉之後進使之因是感發以求古人之所以教者而盡心乎誠盡其心而有得乎此然後知今日教人之法雖不由此而吾之於此自當有不能已者今日取士之意雖或不皆出此而吾之所以副其意者自當無日而不在乎此也是則不惟無愧於今人而

亦且無愧乎古不惟無愧於一官而視彼文字聲名之盛者猶將有所不屑況乎不義而苟且貴者其又何足道哉顧予不足以當其屬筆之意姑記是說以復于二君子羣與父兄子弟評之以為如何也慶元元年秋八月丙寅新安朱熹記

魏國錄贈告後記

臣熹伏讀故參知政事龔茂良等所記孝宗皇帝襃贈故太學錄魏掞之事三復以還至於感涕竊歎掞之以白衣召見天子悅之擢為學官在職未幾數上書論政事以至力遏近倖之不當進者遂不自安而告歸以奉上祠初未始以其言也至是越五年矣而眷念不忘咨嗟閔悼錫命追榮至於如此嗚呼偉哉甚盛德也其所以感人心而厲臣節為如何耶後二十年掞之從弟誠之始議摹刻制書立石冢上而臣頃嘗待罪史氏偶得茂良等所記因書畀之請并刻焉以丕揚先帝之光訓俾彌億萬年不墜于地是則不惟聖子神孫永有觀法而任事之臣有志之士亦得以稱誦道説更相勉勵而益勸

於忠讜云慶元元年九月九日庚寅朝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朱熹謹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福州之學在東南為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來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邛常君濬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教學之意又為之則廩膳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

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之俛於是學者
競勸始知常君之爲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
閔閔焉唯恐其不能自勉以進於學也故嘗慮
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爲之益置
書史合舊爲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爲重
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曰致其請生之
意曰願有以教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它明德
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
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
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

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
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
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
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
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
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
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
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
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
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

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
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
無以爲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爲教既開之以古
人教學之意而後爲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
是閑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
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
言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爲學之本有無
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
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
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

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
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
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
勉之哉凡閣之役始於慶元初元五月辛丑而
成於七月之戊戌材甓傭食之費爲錢四百萬
有奇則常君既率其僚輸俸入以首事而帥守
詹侯體仁使者趙侯像之許侯知新咸有以資
之至於旁郡之守趙侯伯瓊丁二邑之長陳君
叔等亦以其力來助而董其役者學生選士楊
次中趙安仁蕭孔昭也是歲九月丁亥[illegible]

夫提舉南京鴻慶宫新安朱熹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乾道四年建人大饑熹請於官始作社倉於崇安縣之開耀鄉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人以為便淳熙辛丑熹以使事入奏因得條上其說而孝宗皇帝幸不以為不可即頒其法於四方且詔民有慕從者聽而官府毋或與焉德意甚厚而吏

惰不恭不能奉承以布于下是以至今幾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猶有不與知者其能慕而從者僅可以一二數也是時南城貢士包揚方客里中適得尚書所下報可之符以歸而其學徒同縣吳伸與其弟倫見之獨有感焉經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紹熙甲寅之歲發其私穀四千斛者以應詔旨而大為屋以儲之涖事有堂燕息有齋前引兩廊對列六庾外為重門以嚴出内其為條約蓋因崇安之舊而加詳密焉即以其年散斂如法鄉之隱民有所仰食無

復有捐瘠變亂之虞歲以德於吳氏而伸與倫不敢當也則謹謝曰是倉之立君師之教祖考之澤而鄉鄰之助也吾何力之有哉且今雖幸及於有成而吾子孫之賢不肖不可知異時脫有不能如今日之志以失信於鄉人者則願一二父兄為我教之教之一再而不能從則已非復吾子孫矣盍亦相與言之有司請正其罪庶其懼而有改其亦可也於是衆咨嗟嘆息其賢以為不可及而包君以書來道其語且遣倫及伸之子振來請記熹病力不能文然嘉其意不忍

拒也乃為之書其本末既以警夫吳氏之子孫使其數世之後猶有以知其前人之意如此而不忍壞抑使世之力能為而不肯為者有所羞愧勉慕而興起焉則亦所以廣先帝之盛德於無窮而又以少致孤臣泣血號弓之慕也慶元丙辰正月己酉朱熹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祀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北之士獨公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游有橋名

文學林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
而舊井存焉異今雖不復可見而公爲此縣之
人蓋不誣矣然自孔子之沒以至于今千有六
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列得從祀
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
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即
其學宮講堂之東偏作爲此堂以奉祠事是歲
中冬長日之至躬率邑之學士大夫及其子弟
奠爵釋菜以妥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熹
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
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
爲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爲要
荒之外爰自太伯采藥荊蠻始得其民而端委
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
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
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
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
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語言類
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
見誚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
固皆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
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
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
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
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
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
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
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矧今
全吳通爲畿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於此
又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
武城弦歌之意於是乎在故熹喜聞其事而樂
爲之書至於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言所謂本
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則願諸生相與勉焉
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
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媮懦憚事無廉恥而耆欲
食之識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也公之
追爵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政和禮書已號
丹陽公而紹興御贊猶有唐封至淳熙間所頒
位次又改稱吳公云五年六月甲申具
朱熹記

八十卷終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八十一

跋

跋朱給事奏劄

伏讀給事中朱公奏劄其惟前輩學問醇明故所以告其君者知所先後如此而忠誠懇至溢於文辭筆札之間者又可以見其充養之厚云隆興元年正月既望新安朱熹謹書

後二十八年再得披玩因覩舊題歎前修之益遠悼吾年之不留復記其後云

跋陳了翁與兄書

章氏議卻不成褒師極儒儒亦不敢就自到官尤覺中饋不可無人而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同年周戶曹之妹聞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諳事為瑞奴至之慮只欲如此書尾又云周氏雖貧然是舊家好肯故就之男女可無慮

予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己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間於是知公之所以剛毅中浩然前定不奪者其所自得蓋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它利與善之間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陳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察而精之也入豪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善觀此帖者亦足以識其幾矣帖藏邦鄭寬元故家元故文學議論有餘又通當世之務而砥礪廉隅不爲苟合其亦深有得於斯歟隆興甲申十月九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胡文定公詩

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滿堂兀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 踏遍江南春寺苔野雲蹤跡去還來如今宴坐孤峯頂無法可傳心自灰 祝融峯似在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明月又重圓 明公從小便超群佳句流傳織碧雲聞道別來諸念息定將何法退魔軍 十年音信斷鴻鱗夢想雲居頂上人香飯可能長自飽也應分濟百千身

右胡文定公答僧五詩公子侍郎所書以授僧妙觀而妙觀之所篆刻也儒釋之間議有所詞已從之差者讀之者能辨之則庶乎知言矣

乾道乙酉十一月庚午新安朱熹書

跋張敬夫所書城南書院詩

久聞敬夫城南景物之勝常恨未得往遊其間今讀此詩便覺風篁水月去人不遠然敬夫道學之懿爲世醇儒今乃欲以筆札之工追蹤前作豈其戲耶不然則敬夫之豪放奔逸與西臺之溫厚靚深其得失之筭必有能辨之者朱仲晦父云

跋胡五峯詩

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

右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熹臥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熹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時籍溪先生除正字赴館供職閣老新峩豸角冠劉共父自秘書丞除察官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一章甕牖前頭列翠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二章或傳以語胡子子謂其學者張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爲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見欽夫而後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叙其本末而書之于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跋張魏公爲了賢書佛號

世之學士大夫措身利害之塗馳騖而不反是以生死窮達之際每有愧於山林之士觀丞相魏公所以䫉然於賢老者則可見矣嗚呼服儒衣服學聖人之道誠能一以義理存心而無惑於利害之際則其所立當如何哉乾道丁亥冬十有二月九日新安朱熹書

跋方伯謨家藏胡文定公帖

兄曹外甥草比過治字在寅爲同年宜盡切磋之義在宏宜提耳誨累之在范甥宜勉進其所未聞者而一一以重言題品褒借之豈所望也昔事定夫先生未嘗以言色相假後與民瞻叔夏遊苟有過在安國則二公必面折之不令貳其過在二公即安國亦正色規之不但已也數十年來俗習頹靡此風日以替矣安老器識過人當今之學津途旣則當以性哲自期庶幾兆

風之一復見也邸報十五卷并五月分者并
以歸納乾菌承貺示珍感珍感安國再拜
去夏所借報中有言呂舜徒章者或見之
望更借示自五月以來新報能一一借及
幸幸呂公諸子聞自衡陽過江西不知今
何在或知信喻及鄉里得近信否　所奏
前章及第二箴不以示它人恐知安國又
上
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
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嚴
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方生士驎出示所藏胡
文定公與其外大父尚書呂公手帖讀之使人
凜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嗚
呼是數君子若其可謂盡朋友之道而無所苟
矣其卓然有以自立於當年而遺風餘烈可傳
於後世者豈徒然哉三復歎息因敬書其後以致
區區尊仰之意云乾道壬辰十二月二十四日
新安朱熹書

跋劉平甫家藏胡文定公帖

彥脩必已奉太夫人赴溫陵此邵榮國也
便於養親同增歡慰臨川籍通鄉邦音問
易達彥沖退然自守深可嘉尚德門積善
久矣如昆仲出則齊其才力建立事功居
者進脩術業養成德器乃邦國之光凡在
鄉鄰亦預榮焉衰老覩此盛事不勝欽歎
安國又啓
安國再啓湖湘旱饑之後民間窘迫而供
饋頻繁江西諒亦爾然教令既孚吏民信
服不晚必有除擢矣宙在桐江幸亦粗遣
然歸養之意甚懇諒恐知之意欲比蒙恩

命告昆仲平日獎提之所及也感佩之意
言不能喻安國再啓
伯達孫今已長成莫須早曉令隨貢元伯
伯習知禮義若一向不讀書恐不便也右帖
凡十書畧如此
屏山劉翚平甫藏胡文定公帖一卷前兩紙胡
公與平甫伯父祕閣君蓋公之餘而其子祠部
君筆也時祕閣守臨川兄侍郎公守溫陵弟屏
山先生稱疾不仕胡公之子侍郎守桐江兄子
彥沖先生以布衣特起典教鄉郡書辭盖稱及

之後一紙胡公與其族兄書實公手筆平甫雖得之所稱范甥者即平甫外甥太史公也胡公正大方發動有法教讀此者視其所發可以知勸視其所戒可以知懼平甫能葆藏之其志亦可知矣乾道癸巳三月乙酉新安朱熹觀於劉氏山館之復齋因敬書其後云

書屏山先生文集後

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先生嗣子玶所編次已定可繕寫先生啓手足時玶年甚幼以故平生遺文多所散逸後十餘年始復訪求以補家書

之缺則皆傳寫失真同異參錯而不可讀矣於是反復讎訂又十餘年然後此二十卷者始克成書無大譌謬焉以門墻灑掃之舊幸獲與討論焉竊以爲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因書其故以告後之君子云乾道癸巳七月庚戌門人朱熹謹書

跋張敬夫爲石子重作傳心閣銘

淳熙爲尤溪大夫石子重記其脩學之事又爲此五銘焉將子重方爲藏書之閣於講堂之東中實周程三君子像旁列書史之櫃而使問名於熹請以傳心榜之而子重遂并以其銘見屬熹辭不敢不敢專也且惟子重之爲是閣蓋非學校經常之則非得知道而徒於文者不能有所發明也則將以屬諸廣漢張君敬夫而私記其說如此云

跋古今家祭禮

右古今家祭禮熹所纂次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

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致其精神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以來諸儒繼出捃拾綴緝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便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好學之士亦不得盡由古禮以復于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事討論以爲一國一家之制者自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意然其存于今者亦無幾矣惜其散脫殘落將遂泯沒于無聞因稍蒐輯叙次合爲一篇以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善本可參

往往闕誤不可曉知雖通典唐書博士官撰贊版本亦不足據則它固可知已諸家之書如荀氏徐暢孟焉翊周元陽孟詵徐潤孫日周等儀有錄而未見者尚多有之有能采集附益并得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興起相與損益折衷共成禮俗于以上助聖朝教化導民之意顧不美哉淳熙元年五月戊戌新安朱熹謹識

書近思錄後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槩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跋通鑑紀事本末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復為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然自漢以來為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實相受授偉哉書乎自漢以來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君機仲乃以暇日作

爲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際又皆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或乃病其於古無初而區別之外無發明者顧弟弗深考耳機仲以摹本見寄熹始得而讀之爲之撫卷太息因記其後如此以曉觀者淳熙二年秋七月甲寅新安朱熹書于雲谷之晦菴云

書和靜先生遺墨後

和靜尹公先生遺墨一卷皆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心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

戒者其家緝而藏之今陽夏趙侯刻寘臨川郡齋摹本見寄熹竊惟念前賢進脩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而趙侯所以摹刻之意又非取其字畫之工以供好事者之傳玩而已振讀終篇怳然自失因敢識其後以自詔云淳熙丙申三月丁巳新安朱熹敬書

跋張公子竹溪詩

婺源雖巖邑而於多文士竹溪丈人張公子其一也好爲歌詩精麗宏偉至其得意往往亦造於閑澹其大篇短韻又皆各得其體晚[illegible]山田水竹之間專用詩酒自娛以忘其老所賦游多一時名勝類皆退讓推伏樂稱道之觀呂侍郎諸公所題文編可見矣淳熙丙申予自建安歸故里公子之子珍卿持以見示因得三反味嘆究觀製作之意信乎其如諸公所稱不誣也然予聞公子天資孝友絕人其篤於兄弟之愛至化患難取禍辱而不悔有古篤行君子所難能者諸公乃徒盛稱其詩而曾不及此予不能諳其說也因竊記編之後以示鄉人使知公子之所以自見於世者不但其詩而已蓋於名

教應亦深有補云五月既望邑子朱熹書

跋劉元城言行錄

元祐諫議大夫元城劉公安世字器之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愧詞今其存而見於文字若此數書者凜然其與秋霜夏日相高也熹之外舅劉聘君少嘗見公睢陽間爲熹言其所見聞與是數書略同而時有少異皆當時不能盡記其說且其俯仰抑揚之際公之聲容猶怳若相接焉而今亦

不可復得矣嗚呼歲月如流前輩既不可見而
其流風餘韻日遠日忘又已如此可勝嘆哉

記大學後

右大學一篇經二百有五字傳十章今見於戴
氏禮書而簡編散脫傳文頗失其次子程子蓋
嘗正之熹不自揆竊因其說復定此本蓋傳之
一章釋明明德二章釋新民三章釋止於至善
以上並從程本而增詩云瞻彼淇澳以下四章釋本末五章釋致知
並今定六章釋誠意從程本七章釋正心脩身八章
釋脩身齊家九章釋齊家治國平天下並從舊本序

次有倫義理通貫似得其真謹第錄如上其先
賢所正衍文誤字皆存其本文而圍其上旁注
所改又與今所疑者并見於釋音云新安朱熹
謹記

書中庸後

右中庸一篇三十三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聖
所傳之意以立言蓋一篇之體要而其下十章
則引先聖之所嘗言者以明之也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
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其實一也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而
其下八章復以先聖之言明之也十二章明道之體用下

[illegible]婦所知所能也君子之道鬼神之德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則有聖人所
不知不能焉者矣道之為用其費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家語之文[illegible]
今脫[illegible]以章
二十一章以下至于卒章則又
皆子思之言反復推說互相發明以盡所傳之
意者也二十一章承上章總言天道人道之別二十二章言天道[illegible]
二十四章[illegible]
[illegible]
嘗伏讀其書而妄以己意分其章句如此竊惟

是書子程子以為孔門傳授心法且謂善讀者
得之終身用之有不能盡是豈可以章句求哉
然又聞之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
其意者是以敢私識之以待誦習而玩心焉新
安朱熹謹書

書張氏所刻潛虛圖後

紹興巳巳洛人范仲彪炳文避章傑之禍自信
安來客於崇安予得從之遊炳文親唐鑑公諸孫
嘗從溫國司馬氏及諫議大夫無忌時爲子壻
溫國文正公諸孫多時爲賓客道語嘗不厭

且多藏文正公遺墨嘗示予以潛虛別本則其所闕之文尚多問之云溫公晩著此書未竟而薨故所傳止此蓋嘗以其手藁屬景迂晁公補之而晁謝不敢也因從炳文借得寫本藏之其後三十餘年所見之本皆然欲訪完書不復可得每以爲恨近得泉州季思侍郎所刻則首尾完具遂無一字之闕始復驚異以爲世果自有完書而疑炳文語或不可信讀至剛行遂釋然曰此贋本也人問何以知之予曰本書所有句皆協韻如易彖文象玄首贊測其今有而昔無

者行變尚協而解獨不韻此蓋不知也字處末則止字爲韻之例爾此人好作僞書而尚不識其體製固爲可笑然亦幸其如此不然則幾何而不遂至於偪眞也耶間又考炳文之書命圖之後跋語之前別有凡例二十六字元爲命圖之關紐而記占四十二字乃六字又足以見占法之變爲今本亦無之故其所附論議從知以凶吉臧否平爲所遇之占而不知其所占直之又有所待而然也因亟以書扣季思此本果家世之舊傳否耶則報曰得之某人耳於是益知

炳文爲不妄嘗欲私記本末以訂其謬而未暇今復得鄉人張氏印本乃泉本之所自出於是始出清本授學者使以相參凡非溫公之舊者悉朱識以別之凡行之全者七補者二十有六變百八十有八解二百一十有二又補命圖九凡例記占之闕大小七十有四字而記其所聞於炳文者如此使覽者有以考焉其後又得溫公易說於炳文裔孫將仕六一之手則其後亦闕焉炳文自言其家使人就謄溫公某家適至而興亡之故所存止此後數年予乃復得其全書

云好事者於北方互市得版本焉始亦喜其書之獲全今則不能無疑然無以考其果爲眞與僞也時又嘗聞炳文或謂涑水記聞非溫公書者信乎炳文曰是何言也溫公日錄月別爲卷而記行事皆述見聞手筆細書今可覆視豈它人之所能爲哉特其間善惡雜書無所隱避使所書之家或諱之而不欲傳耳炳文又云金虜入洛時從溫公家避地至某州遇羣盜執以見其渠帥帥問何人應曰司馬太師家也羣盜相顧失色曰訊虛實因出畫像及敘告之屬示之

身背以手加額既而仰歎自謂炳文曰向使朝廷能用攻家太師之言不使吾獨披猖至此矣凡吾所欲投掠者蔡京王黼童貫親舊黨與耳汝無憂懼為也亟傳令軍中無得驚司馬太師家又揭牓以曉其後曹以故骨肉皆幸無它而圖書亦多得全凡此人亦鮮知之者因并書之淳熙丙申十一月丁卯朱熹謹書

書麻衣心易後

麻衣心易頃歲嘗略見之固已疑其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前文字今得黃君所傳細讀之益信所疑之不謬也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之類皆無理之妄說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之類乃術家之小數所謂人由破體煉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耳其它比比非一不容悉舉要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掇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其書而其所以託名於此人者則以近世言象數者必宗邵氏而邵氏之學出於希夷於是又求希夷之所從得所謂麻衣者而託之以為若是則凡出於邵氏之流者莫敢議已而不自知其說之陋不足以自附於陳邵之間也夫麻衣方外之士其學固不純於聖賢之意然其為希夷所敬如此則其為說亦必有奇絕過人者豈其若是之庸瑣哉且五代國初時人文字言語質厚沈實與今不同此書所謂落處活法心地等語皆出近年自復不成文理計其偽作不過四五十年間事耳然予前所見本有張敬夫題字猶摘其所謂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者於周孔腳跡下盤旋者而與之辯是亦枉費於辭矣此直無理不足深議但當摘其謬妄之實而掊擊之耳淳熙丁酉冬十一月五日書

再跋麻衣易說後

予既為此說後二年假守南康始至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來謁老且躄使其子自掖而前坐語未久即及麻衣易說其言鄙淺殊無倫次問其師傳所自則曰得之隱者問隱者誰氏則曰彼不欲世人知其姓名不敢言也既復問之邦人則皆曰書獨出戴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予嘗首語雖益疑之然亦不記前已見其姓名

也後至其家因復扣之則曰學易而不知此則不明到盡之妙而其用差矣予問所差謂何則曰坎兌皆水而卦畫不同若爻辭者不察而誤用之則失其性矣予了其妄因不復問而見其几間有所著雜書一編取而讀之則其詞語氣象宛然麻衣易也其間雜論細事亦多有不得其說而公為附託以欺人者予以是始疑前時所料三五十年以來人者即是此老既歸亟取觀之則最後跋語固共所為而一書四人之文體製規模乃出一手然後始益深信所疑之不

妄然是時戴病已昏不久即死遂不復可窮詰獨得其易圖數卷閱之又皆鄙陋瑣碎穿穴無稽如小兒嬉戲之為者欲以其事馳報敬夫則敬夫亦已下世因以書語呂伯恭曰吾病廢有年乃復為吏然不為它郡而獨來此豈天固疾此書之妄而欲使我親究其實耶時當塗守李壽翁侍郎雅好此書伯恭因以予言告之李亟以書來曰即如君言斯人而能為此書亦吾所願見也幸為津致使其一來予適以所見聞報之而李已得謝西歸遂不復出不知竟以予言為如何也淳熙丁未初夏四日病中閱舊稿念壽翁敬夫伯恭皆不可復見因并記此曲折以附其後使覽者知予之論所以不同於二君子者非苟然也

跋李少膺脞說

人有士君子之行乃先王教化德澤薰陶所就非一比長之官所能致也爾市譏而不征乃文王治岐時事周禮乃成周大備之法隨時制宜自有不能同者前輩嘗論之不當以此而難彼也以言動行為之重乃藍田呂氏說然以經

文推之有所不通不若只從舊註之為安求全之毀對不虞之譽而言則亦當從舊註三代正朔胡氏春秋傳已有此論然鄭康成杜元凱說亦不可廢蓋三代雖不改時與月而春秋紀春無冰為異則固以周正紀事也石林葉氏又考左傳所記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三事以為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直自用夏正者矣于更改也詩中月數多用夏正若書金縢秋大熟亦是夏時此為不改時月之驗甚明但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五六月所謂

十一月十二月乃九月十月爲不可曉此亦宜闕之耳天產地產之說舊所未曉而李君所論亦未通地上有水恐不若從程傳之說大抵今人讀書不廣索理未精乃不能致疑而先務立說此所以徒勞苦而少進益也因讀李君所說書此

跋黄仲本朋友說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

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

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

爲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爲聖人彊而附于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禍壞廢絶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黄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

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跋范文正公家書

三郎官人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常只是絶佑未全安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有事只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興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曾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爲好事以光祖宗頻寄書來言彼動靜將息將息不具叔押報十五日　新婦孩兒各安好十叔房下如何弼兒還漸識好惡否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子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所謂自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然後足以充其名而其所論親傍交以絶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姦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效一官者所當知也友人陳君明仲爲侯官宰得公此帖刻置坐隅以自觀省而以其墨本見寄熹蓋三復焉而深

歎其言之近指之遠敢書其說於左方庶幾覽者有以發焉淳熙戊戌季夏閏月新安朱熹謹書

書徽州婺源縣中庸集解板本後

此書始刻於南劒之尤溪熹實爲之序其篇目今建陽長沙廣東西皆有刻本而婺源學三山張侯又將刻之縣學以惠學者熹故縣人嘗病鄉里晩學見聞單淺不過溺心於科舉程試之[illegible]者又頗馳騖乎文字纂組之工而不[illegible]其業於聖門也是以儒風雖盛而美俗未

紱父子兄弟之間其不能無愧於古者多矣
得賢大夫流傳此書以幸教之固熹之所欲聞
而樂贊其成者也是書所記雖本於天道性命
之微而其實不外乎達道達德之粲然者學者
誠能相與深究而力行之則此聖之所以傳與
今侯之所以教者且將有以自得之而舊俗之
未純者亦可以一變而至道矣

書徽州婺源縣周子通書板本後

熹舊記先生行實采用黃太史詩序中語若以
濂之爲字爲出於先生所自製以名廬阜之溪
者其後累年乃得何君所記然後知濂溪云者
實先生故里之本號而非一時強名之也
欲加是正則其傳已久懼反以異詞致惑故特
附何君語於遺事中以著其實後又得張敬夫
所刻先生墨帖後記先生家譜載濂溪隱君在
營道縣榮樂鄉石塘橋西而舂陵胡氏斡爲敬
夫言濂實溪之舊名父老相傳先生晚居廬阜
因名其溪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近邵武鄒旉官
舂陵歸爲熹言嘗親訪先生之舊廬所見聞與
何張之說皆合但云其地在州西南十五里許
濂溪之源委自爲上下保而先生居下保其地
又別自號爲樓田而字之爲濂則疑其出於唐
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旉嘗有文辨說甚詳
其論刺字之所從則熹蓋嘗爲九江林使君黃
中言之與旉說合方將并附其說於書後以證
黃序之失而婺源宰三山張侯適將鋟板焉因
書以遺之庶幾有補於諸本之闕若此書所以
發明聖學之傳而學者不可以不讀之意則熹
前論之已詳矣因不復重出云淳熙己亥正月
朔旦縣人朱熹謹書

跋歐陽國瑞母氏錫誥

淳熙己亥春二月熹以臥病鉛山崇壽精舍邑
士歐陽國瑞來見且出其母太孺人錫號訓辭
及諸名勝跋語俾熹亦題其後熹觀國瑞器識
開爽陳義甚高其必有進乎古人爲己之學而
使國人願稱焉曰幸哉有子如此矣夫豈獨以
其得乎外者爲親榮哉因竊不辭而敬書其後
如此國瑞勉旃無忽其言之陋也

跋趙宰母夫人錫誥

熹伏讀壽昌夫人始封訓辭因得遍觀諸賢跋

趙侯之所以厚於其親者非今世常人之所
及矣聞於士友之間且見趙侯與其昆弟平居
奉養所以悅其親者無所不用其至又知其非
出於一時勉慕而為之也嗚呼其亦可謂孝矣
夫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吾知趙侯異時進而
立於朝廷其必有以異乎今世士大夫之所為
者無疑也因不輒書其後云淳熙己亥四月辛
丑新安朱熹書

跋趙侯孝遠行實[illegible]

孟子嘗稱柳下惠之為人以為百世之下聞其
風者鄙夫寬薄夫敦而興或疑之今得崇道趙
侯行實之書而讀之足以信孟氏之不我欺矣
著作君所以觀法其親而顯揚之者深密詳盡
至於如此豈亦侯之身教有以發之也歟抑以
是為質而致知以精之則天性人心固有不可
泯之義非以是為始而力行以終之則由家及
國又有不可窮之事業是則熹愚不肖於著作
君者猶不能無惓惓之望也敢竊識編末而歸
之書淳熙己亥中夏丁卯新安朱熹

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

易之為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羲氏之
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則異至
於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
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
以為教為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
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
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
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
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
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
而深玩之如己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
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
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
所求而不得邇之事親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
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既嘗大
書深刻焉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
不多也頃備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熹不得讓
輒書此以遺之淳熙六年秋八月丙戌朔新安
朱熹謹書

跋孫文定公直節堂記

右南康軍治直節堂記欒城蘇文定公爲郡守徐君師回望聖作又手書而刻石焉自元豐乙丑距今淳熙己亥凡九十有五年而新安朱熹來領郡事問堂所在則既無有而杉亦不存求其記文則又非復故刻而委之它所矣於是歷訪郡之老人竟無有能言其處者蓋自元豐以至今其間世故亦多變矣然建炎羣盜於今纔五十年舊迹蕪滅未應至此意者斯堂之毀其在紹聖黨論之時乎撫事興懷慨然永嘆顧郡方貧而民已病正使堂之故基尚在勢亦不能

有以復於其舊獨聽事之西有堂無額而庭中有老柏焉焚斮之餘生意殆盡而屹立不僵如志士仁人更歷變故而剛毅獨立凜然不衰者因取直節之號寓之此堂而輦記石陷壁間且欲盡去庭之凡木而雜植杉柏以彷彿前賢之遺意則既非時而熹亦以病告歸矣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予之志也夫是歲八月丁亥識

書濂溪先生愛蓮說後

右愛蓮說一篇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嘗以愛蓮名其居之堂而爲是說以刻焉熹得竊闚而伏讀之有年矣屬來守南康郡實先生故治然寇亂之餘訪其遺跡雖壁記文書一無在者熹竊悼焉既與博士弟子立祠於學又刻先生象太極圖於石通書遺文於版會先生曾孫直卿來自九江以此說之墨本爲贈乃復寓其名於後圃臨池之館而刻其說置堂間庶幾先生之心之德來者有以考焉淳熙己亥秋八月甲午朱熹謹記

跋叙古千文

右叙古千文故禮部侍郎胡公明仲所作其叙事立言昭示法戒實有春秋經世之志至於發明大統開示正塗則又於卒章深致意焉新學小童朝夕諷之而問其義亦足以養正於蒙矣清江劉孟容出其先舅奉君所書八分小卷莊謹嚴一所以傳家之意甚備豈亦有取於斯乎因摹刻寘南康郡齋傳諸小學庶幾其有補云淳熙己亥八月戊戌新安朱熹書

書濂溪先生拙賦後

右濂溪先生所爲賦篇闕之其曾孫直卿云舊

歲耕者得之溪上之田間已斷裂然尚可讀也
熹惟此邦雖陋然往歲先生嘗辱臨之乃開江
東道院之東室牓以拙齋而刻置焉既以自警
且以告後之君子俾無忘先生之所恥者以病
其民云淳熙己亥秋八月辛丑朱熹謹記

跋曾吕二公寄許吏部詩

奉懷子禮吏部賢友　本中再拜
寒松厭庭院老馬倦維縶脩然出塵去粗
[redacted]朝夕急我友隔江湖尚作一日看平生
學道心擇善有固執豈不在行路自遠霄

漢百川灌河來砥柱乃中立何時一尊
酒更與交舊扶
長句奉寄子禮提宮吏部　幾
草堂竹塢閉門中吏部持身有古風老去
一麾還作病歸來四壁又成空今朝札翰
知士急舊日詩書卻不窮拭目看君進明
德乃兄事業聽天公
先君子之執友吏部許公熹不及見也然而竊
聞其學蓋以修己治人爲一致要之事實而不
爲空言者今觀二公之詩可見當日推賢注意

高仰之意矣至於前輩交游之際所以觀考德
業相期於無窮者與夫中興一時人物之盛覽
者亦當慨然有感於斯焉淳熙己亥十一月辛
巳新安朱熹謹書

跋王樞密贈祁居之詩

王公素剛毅有大節方和議時視秦檜蔑
如也而能屈體下賢出於誠意如此是可尚已
祁公以布衣諸生抗疆臣折悍吏卒全窮交非
其所養之厚所守之堅何以及此三復此卷爲
之大息而書其後云淳熙己亥除月壬辰新安

朱熹謹書

書康節誡子孫文

康節先生邵公手書戒子孫語及天道物理二
詩得之鄉人林向氏刻於白鹿洞之書堂以示學
者淳熙庚子閏月甲申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陳居士傳

熹少讀龜山先生文集固已想見居士之爲人
今得鄭生綯所藏墨本觀之又見了翁道鄉游
察院李丞相張侍郎諸前輩稱述之盛如此不
勝慨歎夫居士之爲人蓋孟子之所謂雖曰未學

吾必謂之學者先生猶歎𡁠　吾有閒道者而得以為
之者吾儕小人資本庸惡其可不汲汲於學問
以矯厲而切磋之耶因敬書其後既以自警且
以視諸同志云淳熙癸卯季春壬申新安朱熹
書於南康郡舍之拙齋

跋徐誠叟贈楊伯起詩

熹年十八九時得拜徐公先生於清湖之上便
蒙告以克己歸仁知言養氣之説時蓋未達其
言久而後知其為不易之論也來南康得楊君
伯起於衆人中意其淵源之有自也一日出此

卷示熹三復悵然思復見先生而不可得撫卷
太息久之淳熙庚子四月辛亥新安朱熹書

跋伊川與方道輔帖

右伊川先生與莆田方君元寀道輔帖後一帖
乃嘉祐二年訪時先生之年纔二十有五爾眞
蹟今藏道輔曾孫支陵家後百二十四年後學
朱熹得其建模本刻石于白鹿洞書院

題洛神賦圖

此卷筆意淳古略似漢石刻中所見草樹人物
亦可考見當時器用車服制度不但為好事者

無益之玩而已朱熹識

跋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公作字如其為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
觀其深者得之淳熙庚子中夏丁巳新安朱熹
觀于南康郡圃之愛蓮堂因識其後

跋冰解圖

熹觀此圖讀洪陸三公跋語為之隕涕淳熙庚
子五月戊午

跋太常中峯詩書

觀此卷二公之詩各誦陶謝近年長史詩為之慨
然掩卷太息至於中峯精深山勢雄偉不暇論
也淳熙庚子中夏七月朱熹仲晦父書

書語孟要義序後

熹頃年編次此書鋟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
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説尚或時有所遺脱既加
補塞又得毗陵周氏説四篇有半於建陽陳焞
明仲復以附于本章豫章郡文學南康黃某商
伯見而悦之既以刻于其學又慮夫讀者疑於
詳略之不同也屬熹書于前序之左且更定其
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

己丑朔旦江東道院拙齋記

跋免解張充明啓

行藏勳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窮窕崎嶇增尋經丘之趣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欲求試南宮而輒以自與何哉然予亦濡滯於此而未得遂其所懷也三復其言爲之太息庚子至前一夕大老軒書

跋獨孤及答楊貢處士書

獨孤及爲舒州刺史作口賦法處士楊貢以書譏之曰富者出萬今易以千貧者出百今乃數倍富倍優貧倍苦及答之曰據保簿數百姓并浮寄戶三萬三千而應差科者唯三千五百其餘二萬九千五百戶蠶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錢以助王賦每歲三十萬貫之稅悉鍾於三千五百人之家高戶歲出千貫其次九百八百貫其次七百六百貫九等最下兼本丁租庸猶輸四五十貫以此人日困壓故今爲口賦法以三萬三千人之力分三千五百家之稅乃損有餘補不足之道富人貧人悉令均齊

以僕觀苦何從而生

今見獨孤常州文集及大府中辛於常州此又在其前可見當時田制隳壞之實然不能精加考覈以復武德貞觀之舊而遽爲一切之法以亂經制何耶所謂三十萬貫者蓋并租庸與雜徭言之而所謂口賦法者則已有兩稅之漸矣

跋洪芻所作靖節祠記

讀洪芻所撰靖節祠記其於君臣大義不可謂憒然無所知者而靖康之禍芻乃縱慾忘君所謂悖逆穢惡有不可言者送學務示講堂一日使諸生知學之道非知之艱而行之艱也

跋白鹿洞所藏漢書

熹既爲劉子和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其先人所藏漢書四十四通爲謝時白鹿洞書院新成因送使藏之以備學者看讀子和五世祖居勤府君式南唐時讀書此洞後仕本朝有名太祖時其孫敞效皆爲聞人今子和弟子澂之家尚藏其手抄孟子管子書云是洞中日課也年月日朱熹仲晦父記

跋張巨山帖

近世之爲詞章字畫者爭出新奇以投世俗之耳目求其蕭散澹然絕塵如張公者殆絕無而僅有也劉兄親承指畫必得其趣然公晚以事業著故其細者人無得而稱焉欽夫雅以道學自任而游戲翰墨乃能爲之題識如此豈亦有資於斯乎

跋陳簡齋帖

簡齋陳公手寫所爲詩一卷以遺寶文劉公劉公嗣子觀文公愛之屬廣漢張敬夫爲題其簽予嘗借得之欲摹而刻之江東道院竟以不能得善工而罷間獨玩之不得去手蓋嘆其詞翰之絕倫又嘆劉公父子與敬夫之不可復見也俛仰太息因書其末以歸之劉氏云

跋蘇聘君帖

予來南康聞蘇聘君嘗居郡西門外暇日訪其遺迹無復存者求其遺墨高風不勝慨歎南上人出示此軸三復之餘深遐想淳熙辛丑正月二十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題

跋南上人詩

南上人以此卷求余舊詩夜坐爲寫此及數秋夜等篇頗念山林俯仰疇昔爲之慨然南詩清麗有餘格力閒暇絕無蔬筍氣如云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余深愛之不知世人以爲如何也淳熙辛丑清明後一日晦翁書

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于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跋顏魯公栗里詩

居魯郡顏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今南康軍治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游而悲之爲作歸去來館於其側歲時勸

間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慨
是詩也地之主人零陵從事陳君正臣聞之若
有慨然於中者請大書刻石上予既去郡請益
堅乃書遺之淳熙辛丑秋七月壬午新安朱熹
仲晦父

跋張魏公與劉氏帖

張忠獻公平生心事無一念不在君親而其學
又以虛靜誠一求之於天爲本故其與人言亦
未嘗不依於此今觀其所與寶學劉公屏山先
生共父樞密書帖詩文亦可見矣劉公從公川
陝并心國事故公於其兄弟父子之間眷眷如
此亦豈苟然者哉先生之子玶有味其言欲廣
傳之以悟當世因屬熹書其後淳熙辛丑八月
甲子新安朱熹敬書

跋鄭景元簡

六經記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無
述焉蓋以是爲常事也獨論語禮弓記曾子寢
疾時事爲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
以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
□□乃在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私

以坐亡立脫爲奇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
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
而無間夫亦孰能至此而不亂哉今觀鄭君景
元所報其兄龍圖公事亦足以驗其所學之正
而守之固矣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於公見
之因竊書其後以自警又將傳之同志相與勉
焉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丹陽朱熹書

跋鄭景望書呂正獻公四事

右中國呂正獻公四事見其家傳而故建寧太
守鄭侯書之齋壁以自警者也侯書此時已屬
疾間不兩月而終啓手足時清明安定執禮不
懈如常日是足以驗其平生學力果能踐斯言
者非一時偶書座壁而已也夫呂公之行高矣
其可師者不止此鄭侯亦無不學顧豈舍其大
而規規於其細如此哉誠以理無巨細精粗之
間大者既立則雖毫髮之間亦不欲其少有遺
恨以病夫道體之全也侯之友府趙君彥能將
摹刻寘府學以視學者而屬熹書其本末熹不
得辭也侯名伯熊字景望永嘉人其爲此邦號
令條教必本於孝弟忠信學者傳之淳熙辛丑

秋八月乙巳朔旦州民宣教郎新提舉江南西
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謹書

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

右曾子書七篇其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吾友
清江劉清之子澄所集録也昔孔子沒門人唯
曾氏為得其傳其後孔子之孫子思繼正子春
公明儀之徒皆從之學而子思又得其傳以授
孟軻故其言行雜見於論語孟氏書及它傳記
者為多然皆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傳曾子
書者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
象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子澄蓋病
其然因輯此書以傳學者而於其精粗純駁之
際元致意焉於戲若子澄者其可謂嗜學也已
然熹嘗考之竊以謂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
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
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
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
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之
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脩潔之人
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遠雖或附而益之要亦必為如是之言然後得
以自託於其間也然則是七篇者等而別之雖
有內外雜篇之殊而其大致皆為有益於學者
非它書所及也讀者誠能志其大而必謹其小
歷其淺而徐探其深則庶乎其無躐等之病而
有日新之功矣淳熙八年九月丁丑新安朱熹
謹記

跋陳徽猷墓誌銘後

秦丞相用陳公為淮西帥蓋將付以邊事公以
其意叵測力辭不就頃年公冊能爾陽熹見公
考亭私第公為熹言此甚詳今不能盡記其曲
折也淳熙辛丑仲冬乙亥因觀汪公所撰誌銘
書此以補其闕時汪公薨已七年而敬夫明仲
亦已下世令人悲嘆之深新安朱熹書公孫坦
藏

周子通書後記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
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
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
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

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
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
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
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
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
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
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
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
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
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

以為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
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
以句壯歲獲游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
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
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
間則有以貫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
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焉
二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
輒為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
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

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書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一

跋

跋東坡與林子中帖

淳熙辛丑中冬乙酉觀此於衢州浮石舟中時浙東饑甚予以使事被旨入奏三復其言尤深感歎當摹刻諸石以視當世之君子新安朱熹書

再跋

淳熙辛丑浙東水旱民饑予以使事被召入奏道過三衢得觀此帖於玉山汪氏以為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也明年乃刻石常平司之西齋新安朱熹書

第三書節略云到後纔雨不止所謂災傷殊甚京口米斗百二十文人心已是皇皇又四月天氣全似正月今歲流殍疾病必須措置淮南發變已無望必搬動本路米價設到廣陵更與正仲議之更一削驗甚見貴議之中玉商議早聞朝廷厚設儲備熙寧中李次截撥及別路般來錢米并因大荒致饑及雁却課私蓋累百軍萬然於救識初無然毫户發者教之還故也須兄早留意又乞與漕司商量今歲上供斛米皆未宜知勢只內二月閤奏乞且遲留數月起發徐饑歲熟至大月起來遲免頃它路般運賑濟亦此問逆潮廷必不詩何知春之深韓瑯傳言想亦怨察不一某呈恐

跋李後主詩後

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此陶隱居託魏晉以諷蕭梁之詩也當時不悟竟蹈覆轍其為商鑒益以明矣而違命李侯乃復以無生混茫者亡其國何哉道學不明人心不正詖淫邪遁之說肆行而莫之禁也嗚呼痛哉

熹觀汪伯時所藏李後主手寫詩歎息書此潘叔昌訪熹鉛山臺因書贈之淳熙辛丑十一月十八日

跋呂伯恭日記

觀呂伯恭病中日記其翻閱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此來不待復見伯恭父因為深恨然於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諄諄矣三復流涕敬書其後淳熙壬寅新安朱熹書

題伯恭所抄荊公日錄

伯恭病中讀書漏刻不去手既定詩說訖古今大事而其餘力又及此然皆未及終篇而卒嗚

者恨之此書經楊陳二公掊擊不遺餘力而其
肺腑之懸猶有未盡白者今觀伯恭於書自四
卷乃不加一詞而其幾微毛髮之間皆不得有
所遁學者於此不唯可以究觀前事而極夫治
亂之源抑亦可以反求諸心而審其得失之端
矣淳熙壬寅正月十七日來哭伯恭之墓而叔
度出此編視予感歎之餘爲書其左朱熹仲晦
父

跋

淳熙壬寅上巳朱熹仲晦父觀疑此卷勝名書

詩也

跋

尤延之論古人篆法來處如周太史史籀世係其
使人無閒言朱熹仲晦父識

題歐公金石錄序眞蹟

集錄金石於古初無著自歐陽文忠公始今順
伯嗜古無厭又有甚於公之所爲而復得公此
序眞蹟藏之其不偶然矣淳熙壬寅禊飲會稽
西園暮歸書此朱熹仲晦父

題西臺書

西臺書在當時爲有法要不可與唐中葉以前
筆跡同日而語也細觀此帖亦未見如延之所
云也新安朱熹仲晦父

題荊公帖

先君子自少好學荊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爲
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
道於河雒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荊舒爲不可
曉者今觀此帖筆勢翩翩大抵與家藏者不異
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于後朱熹書

題荊公帖

熹家有先君子手書荊公此數詩今觀此卷乃

知其爲臨寫本也恐後數十年未必有能辨之
者略識于此新安朱熹云

題力命帖

力命表舊帖見近世刻本今乃得見眞觀所刻
深以自幸然字小目昏殆不能窺其妙處又愧
其見之晚也它日見右方諸公當請問焉又未
知其所見與予果如何耳朱熹仲晦父

題樂毅論

新安朱熹觀王順伯所藏樂毅論黃庭經宋方

猗昔昔所未見撫歎久之

題蘭亭叙

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歸玩順伯所藏蘭亭叙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曾禮爲聚訟也附書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燬奏功名語右軍是殆見杜德機耳晦翁

題鍾繇帖

此表歲月予未嘗深攷然固疑征南將軍爲曹仁也今觀順伯所論適與意合是時字畫猶有漢隸體知此墓田帖及官本白騎等字爲非鍾筆亡疑也朱熹記

題法書

予舊嘗好法書然引筆行墨輙不能有近似因遂懶廢今觀此帖益令人不復有餘念今人不及古人豈獨此一事推是以往庶乎其能自彊矣朱熹書

題曹操帖

余少時曾學此表時劉共父方學顏書鹿脯帖余以字畫古今誚之共父謂予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時予默然亡以應今觀此謂天道禍淫不終厥命者益有感於其父之言云晦翁

書璽

臣熹恭惟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時蓋未得此璽也紹聖元符之後尋纂緒有宋可勝言者矣臣熹敬書

題右軍帖

隨事行藏固謝萬之藥石然右軍未必能踐斯言也豈其自知已審遂超然遠逝而不顧邪三復此紙欲罷不能後之君子當有識此意者朱熹仲晦父

跋諸人贈路君詩後

路君斷橋擊賊手斷凶渠其功甚偉而賞不酬識者恨之然其材氣過人臨事不苟決非終不遇者觀此詩卷固多奇語而余於發書沈公之言爲有感也路君勉旃而已淳熙壬寅九月丙申朱熹題（沈公名[illegible]悔之[illegible]時爲越州簽判路君名[illegible]字爲[illegible]水引）

跋喻湍石所書相鶴經

儲藏碧虛子相鶴經石本意頗愛之今觀瑞石硐公所書法度謹嚴而意象蕭散知彼爲法縛矣淳熙壬寅臘月庚申朱熹

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余嘗恨右軍不寫此書而寫夏侯之論今觀玉山汪季路所藏伊水老人手筆老人得無亦有余之恨乎季路將刻之石以貽永久余知有志之士當復有發書而泣者矣淳熙壬寅十二月庚申新安朱熹書

跋朱喻二公法帖

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爲法至於黃米而欹傾側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常於千載之上斯已奇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爲此卷而尤以樂毅書相鶴經爲絕倫不知鑒賞之士以爲如何也

跋應仁仲所刊鄭司業詩

鄭司業金華被名入詩慈祥溫厚之氣藹然發於筆墨畦徑之外其門人應君仁仲刻石摹本見寄三復詠歎如見其人爲之隕涕淳熙乙巳正月庚戌朱熹仲晦父書

跋蔣邕州墓誌銘

始予讀張敬夫遺文見所記蔣邕州事常恨不得蔣君爲人之詳一日有新攸縣蔣令者過門枉顧出張安國所述其先墓文則邕州公也予驚喜疾讀數過不能去手又觀劉文潛跋語則又知君之遺愛在人久而不衰也嗚呼世固未嘗無材也唯其生於窮荒下邑既無以自振而又知自貴重不肯希世取寵遂以陸沉下僚不及究其所有者爲不少矣如君之材既雖小試然其志業豈遂盡於其所已試者而已耶是可哀已文潛所論皆病綴緝遺賢之弊尤與人意合章卿稱攸縣嘗論鐵西鹽法因得扣焉又喜邕州家法之未泯也喟嘆不已輒記其後云淳熙乙巳二月庚辰新安朱熹

跋鄭威愍遺事

鄭威愍公擁羸卒守孤城以抗暴起方張之虜鄰援既絕遂以身殉予讀褒贈詔書及其家問墓銘未嘗不三復流涕也夫忠義之性出於人

心之秉彝策名委質以事人者其講之宜熟
而吾觀於前日中原之禍一時士大夫出身徇
國死其官守如鄭公者何少也豈非義利之分
不素明取舍之極不素定一旦倉卒則貪生畏
死而惟利之從哉嗚呼如鄭公者可謂得其本
心而無愧於臣人之義矣是固有國家者所宜
褒勸褒錄以爲臣子之勸使其有所鄉慕感激
而興起其忠義之良心非獨以私於鄭氏之子
孫而已也因竊敬識其後以告觀者云淳熙乙
巳三月甲申朔新安朱熹書

跋米元章帖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
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爲犇
軼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淳熙
乙巳三月晦日朱熹仲晦父觀于建陽西山景
福僧舍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録跋尾後

歐陽文忠公集古所録蓋千卷也頃嘗見
其曾孫當世家尚二百本但跋尾及一二
名公題字其石刻謂離亂之後逸之爾今
觀此四紙自趙德父來則在崇寧間已散
落也不然豈其棄耶以校文集所載多訛
舛疑善是當爲正而楊君集碑文集則無
惟中字作仲宗建武之元作孝武恐却乃
筆誤也然德父平生自編金石録亦二千
卷又倍於文忠公今復安在公所謂君子
之垂不朽不託於事物而傳者真知言哉
三復歎息淳熙九年重五日潁川韓元吉
書

集古跋尾以真蹟校印本有不同者韓公論之
詳矣然平泉草木記跋後印本尚有六七十字
深誚文饒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以取禍
跋語尤深切是爲世戒且其文勢至此乃有歸
宿又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之下印本亦無也
予凡此疑皆當以印本爲正云十二年四月既
望朱熹記

華山碑仲宗字洪丞相隸釋辨之乃石刻本
之假借用字非歐公筆誤也

跋周元翁帖

法揚者讀書至老不輟持論甚正常云[illegible]

家有百錢斗粟之蓄必謹藏之與僧乃已民安得不貧故其住山不營土木不遺其徒出句曰吾不忍助民盡也權貴人有所求一毫不予而凶年作糜粥以活人餓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頎公併書之可乎凡

乃陸倉與先生書

明州大梅老法楊者故龍圖閣學士鄭公向之曾孫也藏周元翁帖與其先世手書一軸嘗爲山陰陸務觀求予跋尾未及遣而下世務觀乃以書致之且言楊既死此軸無所付竊畢願爲

送濂溪書堂藏之元翁詞翰之美前輩已多稱之無所俟於予言者獨味其言知老先生之學之傳乃專在於程氏此可歎也楊公雖不及識然如務觀所稱則其故家遺俗猶可想見豈亦自悔其失身於此而不能有以自還也耶此又重可歎也務觀別紙筆札精妙意寄高遠楊公所賴以不朽蓋有在於是者因竊以附卷中而識其後云淳熙乙巳孟夏既望雲臺隱吏朱熹仲晦父書

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爲不孤所學斯蓋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爲講明聖賢之訓以爲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爲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李君承之來自廬陵出示澹菴先生胡公所爲作論語解序敘祗三復如奉音旨敢竊推其餘意以附卷尾李君幸以愚言思之則庶乎知先生所以推揚期待之意矣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敬書

跋胡澹菴和李承之詩

蜀人李君承之見過山間示詩一編詞源犇放而句律謹嚴讀之令人亹亹不厭間出澹菴先生胡公和章一卷皆其手筆又知君詩之勝已爲名流知重如此也因復自念頃歲嘗得一見先生於臨安其後遂以薦寵而不知所以得之或者以爲先生嘗見其詩而喜之也頃今衰落惠許不酬而李君辯博縱橫究知西南利病蓋不但深於詩者亦復流落艱難疲於道路豈先生所許以爲可與言詩者例如此耶慨念先生下可復見因太息爲書其後云淳熙乙巳六月

乙丑新安朱熹書

跋宋君忠嘉集

莊周有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古今以爲名言然以予論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賦之本然民彝之固有彼乃獨以父子爲自然而謂君臣之相特出於事勢之不得已夫豈然哉今讀東海宋君之事觀其出身以報國家之仇讎鋒鏑蹈危難濱九死而不悔及其一旦棄妻子去以逃左衽之禍則窮困極矣而變易姓名猶不能忘於國家興復之念夫豈有所不得已而強爲之哉於此觀之則君臣之義知吾所論無可疑者而莊生爲我無君之啟食人之邪說亦可以不攻而自明矣抑觀諸人所記宋君本末猶可以想見其魁奇磊落之氣至於挂劍之章語尤悲壯則每讀之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先是天子錄君之遺忠官其子南強而南強今爲南劍之沙縣治甚有聲其亦思有以不墜其先人忠義之教乎哉淳熙乙巳七月壬戌新安朱熹書

跋范文正公送眞君詩

片帆飛去若輕鴻　一夜春潮過浙東　王謝江山久蕭索　子眞才爲起清風

右范文正公詩卅謝尉□□□記寄眞君不知何許人又乃嘗□月然爲□公所與如此必非常流矣而卒泯滅不少概見於世何哉新安滕璘德粹嗣守其官以是詩□不可無傳也礱石治舍請書而刻之淳熙乙巳八月壬戌同郡朱熹書而記其後云

跋□□□公□集

濵江嚴伯奇來訪出其先□□□上翁遺文三巨編後有當世諸賢題識□□□長於詩□同年生前此未獲相識今讀其□□□□□極事情而無艱難辛苦之態至於四六五七言則尤允延之題品發明又已曲盡其妙其夢中一詩立之張司業揚少尹集中殆無以辨信亦近時之佳作也伯奇家序適予大病眩瞀不能致思姑題其後如此而歸之淳熙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新安朱熹

跋潘□□所字序

余年十六七時屏山劉先生字余以元晦而祝之其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内腴余受其言而行之不力涉世犯患顛沛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也顥川公所爲潘氏子顯甫字說獨重有感爲之太息而識其後顯甫視之而能以子則於父師之訓其庶幾矣是歲冬十月壬子新安朱熹書

跋謝艮齋所作銘

艮齋受學長陽沖晦先生之門得其宗旨訓誘後學孜孜不倦其論求仁功夫如此所以期於

子山者遠矣子山盍亦以用其一日之力使銘者不爲虛語乎哉中又有同年趙孝德題字覽之如見其人益存沒之感淳熙乙巳十月甲寅

題顧侯射記後

顧侯以殊科自奮射藝絕乎久聞之未得一寓目而侯以秩滿去矣一日來山間出此記請之想見一時星飛的破起坐諠譁之樂无恨不得爲坐上客也仇虜雖故疆未復侯其勉旃有以副聖主教訓作成之意云淳熙丙午七月七日雲臺外史朱熹書

跋李壽翁遺墨

韓退之著書立言[redacted]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莫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汝其身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獨深爲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

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凜然不惜進退陵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公之謂歟熹不及從公遊而辱公見與甚厚其子正夫視以絕筆因得捧讀而竊識其說以後云淳熙丙午九月甲辰朔

跋任伯起家藏三蘇遺蹟

元豐間西南夷與疆吏不相得怨且生事時眉山任公伋字師中守瀘　曰我出彼直不可得

校務一以恩信撫柔之已聽命矣而部使者或壞其約以邀功公爭之不得其後師出果屢敗天子震怒將吏皆伏誅使者懼并及則反誣公以辛免事下有司雜治未竟而公沒矣子三許於朝卒不得伸然任氏自此世有聞人而龍閣公遂以剛直不撓[illegible]今其家藏兩蘇公文記詩篇甚衆蓋猶有存焉而於濫董元反復致意焉龍閣之五世孫[illegible]刻石以視子孫而屬熹序之熹惟任氏[illegible]之意知其事理之當然而不得不然者此以今名之可慕後禍之可

邀而為之也而公今觀之其効乃如此豈易所謂不耕穫不菑畬而利有攸往者耶因記其事如此後之君子亦以考焉淳熙丁未七月己酉新安朱熹書

跋滕南夫溪堂集

婺源為縣窮僻斗入重山複嶺間而百十年來異材間出如翰林汪公及我先君子太史公皆以學問文章顯重於世至尸掾滕公雖稍後出然其才志傑然逸過流輩譬如汗血之駒墮地千里方將服[illegible]鳴和鸞範其馳驅以追二公之逸駕則不幸而短命死矣平生遺文在者不能什一故侍郎呂公仁父嘗為之序云然多一時應用之作未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以滕公之才之傑嘗得永年益發其蘊施於四方以充其志則其所就豈止此而已哉淳熙丁未其兄孫毅訪予崇安出其集與此傳示予因太息而書其後傳言公嘗為書萬言論和戰守利害其言甚偉今亦不見集中甚可惜也巫宜此傳筆力奔放而法度謹嚴讀者可以想見當時朋友切磋之盛云九月丙辰里人朱熹書

跋馮君家藏告誥

黃巢之亂唐僖宗出居成都以王鐸鄭畋為宰相協力討賊鐸以都統盡召諸道之兵入西畿逆盡而賊勢遂衰卒逐巢復長安今觀馮君告身以中和二年十二月下則正此時事也其曰右都者即西畿其曰吏部行在之印者即成都行省其曰太尉兼中書令而使者以舊史考之即王鐸而新史鐸傳乃作檢校司徒誤矣其曰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者則為鄭公不疑而其官稱二史通鑑亦不異也但通鑑載諸

道師也所藝甚悉而不及福建豈以道遠後爲而不得列序耶抑且以將甲師少而咯之也夫以閩之窮僻阻遠而當此之時乃能命將遣兵奔赴國難馮君又能爲之領率人徒崎嶇萬里以投命於君親其功雖不大顯然其於中則有餘矣其十一世孫允中出以示予且言君之後散居劍邵之間爲三大族子孫甚衆衣冠不絶予以爲此豈忠勞之報耶允中將刻石以示三族之人俾之無忘其初因爲記其本末云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跋程董二先生學則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况於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群居終日德進業脩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番易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余以爲凡爲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書伊川先生帖後

故端殿上饒汪公鎮蜀時嘗得此帖又見邵溥所論而疑之因錄見寄而俾審其眞僞熹竊爲公言揚遵道記先生嘗語學者讀易如素未讀不曉文義必先熟讀三家然後却有用心處其說正與此合然味其言固有抑揚非以易之說爲盡於三家所言也此帖實出先生溥言不足爲病且尋繹涵貫之云又與讀書之法近世學

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況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此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從容逆順能及是耶謝君名見張思叔所記師說亦嘗觀聞父官太學未知果能尊所聞以其家尚藏此帖今制幕胡崇憲摹刻以示蜀

人遠寄墨本因記前說輙爲附識其後使聯
有以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而不但爲文字
之空言以譁世取寵而已也淳熙戊申春二月
乙卯 擇之一本作壽

題太極西銘解後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
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
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
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
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跋東坡與趙德麟字說帖

神宗皇帝稽古立法以教宗子此萬世之大慮
也蘇公發明其意以字德麟所以望之豈淺淺
哉今趙君善希能得此帖而珍藏之則亦有意
於此矣尚其勉旃無爲徒玩其華藻而已淳熙
戊申夏五月既望新安朱熹敬書

書楊龜山帖後

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而楊公之詞平緩如
此夫二公之間豈有所嫌疑畏避而然哉亦其
德盛仁熟而自然鄙倍耳楊公於先天之學有

所未講則闕而不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後學
之所宜取法也淳熙戊申六月十六日新安朱
熹書

跋楊遵道遺文

先君子嘗識楊公遵道之墓記其論説捷槃皆
極精詣且言其平生爲文數百篇存者什一二
耳熹每伏讀家集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恨其
遺文之散逸而其幸存者亦不得而見之也近
乃得此編於將樂鄧絅而絅得之公孫璪者急
披玩讀歎息其信然其文不過五六篇而墓識
所書論易周語不復見則視作識時所失亡又
已多矣遂讀至上伊川先生論易第二書則喟
然曰是所謂發微詣極氷解的破者耶至於陳
學異同之辨則恨未有以見其取舍之決惜乎
不得其全書而考之也獨議經蹠祔毋而始遷
遠祖享先而雜用異教雖云代作恐亦非公所
宜爲若豈其歲月久遠次第之際容或有亂其
旨歟敬書其後如此以告觀者使不唯於楊公
之學有以考焉又於吾先君子之作有以信
[illegible]誌墓之文也識言後若干年於克莊

某處瑑爲鄧言，公先已葬將樂縣垂惠鄉株林山作識特盖將改葬故其言如此然竟不果且欲屬熹更定其字熹謝不敢因并記之以見其實云淳熙戊申八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跋陳了翁責沈

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觀於此帖其克己尊賢虛心服善之意尚可識也墨蹟今藏所贈兄孫宗正之子筠家而建業桂林廷平皆有石本顧字畫不能無小失其獨

沙縣乃爲版刻尤不足以傳遠今縣丞黄東始復就摹墨蹟礱石刻之縣學祠堂以爲此邑之人百世之下猶當復有聞風而興起者其志遠矣至於心畫之妙刊勒尤精其凜然不可犯之色尚足以爲激貪立懦之助而桂林本有張敬夫題字以爲於公之意有發明者因并刻之淳熙戊申十一月辛丑新安朱熹敬爲書其左方

記參政龔公陛辭奏稿後

大參龔公平生不喜言用兵晚年去國論事者乃言其陛辭之日請大舉恢復之師以迎合上

意聞者莫不惟之子豐從公遊其久熹嘗與公反復論此雖兩有所持然竟不能以相屈也至是雖獨意公不宜有此公薨後數年過其故里從公二子得其副本讀之乃極論不可輕舉之意蓋猶其平生之素論也痛公見誣之甚爲之太息流涕久之然尚恨匆匆不暇借其手藁以觀而亦未敢以示人也近者乃聞聖上知公無罪特詔有司還其職秩聖度如天固非賤臣淺識所能窺測然向使其眞有纖芥如言者之所謂則亦豈復有是也哉此可以驗公家書之不

誣因稍出之而記其本末如此淳熙己酉正月既望新安朱熹書

跋通鑑韻語

沙隨先生程公以書見抵盛稱臨川黄君齊賢爲學之不苟也既而齊賢亦褁其所著書六十卷以示余余病衰目昏不能徧讀齊賢又親爲指其要乃得窺其大略然猶恨未能有以究其蘊也嗚呼是亦勤矣因語齊賢韻語雖工而諸圖用力之深尤不可及雖無通鑑亦可孤行今乃託於韻語而謂即本眞出温公之手何耶齊賢

又出艮齋先生諸公跋語俾嗣書之余惟諸公皆當代儒先其言自足取信區區鄙語何足為助顧嘗竊為齊賢深言古人為己之意而齊賢未能無聽瑩也其以是復于諸老先生而益質求之則庶乎有得於身而是書之中一字一義亦無不充溢矣淳熙己酉三月癸卯清明當高隱吏朱熹書

跋程宰登瀛閣記

建陽大夫程侯示予以馬公子才所記其家登瀛閣之文以予觀之其言亦略驗矣程侯為政

寬易愛人意者前人為善之報未止於此也然予聞之古之君子施而不望其報祀而不祈其福蓋以為善為當然而天人之間憑若影響者自不容已也程侯屬予書其後因輒附見此意云淳熙己酉十月四日新安朱熹書

題方氏家藏紹興諸賢帖後

莆陽方德順早以文行知名一時諸公長者皆折輩行與交紹興初嘗召對極論講和不便雖不合以去而名聞益著尚張忠獻折大參曾侍郎張給事呂舍人皆深知之仕竟不遭以卒其子士龍蒐諸公所與往還書帖若干篇嘗出以見示且屬識此不惟足以見德順之為人而中興人物之盛謀猷之偉於此亦可槩見因為撫卷三歎而敬書其後

跋先吏部留題延福院詩

先君吏部三詩以宣和辛丑留題政和延福院壁至今紹熙庚戌適七十年矣孤熹來自崇安裴回其下流涕仰觀慮其益久而或圮也里人謝君東卿陳君克請為摸刻以傳永久熹因竊記其後云二月二十日敬書

跋施良翰軍政策

施君良翰示予以軍政策一編其言當世利病之實本末備見皆可施行屬予方有行役之勞未遑卒讀然當會意處未嘗不三復而屢歎也至所謂恩不歸於有功而歸於倖門則才否雖當已自不厭公論者又獨深有感焉因竊識其語於良齋智甫書卷之後紹熙改元三月二十一日新安朱熹書

再跋參政龔公陛辭奏藁

始予得龔公陛辭奏草而記其本末以解聽者

之感然猶以未及見其真筆為恨者非予有此疑於公之言蓋慮世之不能無疑於予言也今年復過莆中公之二子及其孫堪復以此軸見示塗乙點定手筆粲然而其指意審重詳密又與江西奏劄實相表裏於此足以見公平生之言未嘗少變而彼譖人者真可以畀豺虎而猶懼其不之食也歐陽子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天下之事必至於久而後是非之實可見此君子之立言制行所以不屑流俗一時之毀譽而唯欲其無所愧悔於吾心也既感其事因復書前說之後以著吾言之不妄庶幾秉南董之筆者猶有考云紹熙庚戌四月十三日書於仙遊長嶺廨置

跋閻丘先生陰符經說

括蒼閻丘君之官臨賀迂道千里過予於漳水之上示予以所釋陰符之篇觀其意寄高遠而文義精密出入乎異端之說而能折衷以義理之正至論當世之為道術者則其所是非取舍又皆不失其當蓋今之學子能若是者少矣然予憂其知之過高氣之太銳而無以道乎中庸之實或將反以喪失其所以為心者而不自參也於其告別書以遺之紹熙庚戌五月二十九日新安朱熹書

跋黃山谷詩

杜子美詩小序有言虎牙突兀人藩籬者夔人正謂夔州人耳而山谷詩乃有虎牙夔藩之語今此頌又用蟠牖字按蟠牖見靈光殿賦自為蚪龍動貌元無牖義不知山谷何所據也此跋詞筆精深而指意所屬未免如李太白所以見譏於王荊公者覽者亦可以發深省矣

書伊川先生與方道輔帖後

伊川先生德宇嚴重不輕與人接今觀其於方公父子兄弟之間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公之孫鎬嘗得前數帖刻之廬山白鹿洞公之曾孫之泰至漳又并其所藏數帖摹刻於家間以視熹熹書其後雖先生之所以書者有非熹之所敢知然觀於歷舉耕田之語可以決所外取舍之輕重察於買櫝還珠之諭可以知讀書求道之要在此而不在彼也既以自厲又書卷尾以俾方君使與其族之父兄兄弟相與勉焉

紹熙改元孟秋七日新安朱熹

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書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典皐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氏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分伏生書中四篇為九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之誥并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為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壹以諸篇本文為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沉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傅會於其所難者云紹熙庚戌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詩

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冠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為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獨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為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

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于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易

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為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昔嘗畢而伯恭父沒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熹之別見于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熹謹書

春秋

熹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問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自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間而獨於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為有感也近刻易詩書於郡帑易用呂氏本古經傳十二篇而絀詩書之序置之經後以曉當世使得復見古書之舊而不錮於後世諸儒之說顧三禮體大未能緒正獨念春秋大訓聖筆所刊不敢廢塞而河南邵氏皇極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秋為皇帝王霸之書尤不可以不備乃復出左氏經文別為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其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能悉具異時有能放呂氏之法而為三經之音訓者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哉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書楚辭協韻後

始予得黃叔垕父所定楚辭協韻而愛之以寄漳守傅景仁景仁為刻板置公帑未幾予來代景仁景仁為予言大招眙遽同韻此謂遽當為

遭以芺然嘗讀王岐公集銘詩中用遽字正入昭韻則大招之遽自不當改然又疑其或反是承襲此篇之誤因考漢書叙傳則有符與昭韻者（高惠功臣侯表）區與驕韻者（西南夷兩粤傳）乃知大招本文誠不爲誤而岐公用韻其考之亦詳也予按諸書信如景仁之言蓋字之從豦聲者遽醵平讀音皆爲彊然則大招之遽當自彊而爲喬乃得其讀於是即其板本復刊正之使覽者無疑焉景仁說尚有欲商訂者會其去亟不果它日當并扣之附刻書後也紹熙庚戌一月壬午新安朱熹書

再跋楚辭叶韻

楚辭叶韻九章所謂將寓未詳者當時黃君蓋用古杭本及晁氏本讀之故於此不得其說而闕焉近見閣皂道士甘夢叔說寓乃當字之誤因亟考之則黃長睿洪慶善本果皆作當黃並云宋本作寓共注云當值也以文義音韻言之二家之本爲是杭本未校外誤最多宜不足恠獨晁氏自謂深於騷者顧亦因襲其謬而不能有所是正若此類者尚多有之然則其所用力不過更易序引增廣篇帙以飾其外而於是書之實初未嘗有所發明也近世之言刪述者例如此不但晁氏而已予於此編實嘗助其吟諷今乃自愧其眩於名實而考之不詳也因復書其後以曉觀者云

題屈原天問後

此書多不可曉處不可強通亦有顯然謬誤而讀者不然反從而妄爲之說若如啓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則訓棘爲陳訓賓爲列謂商爲五音之商因此穿鑿而洪興祖又以爲急相符契以賓客之禮而作是樂尤爲迂遠今詳此乃字以篆文相似而誤棘當作夢商當作天言啓夢上賓于天而得此二樂以歸耳如列子史記所載周穆王秦穆公趙簡子等事爾若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于天得九辯九歌以下則是當時此書別本賓字亦誤作嬪故或者因以爲說雖頗怪妄不足爲據然商字猶作天字則可驗矣柳子厚賀嬪之云乃爲山海經所誤而或者又誤解之三篇之　可勝歎哉

皆疑山海經與此書相出入處皆是並緣此

書而作今說者反謂此書為出於彼而引以為說誤矣若淮南子則明是此書之訓傳亡疑然亦未必有所傳聞只是傅會說合耳

跋劉子澄與朱魯叔帖

觀亡友劉君子澄手墨為之隕涕其言當看切己文字分別義利之間所以期吾魯叔者為不淺矣魯叔尚勉旃哉丹陽朱熹仲晦父書于臨漳郡齋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

跋黃山谷帖

此宋希眞書也韓子蒼之誤可耳何斯舉親見前輩亦誤何耶然希眞書自不凡老筆尤放逸此雖其少作蓋亦可藏也晦翁書

跋蔡端明帖

蔡公節槩論議政事文學皆有以過人者不獨其書之可傳也南來多見眞蹟每深敬歎朱熹題

跋曾文昭公與朱給事帖（往還書一本作往還手）

舊讀徽錄見曾公兄弟往還書每深慨嘆今觀文昭此帖乃知朱公從史之力益以喟然然觀後來事變益有所謂天實為之者諸公區區其

閒乃欲以一黨陷 河卒以至於流離竄斥而不悔可悲也哉紹 庚戌中冬十一日丹陽朱熹書

書曾帖程弟跋後

建中紀號調停兩黨實曾丞相之策其後元祐諸人頗攻其短故國論遂中變非子宣本謀也但薰蕕同器決無久遠芬馥之理觀程弟所論有未究者故復書此云

跋東坡手跡

蘇公此紙作於臨木紹熙庚戌晦翁審定

跋王端明奏藁

王公四疏首末一意丁寧懇惻無不以忠邪之判為言其所以輔成元祐之治而壽國家元氣之脈者人到于今賴之厥功茂矣仙游朱魯叔游宦襄陽得此帖於其家而寶藏之出以示熹為之三復太息而不能已時紹熙改元十一月十一日也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

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于臨漳郡齋

跋蔡端明獻壽儀

蔡忠惠公書蹟徧天下而此帖獨未布今歲南來始得見於其來孫誼之家乃知昔之君子所以事其親者如此其愛且敬也孤露餘生無所爲孝捧玩摧咽不能休視遂請其本摹而刻之

以視世之爲人子者庶以廣蔡公不匱錫類之志非獨以其字畫之精而已然又偶得善工且屬呂生與幹臨視唯謹知書者亦以爲不失其用筆之微意云紹熙庚戌臘月既望丹陽朱熹書于臨漳郡齋

跋李忠州家諸帖

郡人李君璣伯仲視予以其家藏舉公碑志字畫帖知忠州使君之節槩才略絶人如此而年未及老乃能一旦飄然謝事而歸其識遠而慮深矣劉忠定公題其碑陰至以儗於歐范二公之列豈徒取夫一節之高而已哉其子晉江大夫又以文字追逐一時名勝之間盛見稱許雖不幸未究其實以死然視世之苟賤貪鄙而泯没於無聞者則有間矣讀之三歎欲刻之石以視邦人而迫去不果乃書其後而歸之忞齋之說唯鄒忠公爲得其實然其卒章亦不能無可疑者習俗之溺人如此吁可畏哉黃太史所論讀書賦詩者切中學者之病惜其手帖之不存也新安朱熹書

跋高彦先家諸帖

事猶及見紹興中年姦凶擅朝忠賢奔播時事而知漳浦高公之為烈也老矣而來乃獲拜其祠象於學官竊其逸藁於家集而識其嗣子之為人又益得其本末之詳甚可歎也李士又以此軸見視如李曾二胡諸公皆先人所從游當日相隨去國者三復其言益以慨歎乃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辛亥四月二十七日新安朱熹書

跋華氏慕堂詩

雲巖處士葉君仲微以清德懿行聞於鄉余不及見矣晚與其子德符為寮於漳一日出示諸君所賦慕堂詩然後益知仲微為父之慈而又知德符為子之孝也同官多賢者莫不高仰其事而樂為之詩余獨以私故重有感焉而然不能言也乃書其後以寄余意時德符亦老且倦游矣而於公家事無所苟其貌雖瘠而詩其腴余心竊敬愛之而不能爲祭德符無不足之色余以是益愧其人云紹熙二年重五日丹陽朱熹仲晦父書于晉江滄陽下生院

跋滕户曹守台州事實

然予以事至台州州人士君子為予道滕公城守時事甚悉予心竊獨壯之而不及訪其文字數年之間時往日來于中不忘也今從公孫仲宜仲宣得此編而讀之乃知公平生大節類皆卓犖奇偉如此非獨守台一事為可稱也但守台事有陳師恭之記守南都事有程千秋之記故其謀畫之奇節制之密皆燁燁在人耳目至其守蔡陳鄂功亦不細而莫有能言其事者千秋又記其說大元帥部西北之兵以迎二聖撤京南之衆以討邦昌皆切事機識形便而建炎初元所論五事與賀公所狀因論事而送史館爭建都而遭讒毀則意必亦有卓絕切至之論而世莫得而語其詳焉然行狀又言公有奏議十餘卷與政府書三十篇則是數疏者必已具於其間矣夫已不用於當時若又不傳於後世則是遂將泯沒於無聞豈不可惜也哉今太史氏方將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以著中興名臣一時之盛者必既有任其責者二君其求諸家官以附此錄而往獻焉則九原有知其亦足以少慰也夫紹熙二年秋九月壬子鴻慶外史朱熹

書

跋呂舍人帖

呂公之言所以發明講道脩身之法詳矣學者審其先後緩急之序而用力焉其入聖賢之域也孰禦紹熙辛亥九月癸酉新安朱熹謹書

跋景呂堂詩

滕德粹以此冊來求景呂堂詩余謂後學宗慕前哲而表其遺蹟固為美事然默而識之求其所以至於彼者而勉焉可也何以詩為哉至於傳之遠久使人不忘則德粹之記諸公之詩已足以垂後矣亦無待於余言也乃書其後而歸之紹熙辛亥十月戊寅朱熹仲晦父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三

跋

跋朱奉使奏狀

右叔祖奉使直閣公還自虜中乞表宋昭等死節事狀也叔祖字少章少從景迂晁公先生學建炎初以諸生應募奉使虜廷守節不屈被留雲中積十六年紹興癸亥和約定乃得歸召對便殿公言虜情詭詐和不可恃宜有以待之又言虜勢雖強而無道義以固其國衰亂有萌幾不可失願益脩德振兵以俟其變秦丞相已不樂又上此奏檜益怒遂寢其事不報而公亦旋卒昭等忠義之節遂不復有言者熹每讀其書未嘗不為之歔欷流涕也今觀歷陽張君所纂中興忠義錄至纖悉矣然亦無昭等名乃錄此狀以寄和州史君敷文張公請刻而附於其後庶幾此數人者得託以不朽又記頃見會稽有衛士唐琦祠問其故曰虜陷會稽車駕倉猝東幸而琦以病不及從帥守李鄴亟以城降一日虜酋與鄴並轡行城中琦憤怒甚則懷磚石從道旁狙擊之不中因被執將殺之罵不絕口乃

終越人義而祠之事聞詔賜廟額曰[illegible]故給事中吳公芾嘗刻石以記其事今此錄亦不見恐可并求其記而附刻之也紹熙辛亥十月辛巳新安朱熹書

跋趙直閣忠節錄

直閣趙公忠義之節爲詔所襃著在信史不可泯沒而考其平生所立始終巨細未嘗一念不在國家又足以見見危致命之誠非出於一時事勢之偶然也其孫彥橚力學有志又將有以大其門者間以書來視予此錄病中讀之蹶然

起坐爲之三嘆不能自已因書其後以見區區慕仰之私云紹熙三年春二月壬辰新安朱熹書

跋趙朝奉行實

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此見人之所以成其富強之業者非必權譎計數之爲務而在於誠實深厚之中也今觀此編則趙侯之行詩人之言豈不兩相發哉侯之子孫既能修文學以致爵位又能得當代名勝之文字以顯其親而垂無窮是亦可謂賢矣予是以識之紹熙壬子春二月壬寅朱熹書

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奏藁

臣前日伏奉聖旨令進鄴侯遺事今繕寫已具竊以宇文黑獺之中材遇傾側擾攘之時而輔之以區區之蘇綽乃能制法如此陛下天縱上智卓然之材有百年無事之中國欲追堯舜三代其勢不難豈宜每事尚或依違牽制流俗不能一有所立以爲天下長計而令任業之臣更以蘇綽爲愧也蓋創業垂統其施有漸伏惟成算已在聖心臣雖甚愚誠

願自竭庶幾桑光不以投老餘年爲竊位之臣而已所有鄴侯遺事謹隨此上進取進止

集本宇文黑獺之中材下云遇傾側窮困之時而輔以區區之蘇綽然其爲法尚有可取伏惟陛下天縱上智卓然之材全有百年無事萬里之中國欲創業垂統追堯舜三代在明道術以運之而已如李泌所稱豈足道哉願求多聞以考古今得失之數則此書亦或可備省覽

熙寧奏對日錄云熙寧二年閏十一月十九

日上曰侯叔獻有言義勇上番文字必是見
制置司商量來余曰此事似可爲恐須待年
歲間議之賜叔曰今募兵未消又養上番義
勇則調度尤不易余因爲上言募兵之害終
不可經久兪以爲如此余曰今養兵雖多及
用則患少以民與兵爲兩故也又五代禍亂
之實終未能去以此等皆本無賴姦猾之人
故也上因問府兵之制曰何處言府兵最備
余曰李鄴侯傳言之詳備上曰府兵與租庸
調法相須否余曰今上番供役則以衣糧給
之則無貧富皆可以入衛出戍雖未有租庸
調法亦可爲也但義勇不須刺手背刺手背
何補於制御之實今旣以良民爲之當以禮
義獎養刺手背但使其不樂而實無補也又
擇其鄉閭豪傑爲之將校量加獎拔則人自
悅服今募兵爲宿衛乃有積官至刺史防團
者移此與彼固無不可況不至如此費官祿
已足使人樂爲之陛下審擇近臣使皆有政
事之材則他時可令分將此等軍今募兵出
於無賴之人尚可爲軍廂主則近臣以上豈
不可及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大計也
上良以爲然

先君子少喜學荆公書每訪其眞蹟得此藁以
校集本小有不同意此爲未定也熹常恨不曉
寫進李鄴侯傳於宇文泰蘇綽事何所預而獨
愛其紙尾三行語氣淩厲筆勢低昂尚有以見
其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疑此非小故也後
讀熙寧奏對日錄乃得其說如此其於神宗之
有志而公之得君也然其後募兵之弊終竟不能
拔而保甲之擾遍天下則所謂定計數於前必
事功於後者果何如哉因抄日錄家傳本語以
附于後覽者有考焉紹熙壬子春二月十九日
新安朱熹

跋方季申所校韓文

余自少喜讀韓文常病世無善本每欲精校一
通以廣流布而未暇也今觀方季申此本雖正
精密辨訂詳博其用力勤矣但擧正之篇所立
四例頗有自相矛盾者又不盡著諸本同異爲
未盡善蓋此等書前人爲之已有成例若大書
本文於上而用顏監漢書注法悉注衆本之同異

於其下因考其是非以見定從今本之誤則讀者有以曉然知衆本之得失而益信吾書之取舍不誣矣萬一考訂或有未盡取舍不無小差亦得尚有它本別字不遂泯沒以待後之君子尤以遠之慮也又季申所謂謝本則紹興甲戌乙亥之間予官温陵謝公弟如晦之子景英爲帥司屬官嘗於其几閒見之蓋用天台印本剪裂粘綴依陳後山本別爲次序而卷首款以建炎奉使之印因讀其送陳秀才序一篇則何不信之有句内擲明丹筆圈去不字初甚駭之再

加尋繹乃知必去此字然後一篇首尾始復貫通蓋傳襲之誤久矣讀者雖亦微覺其碍而未暇深究也常竊識之以驗它本亦不其然此本雖精亦復不見若季申讀始便文從口尚不免小有遺脫矧所見者非其本先得校者已失此字也耶紹熙壬子孟冬齋中偶記其後

跋趙中丞行實

元祐中丞趙公之元孫與二示予此書一編趙公之孝謹篤雖古人猶難之三復其書令人起敬不勝霜露風木之悲也嘗竊妄謂趙氏家法甚似漢萬石君而其講學制事發孝爲忠之美則石氏不及遠矣因輒私記其語於其後尚恨所謂奏議二十九篇未得盡見而行實之記無始終履歷歲月次第故於其它有不得而論也紹熙壬子秋九月八日新安朱熹題

跋徐來叔歸師堂詩

同安徐君來叔取孟子語曹交之言名其堂曰歸師其官戴君尹成既記之矣來叔復以示予曰願得一言以發明之予謂孟子之言正爲不知反求諸身而專務求師於外者設耳夫道雖

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資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爲師者可得而求耳來叔其以予言思之庶乎其不虛爲此名也紹熙壬子十月會慶節日新安朱熹書

跋尹和靖帖

河南尹君來自臨川出示其大父和靖先生遺像及手書歐陽文忠公所作三誌仰瞻伏讀不勝敬歎既摹其象以藏于家尹君又俾記於誌文之後熹惟尹氏世德之盛既得歐陽公之文

以發揮之而和靜手書唯謹是亦足以傳世矣孫愚晚學何敢僭易輒贊一辭顧其請不已乃別書幅紙以附卷尾云紹熙壬子十月二十五日新安朱熹記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予老於農圃日親犂耙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爲真牛也彼其前者却顧而徐行後者驟首而騰趠目光烱然真若相語以雨而相速以歸者覽者未必知也良工獨苦渠不信然延平余無競出示此卷卷中有劉忠定鄒忠公題字覽之并足使人起敬而龍山老人又先君所選士而余所嘗趨走焉者也俛仰存沒爲之慨然因識其後而歸之紹熙壬子中冬壬辰新安朱熹

跋楊深父家藏東坡帖

楊深父頃嘗示予以東坡公與其先世往來手書二紙予已識其後矣今又得盡覽其餘益知二公相與之驩始終不替而又足以見人心公論所在之不可以刑禍屈也因復識之以申前說使世之簡賢附勢者知所愧云紹熙壬子中冬壬辰新安朱熹書

跋蔡神與絕筆

友生蔡君季通一日奉書一卷以示熹而泣拜且言曰此先人絕筆之書也先人自幼警悟七歲即能爲詩既長博學強記高簡廓落不能與世俗相俯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遂於易象天文地理三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中年乃歸買田築室於武夷之陽其間屢遭盜賊水火之變而浩然不以介意杜門掃軌專以讀書教子爲事元定生十年即教使讀西銘稍長則又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等書而語之曰此孔孟之正脈也爾其勉之晚歲屬疾手書此紙以付元定其它丁寧之語亦無不出於忠厚誠實而尤以汲汲於利欲爲殺身之戒元定涕泣拜受于今四十年既不能舉深張膺以紙失墜而又不能有以表著而顯揚之誠竊懼其泯沒而無傳焉惟吾子幸哀而予之一言則不朽之惠豈惟子孫賴之語訖又泣以拜熹亦拜受其書而伏讀之爲之喟然太息曰死生之際人之所不容僞而誠之積者未有不顯于終者也蔡公平生所以教其子者不于

利禍而閑之以聖賢之學則其志識之高遠固已非世人所及矣及其去家爲縣之餘而其所試猶不異於平日且其公子書生俾意氣閒暇又能無但於始終之變如此是豈可以勉強而偽爲哉夫如是是以生雖不遇而季通乃能承厥志於今日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洗而溯其源流皆有明法是亦足以顯其親於無窮尚奚以予言爲哉顧其請之勤有不可盡者姑以備論而竊識於其後蔡氏之先仕唐末爲建陽令始家

於麻沙廿十傳而至公諱發字神與娶同縣虞氏而生季通以紹興壬申歲六月辛卯時年六十有四云紹熙壬子歲冬十有一月戊申大寒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劉叔通詩卷 壬子冬

叔通之詩不爲雕刻纂組之工而其平易從容不費力處乃有餘味區區所見佳句多矣而或不見於此卷豈予所謂大好者乃叔通所謂大不得意者耶寒夜擁爐風雪大擊吟諷之餘戲書其後雲谷晦菴老人

跋呂伯恭書說

予往年送伯恭父於婺湖知其有此書而未及見也因問其間得無亦有闕文疑義者乎而伯恭父曰無有予心固竊怪之後數年再會於衢州伯恭父始謂予曰書之文誠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闕所疑也予乃歎伯恭父之學已精而其進猶未已然其後竟未及有所刊訂而遽不起疾則其微詞奧義無所更索而此書不可廢矣今伯恭父之內弟曾侯致虛鋟木南康而屬予記其後予惟伯恭父所以告予者雖

其徒或未必知因具論其本末如此使讀者知求伯恭父晚所欲闕者而闕之則庶幾乎得其所以書矣紹熙壬子歲除日新安朱熹書

跋魏侍郎集

建炎紹興之間強虜憑陵兩宮隔絕天子不勝晨夕溫凊之念思得忠智敏辯之士往來兵間以通和好而見大夫媮婿畏縮無肯行者獨故侍郎建安魏公與熹之族祖秘閣公以諸生自薦慷慨請行擁蓋張㫋略相先後卒冒白刃致命虜廷侍郎公尋以不受偽官握節以死而族

祖亦以必死自誓偶得全璧而歸雖其所植有生死之不同然其捐軀狥國之本志素定於胷中者則未始不同也魏公之孫瑛見示此編俾書其後熹惟二公忠義大節固已載在史冊傳之萬世特两家絶域風霜之舊不可使後之人無聞焉謹齋祓而竊識之紹熙癸丑七月初吉

具位朱熹謹書

書横渠康節帖後

右横渠先生帖康節先生詩楊文靖陳忠肅二公跋語故皆藏楊氏而屏山劉氏得之熹因借

本摹刻以傳學者其曰餘杭東齋者楊氏記也

紹熙癸丑八月丙午朱熹

書先吏部手澤後

內弟祝康國出示先君子與外大父書熹之不肖於是始生故書中及之今六十有四年矣捧玩手澤涕血交零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癸丑十二月七日孫朝散郎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宫熹謹書

跋余巖起集

熹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觀其立心處巳則以剛介質直爲賢當官立事則以強毅果斷爲得至其爲文則又務爲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胡臠卷睢盱側媚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即曉然知其爲論其事出其策而彼此無疑也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搢紳下及閭巷韋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醞藉襲藏圓熟軟美爲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懷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回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觀於龍

山余公之文者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余公諱良弼字巖起自爲諸生即以文鳴於場屋以鄉舉類試外臺熹之先君子與故直祕閣吳公公路得其文而異之以爲其有可用之實取而寘之前列旋入幕府即以畫策平賊有功出入中外遂分帥閫皆有聲烈平生爲文甚多亡逸之餘所存止此然皆適時應用之作不爲空言沒後二十八年其季子大用尉建陽出以相視熹以先世之契又嘗獲以少吏事公於漳陵荐獎進而收教焉哀其零落乃復得斯文而讀之其

所感於今昔之變又當如何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熹於余公之文亦云因太息而書其後大用廉介不苟遇事敢前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癸丑十二月庚申朝散郎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書

書僞詔後

熹聞之長老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已幸錢塘而留張忠獻公於平江以爲後鎭時故兵部侍郎湯公實爲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

亟走以白張公公曰姑遣吏爲知書解事者馳往發視有故則緩馳騎之行而先取以歸則事可議矣湯公然之則遣州學教授某官往視而歸乃明受僞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某可宣乎張公曰不然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伍欣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又何忠之能輸哉湯公曰然則宜柰何張公曰今便發庫錢以示行賞之意乃弃僞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匣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仍撤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常時如賚故事則可矣湯公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焉嘗恨世徒知張公復辟之功爲大而於湯公相與謀議曲折所助之深則少有能言之者今讀其家傳又得其焚僞詔事而以前所聞者參之亦足以見公之慮此素定不可誣矣故事尤偉而行狀墓誌及其他記錄皆略不書何哉柳宗元言司馬遷記荆軻徵夏無且記留侯徵畫工今太史氏方將纂輯高宗中興盛烈以垂萬世得無亦有取於斯乎紹熙甲寅正月癸亥朔旦朝散郎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謹書

題趙清憲事實後

國家自熙豐元祐以來人才政事分爲兩塗是此者非彼鄉左者背右既不可得而同矣而於其同之中又有異焉則若元祐之朔黨洛黨川黨而熙豐之曾文肅趙清憲張丞相又與章蔡自不同也熹少時從趙公之孫惠州使君游得觀趙公手記所與蔡京異論本末蓋嘗三復而歎公之不幸今復從惠州之子某得此書而讀之則又深惟其故而重歎國家之大不幸也夫以趙公之自言不欲結怨於百姓則必不肯

肆行傾苛爭奪之横政中不欲得罪於士大夫則必不肯唱爲禁錮忠賢之邪說外不欲失惜於夷狄則必不肯妄起開拓燕薊之狂謀而考其平生質厚清約有過人者則又知其必不肯爲蔡京之法後導諛以蠱上心而納之於有過之地也矣則雖曰同出於熈豐而其邪正得失之閒豈可同年而語哉且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元城劉忠定公傷政宣之亂而曰莫若且宗神考然則後之君子之於此書豈不猶有取焉嗚呼其亦可悲也哉其亦可悲也哉紹

熈甲寅元日癸亥鴻慶外史朱熹書

跋呂舍人與薛元亮帖

薛公安貧守賤之節呂公好賢尚德之心覽此卷者可以得師矣紹熈甲寅孟夏既望新安朱熹書

跋薛昌翁詩

諸生或問敬當何訓余告之曰是不得而訓也惟是庶幾近之今觀薛公之自名與所以訓其孫者知鄙之言不繆也紹熈甲寅孟夏既望新安朱熹仲晦父觀于臨川城南之客舍因書其後云

跋曾裘父劉子澄帖

紹熈甲寅初夏予以赴官長沙道過臨川汪君見過出此卷見示乃曾裘父劉子澄筆迹也既仰青溪先生之高行又感二君所立皆凜凜乎其有前輩之遺風而今皆不可見矣爲之掩卷太息汪君得名家之傳有良友之助所學必有以過人者恨以王事驅馳不及細扣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跋呂舍人青溪類藁

紹興紫微呂公名德之重一言一動皆有法戒固非後學可得而贊也其論汪謝諸賢高志清節皆足以傳信後世孰敢改評獨饒節者一旦毀削屑髮殄絶天倫而諸公環視無一人能止而救之者或乃從史吏嘆以是爲不可及亦獨何哉因觀此卷竊有感焉輒太息而志其後紹熈甲寅夏四月既望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跋曾裘父贈盃持舉詩

李起居成季見其姪大參漢老之文曰汝於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

旬爲士友誦之今來江一見其士友多妙於語言而往往不能無求人知之意豈於李公之誨未之講耶將既曰爲文則勢必不能無待於外也屈君以詩見知於樅齋矣而猶不能不借重於衆口哏以謂予因爲書此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曾仲恭文

前輩文字規模宏闊論議雄偉不爲脂韋嫵媚之態其風氣習俗蓋如此故宣和之後建紹變起危亂雖極而士氣不衰觀曾公之文亦可以

見其彷彿矣近歲以來能言之士例以容洽調笑爲工無復丈夫之氣識者蓋深憂之而不能有以正也因讀此編輒私記於其後云

跋鄭宣撫帖

賢士大夫不容於邪枉以放於窮逐流離之禍雖其平生至親篤友亦或背而去之甚者安視其狼狽困辱而莫之卹也當此之時乃有常日未嘗一通聲問之人獨能奮然不顧一時權臣之威虐崎嶇反側以致其擁護扶持之力而不少懈彼豈故爲詭激之行以鶩世取名哉特以

秉彝好德之良心憤世疾邪之壯志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又能不爲私情邪念之所回奪是以於此自有不能已耳嘗記頃年侍坐於端殿尚書汪公見其於當世之士有能此者每極稱歎以爲難能初蓋未能不以爲疑遠此晚歲更事既多然後知其言之有味而識其有補於世教之深也偶觀南豐曾衡父所藏宣撫鄭公與其先君教授公手帖竊獨重有感焉因書其後而歸之以爲世之君子宜有讀之而泚其顙者云

跋曾南豐帖

熹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誦習以爲人之爲言必當如此乃爲非苟作者而於王子發舍人所謂自比劉向不知視韓愈如何者竊有感焉今乃得於先生之族孫濰見其親筆不勝歎息文昭公字頃嘗於長樂僧舍見之至於湘潭文肅之書則亦今始得觀也紹熙甲寅夏四月二十二日新安朱熹書于宜春昌山渡之客舍

題呂舍人帖

原缺

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
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
雖布而傳者徒為篋笥之藏未有能舉而行之
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
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
而敬有餘者今乃以安於驕佚而逆憚其難以
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故熹
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
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及
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

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顧以病衰
不能及已今觀鄧君之意輒復書以識焉嗚呼
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夫紹熙甲寅
八月己丑朔新安朱熹書

書邵康節誡子孫真蹟後

右鄉林向氏所藏康節先生誡子孫之文也熹
嘗從故友劉子澄得其摹本刻石廬山白鹿精
舍今乃獲覩其真跡言心畫模範一世伯虎得
而藏之所以佑啓厥後者為亡窮矣借觀累月
玩不釋手已復竊識其後而歸之紹熙甲寅八

月[redacted]日新安朱熹書于豐城傳舍

跋謝良齋與黃生詩

黃生事人有始終之義不以生死二其心蓋有
士大夫所難者其節固可嘉而詹公之取人至
能使之如此謝公與一時諸名勝又從而表章
之皆盛德事也紹熙甲寅秋社戊申晦翁覽而
歎之為題其後云

跋向侯行實

濠倅向侯之事尚書謝公傳之已詳而其孫鈞
又欲予記其後予以為天下之事有其實足矣

以為徒實而不文或不得以傳於後也故文以
述之至文以述之而又出於一代醇儒碩德之
手則其傳亦既遠而足恃矣而又使它人飾虛
詞以賛之雖累千百言亦何所加於其實哉既
謝不為而鈞之請不置且以謝公之命命之予
不獲避也乃記其語於臨江道旁之客舍云紹
熙甲寅八月十七日新安朱熹書

[redacted]跋曾裘父艇齋師友尺牘

此編皆諸前輩所與艇齋曾公往來書跡也其
子濰錄以成書乃亦置予言於其間非其倫矣

紹熙甲寅經由昭川得而觀之深以愧歎嗚呼
艇齋既不幸即世而卷中人亦往往逝去獨陸
務觀與予在耳此又重可悲也八月二十七日
熹記

書程子禘說後

[redacted]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
廟庶子王亦如之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
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
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

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
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已上更
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
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
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
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
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
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

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
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
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
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為父
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為所生也故祭法言
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
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
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為養男也禪讓
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
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稾秸

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
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
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圜丘以
禰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
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
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
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為不
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為
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
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

巳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釁之無報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盡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熹未見此論時諸生亦有發難以爲僖祖無功德者熹答之曰誰教他會生得好孫子人皆以爲戲然而或笑之今得楊子直所錄伊川先生說所謂今天下基本皆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乃與熹言默契至哉言乎天下百年不決之

是非於此乎定矣紹熙甲寅閏十月七日臨安寓舍謹書

跋曾直書踐阼篇

紹熙甲寅閏十月十日餞范文叔於張功父南湖之上功父出此爲贈云舊得其真蹟藏之近以主上踐阼已訓釋并上御府矣因省數日前入侍講筵上語嘗及此也熹謹記

跋趙清獻公遺帖

趙清獻公清忠之節孝友之行冠映古今非贊歎之所可及今年自長沙趨朝始得見其遺墨皆家問也出卷藏其族孫遵家尤見慈祥雍睦之意獨恨三吾亭無沒不得追尋晚步遺跡不勝高山仰止之歎遵溫謹好學能業其家其必有以復之紹熙甲寅仲冬八日新安朱熹題於符符方丈云

跋司馬忠潔公帖

熹舊見張敬夫議司馬忠潔公謚狀每恨不得其事之本末今過玉山而公之孫爲縣丞始獲此帖而觀之敬夫之議可謂信而有徵矣紹熙甲寅中冬十有二日新安朱熹識

跋司馬文正公通鑑綱要手蹟

右司馬文正公手書漢間事一卷疑是通鑑日錄草藁然又加以總目則今本所無且別有綱要之名不知又是何書也嗚呼公之願忠君父陳古納誨之心可謂切矣竊觀遺跡三復敬歎敢識其後云

跋王樞密答司馬忠潔公帖

司馬忠潔公仗節虜廷誓死不屈此其報王樞密手書而王公獻進之章也熹竊聞之族祖祕閣公在建炎初實介王公使不測之虜其後

虜人先遣王公歸後往來議講和事而族祖獨留雲中十餘年高宗皇帝嘉其守節嘗因間使賜以器物甚厚此帖所謝豈亦上賜而使不以君命將之歟不然王公不應待以進也族祖後與洪張二公五人者皆得生還而王馬二公相繼死北方皆全其節吁亦盛矣然觀此帖又足以見一時國步艱難主憂臣辱之意荒涼慘澹如在目中使人太息流涕不能已已因詳記其本末云

跋司馬文正公薦賢帖

熹伏讀此書竊惟文正公薦賢之公心書之正皆其盛德之支流餘裔固不待贊說而人知其可師矣若乃一時諸賢所以受知於公而獲名薦書者則恐覽者未能深觀而內省發憤而思齊也如龐元英之居喪以禮蓋一事而舉其最則公之意可見而此書之有其於世教豈小補哉惜其元豐以後不及登載而彼為黨籍者亦足以補此書之闕而集其大成矣熹於是又有感焉因竊記於其後以為後之君子必有同此歎者紹熙甲寅中冬庚子朱熹謹記

再跋王荊公進鄴侯遺事奏藁

熹家所藏荊公進鄴侯家傳奏草臨川石刻墨本丞相益公論之詳矣然所議上畨義男當時竟不聞有所施行而保甲保馬之法人多不以為便蓋鄴侯所謂得時用勢舍勢用力利害相遠固如此也抑公此紙詞氣激烈筆勢低昂高視一時下陋千古而版本文集所載乃更為卑順容悅之意是必自疑其亢厲已甚而抑損之其慮深矣然論其實似不若此紙之云發於邂逅感觸之初尤足以見其胸懷本趣之為快也夫以荊公之得神祖可謂千載之一時矣顧乃低徊若此而猶未免有鬱鬱未盡之懷君臣之際功名之會嗚呼難哉紹熙甲寅臘月辛巳夜讀有感因書以識其後

書釋奠申明指揮後

歐陽公言古禮今皆廢失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而吏多不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熹始讀之每疑其言之過及仕州縣身親見之而後知公之不妄也淳熙己亥

初守南康甞一言之朝廷爲取政和新儀鏤版頒下而其本書自多牴牾後以告禮官則莫之省矣紹熙庚戌復自臨漳列上釋奠數事且移書禮官督趣乃得頒爲討究則淳熙所鏤之版已不復存百計求之然後得諸老吏之家又以議論不一越再歲乃能定議條奏得請施行而主其事者適從它官因格不下及又再歲而熹守長沙則前博士詹體仁還爲少卿始復取往年所被敕命下之本郡然吏文重複繁冗幾不可讀且曰獨有大典禮未遑徧下諸州也既而熹

亦召還奏事行有日矣又適病目不能省文書顧念茲事得請之難而今所下書乃如此又度其必不能繼下諸州若不亟蹴理而明布之是爲已得請於上而復重見格於下也且自我請之自我尼之不可於是力疾躬爲鉤校删則猥釀定爲數條以附州案俾移學官符屬縣且關帥司并下巡内諸州僅畢而行則閩詹卿補外而奉常果不復下其書它州矣熹到闕亦不能兩月而歸明年長沙郡文學邵囦乃以書來曰以公之拳拳於此也謹已鋟木而頒其傳矣熹嘉其志因爲叙其本末以視後之君子使知夫禮之易廢事之難成類如此不止釋奠一端而已也慶元元年歲在乙卯正月五日朝請郎朱熹謹書

跋李侍郎武夷詩

觀妙東谿李公侍郎遺墨語意清婉字畫端勁每至其下輒諷玩不能去然歲久剥裂又適當施供張處後十數年當不復可讀矣別爲摹刻授道士使陷置壁間庶幾來者得以想見前輩風度李公諱彌遜時以力詆和議出守臨漳云

慶元乙卯正月甲寅朱熹書

跋東坡剛說

蘇文忠公爲孫君介夫作剛說其所以發明孫君之爲人者至矣然剛之所以近仁爲其不詘於欲而能有以全其本心之德不待見於活人然後可知也寧都主簿鄭載德得遺蹟於君家將摹刻而寘之學宮閒以視予因爲識其左方以告觀者使勉夫剛而益求所以爲仁之方云慶元乙卯二月癸未新安朱熹書

跋李勉仲詩卷

建陽李君從禮一字勉仲予兒時嘗與同學舍然是時從禮既冠已有俊聲矣後十餘年乃與予俱試禮部從禮不偶而歸遂放意詩酒間得疾不起始從禮未死時予居升山歲不過一再至建陽與從禮遊不能欵但見其襟懷坦然意象軒豁論說縱橫雜以詼笑傲睨一世若都無意於事者及間見得其詩句乃極清新穩密時出巧思僅穠可喜然亦不多見也晚歲來居考亭往茶坂得江文卿而與之遊文卿從禮子婿也能誦從禮佳句尤多皆前所未聞者凡言嘗次其遺藁得若干篇後爲親友傳玩而失之獨留此卷乃與其先君子唱酬往來者獨予書其事因爲略識梗槩如此卷中字孝伯者即文卿先君子老而嗜學喜爲詩寓詞託諷多發國家時語愛從禮之才與爲忘年友云慶元乙卯三月晦日新安朱熹書

跋郭長陽醫書

紹熙甲寅夏予赴長沙道過新喻謁見故煥章學士謝公昌國於其家公爲留飲語及長陽冲晦郭公先生言行甚悉因出醫書曆書數帙曰此先生所著也予於二家之學皆所未習不能有以測其說之淺深則請以歸將以暇日熟讀而精求之而公私倥傯水陸奔馳終歲不得休復未暇也明年夏大病幾死適會故人子王漢伯紀自金華來訪而親友方士繇伯謨亦自籍溪來同視予疾數日間乃若粗有生意間及謝公所授長陽醫書二君亟請觀焉乃出以視之則皆驚喜曰此奇書也蓋其說雖若一出古經而無所益損然古經之深遠浩博難尋而此書之分別部居易見也安得廣其流布使世之學

爲方者家藏而人誦之以知古昔聖賢醫道之源委而不病其難耶予念蔡忠惠公之守長樂疾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姦既禁絕之而又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此仁人之心也今閩帥詹卿元善實補蔡公之處而政以慈惠爲先試以語之儻有意耶亟以扣之而元善報曰敬諾乃屬二君讎正刊補而書其本末如此以寄之抑予嘗謂古人之於脉其察之固非一道然今世通行惟寸關尺之法爲最要且其說具於難經之首篇則亦非下俚俗說也故郭

公此書備載其語而并取丁德用密排三指之
法以釋之夫難經則至矣至於德用之法則予
竊意診者之指有肥瘠病者之臂有長短以是
相求或未得為定論也蓋嘗細考經之所以分
寸尺者皆自關而前卻以距乎魚際尺澤是則
所謂關者必有一定之處亦若魚際尺澤之可
以外見而先識也然今諸書皆無的然之論唯
千金以為寸口之處其骨自高而關尺皆由是
而卻取焉則其言之先後位之進退若與經文
不合獨俗間所傳脈訣五七言韻語者詞最鄙

淺非叔和本書明甚乃能直指高骨為關而分
其前後以為寸尺陰陽之位似得難經本指然
世之高醫以其贋也遂委棄而羞言之予非精
於道者不能有以正也姑附見其說於此以俟
明者而折中焉慶元元年乙卯歲五月丙午鴻
慶外史新安朱熹書

題嗣子詩卷

大兒自幼開爽不類常兒予常恐其墮於浮靡
之習不敢教以詩文既沒後許進之乃出其所
與唱和詩卷示予予初不知其能道此語也為

之揮涕不能已不忍復觀也為書其後而歸之
以識予哀云慶元乙卯六月既望晦翁書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

康節先生自言大筆快意而其書蹟謹嚴如此
豈所謂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者邪慶元乙卯
七月既望後學朱熹觀趙履常所藏檢束大字
敬書

跋蒼玉詩卷

余頃歲數往來江西飽聞閤阜之勝每以不能
一往遊為恨今觀蒼玉詩卷則亦不待身到

脚歷而小院迴廊風雪竹已了了在眼中矣
軒中主人讀書彈琴終日遊居寢卧其間而不
知歲月之逝其樂詎可量耶況今桂山先生已
往遺墨益可貴重陳君其珍藏之慶元乙卯七
月二十八日鴻慶外史朱熹書

跋武侯像贊

乾道丁亥歲予遊長沙見張敬夫書室有武侯
畫象甚古云是劉丈子駒家藏唐閻立本筆因
謂敬夫盍為之贊敬夫欣然口占立就語簡意
到聞者歎服以為非深知武侯心事者不能道

也王兄弟贊因摹本而屬敬夫手題其上後二十九年齊賢諸子出以視予俯仰疇昔如昨日事而三君子皆不可見矣為之太息記其下方

慶元乙卯秋八月丁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魏元履墓表

元履之葬熹實銘之而刻石納壙中矣其曰事有繫安危治亂之機者則曾覿召還之命也時覿勢方盛熹竊過憂恐貽異時丘隴之禍故不欲究察言之而敬夫復表其墓亦放此意故常私念使吾亡友盡言之忠不白於後世其咎乃

繇於我每竊愧焉其後淳熙改元之三年孝宗皇帝因納鄭鑑之言而思元履前所進諫諍語執政龔公茂良等歎其直諒將復召而用之則聞其死矣嗟悼久之即下詔曰朝廷不可無直諒之士擢之雖死其以宣教郎直秘閣告其第蓋是時上雖以舊恩遇覿厚然實未嘗忘以政事元履自明皆深詆覿者上皆不怒而亟寵褒之無所間於存沒遠近傳聞感歎興起願以敬夫弃亦下世遂不及損益舊文以傳茲事而亦至今未及刻也元履從弟誠之比得敬夫手書定本以視其兄之友延平使君黃仲本仲本慨然即為買石而刻焉且屬熹復記贈官事以明孝宗納諫思賢抑制近習之微意深可為後聖法熹亦幸因得追補志銘之闕庶有以慰元履於地下而自贖其顧望回隱之咎云慶元元年九月庚寅新安朱熹識

跋道士陳景元詩

碧虛子道士陳景元也頗讀書能詩文一時名勝多與之游予嘗見其所注莊子及所書相鶴經青城醇古可觀計於其輩流中亦嘗小異然

元祐間王仲至嘗薦使校中祕道書范醇夫在瑣闥極論其不可且引王韶章惇開邊時以僧白隨因行經略察訪大師之訓今日豈可復使館閣有編校大師耶今觀此卷見其詩句字畫皆清婉可喜而荆公筆語尤高勝偶憶范公語聊書卷尾以發觀者之一笑云慶元乙卯九月癸巳朱熹仲晦父書

跋李參仲行狀

鍾山先生李公參仲之子季札奉其先君子行狀一通不遠數百里詣予於建溪之上拜起垂

泣而以銘其墓爲請予之先世家婺源與公爲同縣人而客於建也久矣紹興庚午歲予年二十餘始得一歸故鄉拜其墳墓宗族姻黨於是始獲識公而聽其餘論心固已知其賢然是時年少新學未能有以知也中年復歸而再見公然後從游益親而公已營鍾山所住爲終老焉之計矣園林之間渠清沼深竹樹蒙密時命予與程弟允夫稱徉其間講論道義談說古今觴詠流行屢移晷刻間乃出其平生所爲文詞使予誦之則皆高古奇崛而深厚嚴密如其爲人予以是心益敬公而自恨其不能久留以日相與追逐於東阡北陌之間也既別而歸書疏不絕其後數年間公物故予以憂患疾病之不寧不能一往哭公而公之諸子不以爲罪更以不朽爲託至受其狀而讀之則又允夫之文也三復之餘公之聲容怳若相接永念故國人物渺然如公之賢寧可復得顧雖不敏其何敢有愛於言乎乃以病衰心力凋耗把筆欲下而神已不俱來矣遂無以塞季子之意而姑記其篇末如此以見允夫之狀果無愧辭予雖有作亦不能

有以加也滕珙所記兄補狀闕大抵數十年來鄉人子弟多自好而善於文詞亦其師友淵源之有自也慶元元年十一月癸巳冬至吳郡朱熹書于考亭所居清邃閣

跋呂仁甫諸公帖

靖康之亂中原塗炭衣冠人物萃於東南呂公廣問仁父來主婺源簿而奉其兄和問節夫以俱又有維揚羅公晴仲共球叔共亦來客爲於是李氏父子得從之游而滕户曹洪甫夫亦受其學觀於此卷可見一時聞學源流之盛矣然惟仁父晚歲官達其它諸公多没不顯滕尤以儁才蚤逝鄉人至今嗟惜之而李丈參仲獨以老壽終爲後進所高仰雖亦不得施其所有於當世而諸公者乃反賴之以傳其所著滕君傳譔聽記可考也未有建人魏元履與參仲之弟元質者魏時名挺之後皆拔之以特起爲官數直諫不得久居中既没而天子思之詔褒䘏焉元質亦有美才好學不幸亦不壽又可見李氏之多賢也慶元乙卯仲冬日朱熹題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録後

相敬重嘗贈以詩有閭訊袖中醫國手不應長
與一節關之句今讀曾尚書所爲銘識又如此
嗚呼其亦可謂賢父子矣其族孫詩出此書以
見示因書其後以示公之族黨尚思有以繼其
遺烈云慶元丙辰正月二十四日

家傳又記被旨鞫陳正彙事即陳忠肅公所
謂獄詞平允闕實於片言之中者史亦不書
蓋闕文也張閣守杭乞兼領花石事亦不見
它書當表而出之以著其惡云

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初謫潮州時哭其季子而行既行又喪長
子嘉家有呂紫微與先君手書言之猶云不知
此老力量能堪之否此帖云今年在貶所而猶
亡適半歲則是猶在潮未過海也繩守章傑實
紹聖故相諸孫雅怨趙公故藉此以發其私忿
秦檜知其不專爲己而借力以逞憾也故不直
之不惟翁尉事解傑亦遂廢不用蓋不爲疑其
已甚也翁又胡侍郎妻兄胡亦草制罪狀章厚
者其家持此事訴冤乃得移閩漢子與翁亦親
舊知之尤詳因記於此以補跋語之未盡云慶
元丙辰二月十三日晦翁題

再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爲相時高宗因覽元符諫官任伯雨章疏
論章厚蔡卞嘗乞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事赫然
震怒召直學士院胡寅草詔手書以付三省削
奪厚卞官爵禁錮親戚子孫其詞有誰無母慈
何忍至此之語天下快之趙公猶以行遣太重
奏爲申理乞免錮其親戚高廟手詔褒其仁恕
頗爲末減今宸翰猶藏趙氏或爲刻石以傳於
世矣然章氏子孫不知也但見趙公力主元祐

因謂此事皆出其意而深怨之世亦鮮知其曲
折者因復并記於此云

跋張魏公詩

羣兇用事人心去大義重新天意回解使
中原無左衽斯文千古未塵埃

舉大義以清中原此張公平生心事也觀於此
詩可見其寢食之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
嘆哉

書張魏公與謝參政帖

浚再拜襄以急於祿養未及盡心于學茲

緣能退初欲託疪三衢庶冇承教之便比又共領處分俾居福唐失此依賴殊用悚然差人種種悉荷留意尤所感激浚再拜

熹伏讀丞相張忠獻公所與叅政上蔡謝公手書是時張公已建大功登右府矣而具執禮之恭如此且又歆然自以為未始學者而有受教之願焉甚盛德也謝公外孫甄述祖出以見示三復之餘歎仰不足謹錄一通藏之巾篋而敬書其後以歸之慶元丙辰二月甲寅具位朱熹謹記

又跋

此張魏公所與謝叅政書也凡三幅前幅稱判府叅政丈丈而鈞座後又一書內一幅云某以未被受告命不果具細啣拜書伏幸照察其恭如此

跋向伯元遺戒

自佛教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達閭巷治喪禮者一用其法老子之徒厭苦寂寞輒亦倣其所為鄙陋不經可怪可笑而習俗寖淫恬不覺悟在唐唯姚文獻公在本朝則司馬文正公關洛程張兩君子以及近世張忠獻公始斥不用然亦未能盡障其橫流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伯元少受學於胡文定公晚年退處于家草聞行亦不以老而少懈及啓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勿為世俗所謂道場者筆札端好詞意謹嚴與平日不少異諸孤士伯等奉承遺指不敢失墜既又謀刻諸石以詒久遠間以視熹熹竊以為此書之行可為世法觀者誠能因而推之盡祛末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而審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為向氏一門之訓而已因識其後以發之慶元二年二月辛未新安朱熹謹書

書康德明仁壽廬條約後

匹夫單行而過疾病無有妻孥之養親舊之託與夫室廬枕席之具醫藥食飲之須則其與曳驅馳暴露飢渴而轉于溝壑也以矣先王之政道路廬舍委積之法至詳至密而不聞其及此豈有司者因失其傳邪國朝受命覆冒區宇涵育黎元百有餘年至於崇寧大觀之間功成治定惠澤洋溢隆盛極矣而上聖之心猶軫一夫之不獲始詔州縣立安濟坊居養院以收鄙疾

病癃老之人德至渥矣中以多虞不無廢缺近歲以來頗復修舉而莅之爲郡縣者猶未暇也今其大夫廖君德明獨有感焉乃即縣南爲今一區牓曰仁壽之廬使凡道路往來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於郡得廢寺之産歲入粟若干斛有以供樂餌給奉守猶恨其力之不足而恐其惠之不廣也乃叙其本末而爲之條約聞以示余請託其事以告後人冀有以卒成其志而不壞於久遠也余惟廖君於此實奉先朝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爲者又何待於余言哉姑爲書其條約之後俾并刻焉庶幾來者尚有考也慶元丙辰三月丁未新安朱熹記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四

跋

跋趙鈐轄墓誌

先王封建子弟蕃屏王室所以厚人倫而寧天下非獨私其爲力於已而已下及漢晉莫不由之雖其治亂得失有不齊者然要爲宗社久長之計也唐自明皇疑忌諸王不令出閤後遂相踵以爲家法是以享有天下餘三百年而其子孫絶無聞於今者然則神祖之出宗支以仕州縣其所以法前聖而鑒後王者聖謨遠矣以故靖康之禍近屬雖頗北遷而疏遠在外者往往能建勳績其抗賊盜捍仇虜而死其官守者亦不乏人若江東鈐轄趙公是已其孫崇遵出此軸以見示因得反復諸公所記并感前事爲太息而書其後獨恨東萊呂舍人所撰碑銘今不復存當爲求之其家以附益之又記頃年守潭考其祀典有紹興初年死難之士四人其一兵官趙侯聿之亦宗室子城陷巷戰罵賊而死寇退事聞詔贈右監門衛將軍然皆未有廟貌而寓祭他所因竊仰歎而深悲之即教綱紀并正

故刺史譙閔王等立象奉祠而爲請於朝不旬日間即蒙報可賜其號曰忠節之廟德意所加神人歆動非獨諸君之靈爲有歸也今閔鈐轄諸孫且將自列求所以易其名者以熹所爲請額之事推之竊計孚骨肉之恩衆甫敢之勸望朝於此正有所不宜吝也譙王亦晉宗室事具本傳云慶元丙辰七月庚子具位朱熹謹書

跋劉雜端奉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

聽而默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故不忍爲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竟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爲喜而輕去之也今觀熙寧雜端劉公之奏議知其致君澤民之願勤懇切至不啻其身之疾痛觀司馬文正公之遺帖見其忠君愛國而相勉以正之意又不勝其拳拳也嗚呼盛哉然而道勝名立之言哉若猶竊病之以熹而慮後焉有激而云爾不然夫豈不知既有其實則名自隨之在我固有不得辭者而當時風俗之厚習尚誠慤亦不以是爲嫌也又況忠賢去國一時之心固不能無慨然者同志之士憂之過甚恐其以是而不能鬱鬱以久也則姑爲是說以寬譬之是乃忠君愛國之尤者而猶深有望於他時也豈以近名爲累而故爲回隱以避之哉劉公之事經奧大參晉陵張公記之已詳一時衆賢又從而惟明之亦皆足以見其鄉慕之意矣公之■世孫君房又出以示熹使得託姓名焉自惟晚出何敢復贅一詞於其間特因或者所疑而妄論之以附于後云慶元丙辰八月戊申朔朱熹

跋張忠確公家問

熹嘗銘張忠文公之廟因得讀其遺書嘗歎息其風烈今又得觀公子忠確公汾州家問尤深敬仰竊惟國家承平百年德隆澤茂世臣喬木不爲無人而一旦危難之際忠義之節乃獨萃於張氏之一門其亦盛矣公之大節與青天白日固不待贅述而后明而熹獨於其筆札之猶謹見其神氣之安閒於其家人父子之間思其誓死之外唯以收恤遺孤爲屬而無一毫内顧

下流之私也嗚呼非其智中有以大過人者何以及此先覺有言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若公之死其眞所謂從容就義者耶公孫行儉因友人余克忠以此軸見視三復以還爲之感涕因敬識其後云慶元丙辰十月己巳

跋東陽郭德輔行狀

東陽郭君德輔將葬其子淇不遠數百里過予於建溪之上狀其行事一通以請銘而今四明帥守林公和叔前太府丞呂君子約又皆以書來言君之爲人如狀不誣可銘無愧也予雖不

及識德輔然以二君子之言而讀其狀見其好學樂善之誠忠厚廉退之實心固樂爲之書顧念比以多病心目俱衰凡銘之請所諾而未及償者前後以十數所辭而不敢諾者又不止此今復安敢越次開端以來怨詈因謝不能而淇請益堅予悲其意乃爲書其行狀之後如此而歸之抑林呂二君子皆非輕許人者其言固足以信後世矣又何必待於予銘哉慶元二年九月丁丑朔旦新安朱熹書

跋許侍郎詩卷

侍郎許公經事綜物之才見於已試其爲文章蓋直吐出胸中之蘊未嘗有意爲奇如是之言也其孫建陽丞公覗熹以公手書詩卷觀其長篇大句固自雄健豪逸磊落驚人而新定書懷近體諸作又皆律切精穩不留縫罅亦足以驗其才力之有餘無所施而不可矣熹與公俱江東人所居徽饒之間相望不百里獨恨生長閩嶠不及識公顧今於此乃獲窺其筆蹟而因以得其爲人豈非幸耶慶元丙辰十月丙午朔旦婺源朱熹書

書河圖洛書後

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置之予於啓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爲洛書矣閩皂甘君叔懷欲刻二圖山中覽者未必深考又當大啓爭端聊書以諗之慶元丁巳上元前日遯翁書

書萬君行事後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者先文藝後材實於

是野多遺賢朝多曠位而治具民俗每不能無
愧於前世讀正父所論著其身氏萬君之行事
而以視於當世之人材其亦不足以觀矣正父好
古多學深有志於治道而其筆力從橫詞氣雅
健又如此亦所謂似其家姓者耶

跋呂范二公帖

後山談叢記蘇端明當國恤時與人書疏疑於
當衍與否而罷乃載荊曾往還慰狀以正之今
觀呂正獻公帖乃知當時此禮固已通行亦臣
子之心不能已者不審蘇公何所疑也仁宗皇

帝慈儉之德冠冕百王而因山之奉煩費若此
豈其心哉宜乎老蘇先生有華元樂舉之譏而
忠獻韓公不敢對其責也然此帖所云置司裁
損仍是韓公當國時事亦足以驗其悔悟之實
矣此其所以為韓公者耶呂公幅紙之間愛君
及民拳拳不舍其於劉公心期所會必有不約
而同者覽之令人感歎不能已范忠宣公平淡
忠恕雅不欲以智名勇功自見故熙豐間投紱
臨邊數被譏讓觀第二帖可槩見矣然迹其平
生排濮議爭新法干忤君相無少顧避最後論

救元祐諸賢卒與同貶甚困終身無所悔則又豈
非所謂仁者之勇哉其於劉氏姻好綢繆蓋亦
聲氣之同非苟然者子乘得其家學之傳不卑
小官直道自信東萊呂舍人亟稱之覽者其亦
考焉慶元丁巳中元節前二日朱熹敬書

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後

頤謹詣行館拜謝長官秘書十月日河南程
頤狀

正為遂寧力掾友人王君世屋數數為正
言城西傅君光家藏先正韓范諸公手蹟

甚富適祖大夫公嘉祐初實見濂溪周先
生于合陽求教先生手書家人艮遇等說
贈之其後程太中公知漢州大夫公時為
邑西川又得交伊川兄弟間手筆相問往
往皆在正每見王君必悉意咨懇屬以訪
求周程諸先生手蹟慶元二年正月四日
王君忽自山中求謁講禮已袖出伊川先
生手狀一幅　加考訂殆先生入蜀時筆
也大夫公集以為日記冊此版趙大正經
七月十六日內載王氏父子呂氏兄弟往

擢義熙寧間日張作細字背面皆滿先生
守廄階之獨得不毀又問濂溪書曰亡矣
正且悲且喜謂王君曰正不敏讀諸先生
遺書豈學其學求其道今十年餘矣每見當
時一事一物如南國之棠曲阜之履尋望
不忍去之也今此紙幸脫於敗爛之中然
諸先生所以開示後世者世方以為奇貨
安知叔孫武叔輩見之不遂投之水火耶
為我謝傅君正奉藏之俾勿壞其年秋傅
君來言曰先生之書謹如命大夫公諱者

字伯壽今在元符黨籍光字用之世居宇
叔載後學樂活度正謹書

傅君周旋周程師弟子間知所主友而伊川先
生手剌謁謝為禮亦恭則其人之賢不問可知
度君求訪之勤意欲其美濂溪先生往還遺蹟
計其族姻閭里之間猶有存者度君其廣詢之
當可得也嘗讀明道先生顥樂淳詩其卒章曰
井不忍廢圃不忍荒嗚呼正卒亡何可忘然則
熹之所望於度君者又不專在於此也度君其
益勉之哉慶元己未七月二十二日朱熹書

跋張敬夫與馮公帖

此張敬夫與縉雲馮當可書也味其詞意知其
一時家庭之間定省從容未嘗食息不在中原
之復令人感慨不已馮公獨不及識然嘗見故
端殿汪公甚推重之近得其文集讀之論議偉
然而所論人主正心親賢為所謂建極者明為
集之傳破諸儒之陋乃適與鄙意合尤恨不得
一見其面而聽其話言也慶元丁巳七月二
十五日新安朱熹書于建安埤峽之野店

跋孔君家藏唐誥

闕里裔孫孔仲良以鄉貢明經仕唐正元大和
間至莆田令卒官因家焉子孫散居民伍無復
顯人紹興中熹之友括蒼吳任授室其門間以
其家所藏告身家牒世譜相視皆唐世舊物牒
又其應舉時所通具列三世官諱獨曾祖文整
名見譜中乃襲文宣王齊卿之剏子而齊卿先
先聖第三十有七世孫也考之元豐所本襲封
家譜皆合推而下之得莆田令君則為第四十
有一世矣縣頗究缺無州里而以洪州之印款
其縫視其告則以為洪州進賢縣臨淮鄉進賢

里人豈其竄於洪耶告身凡七通其二爲令君之父丞公所歷南頓溧水二縣尉其五爲令君明經冬集全椒尉青陽丞及莆田考課皆尚今好獨莆田令爲腊本而其家自令君至此又已傳九世矣喜得其書審訂不謬乃以告於莆守傅侯自得令丘君鐸請得更其版籍爲全璧文宣王第四十九世孫孔宜户二公欣然許諾即施行之時紹興二十五年乙亥歲也後二十有六年宜之子幼夏乃以鄉舉試禮部又數年知縣事廖德明爲求刻其告於縣齋然其跋語以

令君爲二十八世則爲小差幼夏以其書來因記舊事輙爲書之且使摹其家譜世譜及南頓溧水二告并刻于家而附以令君以來世次之屬使後有考云慶元丁巳中秋日朝奉大夫朱熹書

跋孔毅夫談苑

孔毅夫談苑清江張元德藏其手稿然多是抄取江鄰幾嘉祐雜志中語此本方是一傳以失校已多脫誤又世傳孔書有珩璜新論者多是類集古今事實之近似者而一本附以近世其間數十事自趙獻公以下無不遭其詆毀學者細考之筆勢不甚相似或好事者附益之以亂後生甚可惡也因閱此帙筆其後以曉之慶元丁巳八月晦翁

跋十七帖

官本法帖號爲佳玩然其眞僞已混殽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顛者極爲可笑唯此十七帖相傳眞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間得不殺亂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

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眞所謂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詞間訊蜀道山川人物登字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於游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耶因念頃年廬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失西遊之便每以爲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昔遊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熹記

跋杜工部同谷七詞

杜陵此詞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顧其卒章歎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

跋李伯時馬

觀龍眠飛騎圖及讀延之廷季大防三君子佳句因思法雲秀公語尤物移人甚可畏也慶元三年孟冬八日朱熹仲晦父

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

東坡此卷考其印章乃紹興御府所藏不知何故流落人間捧玩再三不勝敬歎但其所寫李

白行路難闕其中間八句道子胥屈原陸機李斯事者此老不應有所遺忘意其刪去必當有說老翁井詩在老蘇送蜀僧去塵之前必非他人之作然不見於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說也彼欲井中老翁改顏易服不使人知而後爲遽有嫌瘦癡彈之歎何耶然其言怨而不怒獨百世以俟後賢而不惑則其用意亦遠矣哉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玉山汪季路所藏而識其後如此云

跋杜祁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杜公以草書名家而其楷法清勁亦自可愛諦玩心畫如見其人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

跋東方朔畫贊

平生所見東方生畫贊未有如此本之精神者筆意大槩與賀捷表曹娥碑相似不知何人所刻石在何處是可寶也朱熹仲晦父

跋蔡端明寫老杜前出塞詩

蔡公大字蓋多見之其行筆結體往往不同豈以年歲有蚤晚功力有淺深故耶遯翁老人多

見法書筆法高妙獨稱此爲勁健奇作當非虛語慶元三年十月戊寅朱熹

遯翁再題勢若飛動可見字隨年長也

跋吳道子畫

頃年見張敬夫家藏吳畫昊天觀壁草卷與此絕相類但人物差大耳此卷用紙而不設色又有補畫頭面手足處應亦是草本也張氏所藏本出長安安氏後有張芸叟題記云其兄弟析産分而爲二此特其半耳頃經臨安之火今不知其在亡而此卷斷裂之餘所謂天龍八部者

亦不免為焦頭爛額之客豈三災危會仙聖所不能逃耶是可笑也其筆之妙冠絕古今蓋所謂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者茲其所以為書聖與季路所藏法書名畫甚富計無出其右者既以得觀為幸因記歲月於其後時慶元丁巳十月十日己卯也朱熹仲晦父

襄陽張舍人筆法出其家存誠子先君子甚愛之而世莫之貴也因覽遺墨不勝悲歎熹謹書

跋歐陽文忠公與劉侍讀帖

歐陽公與劉侍讀大牘一卷汪季路持以見示因得竊觀前輩之餘風味於此猶可想見其彷彿然當是時朝廷清明風俗醇厚國家致治之美莫此為盛而公猶有薄惡之歎蓋其所不可及者獨有嫉善之言不勝公論此為治闇之分耳三復之餘掩卷太息而記其後季路其謹藏之慶元三年十月己卯書

跋舊石本樂毅論

沈存中筆談云皇祐中嘗於高紳之子錢塘主簿安世家見此石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為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存中所記與歐陽公不同如此延之所謂錫山徐氏者豈又得之蘇州富家耶延之又謂損泐模糊則石雖幸存亦無復如此本之清勁矣續閣帖中所刻全文又不知所自來頃年嘗於折子明家見其所藏舊本筆意絕類徐季海要皆非此本之比也慶元丁巳十月己卯朱熹

跋東坡祭范蜀公文

汪季路所藏蘇文忠公祭范忠文公文熹慶元

丁巳十月己卯朱熹觀于老學溪居

跋富文忠公與洛尹帖

富文忠公與洛尹帖以史考之尹者李中師也熙寧元年公自河陽被召入京以病請汝而歸過洛少留連遭三喪赴汝後又一遭喪（邵子云喪骨肉）哭以小是時李以天章閣待制知河南府營奉應天會聖兩神御殿故此一帖自言附庸悉惱而替李二役畢工者蓋第一公既至汝神廟遣中貴人將宗道挾大醫陳易簡來治足疾故此一帖言中璫大醫者為第二移因不知何事焉來

恐亦即宗道也故此帖爲第三明年被召入相故此一帖云詔使到郡即交州事辦行而東者爲第四三年李自權三司使進龍直再尹洛故此帖致賀始稱龍圖給事者爲第五四年公在亳州坐不散青苗罷歸洛未至改判汝州故此一帖言近赴小邑勝於窮坐里閭且感君相厚恩而恨不得時奉談笑者爲第六公至汝不久即請歸洛故此一帖言擇日就第者爲第七既而告老遂以司空使相致仕故此一帖答其封示單報者爲第八凡十三帖其歲月先後可考

者如此其餘似亦皆是在洛時往還者蓋李之事公不爲不謹而公之遇李亦不爲不厚矣而其後李因奉行免役之令乃籍公戶使出泉同於編氓以媚用事者小人觀時狗勢反覆變態何世無之覽此卷者可爲發一大笑也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跋朱希真所書道德經

岐陽老人小楷道德經一篇精妙醇古近世楷法如陳碧虛之相鶴黃長睿之黃庭皆所不及非端石喻則公之與引諸書者可方駕耳季路得

之遂以相視恨目已昏盲不得盡見其妙處把玩不足因識其後而歸之季路能攻石傳刻以與好事者共之即大幸蓋此書難得善本讀此數章似少譌謬又爲可傳也慶元丁巳十月庚辰雲臺子私記

如儼若客語意寂猶今本多誤作容殊失本指此本爲不誤也

跋趙清獻公家書

趙清獻公之爲人公忠孝慈表裏洞徹固所謂無間然者然其晚歲學於佛法自謂有得故於

兄弟族姻之間無不以是勉之前後見其家問
手帖多矣如此卷稱其弟心已明瑩見性復元
教其姪以不失正念要使純一不雜又教以公
私謹畏以為不失便是初心佛事且引古人三
業清淨即佛出世之語以為此亦直截為人處
則與今之學佛者大言滔天而身心顛倒不堪
著眼者蓋有間矣嗚呼聖學不傳其失而求諸
對者若此尚為有可觀也予是以表而出之慶
元丁巳十月十一日庚辰朱熹記

跋湯叔雅墨梅

墨梅詩自陳簡齋以來類以白黑相形迷其宗
流幾若禪家五宗七派偈頌矣故湯君始出新
意為倒暈素質以反之而伯謨因有冰雪之面
之句也然白黑未分時一句畢竟未曾道著詩
社高人試各為下一轉語看湯君自云得其舅
氏楊補之遺法其小異處亦又有所受也觀其
醞藉敷腴誠有青於藍者特未知其家老子亦放
之韻視牢之為何如爾云衆發皆不能無歉
願與諸君評之戊午三月丙趣戲書

跋王信臣行實

慶元紀號之初余友呂子約謫居廬陵間遣訶
其動息子約報書具言罪大責輕念咎之餘復
何所道獨所寓居得王氏別館有臺榭花木之
勝而江山雲物晨夕萬變足以遊目騁懷尤過
望不落寞耳因極道王君之為人以為好賢樂
善所交盡其鄉之名公卿才大夫又能同其憂
樂不隨世俗為俛仰既又以書來稱王君之子
峴為方有意於學謂余當有以告語之者峴亦
以書來贄甚勤余讀之信子約之言不誣也無
幾時子約內從高安以卒而峴亦以王君之沒
來赴且述其事狀一通而以銘墓為請余病疾
久廢筆研既弔且謝不能而峴請益堅乃記其
後而歸之以見余意又以見峴之狀君詞有不
盡而熹所溢也四年戊午中冬丙申朔旦雲谷
老人朱熹仲晦父書

跋程沙隨帖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
說文欸應也亞改切又烏開切史記范增撞破
玉斗曰唉說文唉應也烏開切二字音義並同
如歎與嘆欸與唉實一字耳其發則皆恚語也

故元次山有欸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如
楚間作柳文雋本作靄襖音上字正協亞改之
韻集韻亦於皆韻收唉字海韻收欸唉二字為
一其說蓋與說文不異但乃字之讀如襖者未
有考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或寫欸為款則
其誤益甚矣(跋欸乃) ○唐肅宗中興之業上比漢
東京故有愧而下方晉元帝則有餘矣故許右
丞之言如此蓋亦有激而云若然元次山之詞
歌功而不頌德則豈可謂無意也哉至山谷之
詩推見至隱以明君臣父子之訓是乃萬世不

可易之大防與一時謀利計功之言益不可同
年而語矣近歲復有謂子妄為刻畫以謗傷之
其說之陋又許公所不道直可付一笑云(語溪詩)
○顔公剛毅忠烈得之天資與其學之不純而
溺道佞佛自不相掩有志於道者師其所當師
而戒其所可戒可也淺聞單論易以溺人不足
為法覽者詳之(麻姑山詩) ○余少嘗學書而病於腕
弱不能立筆遂絕去不復為今觀沙隨程丈此
卷鐃娥一紙蓋有意於黃絹之碑者亦可愛也
鐃娥故居小廟在樂平縣東二十餘里余嘗特
往汎菴酹之靈廟已不復存矣因語州縣宜增
葺之且為請敕額列祀典而莫有應者甚可歎
也(跋沙隨帖) ○余嘗為沙隨言孝經獨篇首六七章
為本經其後乃傳文然皆齊魯間陋儒纂取左
氏諸書之語為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處傳者
又頗失其次第殊非大學中庸二傳之儔也程
丈報書云吾嘗聞之玉山汪公亦若吾子之言
是也今覽其手書遺論因記其語於後云(孝經論)
慶元戊午十一月二十六日劉用之為劉
伯醇攜此卷來求跋為書以歸之

書釣臺壁間何人所題後(此詩胡明仲先生作)
不見嚴夫子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
出暮雲端想象羊裘披了一笑兩忘身世來
插釣魚竿肯似林間翮飛倦始知還中興主
功業就鬢毛斑驅馳一世人物相與濟時艱
獨委狂奴心事未羨癡兒鼎足放去任疎頑
爽氣動星斗終古照林巒
頃年屢過七里灘見壁間有胡明仲文題字刻
石拓出嚴公懷仁輔義之語以厲往來士大夫
未嘗不為之摩挲太息也然亦不能盡記其語

後數十年再過因覓其石則已不復存意或者惡聞而毀滅之也獨一老僧年八十餘能誦其詞其旨爲予道之俾書之冊此子未久而還則亦爲好事者裂去矣因覽兩峯趙傻醉筆釣臺樂府偶記向所嘗見一詞正與同調幷感胡公舊語聊爲書此慶元己未人日雲谷老人云

釣臺故有范公記文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而粗述其以羊裘題軒客星命閣之意名義亦爲爲雅今裹經火不知此石尚存否也近

年乃有作記力辨嚴公非詭激素隱者昔邵康節作安樂窩中好打乖詩明道程先生和之曰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而康節又復之乃有安知不是打乖人之句此言有味也便嚴公而可作當爲此發一大笑云

跋呂氏歲時雜記

右呂公歲時雜記甚得而伏讀之旣於周退傅陸放翁之所嘆竊亦深有感焉又意公之爲此亦前賢集錄方書之遺意也然則後之君子又將有感於余言也夫慶元己未二月辛巳新安朱熹書

跋張安國帖

安國天資敏妙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其作字多得古人用筆意使其老壽更加學力當益奇偉建陽張大夫所藏此紙閱以視予展玩怳然如接譚笑書其後而歸之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山谷宜州帖

山谷宜州書最爲老筆自不當以工拙論但追想一時忠賢流落爲可歎耳雲谷老人因覽竊識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圖

米老下蜀江山嘗見數本大略相似當是此老胸中丘壑最殊勝處時一吐出以寄眞賞耳蘇文粹中所賞旣精筆語尤勝頃歲嘗攜從游今觀遺墨爲之永歎慶元己未二月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蔡端明帖

蔡公書備衆體此卷評書一紙獨有歐虞筆意甚可愛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雲谷老人觀縣大夫張侯所藏爲識其後

跋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文忠公與蔡忠惠公手帖前輩交情篤厚語意真實於此可見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跋東坡帖

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居人後故其臨帖物色牝牡不復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知其孰爲後先也成都講堂畫象一帖蓋嘗見之故是右軍得意之筆豈公亦適有會於心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朱熹仲晦父觀永福

張氏所藏墨蹟歎賞不足因記其左方

跋曾南豐帖

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願今五十年乃得見其遺墨簡嚴靜重蓋亦如其爲文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彭監丞集

余頃使浙東時諸郡民以保伍之役不便相與自言者衆獨台之臨海爲無有問其故則曰前此縣令彭君視其聚落之貧富而料正定其籍理使貧富得免頻役之苦以故皆樂趨事無所爲訴余念聚落貧富之不均最爲役法大害聞者雖設歇役年歲倍半之差而猶有所不通今彭君所行雖律令所無有然亦非有禁也真可謂得法外意矣間頗推其法於他郡縣人果皆以爲便後以按事至台留甚久聞臨海士民稱彭君之政不容口曰吾邑數年之前惟顏侍郎度爲有去思而近歲乃得彭君其惠愛惻怛酷相似而綜理詳密殆過之既又得其所爲戶口財賦之書讀之益知彭君之志不但爲百里規

模而已也然余自是罷歸不復出者累年亦聞彭君登朝出守持使者節而竟不及試以齊每深以爲恨也慶元己未君之子表孫生輔持此集及葉卿所撰墓銘過余三復感歎因書疇昔所聞以附焉以爲有志於民者尚有取也三月丁丑既望新安朱熹書

跋劉司理行實

長樂劉砥及其弟礪相與來學累年于茲更歷變故志尚愈堅察其居家孝友交朋友信實臨事謹畏不敢畔繩墨知其教習之有素也一日

出友人趙君昌父所狀其先府君行事一通因以銘墓爲請余讀其文考其事有以信余所知之不繆矣然余久以疾病憂畏不能文比年以來所辭且十數家以被雖知劉君之賢而不能有以少荅二生之意獨識其後而歸之後有君子尚有以識此心也雖然二生勉旃尊聞行知而有以卒就其德業則所以顯揚其親者於是爲大銘之有無初不足爲重輕也慶元己未四月乙酉新安朱熹書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病翁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肅然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熹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而異竊窺覘見其自爲與所以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有請焉先生欣然嘉其有志始爲開示爲學門戶朝夕誨誘亹亹不倦其後先生屬疾熹適行役在外亟歸省問先生喜甚顰而語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吾子之來歸也自是日夕湯藥先生所以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爲具道平生問學次第傾倒亡餘一日從容肉

出詩一篇見授先生性不喜書常時詩文率多口占使諸生執筆獨此與贈劉致明丈長句皆手書之其意可見也贈劉詩有小[illegible]香[illegible]別極[illegible]了了[illegible]經之句手跡或惡其亂之不得者先生定日此何足辨然次爲改更之因別定爲數絶句既又發故篋得碎紙數十皆平日省躬自儆之言稍以先後次爲一篇命熹與同舍生黃銖筆之復取閱視手自更定數十字間不一日遂啓手足諸子然乃共發其先所緘封遺書數幅皆熹未嘗時所留盡書畫無事遍及遺孤復有片紙屬熹爲作張公書□未有勉力大業之語熹始得泣受

而寶藏之以至于今不敢失墜然而躬行不力老大無成不能有以仰副當日付授之意抱此愧恨每念將無以見先生於地下今病已力何所復云姑取遺墨聯爲一編而序其本末以示子孫且以示諸同志使於前脩景行之懿知所跂慕而又視熹之衟惰亡聞以爲前車之戒也熹字元晦亦先生所命其祝詞具在以非臨答手筆別附他卷先生沒以紹興十七年丁卯後五十二年慶元己未五月丙申門人朱熹謹書

跋病翁先生詩

月高夜鳴箏聲從符然來隨風更迢遞徬
要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
理箏人遥知心所懷盈悲舊寵棄昔念新
期乖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霜
零再撫流光頹每恨聽者稀錄甲生浮埃
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嵗年嗟不偶况
乃谷莘莪道同符片諾志異勞事媒栖栖
墻東客亦抱凌雲才

此柄翁先生少時所作閨箏詩也規模意態全
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

高古而音節諧暢一時輩流少能及之若其晚
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家則已稍變此
體矣然余嘗以爲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
之者須循序而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爲
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
化固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果然變而不失
其正則縱横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
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爲穩也李
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
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
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
惠之意也嗚呼學者其毋惑於不須繩削之説
而輕爲放肆以自欺也哉己未五月二十二日

書先吏部韋齋記銘并劉范二公帖後

右劒浦羅先生仲素爲先君子作韋齋記而沙
陽曹丈令德又爲之銘家藏遺蹟數十年矣恭
惟先君子名齋之意不唯自警乃其所以垂裕
後人者蓋亦至深至厚而熹無以加而遺賤惰不
謹陷身危辱今病且死大懼無以奉慈顔於地
下故敢收輯遺文藏之家廟以示子孫使永永

奉承不至失墜庶幾得以少伸哀慕念怨之萬
一其横渠西銘寔外舅草堂劉先生所授首卷
有先生手筆二十字造字祝辭病翁劉先生所
作乃秘閣范公手帖今皆以附于後三公皆先
君子執友其所以教熹者今皆不能有以副也
慶元己未五月丙申孤熹敬書

書先吏部與淨悟書後

其略比獲從容良慰拙懷重勤遠出伏暑
中時得兩法體多福安下處未欲遽以干
人須決成入城即自有書信去城中數日

人事紛紜歸來靜坐累日意緒始復舊雲
監寺不別書空石斗一枚付去人謝諫夫
若借得兩人即分付兩籠令其舁來不然
即且取古田西字紙五軸付謝諫來及琪
首座並煩致意矣相見加愛閏月三日熹
答上尊勝長老淨悟見世美兄弟致意城
中衮衮不欵未及爲書
先君子少日喜與物外高人往還而於淨悟師
爲尤厚後嘗爲記尊勝佛殿今刻石具在可考
也淨悟建陽後山人晚自尊勝退居南山雲際

院一室脩然禪定之餘禮佛以百萬計年過八
十目光炯然非常僧也嘗爲余道當文忠趙清
獻學佛事其言收斂確實無近世衲僧大言欺
世之病以是知先君子之厚之非苟然也古田
林生蒙正持此卷來捧玩手澤不勝悲感因爲
畧記其本末云慶元己未六月既望雲谷朱熹
謹書

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箴

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
之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
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請教夫之箴者要當以
識此意云慶元己未初伏雲谷老人書

題吴和中感秋賦後

和中感秋作賦既發深省乃欲逃之麴蘖之間
叔通以碩果不食者慰之可謂得朋友之職矣
顧予黨僞排擯之餘何足知此二君子其相與
切磋之時有以見警焉則區區之望也慶元己
未八月既望雲谷老人書

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

蘇公此紙出於一時滑稽詼笑之餘初不經意

而其傲風霆閲古今之氣猶足以想見其人也
以道東西南北未嘗寧居而能挾此以俱寶玩
無斁此其意已不凡矣且不以視王公貴人而
獨以誇於畸人逐客則又有不可曉者雲谷老
人因覽爲識時慶元己未仲秋既望
愚叟之墓已有宿草矣撫玩遺墨相視感
慨泫然久之若歸蓬廬以視西坡當同此
嘆也（愚叟謂呂子約晚謫高安寓大愚寺自號大愚叟西坡謂黃商伯）

跋劉子翬行狀

余自爲童子時得見大夫公於病翁先生之側

聞其自謂所爲程試之文意氣偉然音節華暢已知敬愛其人後因葬親於公之鄉始得從公遊好款密見公居家居鄉言行之詳及聞其所以施於官政者表裏踈蕩莫非忠厚信實慈惠恭儉之意於是始益心服其爲人及公之沒其諸子示以此書蓋將使志其墓會余方有幽憂之疾不遑序次然三複其文而參以平生所聞見蓋無一詞之非實也顧念歲月逾邁後生之及見前輩者日加少而俗愈偷也爲之太息而識其後云新安朱熹書

跋吉水周君家藏誥牒

吉水鄉貢周君誥牒七通其家寶藏閱八世餘二百年矣覽者不暇尋其端原一旦丞相益國公表而出之爲之稽考歲年推校事實上及正朔名諱至纖至悉於是周君之事得以備見其本末其後之人可以益嚴奉守而無所事於他求矣而其孫沿乃偏以爲其鄉黨知名之士悉使贊述而揄揚之是則已病於贅而意猶未已又復不遠千里齎緣紹介以請於余此其爲贅豈不又甚矣余欲謝而却之又念無以答其累合重趼之勤乃書此以諗焉生其持歸杜門讀書求其所示學者以繼乃祖之業毋庸復爾奔走請謁而求無所用之跋語以老歲月爲也噫若余之言固亦無所用者然使生因是而有發焉則猶足爲有用也夫慶元己未三月甲子新安朱熹

跋山谷草書千文

李端叔崇寧三年八月一日題云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畿縣以報所問例悚息失據獨魯直隨問爲報弗隨弗懼一時稟然知其非儒生文士而已也

紹聖史禍諸公置對之辭今皆不見於文集獨嘗於蘇魏公家得陸左丞畫一數條皆誣元祐語也其間記黃六史欲書王荊公勿令上知之帖而已力沮止之黃公爭辯甚苦至曰審如公意則此爲佞史矣是時陸爲官長以是其事竟不得書而黃公猶不免於後咎然而後此又數十年乃僅賴彼之言而事之本末因得盡傳於世是亦有天意矣惜乎秉史筆者不能表而出之以信來世而顧獨稱其詞筆以爲盛美因觀

此卷李端叔跋語爲之感慨太息輒記其後若其書法則世之有鑒賞者自能言之故不復及云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雲谷老人朱熹記

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

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尚可想見也

跋陳大夫詩

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日視吻然若有餘而其責報也歆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利欲之横流而不自知也大夫陳公廉靖自守不肯屈意權門寧俯首於下交終身而不悔比其晚歲僅以年勞得官其世而所以省身知足之意見於短章者乃如此其志念之所存與庸者遠矣嗚呼子孫之賢其亦深念而敬守之也哉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新安朱熹識

跋進賢傅君行實

從政進賢傅君既沒將葬其子脩抱其行實一通不遠千里辱以顧予流涕言曰先人蚤歲有志功名之會中間不幸遭罹國難盡嘗觧儒服以事戎行實從宣撫岳公轉戰許洛之間屢以捷告上功未報而南北通和岳公遂罹讒口失兵柄得罪禍先人爲之感慨慟哭棄其官勳以歸故里復治家人生産作業教子讀書酌酒賦詩以自排遣倏然不知其身之老也晚值慶恩三葉錫命之寵遂坊文階老壽康寧閭里嗟歎今者不幸至於大故不肖之孤銜哀忍死以奉窀穸之事既有期矣顧恨未得當世之大人君子發其潛德之幽光傳之久遠以覆露其後嗣

是以冒留而來再拜以請于執事惟公幸哀而與之銘則死者有知亦無恨於泉下矣予視其衰絰應禮而戚容與之稱言詞懇慤情旨酸辛爲惻然動心焉知其平日肯於賢父兄之教訓也以是雖不及識傅君而於此得其爲人顧念罪戾之餘言語不足以取重當世而疾病摧頹意緒荒忽亦無復心力可以治筆研作文詞矣特以其遠來泣請之哀不可以不答也因爲書此于行狀之後使并以視來者云慶元己未十一月辛丑新安朱熹書

跋大父承事府君行狀

右先大父贈承事郎府君行狀先君太史吏部贈通議大夫君所撰也當時旣以請銘於政和主簿盧君愚未及鑱石而羣盗蠭起文書散逸於今僅存半藁不可復刻矣熹竊惟念吾家自歙入閩而府君始葬於此不可使後之子孫不知其時世歳月與其所以積德垂慶開裕後人之深意敬立石表刻狀下方立于墓左先世墳壟在婺源者及祖妣孺人以下别葬所在亦具刻于碑陰使來者有考焉從君字師予若儒傳

學清謹有制行定宅者弋陽金生字雍然亦康節士頗通方外之學姓字皆見先集云慶元五年十有二月甲子孝孫具位熹謹記

跋楊子直所賦王才臣絶句

王摩詰輞川深園詩云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余深愛之而以語人輒無解余意者今讀子直此詩而於南谷之篇竊有感焉因識其後復以寄才臣果以為何如也慶元庚申正月二十八日晦翁書

陽詩曰南山高且明其下有深谷文豹藏

題藏終朝務如沐

跋黃壺隱所藏師說

盱江黃補達村以其先君子壺隱居士手抄北冊見示乃熹昔年所受師說手書居前記録云後伏讀慨然如復得侍坐左右而聞其緒言也顧恨備惰不能拳拳服膺以報萬一而荒淺昧陋趣録之際又不能無失其深微之意三復以還不勝悚愧然觀壺隱好學自強樂善不倦乃至於此熹雖不及識面而於此亦足以窺其所存矣因竊記其後而歸之達村昆弟其亦寶藏敬守精究而勉學焉以無忘前人之訓慶元庚申二月八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袁州萍鄉縣社倉記

萍鄉胡君安之來學於余一日致其鄉人上君子之意欲余為之記其社倉之役及扣其詳則出是書一卷曰此邑士鍾君炎述所為也是倉之成鍾君及彭君公儼實有力焉故所登載詳悉如此余因嘉其敏於事而又能述以文也因念紹熙甲寅之歲赴鎮長沙道出茲邑邑之士余以觀於其學而請記之及行堂序閭

既有亡友劉君清之之刻在焉余拱而讀顧而歎曰美哉乎子澄之言也諸君日誦而時省之則亦無以余言為矣即謝去不敢為而諸生至今猶有望於余也矧曰是倉之成既出鍾君之手而此文又出其筆則亦何以異於學之有記而復何待於余言哉又況天下之事是非得失固有定在而其盛衰興廢亦有繫於時勢而不可常者顧余之衰謝淪落徒足以為是倉之累而不足以增其重諸君亦何所賴而求之若是其勤耶為諸君計莫若具刻鍾君之記以示後

人使讀之者有以知其成之之不易如此而不忍壞焉斯亦足矣胡君告歸因跋其尾以授之且以寄謝庠序諸君使毋忘子澄之教也慶元庚申二月辛巳春分晦菴病叟朱熹書

跋周司令所藏東坡帖

蘇公翰墨為世寶藏故流俗多偽作者余家有其與德叟先輩書兩紙詞意超然筆勢飛動觀者尚或疑之余亦不能辨也今觀作肅所藏源流有自而二公賞識又如此其亦可以無疑矣五月朔日朱熹云

跋章國華所集注杜詩

章國華過予山間出所集注杜詩示予其用力勤矣然其所引東坡事實者非蘇公作閩之長老乃閩中鄭昂尚明偽為之所引事皆無根據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為文而傅其前人名字託為其語至有時世先後顛倒失次者舊嘗考之知其決非蘇公書也況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惟其虛心諷詠乃能見之國華更以予言求之雖以讀三百篇可也朱熹仲晦書

題林汝器論語集說後

友人范伯崇嘗為予言語孟聖賢之言本自平易又有諸先生相為發明義理昭著如日星然學者體味於心念念不已自然血脈通貫無所底滯然後可言有益於吾身不然涉獵強記無浹洽醲郁之功則其所資亦淺淺焉耳予愛其言因書於林汝器所編論語說後汝器以此說驗之則其所編之是非得失當自見矣

題李太白詩

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原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華竟不言大運

有與汝羣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
窮門

林光之與陳光澤所藏廣成子畫像求者偶記太白此詩因寫以示之令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腳板耶

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

右周易參同契魏伯陽所作魏君後漢人篇題蓋放緯書之目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故比他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讎正其間尚多疑晦未能盡祛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鄒訢

題不養出母議後

禮不著嫁母之服而律令有之或者疑其不同以予考之禮於嫁母雖不言親而獨言繼又著出母之服焉皆舉重以明輕而見親母之嫁者尤不可以無服與律令之意初不殊也又於為父後者但言出母之無服而不及嫁母是亦舉輕以別重而見嫁母之猶應有服也余觀令尹父之所辨貢士之弃母雖非父卒子幼而更嫁然無七出之罪而甘去也有故則其實乃嫁母而非出也樂平令尹所論之失正坐以嫁母為出母謂有服為無服而正父之辨之也亦唯此二者之為急耳今乃獨有是嫁母也之一言而不論其所以不為出而猶有服者顧反題其篇端曰不養出母又但論其與古之出母者不同而不可從於不喪之文則亦自相矛盾而反以證成令尹之誤說矣予懼夫讀者之不能無疑故書此以質焉正父雖不辭嫁母實不為出母然亦不敢正以出目之但論其有不養出母字而自以出字為主字亦未見夫嫁母之所在矣但少費一力分明說破耶

抑正父之欲使夫人養是母也將使如何而養之耶予聞之母嫁而子從者繼父為之築宮於家門之外使其子祀之而妻不敢與焉說者以為恩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故也此則是嫁母者生不可以入于廟死不可以祔于廟而亦不可以養於家矣為之子者率其婦子就母之家或舍其側而養之則於禮也其節矣乎或曰此為母之有家者言之則可矣不幸而無以為家則如之何築室于外可也

右紫微舍人張伯和父所書其父子詩詞以見
屬者讀之使人奮然有喬滅讎虜掃清中原之
意淳熙庚子刻置南康軍之武觀以示文武吏
士

跋徐騎省所篆項王亭賦後

騎省自言晚乃得詣匾法今觀此卷縱橫放逸
無豪髮姿媚意態其爲老筆亡疑淳熙辛丑仲
冬乙酉新安朱熹觀汪伯時所藏於西安浮石
舟中

跋蘭亭叙

觀王順伯表忠嚴諭蘭亭序如尤延之著語猶
未免有疑論余乃安敢復措說於其間但味務
觀之言亦復慨然有𡽹因之歎耳　朱熹

跋汪季路所藏其外祖潘石喻公所書
文中子言行卷後

玉泉喻公手書王文中子言行以授其外孫其
可謂不言之教矣後學朱熹敬觀淳熙壬寅十
二月庚申

跋泰山秦篆譜

乾道丁亥予訪張敬夫於長沙一日打與諸生
子駒之徽出其先世所藏法書古刻及近世諸公
往來書帖竟日不能徧因出泰山秦篆譜曰此
雖墨本然舊藏僅存此紙頃歲有欲取以入石
者顧手澤所在不忍壞茨已獨學易養性二篇
乃重刻本因取以見遺予受藏之後累年乃得
篆譜新本於汪季路不知其何從得本以刻也
因合二書通爲一卷追省前事如宿昔也劉文
多聞彊記清約苦節少壯間游從豐故家子
孫輒引避饘粥不繼或憊卧終日而處之泰然
相見時已老尚能談說往事袞袞不休氣貌醇

古自然有前輩風度今不復有斯人矣去歲守
漳俯仰昔游幾閲一世劉文與敬夫遊去皆已
久而劉氏子姓無欲無咎獨能閉門忍窮謹守
家法又足令人感慨太息云明年慶元改號歲
在乙卯五月丁未病中讀養性語因記其後

跋蔡藻筆

蔡藻造筆能書者識之此故沅州呂使君語也
因試其所製兼心様尊其老而益精於深山劇
鄭笛之感慶元丙辰冬至前五日晦翁書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予頃年經行順昌憩竇當鋪見有題煌煌靈芝之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間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處舊題固不復見而亟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真不就矣道間偶讀此書并感前事戲題絶句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為金丹歲晚無消息重歎簣當壁上詩 晦翁

跋周益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後

退傳精勤小物無有入於無間老監縱横妙用

諸相即是非相且道二公用處是同是別叔懷於此卷中直下薦得不妨奇特如或未然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慶元巳未四月甲申朱熹

跋陳剛中帖

陳剛中詩諸公跋語已具見其顛末周君季宏持以示余使題於後顧熹復何能有所發明但計紹興庚申距今已亦六甲五子適一周矣胡陳雖死尚有生氣而彼紛紛者果安在哉嗟歎不足姑竊識其左方十月甲子雲谷老人朱熹

書

記遊南康廬山

晦翁與程正思丁復之黃直卿俱來攬觀江山之勝樂之忘歸時淳熙巳亥重午日翁子在錫魏塤侍行

書濂溪光風霽月亭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夏四月六日後學朱熹張揚卿王沆周頤林用中陳祖永許子春王翰余隅陳士直張彥先黃幹敬拜于濂溪先生書堂下惟先生承天畀系道統所以建端垂緒啓

佑于我後之人者厥初罔不在斯堂用感歎慕低回弗忍去熹乃復出所誦説先生太極圖贊其義以曉衆咸曰休哉退先生之曾孫正卿彥卿玄孫濤設饌光風霽月亭都其卿吳兼善偕志南與熹敬書以誌

遊密庵記

淳熙辛丑秋七月癸未朱仲晦父劉彥集敬父平父黃德遠方伯休陳彥忠來遊密菴仲晦父之子埜在彥集之子瑾平父子姪學雅學文學古學復學爽侍向夕大雨涉重淵登書爽亭

觀瀑布壯甚明日仲晦父復與彥集平父步自
野鶴亭下尋澗底得水石佳處三四規築亭以
臨之而陳力就深父繼至見之欣然許相其役
遂復登書寒會雨小霽日光璀璨尤覺雄麗歸
飲清湍以崇山峻嶺茂林脩竹清流激湍映帶
左右分韻賦詩明日復循澗瞰理泉石欽飛而
還道人宗慧宗歸有約不至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四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五

銘 箴 贊 表 疏 啓 婚書

文

講座銘

紹興二十三年新安朱熹仲晦來為吏於同安
而兼領其學事越明年五月新作講座以臨諸
生顧其所以作之意不可以不銘銘曰
師道絕塞以圯其居今其言言亦莫我敢都前
聖後師文不在茲如或見之有儼其思立之堂
凡我式訛爾瞻

齋銘

志道

曰趨而挹者孰覆而持曰飢而寔者誰食而衣
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忘於道獨罔罔其
何之

據德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舜獨而難窮
惟其厥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

爲人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
之

游藝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内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鼓銘

擊之鏜兮朝既陽兮巧趨蹌兮

至樂齋銘

年長學古讀書蕭寺取歐陽子詩語名其室曰至樂紫陽朱熹仲晦父實爲之銘

呻吟北窓氣鬱不降我讀我書如病得甦客問此書中何味君乃嗜之如此其宅趣爲子語無味乃然是有味者乃嗜乃擅天下之樂我不敢知至歐陽子乃徵斯詩我思古人實感我心惟日惜惜式銘且深

南劍州尤溪縣學明倫堂銘

大敘有典匪學弗明我作此堂大猷是經匪忠曷勸匪孝曷程咨爾學子來觀厥成

又四齋銘

崇德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汙濁兮

廣業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學古齋銘

浦城周侯嗣恭昔其先大父徽猷公所作學古齋以教齊宗族子弟新安朱熹爲題其牓周侯又來請銘則推其意乃作銘曰

相古先民學以爲已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已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絶今不爲惟古是圖

先難後獲罔[illegible]匪徐我其銘之以儆厥初

尊德性齋銘

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為作此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敬恕齋銘

莆陽陳師中讀書之室新安朱熹題以敬恕且為之銘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歛焉厥躬于墻于羹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為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求放心齋銘

番陽程正思作求放心齋汪子卿祝汝玉既為之銘新安朱熹掇其遺意復為作此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立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之

書字銘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劉屏山復齋蒙齋二琴銘

屏山先生之琴二其嗣子玶寶藏之門人朱熹敬為作銘

睨金汎石含玉其兮雷伏于淵閲其神兮砰然一作萬物皆春兮我觀器寶懷若人兮主靜觀復收斂身兮與時偕詘而不及其伸兮復齋

卿之幽然者若直其過險而止徇之泠然者若道其出山之泉蓋先生之言不可得而聞矣若

其可貞之意則託茲器而猶傳 劉一齋

黃子厚琴銘

黃子琴號純古晦翁銘之

無名之樸子所琴兮和之而黜獲我心兮杳而弗默嗤弗淫兮維我知子山高而水深兮

紫陽琴銘

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欲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獨與子鈞其深

尺銘

有虞其經有棘斯緯字體變化忽與神會倨句如矩其繩則直我端我躬允相茲尺

又

魯曾氏作斯器正文字昇來系

窗銘

言思慾動思蹟過思棄端爾躬正爾容一爾衷

寫照銘

乾道元年歲在癸巳予年四十有四而容髮凋悴遽已如此然亦將脩身以畢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唐[redacted]元為子寫照因銘其上以自戒云

端爾躬肅爾容檢於外一其中大於始遂其終操有要保無窮

題魏府藏趙公飲器

趙公飲器魏府藏我思兩公愛甘棠惟魏子孫寶無斁敬奉其盈如弗克平陵朱熹拜手書

魏國公府舜爵銘 丞相趙公所錫魏公者

天水公屹堂堂舉兕爵孰敢當惟魏公一心膂受藏之永終古後之人奉其盈如不克視熹銘

懷玉硯銘

我輯舊簡大遼以存孰摯其寶使與斯文點染

之餘往寺逋客墨爾蒙端毋俾玄白 慶元丁巳二月庚子

懷玉南路近出此石徐斯遠以予方討禮篇持以為贈會分半葉以爲呂子約於高安因掇寄之慶元強圉大荒落日南至晦翁記

藏書閣書廚字號銘

於穆元聖繼天測靈出此謨訓惠我光明永言寶之匪金厥籯含英咀實百世其承

敬齋箴

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灋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調息箴

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氤氳開闔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臥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易五贊

原象

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陽陰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為儀中畫為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為體往此來彼變易為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爻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

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為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述旨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群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為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偽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

樂天惟毋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
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
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鈎深闡微如日之中
曁乎末流淫于術數僂句成欺黃裳亦誤大哉
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
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
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謬
假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
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
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没身奚測

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漏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明筮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
大衍虛一無為其為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
置右於几取右一蓍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
之策四四之餘歸之于扐初扐左手無名指間
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扐之奇通掛之算不五
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再用存策分掛揲歸
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
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為少八九為多
三少為九是曰老陽三多為六老陰是當一少
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
復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為三變一爻通十
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
六爻皆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
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
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盈虛捨此
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姤喜來復

稽類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

情言象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
坤順地從震動為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
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為山兌說為澤
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
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為正二五為中二臣五君
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
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為
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為則

警學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

于爻如絲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義
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
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
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
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貫事來尚虛用應始有
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
制動絜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
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惟斯
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之

復卦贊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工陰闔
陽開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
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
之始生意翕然具此全美其在于人曰性之仁
斂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
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
掩身閉關仰止羲圖稽經協傳敬贊一辭以詔
無倦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
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
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
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

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醉裏乾坤

橫渠先生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
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脩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
大帶張拱徐趨遺象凜然可肅薄夫

張敬夫畫象贊

右荊州牧張侯敬夫畫象新安朱熹爲之
贊曰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呂伯恭畫象贊

括蒼潘君叔度畫其先師東萊呂氏伯恭父之象于可菴退老堂之上曰使西河之民毋疑我於夫子也屬其友朱熹贊之爲作詞曰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芘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陳明仲畫象贊

故候官大夫陳君明仲之象友人朱熹仲晦父贊之曰

介然而不使人忌■其自持之謹溫然而不使人狎者其泛愛之和其仕也自詭以循良之最其學也自期以德行之利嗚呼孰謂其賚此志而中道以沒使吾老於其里而不得爲東阡北陌之經過也耶

程正思畫象贊

程君正思畫象朱仲晦父■贊

嗚呼正思退然如不勝衣而自勝有以舉烏獲之任言若不出諸口而衛道有以摧羿衍之鋒俛焉日有孳孳者吾方未見其止乃一朝而至此則天曷爲而不假之壽以成其終嗚呼此猶未足以見其七分之貌來者亦姑以是而想象其遺風緒烈壬子重陽前一日書

書畫象自警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璨星亭畫贊并序

按世說陳太丘詣荀郎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小載著車

中後漢書曰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喜令遷大丘長脩德清靜百姓以安後黨人連及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我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宦者張讓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名士無往弔者而寔獨弔焉後復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或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黨禁解累徵不起年八十四卒謚曰文範先生又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州里稱其知人李固李膺皆師宗之舉賢良方正對策譏刺貴倖梁冀忌之出補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爲神君棄官而歸閑居養志又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諶字季方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紀子羣字長文爲司空見

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荀淑有八子俱號清氣注漢譜

數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爲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靖字叔慈有至行不仕早卒號曰玄行先生字慈明年十二通春秋論語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舉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數千言即棄官去後以黨錮隱遁十餘年董卓用事徵拜司空爽以卓忍暴滋危社稷多舉才略之士與王允等密謀討之未及而以病終後允乃誅卓子彧字文若少時父以畏禍爲之娶宦者唐衡女後從曹操歸以爲謀主比之子房及謀殺安之錮或諫止之遂爲所害或亦作都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以聚星亭取續陽秋語中更廢壞近始作新適遇徽廬因得相其役事既又爲之本原事迹書著于左

并爲之贊以視來者云

猗歟陳子神毅鍾英文淵範懿道廣心平危孫汙隆卷舒自我是曰庶幾無可不可獻身安衆弔豎全邦恫然方寸秋月寒江顧言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荀季和氏連峯對起麗澤潛滋僕而不見有頴其思薄言造之顧無僕役獨呼二兒駕予以出青絢黃犢布幰柴車策紀前衛杖諶後趨所造伊何高陽之里維時荀君閑至而喜顧謂汝靖往應于門七龍矯矯布席開尊靖肅而前翁拜其辱何悟斯晨得見清穆命爽

行觴旅饋次陳獻酬交錯禮度情親載笑載言因非德義極遊乃歡以輔斯世髦髦兩稚亦賓膝前泉源本固莫出匪賢維此慈明特謝儔匹絕際國屯敢憚濡迹贊撓之命恃以少延邦朋之最孰與爲先郁乃附曹聲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歎崇臺回極于以占天猶曰茲野德星萃焉我寫有亭舊貫斯繼今對前聞象儀以告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繄余衷百尔窺臨鏡考毋忽死國承家永奉明戒

南康軍到任謝表

臣熹言伏奉勑命差臣權發遣南康軍尋具辭
免奉聖旨不允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
前來奏事臣已於淳熙六年三月三十日到任
交割職事訖者迂愚無用久陪香火之班臨照
不遺驟假兵民之寄懇辭弗獲宣布云初感極
涕零愧深汗洽中謝伏念臣受材凡近賦性頑
蒙徒能讀古人之書夫豈識當世之務頃蒙登
進獲奉清閒繼遠迹於丘樊遂閱歲華之久顧
馳心於魏闕敢忘葵藿之誠中兩奉於除書亦
屢祗於召節銜哀抱病既莫效於驅馳假寵疏

榮反繆膺於眷獎方誓堅於素守庶少答於殊
知豈意因仍復階任使論資校考既已極於超
踰揣分量能懼愈難於稱塞矧自乖於夙志又
仰負於前恩雖嘗控瀝而莫回終坐懦庸之無
守遂扶衰朽暫別故山已見吏民具宣德意豈
曰昨非而今是實繇義重而身輕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性得克仁道高舜哲念安民之不易故
慮尤軫於遠方謂知人為甚難故用或收於棄
物致茲錙瑣亦備使令臣敢不仰奉詔條俯詢
民瘼儻粗間於疾疢詎辭撫字之勞冀少假於

旬時卒上退藏之請尚全末路免叨寵光

浙東提舉到任謝表

宣教郎直秘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臣朱熹上表臣言准告授臣前件差遣填見闕
臣已於今月六日就本路蕭山縣交割職事訖
者擢於偏壘付以外臺使道遣朝章車諸部延
見父老問其疾苦之因宣布詔書諭以丁寧之
意榮踰望表懼溢循涯中謝伏念臣生長田間
棲遲林壑居然朴拙見謂迂踈潛心竊慕於師
承行已敢干於義命曾逢聖旦參預時流驟自

草萊起分符竹乾坤大德施且不貲螻蟻私情
報於何所獨歉歲民無艱食謂爲臣職有微勞
寵之冊府之華畀以近畿之節雖駑駘之十駕
後者猶之然梧鼠之五窮技止此耳毋乃累公
朝之選豈以爲多士之羞茲蓋恭遇皇帝陛下
闢舜四門馭周八柄欲尺寸之長並用致毫微
之品亦收比奏對揚親切臨遣大明委照不棄
迂疏之言寒露疏恩更下賜綸之令顧憂所在
稱塞爲難臣惟當恪意諏求因時施舍不能則
止戒小已之便文當官而行慕古人之報國無

殫畢末上答丘山臣無任

謝依所乞仍舊直寶文閣及賜詔書獎諭表

臣熹言臣昨具狀辭免新除祕閣修撰恩命近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所乞仍舊直寶文閣仍賜臣詔書一道特加獎諭者白記上聞辛由全於愚守璽封下逮庸特示於異恩祗服以還戰兢無已中謝伏念臣學雖違俗意敢近名徒以迂蹤蚤絕榮途之望乃遭神聖曉深國士之知中少效於驅馳竟蔡聞於報稱及奉金華之

召寧忘丹扆之忠顧惟塵腐之淺聞豈副緝熙之隆指逮復退閒之秩仍升論譔之華寵雖荷於殊常義終慚於非據故上聖方臨於宸極而微臣屢觸於天威自度孤危豈勝隳滅敢意出綸之渥有嘉陳義之明幸引分之少安愧功榮之愈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重明必照大度并容謂臣粗涉詩書諒亦有聞於古義憐臣稍知廉恥欲其無負於初心特屈寵靈過形褒勸臣敢不服膺至教邁迹前修不忮不求何止終身之誦是彝是訓庶幾有極之歸臣無任

漳州到任謝表

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上表臣熹言準勅差前件差遣已於四月二十四日到任訖抱病支離莫副光華之遣封章懇切更叨選用之良引避弗回兢惶失次即強扶於枯朽已親見於耋倪仰戴恩威俯深感懼中謝伏念臣蚤由場屋獲廁縉紳惟自信其迂愚故絕希於榮進中荷壽皇之深眷屢嘗收用而終許退藏晚逢嗣聖之誤知亦既閔勞而復加任使凡此兩朝之殊遇豈伊一介之能堪矧漳浦

之名邦實甌閩之絕徼青衿縫掖嗇粗習其土風白首分符今纔少安於吏俗靜揣不才之分極知爲辜之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近法舜功遠循堯道九德咸事尚憂片善之或遺四方無虞猶軫一夫之不獲肆曲收於弃物俾加惠於遠黎臣敢不深體皇仁廣詢民瘼筋骸可勉豈忘盡瘁之勤疾疢或加未免告歸之瀆尚冀矜[illegible]卒遂生成臣無任

除祕閣修撰謝表

朝散郎新授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臣朱

熹上表言準告披前件職事臣再具辭免奉聖
旨論撰之職以寵名儒衣已降指揮不許辭免
臣已於八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祇受訖者愚
誠屢瀆初必冀於矜從成命莫回反重勤於褒
借叨踰已甚俯僂何容中謝伏念臣賦質甚迂
遭時獨異頃罷外臺之使薦陞內閣之華至於
論撰之除尤荷聖神之眷顧無名而有愧遂瀝
悃以祈哀本謂壽皇知遇之深當卒全其素守
敢意睿主清明之始即洞鑒其丹衷逮茲因事
以求閑重以牧民之無狀乃追黜幽之典復加

申命之恩危悃再殫俞音終閟更諭崇儒之意
俾知假寵之由仰隆指之若斯豈固辭之敢必
撫躬無所引分弗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
日新至仁天覆欲風勵於四方之士誤用奬於
一介之臣臣敢不祗服訓詞恪思職業對揚休
命惟慚薄技之無堪敷暢遺經尚冀方來之有
補以茲壓積少答生成瞻望闕庭臣無任

潭州到任謝表

朝散郎秘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州事主管湖
南安撫司公事臣朱熹上表言臣昨準告命差

臣前件差遣已於五月初五日交割職事訖者
衰病臥家不堪驅使誤恩分閫重玷選掄雖屢
控於懇辭顧曲勤於褒諭寵榮實異感懼難勝
亟扶衰以就塗已支持而視事中謝伏念臣迂
疏末學災患餘生得陪香火之班豈復冠紳之
念海瀕牧養尚愧疆顏嶺表蕃宣幸蒙反汗豈
期臣屏跡拜明綸昔獨避禮樂之華今專辱詩
書之試況學燕蕪穢修明遠自於前賢而壤帶
洞庭鎮拊近煩於元老俾承二任孰稱萬分豈
惟冒辭遠就近之嫌抑恐爲知人安民之累雖

欲量能而易地自知無力以回天勉見吏民具
宣威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文明出治仁孝保
邦謂臣有討古之勤以臣懷擇物之志假之師
帥之職責以治教之功臣敢不仰佩訓詞俯殫
學力雖馳驅靡及唯知趨事之誠或黽勉不前
願遂歸田之請預陳悃愊終望矜憐

謝除待制侍講修撰實錄表

臣熹言伏奉告命授臣煥章閣待制侍講又準
敕差兼實錄院同修撰者分閫南州愧蔑一毫
之補論經內閣恍驚二命之頒畀史職以仍兼

戴上恩而愈重竊逃莫避踧踖靡容（中謝）竊以
王求多聞是惟建事帝入西學于以上賢當始
初清明之朝資朝夕論思之助作於心而關政
事必救其原修其身以及國家要知所本非精
誠之有格何論說之足云視孟軻之敬王始不
負聖人之學為張禹之持祿殆將貽天下之憂
况德絆之所難又載筆之為重顧頭白汗青之
可辭豈槁項黃馘之能為念昔先臣嘗學茲事
正熙寧元豐之殺舛嚴於朱墨之分辨元祐紹
聖之誣詆炳若丹青之著苟無家業曷踐世官
犢而居之吁亦危矣伏念臣見聞甚狹才識非
長開七袠之殘年荷三朝之異眷頃叨榮政之
選嘗獲遂於終辭茲玷邇英之聯醜莫掩於素
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言稽往訓動法成謨以
緝熙光明之美而佛時仔肩以剛健篤實之資
而日新其德念遺大投艱之託推好善忘勢之
勤借是孤蹤華來多士講論一篇之義敢竊
企於師傳誦數史八索之文庶無忘於規益臣
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待制仍舊充秘閣修撰提舉南京

鴻慶宮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累奏辭免煥章閣待制
特降睿旨依臣所乞仍舊充秘閣修撰提舉南
京鴻慶宮者假寵過優居逮冒榮之愧封章屢
瀆退深留令之虞敢謂天慈訖從人欲恩隆莫
報感極何言（中謝）伏念臣早以迂儒濫塵官簿
晚逢興運誤簡淵衷首須召節之光華促侍經
帷之清燕趨箱待對復過借於龍光挾策陳詞
竟何裨於帝學旋奉閔勞之詔適諧退遯之私
雖竊便安甫深依戀第顧山林之遠迹難通禁
闥之近班亟冒殊頒存紓罪悃幸所陳之大義
已孚於未拜之前故引避之微誠得遂於終辭
之後然匪聖神之洞照敢期善陋之曲全而况
內閣簡編未替兩朝之深眷舊邦香火有嚴四
聖之真游足安垂盡之期允謂非常之遇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仁涵萬有德奉三無謂臣於勸
講之功雖無所就察臣所懇辭之意悉出於誠
特畀俞音使償本願臣敢不益堅素守仰稱鴻
私景雖迫於桑榆力難報國身未填於溝壑誓
敢忘君臣無任

落職罷宮祠謝表

臣熹言臣前任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今年五月十三日已該滿罷至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慶元二年十二月劄子節文臣寮論臣罪惡乞賜睿斷褫職罷祠奉聖旨依臣已於當日謝恩祗受訖者罪多擢髮分甘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逮後尋於白簡始知罷於丹書竊延閣論譔之名輟真祠香火之奉茲爲輕典允賴洪私捧戴奚勝感藏曷諭中謝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叅植明時已誤三朝之眷奬晩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帷幄略無可紀足稱所蒙暨遠去於朝行即求歸於農畝然猶賦之佚祿使庇身於下祝之間寘在清流容廁迹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逭悔尤乃弗謹於彝章致自投於寬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交駭聞聽凡厥大譴大呵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亦乃羣情之共棄而臣憒眊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獨回日月之光畧首從之常規既俾但書於薄罰稽眚終之明訓儻許卒遂其餘生是宜衰涕之易零已覺天恩之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謂表正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冥頑獲逃竄殛臣敢不涵濡聖澤刻厲愚衷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晚然在家而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瞻望闕庭臣無任

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謝表

臣熹言臣昨於慶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寮奏臣罪惡乞與褫職罷祠奉聖旨依劄臣照會臣即於當日望闕謝恩解罷職名仍本表稱謝去訖今於　月　日復準都進奏院遞到　月　日告命一道付臣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者彈文上徹已幸免於嚴誅詔墨下頒復寵加於明訓閱時既久祗命惟新感極涕零懼深首隕中謝伏念臣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僞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頃叨任使已屢奏於罔功旋即便安復未能於寡過致煩臺劾盡掎宿愆謂其習魔外之妖言覆詒曆之汙行有母而嘗小人之食可驗恩衰爲臣

而高不事之心足明禮闕以至私故人之所而納其危女規學官之地而改爲僧坊諒皆考覈以非評政使賓投而奚憾不虞負貧乃誤保全第令少避於清班尚許仍居於散秩然督書之來下恍歲律之還周視要因詭止於旬時蓋存還就逮數懇難從於末減猶聽省循口誦以還心銘敢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兼覆載明極照臨作福作威總大權而在己曰賢曰佞付公論於得人謂罰刑固是以懲姦而播告豈容於匿指式數顯號編敬書示衆臣敢不深省昨非細

尋今是年齡既晚雖悲後効之無期所膽輪囷尚喜孤忠之有在誓堅死守覬答生成

致仕謝表

臣熹言四月二十三日准尚書省遞到勑牒一道伏奉聖旨宜守本官致仕臣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者投閑置散方凝宿負之未償引戶校年忽慶湛恩之純被適符懇請遂沐殊私揖杖知榮戀軒增慨中謝伏念臣聖朝賤士幽谷鄙生自當凡材每抱遺經而求數人嗜僻學雖逢盛旦以何施乃誤選掄遍叨任使然計出藩而

入侍書無毫髮之稱獨開倡僞以黨衆有丘山之積果煩清議卒抵大何幸夙簡於皇明得一從於輕典跡已安於昕里祿猶寄於朝班出入三年未能塞過周旋再赦亦既蒙恩洎臻告老之期亟決歸田之計尚意拘攣於綱籍豈容遂休佚之懷皆闢播告於臺評方喜有允俞之望本原所自會幸何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聖自天文明周物當彼忠佞交爭之際既皆判別而不疑逮其精華欲竭之時尚與休息而無間智仁兼盡威德並流豈但一夫獨爲私幸臣

敢不仰陶至化飭遂餘年廣履細旃雖已絕雲天之望東阡北陌尚輸芹獻之忠生復何爲死而後已

一云仰荷至教益厲初心懍歲月之無多雖已不堪於把玩悵淵冰之未免獨何敢忽於戰兢姑罄餘生仰酬大化

天中[redacted]節賀表

黃屋非心茂對重明之運玉扆爲壽式臨載育之辰慶洽中天驩騰廣域中謝恭惟尊號至仁被冊盛德在躬立聖政九百五條行堯之道

帝位三十六載膺舜于天得聖人時心至愉而形至佚爲天子父貴無敵而富無倫既申命之用休宜降年之有永臣欽逢盛旦假守偏城即雲氣而望蓬萊阻陪拜手趨泰元之殿神㷉徒切傾心

會慶節賀表

盛德當陽光啓重熙之運奉心就日樂推歸美之誠有開繞電之祥敢罄祈天之禱 中賀 恭惟陛下慶流有衍德合無疆膺曆數以在躬垂衣裳而致治接黃帝推筴迎日之統以莫不增過

周家定鼎卜年之期自今其始臣承流支郡宰際昌辰鼇忭千官班阻趨於文石嵩呼萬歲祝敢後於華封

天申節功德疏

式逢舜日慶龍樓虹渚之祥仰祝堯年假玉籍金輪之教大啓天人之會少伸臣子之心尊號伏願注南斗之長生等西方之無量上千萬歲壽阻趨文石之班同億兆人心願效華封之祝

會慶節功德疏

聰明作元后式開長發之祥黎獻惟帝臣願上無疆之頌欽崇殊利甯假勝緣恭願陛下日月照臨乾坤廣大仰瞻魏闕莫陪虎拜之班願比華封請祝虹流之祉

祈雨疏

丁壯在田爲農功之既作陰雲布野閔時雨之尚稽由拙政之不修顧疲民而何罪肆陳丹悃仰籲蒼穹伏願鼓以雷霆亟霈爲霖之施澤及牛馬併銷連旱之憂蟾仰歸誠吁嗟請命

臥龍潭送水文

往分靈液來即祠壇誠未格於幽潛澤尚稽於

田畝惟時淹久愆弗吉爾敢奉冰壺言歸貝闕別禱餘潤用弭炎氛尚神聽之淵冲鑒惟衷而饗答

與江東張憲啓

頃奉誤恩特令試郡屢陳危悃未許投閑懼留命以干誅已諷辰而就道伏念臭器非適用才不逮人身自壯年薦罹災患暨茲晚景益就莛頹邇將屏迹於荒寒敢復萌心於仕進竊意重之過聽取一士之遐遺曲賜甄收載加渝拂遂從祠館畀以郡章俾爲依林以絕高飛之意遂

魚在沼但知深入之安而況恩既厚則其責愈甚深力不能則雖勞而無補遂竊祈於罷免乞無幸於矜從與病以來彊顏特甚近瞻參綠益愧冠紳恭惟德厚望隆材宏用博適布宣於使指已明謹於邦刑澂濁揚清吏咸思於稱職持平養正人自以為不寃矧是衰遲獲依庇冐戴尋曩昔幸際光儀斂板趨庭茲不特少伸下吏之敬奉命承教殆有以深慰積年之思春令向深嘉生咸遂冀茂綏於福履以前對於龍光須願唯深歎宣莫既

與葉提刑啓

術略精明材猷敏瞻頃畀將於使指茲復誤於邦刑深窮法令之原吏無以肆茂著平反之績人用不寃顧此妄庸將依庇冐修容以進即伸巡屬之恭奉教於前顗切簡書之畏春和在辱淑氣方升惟加厚於保綏用對揚於休渥傾瞻之悃頌述奚殫

與姚提點啓

學貫古今材周鉅細茲斬勞於節傳起盡護於東南手毋相權已憖無窮之計君民兩足更安

可大之規顧此妄庸將依庇冐修容以進　同上

回守倅趙將仕啓

欽聞英譽有日于茲忽奉珍函爲禮特厚啓緘展讀荷意難忘伏惟王業傳芳璇源孕秀謙恭克守綽有老成之風問學自將盡脫豪華之習宗盟推重公聽益孚會看發軔之初即快亨塗之騁竊蠢叨誤寵躐畀左符方斯引分以投閑未敢修書而見意豈圖先辱良用厚顏眷然息偃之安庶幾得請邈矣披承之願徒切馳情

回楊通判啓

捻闕尚謅難識面之未諧遽辱珍函仰撝謙之特厚拜嘉寵甚荷意難忘恭惟識量淵深器資宏博槃根錯節知判劇之無難茂實英聲益望膺而甚久頃任臨州之寄已聞奏課之優豈容堅卧於鄉閭會見翱翔於禁闥蠢愚叨誤寵躐畀左符方斯引分以投閑未敢修書而見意豈圖先辱良用厚顏眷然田里之安庶幾得請邈矣門墻之隔徒切馳情

回曹職官啓

分符假守深懷濫次之慙抗疏投閑久露由衷

之請誤英僚之雅眷辱華問以為榮伏惟材識通時器資宏博裁煩剸劇曾無盤錯之難紉已奉公克有廉勤之譽會聞交薦仰見橫翔矣久與世疎難堪吏役儻資忠益或免悔尤恨疾病之有加不任牽勉念合并之無日秪益傾馳

回教授啓

學術深淳行能端直晬雅受業久聞多士之推先泮水橫經復見諸生之承式英聲日茂足數鼎來喜久與世疎 同上

回都昌知縣啓

分符假守深懷躐次之慚抗疏投閑久露由衷之請誤英僚之雅眷辱華問以為榮伏惟其官器宇宏深才猷敏邵銅章墨綬頃嘗試於煩致錯劇盤根顧何勞於游刃會聞課最別奉詔除喜久與世疎難堪吏役儻借聯事庶獲豪成悵疾之有加不任牽勉念并合之無日秪益傾馳

與正言啓

懇辭使節敢擇地以求安申畀郡符忽自天而流寵禀准回於上命耿莫遂於初心以數年之餘任千里撫摩之寄雖加強勉尤切凌兢伏念熹林鄙陋雖布韋故冒少而慕古師出處於前脩介不通今恥浮沉於流俗曩荷聖神之眷屢加選用之榮當官而行蓋圖報上知難則止涯欲為高既疾疢之交攻且形神之俱耗久便田廬之偃伏詎堪原隰之驅馳辭尊居卑豈為貧而猶仕投閑置散或揣分之誠宜敢期宸遙之過優俾使侯藩之假守慕昔時之游宦固嘗習熟於鄰封謂晚歲之衰殘尚可從容於道院然比年之兆舊由積弊之相仍財賦既促而載用公役浮田產不均而姦弊滋出要必更張而乃蒙恐非因治之能勝深虞五技之窮仰負九重之託伏惟正言大明國論力振朝綱心正意誠蓋得本原之學諫行言聽允臻膏澤之流每於獻納之雍容尤務推揚於疏遜肆如枯朽誤玷承宣二千石之第猶良已預慚於其理八十日而賦歸去初何俟於終更慨幅之私劉摩兩既

謝政府啓 嘗州解罷得替

迫衰遲以求閑方陳危懇即便安而誤寵井沐

殊私弗遂懇辭迄成黍冒伏念熹學惟信己材不逮人生際休明豈自甘於淪弃病侵遲暮久莫奉於驅馳比叨民社之臨猶冀桑榆之効屬私門之變故致公務之弛隳竊覬何時已積僭書之畏顧瞻嶠昔未忘香火之脩仰洪造之不違服明恩而已厚取意使蕃之錫更陞論譔之華顧壽皇特達之深知昔幸容其遜避而聖上丁寧之申命今復錫於眷懷惟拜賜之無名要隮晉而自列重煩睿旨曲借寵光仰戴皇慈欲終辭而不敢自憐末路知仰報之難圖祗命以還措躬無所茲蓋伏遇丞相國公妙熙天緯獨運化鈞（樞使相公力扶皇極獨運鴻樞參政同知相公夙推衆望以贊化鈞）欲儲材於朽鈍之餘肯無意於事功之外遂令衰晚有此叨踰熹敢不思稱榮名勉終素業考諸前聖儻不謬於正傳覺彼後知或少裨於大化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答辛幼安啓

光奉宸綸起持憲節昔愚民犯法既中震驚之威今聖上選賢吏作全安之計先聲攸暨慶與交興伏惟某官卓犖奇才疏通遠識經綸事業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戲文章亦膾炙士林之口輶車每出必著能名制閫一臨便收顯績茲久直庭之逸姿深正宁之思當季康患盜之時豈張敞剿閭之日果致眷渥特畀重權歌皇華之詩既諭示君臣之好稱直指之使想潛消鄰國之姦第恐賜環不容暖席熹若安祠祿獲託部封竊嘗斧繡之來嘗致鼎俎之問尚煩縟禮過委跡綴雖雙南金恐未酬於鄭重況一本雖亦父功於高明但晤對之有期爲感欣而無已

還鄉謝人惠書啓

遠勤專盍已欣獲奉於清標寵被函書復蒙與聞於雅趣第慚衰陋莫稱揄揚雖誦其所聞蓋嘗自竭尚敬脩其可願式副深期遵是以還未知所報

謝人投生日詩啓

年及無聞已負蓬弧之志日臨初度復增栽詩之遠誤辱謙光俯加賁飾顧茲衰朽雖鞠撫以何施仰歎瑰奇用藏襲而爲好

回謝解啓

侍聞澤宮登名天府方幸究宣於明詔敢期誤

辭於華牋披味以還感戢難喻雖元先輩學識
庠序行著州閭疇昔旦評已推高於前列厥今
試舉及見屈於後來頤與義之并平宜壯圖之
未快然察四端之固有第闡斷遜之心旋觀三
揖之彌文益敦廉退之節矧是尊經之舊豈忘
立教之端諒考聖言益恢賢業抹洙泗斷斷之
弊尚及此時致唐虞濟濟之和更期異日

回黃氏定書

托衣閭政風仰吏師之賢爰憑結婚茲喜微門
之舊遂承嘉命良射高懷令兄察院位第四令

姪直卿宣教篤志爲儒久知爲己喜第二女子
服勤女事殊不速人雖貪同氣之求實重量材
之愧惟異日執笄以見儀免非儀則他年覆餗
之傳庶無墜失此爲忻幸曷可喻云

回范氏定書

兩翁抗議已偕許國之忠再世聯姻遂忝通家
之好及茲辛會夫豈偶然伏承其人詩禮有聞
方謹好逑之擇而蕪女德容未習亦期吉士之
歸誤煩匪斧之求遽委儷皮之聘欽承嘉命實
重永懷雖唐虞世祿之榮莫容攀附然鴻耀表

風之懿或可庶幾於荷之私敷陳罔旣

回周氏定書

里閭追逐久欽臭味之同媒妁往來遂講婚姻
之好猜言表落敢意扳聯茲承令弟府判以第
二令姪先輩詩禮早聞不輕授室謂熹長男芳
下長孫女紐繩祖君亦欲有家飭禮幣以見臨
狂函書而甚寵老懷易感適增敘續之悲之子
于歸僅遂乘龍之喜其爲慰幸豈易名言

同安縣學經史閣上梁文

兒郎偉大同古地駱典名邦閒出巨人鼎在公

卿之位亦多士鬱爲閭里之師然山川之炳
靈殖教化之純彼比羅屯難益復淺澇學校荒
涼久風猷之不競圖書散脫聞絃誦以興聲韶
令癉而希覓夕兄以爲大戚顧惟猶食敢不究
心是以申論諸生俾沈潛於訓義力哀衆記務
獲博其見聞幸大府之哀憐總羣書而推广惟
上賢稽意於教誘使邑子學幸於作成爰即學
宮剏爲傑閣無纖縢之慎固絕蟲鼠之覬覦旣
遺諸於縣庭旋受金於省戶西曹籍力君侯併
心而吏惰不供幾若道旁之室頓人疲久役齧

起潭門之謳迫程事之既畢始掄材而甫就緒
功見効獻室有期不惟士得讀未見之書人知
自勵且使書得爲無窮之利討以求存聊出詞
章用升架欐想均童耄共此歡呼
兒郎偉抛梁東曉日曈曨出海紅照見鑒堂通
複閤僧甍如畫插晴空
兒郎偉抛梁西脊草秋雲極望低文圃山高君
莫羨聖門熾峻與天齊
兒郎偉抛梁南滄溟無際水天涵游鱗魚龍君
莫畏淵源學海更潭潭
兒郎偉抛梁北錯落衆星高拱極昭回運轉君
莫疑燦爛光明在方冊
兒郎偉抛梁上聖朝碩輔蘇丞相曾無君子定
虛言猶是諸生丈人行
兒郎偉抛梁下人老遺書追董賈諸生勉繼舊
時泰不憂身在野
伏願上梁之後士無廢業家有傳書究述作之
原遂見古人之大體際功名之會起爲當世之
儒宗性不悖其所聞乃式符於深望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五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六

祝文

行鄉飲酒禮告先聖文

一昨朝廷舉行鄉飲酒之禮而縣之有司率行不謹容節謬亂儀矩闕疎甚不足以稱明天子舉遺興禮之意今者賓與有日熹謹與諸生考協禮文推闡聖制周旋揖遜一如舊章即事之初敢以舍菜之禮謹修虔告

經史閣上梁告先聖文

書樓之役工告僝功虔舉脩梁卜日惟謹敢以釋菜之禮告于先聖先師至聖文宣王惟先聖先師啓迪衆志畀以有成謹告

告護學祠文

書樓之役工告僝功虔舉脩梁卜日惟謹是用告于爾神惟爾有神尚祐衆心以相玆事

奉安蘇丞相祠告先聖文

故相蘇公頌同安人也其道學淵深履行純固天下學士大夫之所宗仰而邑子後生聞見單淺弗克究知父兄閔焉用告有司請即學官歲時奉祠以建遺烈使學者有所興起今既畢事

將妥厥靈敢以舍菜之禮告于先聖先師之神
謹告

屏弟子員告先聖文

熹不肖昨以布衣諸生推擇為此縣吏而得參聽其學事而行能寡薄治敎不孚所領弟子員有某某者乃為淫慝之行以圖有司熹竊自惟身不行道無以率礪其人使至於此又不能蚤正刑辟以彈治之則是德刑兩弛而士之不率者終無禁也是故告于先聖先師請正學則耶以明刑夫扑作教刑而二物以收其威固先聖先師學校之政所以遺後世法也唯先聖先師臨之在上熹敢不拜手稽首

奉安蘇丞相祠文

泉人衣冠之盛自國初以至于今其間顯人或至公卿者多矣然而終始大節可考而知則未有若公之盛者也惟公著節於熙寧登庸於元祐而幅巾謝事偃仰婆娑於紹聖元符之間然則公之所自任於進退出處之間者可謂無所尚矣是蓋將比古之所謂大臣者豈獨泉人數公而已哉今以邑人之意祠公於學即事之始敢布其衷尚饗

奉安蘇丞相畫像文

惟公始終一節出入五朝高風聳乎士林盛烈銘于勳府粤茲故邑實仰餘光悵親炙之無從葺其憑依之有地是用肖德儀於廟院建遺烈於學宮將以表方將儀圖事至式瞻精宇爰寓神棲旣協吉於靈辰敢式陳於菲薦尚饗

準赦謁諸廟文

天子郊見上帝慈重告成還御路門班祭澤於海內以爾神有功於民載在祀典申詔有司以禮報祭臣某不佞奉承明詔敢不奉制幣潔犧牲駿奔走以告祠下惟爾有神尚克輯天子丕顯休命尚饗

請雨謁北山神文

乃者邑民以歲事有謁于君侯君侯過思賜之吉卜而許以來是故將有以填撫綏寧之也民其敢不隨欣舞歌以樂神賜吏其敢不潔齋奔從以拜神休惟風雨水旱癘疫之不時以告侯之不職威神是屬是被俾無災害則豈惟斯人寔其賜吏亦與免於曠弛之愛惟君侯之留

意焉

春新謁廟文

閒者歲比不登民填溝壑今幸改歲人得以修其畎畝農桑之務惟是雨暘以時俾無水旱螟螣之災則非人力之所能及惟君侯加惠之則幸矣其祇承祀典敢不齊 肅明薦以獻以祈

秋祭謁廟文

今玆薦罹水旱之數宜不得下熟然頗有所收足以慰夫三農之心而供有司之賦者實神有以佑之也不然民飢而死吏之憂豈有所極哉

仲冬之月祇循故事以告謝神不敢愛其潔牲醴酒惟不足以答神之賜而豈敢有所祈

辭先聖文

熹祇服厥事于玆五年叢羸行媿過咎日積雖逭厥罰曷慊于心辭吏告歸愧仰崇仞謹告

南康謁先聖文

熹蚤以諸生推擇爲吏中遭疾病即退丘園乃得其耕耨之餘日伏讀先聖先師之遺書夜思晝行不敢以昧陋自棄者二十餘年於此矣誤蒙聖恩假守玆郡懇辭不獲輿曳而來竊昔所聞庶幾小試而蒲柳之質衰不待年憒眊支離已深不夢之歎大懼弗稱以辱君師祇事之初敢以誠告惟先聖先師之靈實誘其衷使幸不獲罪於其民而蚤遂歸田以終故業則熹不勝幸甚謹告

白鹿洞成告先聖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三月癸丑朔十八日庚午具位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熹惟按國朝故事及郡圖經得白鹿洞之遺址於城東北十五里蓋唐李渤之隱居江南李氏因以爲國

學及我太宗皇帝又嘗賜之書史以幸教其學者而淪壞日久荊棘丘墟因竊惟念幸以諸生得奉詔條頒以布宣教化爲職顧弗此圖懼速譴尤乃議復立今幸訖功將率同志講學其間意庶幾乎先聖先師之傳用以答揚太宗皇帝之先訓鼓篋之始敢率賓佐合師生恭脩釋菜之禮以見于先聖以先師兗國公先師鄒國公配尚饗

白鹿洞成告先師文

熹仰稽國典建此學官鼓篋之初恭脩釋菜之

禮惟公發揚聖蘊垂教無窮致學故常式陳明
薦從祀配神尚饗
鄒國公亦惟公命世脩業克紹聖傳

奉安濂溪先生祠文

惟先生道學淵懿得傳於天上繼孔顏下啓程
氏使當世學者得見聖賢千載之上如聞其聲
知能其容授受服行措諸事業傳諸永久而不
失其正其功烈之盛蓋自孟氏以來未始有也
熹欽誦遺編獲啓蒙吝茲焉試郡又得嗣守條
教於百有二十餘年之後是用式嚴貌象作廟

學宮并以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配神
從享惟先生之靈實臨鑒之謹告

謁故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祠文

惟公忠順勤勞機神明鑒沒而不朽今茲江濟
其亦有以相之使民安於下官給於上熹也
早得收其疾病之軀以幸免於廢墜之罪則公
之賜大矣款謁之初敢以誠告

謁李尚書劉屯田祠文

熹猥承人乏假守茲邦視事之初以禮見于先
聖先師而視其學則有公之遺祠在焉仰惟壯

節高風所欽慕敬不再拜伏謁以致其高山
景行之思惟公之靈尚克臨鑒謹告

告熊孝子墓文

維淳熙六年歲次己亥五月戊午朔具位熹謹
遣某致祭于唐故孝子宜春縣丞熊府君之墓
熹叨被誤恩假守茲土視事之始考諸圖經以
求此邦前賢潛德隱行之實於建昌得陳大中
大夫從事中郎二司馬君以及府君之事蓋皆
以孝德聞而府君精誠之感獨致涌水成川之
應私心竊敬仰焉然按圖以求其故迹則二司

馬君之墓不可知而府君之墓宅學基猶有遺
處謹命有司依準赦令禁樵牧其唐朝旌表
舊門亦已復請于朝俟報脩立而先遣僚吏敬
以酒肴之奠昭告此誠尚其英靈來鑒來享

祭屯田劉居士墓文

熹昔讀歐陽子廬山高之詩而仰公之名恨生
遐僻不得一來仰其山之高而拜公之墓已而
誤蒙上恩畀以郡紱至止之日望于四郊則山屹
立千仞者故在而公之華屋山丘零落殆盡幾
無迹之可尋矣乃訪邦之耆老俊彥得公之墓

於城西荒蕪廢圃之間其不爲耕耨之所及者
蓋已無幾因復作爲門垣而亭以表焉又得熹
名於寓士之賢者書而揭之以見公志庶幾嗣
而官於是者有以識其樵牧之禁東西行而過
於是者有以興起其剛毅廉退之心蓋不惟有
以少慰夙昔鄉往之私亦可以仰稱聖天子所
以使之承流宣化之意也工告訖役一奠致誠
公而有靈庶其鑒饗謹告

奉安五賢祠文

熹猥以□朝命來守是邦至止之初得拜劉李二
公之像於學欽仰高風考觀正論既有以慰夙
心者既又咨訪得陶公栗里故居於郡境且知
秘丞劉公蓋嘗祿於筦庫而忠肅陳公又嘗辱
爲遷民也求惟數公大節清名危言直道遺烈
所在千載如生爰始爰謀合享斯室季月之吉
神位告成敢合僚吏率諸生以禮告于祠下顧
瞻在列誠意感通鑒公有靈尚克歆顧

謁廟文

熹抱病田間不堪爲吏久矣聖天子哀憐不忍
終棄強畀符竹使爲此邦與曳而來不既視事
以衰耗罷軟之資當民貧財匱之際大懼曠闕
無以克當明恩惟神受職明廷以食茲土其與
命吏憂責惟均其亦有以相之使民安於下官
給於上而熹也亦得以收其疾病之軀以歸老故
丘則神之賜大矣敢竭之初敢以誠告它不敢
以有所祈謹告

謁社稷文

熹叨被恩除假守茲土載惟社稷民命所依祗
率故常按行封壝用嚴國典式對神休謹告

廣佑廟祈雨文

大王有功德於此土之人苟有雨暘之憂無不
禱于大王其禱之也則無不昭答如影響之隨
至斯民之心歸之如父母信之如蓍蔡者有年
於此矣間者上天降災陽愆陰伏嘉生百物不
蒙滋潤熹等乃大速亂于歌禱祠之事罔克專
于大王懈墮弗虔咎由熹等而使千里之民田
疇涸枯禾稼槁悴今其甚者有若燔灼矣雖並
走羣望懇祈備至而雲氣將交旋即解駁焦然
不能有膚寸之合秋陽益驕爍烈殊甚物之蒙
害日以益深若自今以往三日不雨則千里之

民所恃以爲生者蕩析無餘而無以爲食其老弱將轉乎溝壑而死少壯者將散而爲盜賊以爭其旦夕之命其禍亂之至豈有所極哉失今不救三日之後大王雖顧而哀之不可救已故熹等私竊計議以爲莫若奔走歸誠請命于大王之祠下大王若哀其迫切赦其前愆有以惠綏之則三日之內熹等齋宿以俟休命三日而不應則是大王終棄絕之熹等退而恐懼以待誅殛不敢復進而禱矣恭惟大王闔闢造化一雨之恩蓋其餘事誠其意哀此千里之民則願

無愛而亟爲之熹等之願也拜伏于庭不勝哀扣懇切之至謹告

廣佑廟謝雨文

天久不雨苗之秀而將實者秋陽暴之日以憔悴田將無以爲收人將無以爲食大命近止罔或不憂我父子兄弟是用夙夜不遑啓居吏相告語奔走羅拜于祠之庭而請命焉君王顧哀昭答如響禱之明日甘澤沛然晝雨宵零越五六日而未艾尚陵漸潤草木蕃滋孰是嘉生而不豐好德宏施普恩大澤深大豈可以言報顧無以自致其拳拳率修故常祗薦薌稯惟君王降佑歆享則斯人之願也

豐利侯祈雨文

熹多病不才濫尸郡寄修政不德以干陰陽之和自秋以來天久不雨早稻雖已收成而晚田不免告病吁嗟之禱徧于群望而嘉澤未應風日益高氣日益寒雲既合而復離禾既秀而不能有以實也朝兢夕惕不遑啓居惟侯聰明又食茲土雨暘之柄惟所攸司日者雖已致祠懼或不能盡懇以達誠意欲躬走謁又限符印之

守不克以前謹遣某官奔告祠下而熹猶率僚吏拜送于門西望叩頭再拜以請惟侯哀矜賜之一雨以卒終歲之惠則豈惟吏之不良獲免於戾而邦人父子實蒙其休所以報事侯者其敢有解也

祈雨文

閩以旱災告詔致禱閱月踰時雨不可得稼之旱熱者什失八九而吏之所以爲禮樂與辭者亦既竭矣欲取水湫淵詣祠下而專力乎人事之備則又念天將有晚出而未就者不能無冀幸

於萬一於是慼歎憤激不能自已躬詣靈液而冀于有神請復與神爲三日之期以聽休命惟神彥職帝庭降食茲土以福其人爲事今人之急如此神若弗聞亦何神哉若三日不雨雨而不周浹于四封惟天聰明吾恐神之不得安其室神尚聽之毋忽

秋報祝文

春禱秋報各有令典歲雖不登而有司不敢廢亦不敢以怠比者徧禱于神神非不加貺于民也直後時而蒙休者淺爾爰陳嘉薦敬脩常事

神其顧歆益惠我民

祈晴文

東土之民荐罹水旱其幸免於溝壑者指二麥以救朝夕之急而又相與戮力事農以冀有秋其得失之筭死生係之非常歲比也乃今天雨不休湖水汎溢小麥之未收者亦既折腐不得以食而新苗未立水没其顛又將無復西成之望吏民憂懼術無所施惟神威靈作鎭茲土其必以顧而哀之汎掃浮陰錫以晴霽則神之惠也民之幸也熹等濫將使指實分顧憂敢不齊

祓再拜以請惟神鑒之謹告（禹廟云王感神在天降食茲上）

謝晴文

乃者以水潦之災有禱于神蒙神之休開廓氛翳使麥收稻植人得遑其溝壑之憂旣有日矣熹等敢不躬拜祠下虔薦牲酒以答靈貺惟神歆顧終此大恩賚以豐年驅其厲鬼俾我民復得以遂其有生之樂則神之賜於茲土爲無窮其食於茲土爲無愧

祈雨文

吏旣不德無以媚于上下以召和氣而福斯人

其所以布主恩救民命者固不惟神之依故熹等嘗竊有請於神而亦旣受其賜矣然方是時霖潦之災獨環越百里之間爲然若今之旱則自浙河以東爲州者七無不告病損瘠之民稟然日有狼顧之憂乃不齊祓奔走以告于神其將安所歸命敢叩祠庭頫顙屛息以俟嘉應惟神幸哀憐之謹告

漳州謁先聖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四月甲申朔二十七日庚戌具位朱熹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先聖

至聖文宣王熹總髮聞道白首無成玆荷誤恩
復叨郡寄涖事之始載見祠廷永念平生但焉
內疚尚蘄啓佑俾度其心毋悖所聞以逮大戾
謹告

刊四經成告先聖文

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先師兗國公先師
鄒國公熹恭惟六經大訓炳若日星垂世作程
靡有終極不幸前遭秦火煨燼之厄後罹漢儒
穿鑿之繆不惟微詞奧旨莫得其傳至於篇帙
之次亦復殽亂遷還千載莫覺莫悟惟易一經

或嘗正定而熹不敏又嘗考之書詩而得其小
序之失參稽本末皆有明驗私竊以爲不當引
之以冠本經聖言之上是以不量鄙淺輒加緒
正刊刻布流以曉當世工以具告熹病臥不能
拜起謹遣從事敬奉其書以告于先聖先師之
廷神靈如在尚鑒此心式相其行萬世幸甚謹
告

謁高東溪祠文

惟先生剛方之操鯁切之言一視除夷之死不
變所謂一世之偉人非獨一鄉之善士也熹敬
仰高風爲日既久又幸嘗得執筆編列祠事而
今日之來獲拜堂下則於隱忍回互之譏若有
愧焉炷香酌酒斂衽陳詞伏惟先生之靈有以
鑒之謹告

又謁高東溪祠文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東溪先生高公惟公
志節堅高議論英發不容何病之死弗渝顧我
晚學舊勞嚮往肇茲明薦庶激懦貪謹告

謁李龍學祠文

紹興之初公在選列力關和議見忌權臣出守

此邦治行亦著竟以讒口去郡臥家人懷其忠
建此遺烈意薦不自獲奉餘規求惟先人實同
聲氣載瞻劍履感慨增深敢薦馨香尚祈昭鑒
謹告

謁三賢祠文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唐相國常公四門助
教歐陽公高州刺史周公閩自唐世始有學風
惟爾三賢實爲首倡稱思來派延及于茲報享
之虔吏不敢廢謹告

謁端明侍郎蔡忠惠公祠文

惟公忠言惠政著自中朝筮仕之初嘗屈兹郡歲時雖久稱思不忘厥有遺祠英靈如在熹雖不敏實仰高風涖事之初敬脩禮謁謹告

謁崔統領祠文

惟侯忠存報國勇不謀身厥有遺祠英靈如在我來伊始稽率故常敢薦肴觴用伸悼歎謹告

謁諸廟文

國家受天明命奄有萬方分職任功幽顯無間熹奉制勑來撫漳民永惟明靈實同憂寄涖事之始祗欵郡祠敢竭愚衷與神爲誓修身奉法

節用愛人熹雖至愚不敢不勉毆除殄癘時節雨暘非人所能是乃神職吏有不吏神得而誅神或不神則又茲咎肴羞在列馨香發聞惟神聰明鑒此心曲

謁社稷文

社稷之神實司民命故先王之法以民爲貴社稷次之而牧民者其重不得班焉肆我國家稽古立制使凡爲守令者始至則親謁于其祠所其所以愛民敬神之意厚矣熹恭承聖詔來守此邦式舉舊章尚祈照鑒謹告

準即位赦祭神文

新天子端命帝庭光臨大寶敷錫海內咸與惟新爰命有司式稽舊典嶽瀆川后若古帝王義士忠臣悉嚴祀事庶臣分土職在布宣奉酹羞致祠下惟神鑒格歆此德馨永佑我民以對休命

謁修道州三先生祠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八月■日■熹遣學生迪功郎道州寧遠縣尉馮允中致祭于濂溪先生周公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於皇道

体沕穆無窮義畫既遠孔孟爲宗秦漢以還名勞節義否文字所傳糟粕而已大賢起之千載一逢兩程之緒自我周翁清濂之原有嚴貌象欲觀無因茲有振望吏以毀告閔然于衷出金少附往佐其功爰俾諸生敬陳一酹先生臨之有赫無昧尚饗

修三閭忠潔侯廟奉安祝文

惟神爲國上謀遭讒放逐行吟憔悴厥有離騷懷沙自沉勇赴玆水遺祠錫號帝有褒書吏惰不供神用弗宁乃今修奉亦既訖功敢擧靈神

致陳椒醑惟神降鑒永奠厥居

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有二月丁巳朔十有三日己巳後學朱熹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顔曾氏傳得其宗遠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熹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今以吉日謹率諸生恭脩釋菜之禮以先師兗國公顔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配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節邵先生橫渠張先生温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從祀尚饗

歸新安祭墓文

一去鄉井二十七年喬木興懷實勞夢想茲焉展掃悲悼增深所願宗盟共加嚴護神靈安止餘慶下流凡在雲仍畢霑茲蔭酒肴之奠惟告其衷精爽如存尚祈鑒享

又祭告遠祖墓文

維年月日遠孫熹謹率姪某姪孫某等以酒果告于遠祖二十一公制置府君祖妣杜氏夫人之墓惟昔顯祖作鎮茲邦開我後人載祀久遠封塋所寄奉守弗虔它人有之莫克伸理茲用哀恒籲于有司鄉評亦公遂復其舊伐石崇土俾後弗迷即事之初敢謝其譴謹告

焚黃文

日者天子始見上帝於泰壇頒慶宇內凡有列於朝者皆得追榮其先以廣孝治故我皇考班通九列而皇妣號比郡封聖澤所加幽顯咸賴熹愚不肖久深不汨之悲祗奉制書徒切哀隕謹以清酌時羞消日以告伏惟恩靈對此休命謹告

又焚黃文

日者天子始郊肸慶寓內熹以職秩得從大夫

之後故我亡室錫號有加恭奉制書俯仰稱歎
惟爾有靈尚克嘉之謹告

又焚黃文

新天子端命帝廷欽承天序敷錫有位咸得追榮其先有司承詔遂以皇考贈中大夫之命來告于第慈顔永隔餘五十年祗對寵光感涕何極謹因祭歲恭奉制書拜手以告而熹不肖繼忝從班大饗之恩復膺錫命肆我皇妣爰及故嬪亦得扳聯並受祭澤絲綸異數行即薦陳尚冀恩靈歆荷亡斁謹告

又焚黃文

恭惟先君天賦異質孝友之行足繼前修雅健之文追古作者爵壽弗稱隕於半塗施及後人叨被寵祿追榮七命始列從班而先夫人亦膺顯號厚德之報不其在玆並命帝廷璽封霞檢賁辭褒異視昔有加唯是音容日遠生我劬瘁追養靡從祗奉命書舍爵以告涕泗摧咽不知所云尚饗

又焚黃文

君以辛亥郊恩始受大夫妻之號及今饗奉手忝近列而君之號又躐進焉念昔相從惟艱惟悴君能勤力相我窶貧豈意甚年寵榮御至君之季子亦被賞延而君不少須是可悲已奉貢致詔君其聽之尚饗

又焚黃文

熹頼遺訓竊位于朝獲被慶恩追榮禰廟亦有年矣比以鈎黨廢錮畏遏深以故及今始克祗奉命書以告于寢廟惟我皇考洞視今古靡有遺情陟降如存尚克歆此丕顯休命顧熹衰頹年迫告休使我皇考未躋極品而先夫人亦

未克正小君之號流根之報無復後期求念及玆痛恨何極仰惟慈𢘅俯鑒愚衷尚啓後人不日昌大熹瞻望恩靈不勝感慕摧咽之至謹告

贈官告皇考文

維歲天子用事泰壇上帝降歆福祚昭答慶賜之澤覃及萬方中外幽明罔不咸被顯熹名秩有列內朝降以命書貢其禰廟顧念孤藐不逮親祗奉明恩益深哀慕茲用齋祓致誥寢庭欽惟神靈服此休顯熹雖不肖敢不敬承惟孝惟忠無或荒墜嗣有褒賜尚克嘉之覆其後人

延于永世

第三男授官告家廟文

熹前任煥章閣待制該遇明堂大禮赦恩奏補
第三男在已蒙聖恩授承務郎祗承先訓蒙被
賞延餘變所覃益深永慕

遷居告家廟文

熹罪戾不天幼失所怙祗奉遺訓往依諸劉卜
葬卜居亦既累歲時移事改存沒未安乃眷此
鄉實亦皇考所嘗愛賞而欲卜居之地今既定
宅敢伸虔告以安祖考之靈伏惟降鑒永奠厥

居垂之子孫世萬無極

致仕告家廟文

維慶元五年歲次己未六月辛酉朔孝孫具位
熹敢因時享昭告于祖考之靈熹愚不肖蒙
被先世遺德獲祗祀事五十餘年歲時戰兢罔
敢怠忽至于今茲行年七十衰病侵凌筋骸弛
廢已蒙聖恩許令致事所有家政當傳子孫而
嗣子既亡藐孤孫鑑次當承緒於以年幼未堪
蒞與今已定議屬之奉祀而使二子埜在相與
佐之俟其成童加冠于首乃躬蔽事異時朝廷

察熹遺忠或有恩意亦令首及伏惟祖考擁佑
碩歆永永亡斁熹不勝大願其諸家務亦當計
度區處分屬埜等及諸孫息使有分職以守門
戶尋別具告而施行之熹之衰病勢難支久如
以恩靈尚延喘息之間猶當黽勉提總大綱不
使荒頹以辱先訓伏惟祖考實鑒臨之謹告

告考妣文

孝子具位熹敢昭告于皇考太史吏部贈通議
大夫府君皇妣孺人贈碩人祝氏熹不孝孤露
垂六十年不能以時考次先君行實以表于墓

迹其所由紀御行待然而怠緩不虔罪已無所
逃矣逮今晚暮衰病侵加攻卜之謀始有定論
乃克紬繹遺文傅之時事撰成行狀一通粗以
發明先君立朝議論本末而皇妣德範梗槩亦
以附焉將以請銘于故祠退傅益國周公庶幾
有以闡揚潛懿昭示後來使子子孫孫勸忠勉
孝以無忘考妣啓佑丁寧垂裕永久之意繕寫
既成先事以告惟是荒寒之餘不無闕漏熹不
勝悲切皇懼之至伏惟恩靈如在鑒此哀誠則
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告

時祭祝文

粵此季秋成物之始藐茲弱質維望以降（胡江反）求念劬勞莫伸報効昊天罔極悲慕何窮謹以云云

歲祭祀文

氣序流易歲律將更追遠感時不勝永慕謹以潔牲剛鬣粢盛醴齊祗薦歲事以某人祔食尚享

祭土地文

敢昭告于土地之神仲秋之月萬寶將成蒙神

之休幸茲遺免式陳菲薦用以揭虔尚其顧歆永垂庇祐

又祭土地文

熹窮年奔走茲復奠居老幼無虞以及改歲緊神之賴報事敢愆尚其顧歆永垂覆祐謹告

又祭土地文

維此仲春歲功云始若時昭事敢有弗欽蘋藻雖微庶將誠意惟神監享永奠厥居

夏云仲夏應期時物暢茂

秋云維此仲秋歲功將就若時報享

冬云維此仲冬歲功告畢若時報事

歲云歲律將更幸茲安宅若時報事（改永句爲介以春祺）

又祭土地文

春日載陽茲維仲月式陳明薦用格神休尚其顧歆俾我無斁（氣序徂遷時維仲夏氣序徂遷仲秋戒秋冬序告中一陽來復）

墓祭文

歲序流易雨露既濡瞻省（唐石改爲載念）封塋不勝哀慕（唐石改爲不勝感念）謹用清酌時羞祗薦歲事（唐石改爲薦其常事）尚饗

又墓祭文

歲序流易雨露既濡念爾音容永隔泉壤一觴之酹病不能親諒爾有知尚識予意

后土祝文

茲以暮春修祀先壠（時處改作按行丘壠）惟神保祐棋敉不驚敢薦馨香式昭報事尚祈歆享永賴無窮謹告

又后土祝文

茲以春餘有事先壠（唐石寧處改爲丘壠）載惟保祐實賴神休式薦醪羞尚祈採饗延于永久無有後艱

謹告

又謁李龍學祠文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龍學侍郎李公惟此廟學實公所遷人到于今追頌勞烈矧惟忠憲抑有前聞薦此芳馨豈專報享謹告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六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七

祭文

祭籍溪胡先生文

嗚呼哀哉惟公之生氣溫質良弱冠而學有四方彼韌蓬蒿至于臨漳學承于家行著于乃獻王府乃游膠庠中退而休客彼洛陽有其居維蜀之莊公乃京備踵門升堂一語發乎天光浩然東歸衡泌洋洋我簞我瓢我樵或漁于溪或圃于崗水鮭鮮飯蔬以是爲養胡考寧康以是爲樂終焉相以悠悠歲月于荒華髮斑衣名聞帝旁弓旌是來聘幣是將我不去親欲隱彌彰乃降命書乃賜冠裳乃命與教于梓于桑學徒萃止儼立成行超然未聞眉睫不揚式訛欲心炳其文章作人之功于今靡忘中秘之官典冊是藏公晚而居摩儒所望陳游崢前震赦廟廊人曰先生允且剛旋反舊廬既壽且藏云胡不淑奄忽而亡嗚呼哀哉惟我先君志行文深有不吾儕一顧不屑而於我公所愛與歡豈面而朋所趣同轍嘆息之言屬以其孤公亦見哀不鄙其愚卜以

使蒞卜鄰使居擇術使田求田使銳我壯
學無所至悔尤已多視公則愧公不謂然必
誨之共言諄諄夫豈予欺南風之薰草堂書
方作公言遽問公疾公答手足我不又知違亡
鎖藥公猶見之謂我當來命延以入我趨適不
則已無及袒跣而入哭于寢門淵冰之戒竟莫
得聞嗚呼哀哉惟昔治命三公是託屏山傾頹
草堂寞漠幸公獨存斕若星辰今亦徂矣誰復
儀刑嗚呼哀哉人生百年誰則不死公有令名
亦既壽祉全而生之全而歸之公實奚憾後人

之思嗚呼哀哉尚饗

祭延平李先生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
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
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早自
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
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
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虫人倫之正
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
則殊體用混貟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

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
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
德盛道尊有來摳衣發其蔽使伯聞風擁篲
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税駕云初講議有端
疾病乘之醫藥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
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
與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爲
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
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殁孰云非天熹也
小生丱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閫閫侃侃

斂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
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
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
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
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
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
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
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終天病不舉扶
沒不飯含奔赴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卒業
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贄

不亡者存監此誠意

又祭延平李先生文

山頹梁壞歲月不留卹遠有期親賓畢會柳車既飭莚露懷悲生榮死哀孰不摧慕熹等久依教育義重恩深學未傳心言徒在耳載聘緫紼彌切痛傷築室三年莫酬夙志舉觴一慟永訣終天嗚呼哀哉

祭魏元履國録文

人生而材乃克自貴材者亦多鮮或有志狥欺元履才英氣豪凌空趠遠志節堅高爰自弱齡

聲華秀發事賢友仁其聞四達迨其中歲致古驗今許以經術益宏益深聞人之賢若獲於己推之揚之情曷能已視人之阨若己擠之是振是拔力無有遺婆娑丘林歲月遲莫聘幣暴來片言感悟謂當用世遂究厥施誰謂落落乃違其歸歸來考槃于澗于陸悽悽之忠求矢弗告謂當暫陽尋復詔追誰謂一疾而訖於斯嗚呼哀哉念昔交情兄膠我漆更攻互磨兄玉我石世途艱險孟門太行兄行我憂兄歸我藏與兄同心誰則如我奚必擇丘君可亦可兄實高明

卒監此心顧託鑿勸琅琅其音訶佛詆老正俗奉承靡他葬又得卜長坂之阿兄所樂游孰云茲今有賁其丘謂我宜銘亦兄所寄行高文卑秪以爲累日月有時須緣束蜀長謝寢門愧恨何如恭惟神靈尚記疇昔感此哀誠來飲來食蔓受在門往寄厥宮沒而不朽君子之終嗚呼哀哉尚饗

祭何叔京知縣文

程氏唱道英材景從逮羅部黨門館一空惟時東平志道誠篤請操篲箕甘委扶祿勁節孤忠

遭難而發身沒言存孰嗣其烈訊侃辰州受業于門舉幡報德亦取斥弃抱羽弗施退講于家兄克承之以振厥華惟兄天資高明峻潔幹父承師允蹈遐轍稽經訂史取友以端悍閩約守惟義之安孝友靜廉不絿不競一試其能亦克有政令于湘土茲適問塗云胡不淑而隕其軀兄未病時過我精舍講道論心窮日繼夜既歸而病亟以書來千萬永訣嗚呼痛哉惟兄之明原始反終罔怛于化以病其公上念母慈下歎德學退忠極應語簡情懇兄子謂予盍銘諸幽

人期求士知德是求若兄之賢實我所畏惟其不能鮮則靡愧嗚呼痛哉昔我來斯兄出迎門羅列豆觴語笑溫溫今我來斯莫此空尊長號大慟兄卧不聞嗚呼痛哉

祭劉參議文

惟公文足以取高科才足以躋顯仕踐揚中外三十餘年吳蜀之鄉白尉而令康新之郡由貳而守白首班衣內既權於榮養朱轓皂蓋外益謹於承宣旋登王畿出參幕府人謂低佪而不偶公獨遠適而泰然方將告休大朝言歸故里棲神乎香火之社玩意乎詩史之編何一疾之彌留遽百年之難料悵輀車之既駕候丹旐以孤翻行路酸辛知名悼恨而况邦人與邑子孰不齎咨而涕漣嗚呼哀哉熹以孤童早依仁里無所肖似獨荷知憐發蒙窺牖每繳紛而近後探囊搜秘或挈攫以爭先以至發廩勸分禁奮移粟既同憂而共喜如合稱以齊疼雖此好之難忘感餘生而自悼舉空觴而一慟耶永訣乎終天

祭汪尚書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三月朔二十七日壬申從表姪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謹以香茶清酌致祭于近故端明殿學士尚書汪公之靈曰嗚呼惟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為足材高一世而不自以為名道尊德備而不自以為得位高聲重而不自以為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滄海之涵渟自秀發於妙齡冠倫類而獨立中委質於諸侯實天脫其羈而迄壯歲之來歸曰良時之僅無及曾星奕之黔然復吾行之汲汲洄東閣而西蜀亘萬里而周流騰茂實而愈信膺聖神之訪求既銓綜於天官又潤色乎皇猷謂朝夕之疇咨即進陪於廟謀何僚婿之狡夫献功利之浮說公抗疏而指陳請昭蔽而塈絕事乃謬而不然吾何為乎盛列寧臨幷而就閒弭長騖之遐轍粵退而於閑館遂遥反乎丘林託僊廬以靜處或獨往而孤尋春麀編而高懷若與世乎無心衆徒嘆公何其樂之獨而孰知公為有憂之深伊有識之望公釋東山而幷起以卒究其所施俾斯民之咸喜胡

蒼之不可信曾不一老之憖遺忽堂堂而逝去
興殄瘁之悲詩意也孤生叨塵末契辱教誨之
勤常殆相期於國士雖不見者十年亦音書之
相繼不鄙謂其庸虛每咨詢而弗替茲從闕於
訃告悵失声而永號巾家車以即路越閩嶺之
崇高竹躑躅而涼涼孰有知予心之鬱陶踐陳
誠而侑奠痛人師之難遭

祭柯國材文

維淳熙四年二月辛未朔旦新安朱熹謹以香
茶酒果奠于近故柯君國材老友之靈俗弊道

衰士鮮知學汞書不觀游談熾然有不其然剽
掠剿竊乘時射利莫反其躬孰能知君苦心刻
意探討之勤白首不置弗榮于祿弗媚于時自
信之篤死生莫移余少之時試吏君里仰其始
終慕興起致君存室以表後生弦誦洋洋德
義振声闔焉　反復講評匪同而和翩翩以
傾自茲一別遂隔死生何遽至此　四
君之德剛毅近仁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居今行
古男莫能奪行行之名不肖所恨哀哉已矣細
復何嘆緘辭千里寄此酸辛嗚呼哀哉伏惟尚

享

祭姚式文

嗚呼簪纓之鏘然唯子之槃然毅利之囂然唯
子之浩然皃甚癯兮病已經不復興兮歸其全
我之來兮閔子賢一臂交兮失九泉念官曹兮
若蟬聯涕予零兮具此筵

祭吳晦叔文

維君學造深微行彼繩約交朋友盡切偲之義
處兄弟竭怡怡之歡脫屣勢榮玩心道要方日
新而未已遽川逝而不留讀父辱遊從之久家規

益嚴雖離久曾疏絕乖來忽聞不淑之音實傾無
從之涕緬綿恭修遠寓奠觴莫獲長言以詠潛
德臨風一慟永訣終天

祭劉共父樞密文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九月辛酉朔二十日庚
辰從表弟宣教郎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
朱熹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近故建康留守
觀文殿學士彭城劉公之靈嗚呼哀哉天誕付
公以瑰奇俊偉之材而不并假以耆耋期耄之
壽胡位公以樞機藩屏之重而不遂畀以彌綸

輔贊之權使公名若極富貴而無欲實則損
歎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喪莫
失聲而相吊或雖未識公面而亦不自知其涕
泗之流漣者也嗚呼哀哉惟公生有異質早擢
巍科退而自脩弗競弗譁厭首受書典學于家
內允其美外振厥華既登王朝遂掌綸綍獻納
綢繆訏謨密勿忤權觸要無所回忌帝眷弗渝
試以郡紱受鉞于南勦頑踣凶婉孌赤子撫摩
哀恫禮賢勸學導和致豐報政三年郷響其風
帝曰來歸本我兵柄曾不幾時啓以六政公奮

其庸帝虛以聽張弛宏綱塞絕僭令道直身行
突不服黜出臨兩鎮威憚恩漸適嬉于堂遽哭
于苦恩詔起之有球其瞻公臥弗承帝悉其志
曰笼汝哀來覲來教公言益切公守不拔由撫
于潭亦顯其効乃近殘業民病以饑公不寢食
起坐嗟咨方略既張惠術四施曾是流莩化為
充肥帝嘉乃勳加勞進律倚毗方深遽告以疾
忠無隱情諫有遺筆帝驚龍朝悼此良弼嗚呼
哀哉我以孤童來託公家公不鄙我勸導有加
公姿高騖我性偏蠢豈無異同卒莫疵瑕自公

進爲論議　惻實益深則公高明光大公之知我
亦晚而最追其永歸寸札告戒褒德撫孤古昔
所難并以詔我我其敢安把書長號涕隕闌干
還坐以思慨其永歎念昔帝師爲國死義垂傳
承之厄險一致并山崇朝隱亦豈忘世公纂其傳
克賓無祇義成謂公必起外庸入齊皇極下爲
廢工登賢屏姦復境我內繼祖考畢其餘忠
天胡難諶而止於此豈斗邪交慶衆正心苑蒭子
之衰竊究終始願言思公曷其有已嗚呼哀哉
昔誦騷辭舉公觴兮今拜以哭酹公堂兮私情
公義兩俱傷兮神靈不昧尚克監子之哀腸兮
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劉共父樞密文

嗚乎哀哉惟公之薨迨茲半載殄瘁之嘆惟久
彌新日月有期佳城將啓惟時親故罔不悼傷
矧予孤生蚤託恩契道豈我期許晚而益敦臨絕
之音寄聲良厚其爲感激豈獨常情迫此詔除
艱辭未獲義當引道以報聞凡公誨言畧已
遵奉倘未即死尚罔廢輀車之行不遑祖送
敢恃薄奠以訣終天深言無次叙維心

精爽克鑒此心

又祭劉共父樞密文

年月日具位朱熹謹遣男埜門人林允中略具酒肴之奠敬奉熹所撰次先正少傅公神道碑銘草稾告于近故留守觀文樞密彭城劉公共父之前曰在昔歲秋公病欲絶自力為書來告永訣上言國家讎耻未雪家冒易扣此艱難成次念遺阡豐碑未揭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諸孤繼貫在列謂我教之它靡顧謁字畫方嚴詞氣懍冽是豈死人而有斯説三復悲號心膂貫徹聞公是日三簡并折拜疏千言忠慎是純我雖不武實仰奇節生既人英死當鬼傑又惟公家忠孝閥閲紀德銘功盡付時哲公命不亂曷敢凡劣諒以孤生知識罹禍釁蒙被前烈欲報罔竭故略其愚以累[illegible]碣方將涉筆叙次鋪刻屬其來西曠日引月迄今乃成事備詞拙遂慮陳之如聽子決想像兩公感涕摧咽顧念滯留壟上[illegible]莫相嗣人講習剝切以此負公一飯再噎頃為逝師寄此千古比聞授受稍異磁[illegible]尚其不厭習久而悅忠掃塋心罔蹈非彝之

彼孺慈耤提挈卒大公門繼此憂慨山頹往歲野荻并設老淚如傾遠寄清醑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敬夫殿撰文

嗚呼敬夫遽弃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敞莫予開杏莫予剖羨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群言之紛紛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雪南山解袂豬州今十五年公試漢浦公翔禁省公救于南我遯巖藪勵晦殊迹心莫與同書疏[illegible]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阜驛騎相望音問途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觀于時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足深念亟遣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欷吒歔欷時方曾子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誼不忍留曽行未幾公訃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為軍民之所屬望內為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違他語顧聞公之臨絶手遺疏

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詩得正而斃者又凛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為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為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以為報尚精爽其鑒茲嗚呼哀哉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具位朱熹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人以酌特羞之奠于柩前南望拜哭起而

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脗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盍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猶與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然實其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麽於斯而所願辭不遂也及使得聞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脩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祭鄭自明文

故友合州史君大著鄭兄自明之靈曰比年以來士氣衰弱觀時俯仰徇勢前卻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諤諤偉哉自明之為人信所謂喑啾白鳥之群忽見秋天之一鶚者也蓋自其布衣而已有憂天下之心其揖讓人主之前則直欲排佞倖之朋而折其角其言明白切至磊磊落落憤激峻厲嶢嶢嶽嶽明主所為虛心而嘉嘆羣公所為變容而駭愕善類

所為者畢而心與邪黨所務成性而氣索僅哉
自明之為人道子其有古爭臣之風求之近世
則諸之鄒陳之間而無怍者也夫何天命之不
延奇禍一朝而遽作使前日之悲者喜而喜者
悲紛攘乎之交錯嗚呼哀哉君昔過我寔泉之
濱一語定交情義日親逆上饒之草次語胥分
而更傑謂當擇善以潛心毋以一長而自足粤
今茲之秋孟又札書以申之春予心之悃欵實
千載以為期書適往而訃來噭然號其焉及㦲
殄瘁之悲詩分至百憂之來集惟平生之忘赤諒

雖死而不亡踼陳情於一爵詞與淚而俱揚嗚
呼哀哉尚饗

祭陸子壽教授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
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
倒以綢繆念昔携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
駕而偕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
懇而無說厥世家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
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卒紛
擾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之

必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
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
懷述予辭官而來歸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
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
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盖曠歲以索
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履之肯顧或慰滿乎予
衷稍者乃聞兄病在床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
而携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警失聲
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
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爰與吾黨之士嗟惟

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
又豈有一豪驕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
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惰昏孰泄予衷一慟
殺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

祭黃尚書文

大道既隱淳風日漓氣鍾于人鮮克全粹習而
瘉遠韓非皆倫言如可專考行則羞猶歎我公
受材特異不假修為黜與道與端莊靜一終日
欽欽不動而敬神保是臨賓于王庭昌言大對
雷非順隨久于外晚歸獻納匡弼遑䘏時而

後發一言萬鈞閶闔省書洸洸禁闥權倖頞之心摧氣奪孝慈娜幃未返北征引經抗疏雖異請行帝嘉其忠衆服其勇咸惜公行係國輕重公嘗老矣茲復告歸祖帳東門觀者歔欷公在故鄉恂恂翼翼其士夫高仰遠邇承式帝曰懷哉舊學之賢乃詢乃訪加璧以先公拜曰都此帝之德盡言不隱是乃臣職公年雖高不敢不扶謂當復起駟馬安車一病踰年竟以喪告號有遺忠當宁震悼嗚呼哀哉熹以晚學獲游公門望公容我鄙竟涉跋惟其躁輕弗克持久公不

鄙爲撫接加厚去歲之春入拜公堂公時已病志氣則彊正冠肅容不異平日端拱立談教告尋繹豈謂此別遂隔死生聞訃欲往竹符是縈寓奠陳辭清綿走酹想像德容恍若聆對顧惟踰情不克其躬永言疇昔以此負公

又祭黃尚書文

己亥之春拜公床下肯辱而命先德是銘自惟晚出□克堪此懇辭未獲而公求歸官守拘牽莫遑弔哭寓觴一奠無所復辭於是彊顏勉爲叙次卑鄙進越既懼且愧今奉以來昧冒悚懼

永懷疇昔慨想音容徒盛禮恭不以病辭任重道遠何愧昔人今茲之亡寧復可見殄瘁之痛豈以其私惟其誄辭無以稱公靈不昧尚鑒歆哀

祭詹叔人文

熹來會公葬問舍修容乃聞夫人遽亦奄逝其爲孺婦良不自勝恭惟夫人克有令德作配君子賓敬莊化被閨門怡愉肅雍胡不眉壽以承德禕兩頌在堂行道傷惻一觴奉奠少見鄙誠敬想淑靈諒垂歆鑒

祭呂伯恭著作文

嗚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爲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箴而過將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蓍龜之智而與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矜

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絶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蓋爲許求義以飭躬而耻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欿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寛洪識量閎廓餘海納而川停豈澄清而撓濁殆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故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而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達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

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編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專施何遭時之不淑遽寀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間逍遥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幾減亶其有處窮卒據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兀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粵前日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

詞旨勝賤而有約盍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慘訃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既爲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冀嗣歲之有聞尚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氏妹文

年月日兄具位以酒饌祭于亡妹五十六娘之靈昔妹之亡兄麽郡紱病弗及齊欲弗克臨歸來撫棺一慟永訣今茲窀穸已復有期輒具酒肴來哭爾殯兄及老幼共此一哀惟爾有靈尚

其歆享嗚呼痛哉

祭陳休齋文

維淳熙十一年歲次甲辰三月庚寅朔二十有七日丙辰具位朱熹謹以香茶酒果奠于近故休齋先生沖佑叅議陳公之靈熹少日遊宦獲從公遊於泉漳之間蒙公愛予誘掖良厚其後别去幾三十年而去歲之冬復得見公相與開懷握手如平生歡公雖老矣而意氣不衰爲我置酒談經論義篇什間作亹亹不休相與追遊九月涼峯鳳凰雲臺之間晝則聯車夜則

𢮦視公起居食飲叶叶談噱皆有非後生所能及者謂公壽考宜未艾也然我之還公復載酒餞我洛陽則摻袂分攜濟然出涕而有此會難又之悲矣醉中別去慘然不樂久而不能平也然亦不謂未及兩月而公訃遽來嗚呼痛哉公於諸經皆有論述許以寄我相與考評而今而後不復得遂此願矣緘詞千里寄此一奠尚惟精爽聽我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祭許順之文

維淳熙十二年四月庚辰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朱熹謹以香茶及□□一匹奠于故友許君順之之靈我官同安諸生相從遊者多矣其恬淡靖退無物欲之累未有如順之者也逮予狹滿相與俱歸不以千里爲遠其後別去二十餘年中間相見不過一二竟爲永訣一別匆匆未及其所欲言不意之遽至此也聞訃慘怛寫此一哀君其有靈尚克鑒此尚饗

祭劉平父文

歲戊小日來託君家君時未亂□□其□□□

毀然意氣英發見者驚嗟謂郎□遷逮其冠歲甫就一官兩除英府再値省員世路嶮艱從自放婆娑林泉始適于頹踞泉成沼種樹著行館宅逶迤澗壑青蒼穠春素秋風朝月夕把酒哦詩情高意適流光荏苒素髮星鮮人爲君屈君獨超然恨山不高惜水不深勝日籃輿翩然獨往行樂餘功無及里閭□腹見飽□兒夜吼校考書勞豈惰匈食朔不百年享此佚逸一病遂革百藥莫瘳神理杳冥孰云厥由親友驟奔行道洒涕矧我於君情定□□□□一君餘四十年豈無他人合散風煙惟我與君俱不諧偶跧伏窮山別希會久中念恩契申以昏姻遂茲晚歲情義益親方從君遊遽聞君疾代君發憂且語諄悉何意一朝隻影踽踽扶疾哭君幾不口還一奠寢門醪單饌薄唯此哀誠庶通冥漠嗚呼哀哉

祭陳福公文

惟公德在生民功書信史大節昭然善終善始中興輔相比宜蒙英曰文曰武各以其名孰如我公道全德備莫得而名繫名之至亦弗自知

惟誠惟一衆善畢備士於見聞以多為富公獨
不窺不以博誇士於詞章以麗為精公無不能
弗以文稱涯清惟獨不夷不惠和不至流俗不
至濶論無苟異亦無必同溫溫其發坦坦其恭
執法於中不專為直大姦既除國論斯一秉亮
於朝不一於寬苛嬈不作閭里自安中外廟堂
宏綱是總主德既脩民聽不聳從容一言拔佞
移寵帝納其忠人服其勇悅而告休稅冕還紳
安車駟馬歸卧里門進不出位退不忘君垣屋
雖卑德義日尊發行雖尚不勝記公亦何心

有此全美惟其不有道則彌光兩宮之眷四海
之望謂宜百年而登承弼卒患我民永綏亡國
云胡不淑奄忽長終臨絕之言不忘教忠嗚呼
哀哉我從公遊出入三紀晚途間闊遂託知己
千里赴義一觴薦誠想公如在爾歆同傾嗚呼
哀哉

祭詹侍郎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七月癸丑朔十有一日
癸亥具位朱熹謹致祭于近故經略閣學侍郎
詹公之靈嗚呼世之學者衆矣其所以為學蓋

類不過出入乎口耳之間求其篤志力行以推
入乎聖賢之域者則鮮矣惟公粹美之資得於
天稟孝友閨門樂善不倦其尊聞行知之效見
於日用之間者在家在邦隨事可紀蓋一本於
中和而行之以慈恕信乎所謂志於仁而無惡
者矣晚登從班出鎮南服急於救弊以紓其民
故不暇計百全之利而其害有出於意慮之外
者上雖不獲已於積毀之言然暫謫而亟還之
則既有以知公之無罪矣衆亦咸謂商度財利
鉤校米鹽本非所以煩儒學老成之士莫不歎

公之復起而有以卒究其所學之蘊也不謂歸
未及門而遽以疾告稅駕未幾而遂至於不起
此則有志於學者所以歎息流涕而遺恨於無
窮也熹辱知惟舊蒙念亦深闊訃踰年一奠莫
致其為愧負益不勝言緘詞寓哀尚祈鑒享嗚
呼哀哉

祭潘叔度文

嗚呼叔度生非不偶而終身不涉乎仕進之塗
家非不足而比老不渝其寒苦之節出門從師
則不計生之先後而惟善是主閉户積學則不

師世之毀譽而惟道是求蓋其立志之篤有如
此者是以其躬行之效內則孝友著於家庭外
則仁義信於朋友以至於州閭鄉黨莫不爲其
所敬畏其嚴正而不敢以非義加焉雖世之賢
士大夫知之者比肩顧未有能引而致之要路
之津使試其學以及於人而遂奄然以沒于地
也嗚呼哀哉熹愚不肖辱知最深申以婚姻情
義愈篤因風聞訃悲不自勝聊此一觴千古永
訣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子澄文

維年庚戌歲[redacted]月[redacted]朔二十六日[redacted]具位
朱熹謹致祭于亡友子澄劉兄袁州使君之靈
嗚呼子澄以樂易之姿躬純篤之行立志高雅
信道深堅處家庭則孝弟達聞交朋友則信義
昭著居閒則其講道著書有以樂衆人之所不
樂從官則其養民善俗獨能憂衆人之所不憂
至於收恤宗黨而接引後來蓋孜孜焉無不用
其至若其樂人之善而矜人之惡又汲汲焉唯
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遊則常幸其有思於
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illegible]抵
過之虛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
之得譽寡而蒙毀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齎
志以沒地也是豈不可爲之深悲而痛恨也耶
予以無能忝結交好切磋之益歲晚益親然而
解袂江磯忽焉十載茲卜再會卒焉無期病不
得伸執手之悲沒不得展撫棺之慟聞訃累月
乃能使人而病衰不文言又不足以盡其區區
之意引首西望湘泗交流尚幸楊兄昔同遊好
屬其一酹足寄此心嗚呼子澄其尚能有以知
予之悲也耶尚享

祭潘左司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七月癸丑朔二十有八
日庚辰具位朱熹謹致奠于近故太平顯謨左
司使君契丈潘公之靈竊謂論世之學士大夫
優於學行者政事之才或未必達精於政事者
學行之趣或未必醇就使能兼二者之長則於
去就出處之大節又或未必能無所愧也惟公
文學之業行義之實既有以成於身而信於友
及其典州郡殿藩服則其聰明仁愛精審持重
所以惠柔良而警姦暴者又卓然非今之從政

右所能及爰及強歲稱疾丐家懇避詔除引義慷慨是其見幾之明守道之固應變從容不可回撓又足以關讒慝之口而奪之氣嗚呼是亦可謂志行之備德業之全而無歉於爲人矣謂當復起及此聖朝卒究所施以慰士論何其奄忽遽即夜臺凡在聞知莫不傷悼況熹不敏辱知最深書疏相尋問遺勤勉勤懇之至久而不忘聞訃失聲涕霣心折顧以衰病復窘王程遠此踰年始克布奠鄉風引首悲恨來許惟公不亡鑒此誠意嗚呼哀哉

祭劉子禮文

從表具位朱熹謹以清酌時羞奠于近故劉君子禮六十七兄之靈曰自我少日託昏高門得從兄遊於今五十年矣每竊見兄志氣堅彊色莊言厲論議英發亹亹不窮而臨事應變從容財處不動聲氣目無全牛未嘗不歎其英邁閎達老大多材負有聘君先生之遺風意其必當出應時須以山前列豈謂中歲事多不諧一日慨然謝去場屋少肆餘力誅草淮鄉數年之間亦有成緒而兄好義周急不間戚疏肥馬輕裘

抱病沸嗟歎此我翩然南歸憩止玉山愛其山川之秀風俗之美遊從之盛則遂求田問舍而定居焉曾未幾時遽以病卧勞貧之日神宇泰然猶告親朋乃萬求訣不翻謂我幅紙丁寧筆勢低昂亡異平日越車來止我病亦衰把書長號不能自已嗚呼痛哉以兄之才終以不遇而止於此豈非天乎吾德友離未能亟往撫棺大慟以盡一哀又聞佳城亦既得卜祖奠之日近不踰旬寄使緘詞遠寄一酹忽焉精爽如在山前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年月日具位朱熹敬以一觴酹于亡友敬夫侍講左司張公尊兄城南之祠昔從公遊登高望遠指顧敖土水竹之間謂予肯來相與卒歲予以懷土頓謝不能其後聞公閣驛書乃召帶經何杖日遊其間爲景哦詩將以寄我寂寥知識幾稱在兮於今幾何歲月舛逝我復來此白髮蒼顏追懷舊遊頃步涕落未奠宿草姑即遺祠玉色金聲恍如對揚草木魚鳥莫知我哀

祭張魏公墓文

惟公功有社稷澤在生民上比列星多歷年所
英靈陟降千古如存曰有遺丘乃寄故土薦風
深山亦慕亦誤如[illegible]德茲幸分符獲來奉守瞻言螺
首謹奠莫親[illegible]此一觴諒蒙昭鑒

祭西軒墓文

惟公閑達之資聞道最早發揮事業達于家邦
中歲間居益求其志嗚呼子和朋儕四來我時
白淵亦云矣豈亘磨切孔嘉乃亡厥今幾何
俯仰一世公逝已久我老益衰何意重來獨撫
緣迹重展遺書稀木荒涼餘懷悲亡音徽莫紹
世道之感平生之懷交切于中有淚橫落欲推
公志於舊國新恩兄弟求學唯以自愧一觴往酹
英靈[illegible]有公至不忘起聽我語

祭叔祖奉使直閣文

維紹熙五二[illegible]歲次甲寅十月戊子朔二十日丁
未從孫[illegible]謹告[illegible]故五十六叔祖父奉
使直閣府君[illegible]五[illegible]六叔祖母恭人王氏之墓
惟昔[illegible]祖[illegible]及後人克濟其美公伏
義節立哭盡敬[illegible]來歸佩所浮涅而嘉先子
亦稱天朝適[illegible]禮魂去國死生契闊遂以
終天今四十年[illegible]復來此無所肖似寵秩橫加
能薄奉多仰愧前烈恭惟明詔全節是褒照弟
毅然亦霑祿仕聯芳封閥來拜公祠惟公不亡
歆此誠意尚饗

祭叔父崇仁府君文

故三叔父崇仁府君故三叔母安人丁氏之墓
昔拜叔父于雪之川粵既南歸遂不復見及拜
叔母于常之鄉告違未幾卽以訃告今復來此
雙冢莫然微弟之賢孰襄此事旣被恩遷行矣
官余尚與後人無怠嗣慶一觴所酹林[illegible]草豐
尊靈不亡歆此誠意尚饗

祭趙丞相文

嗚呼惟公天賦中和家傳忠孝愛君憂國懇懇
不忘進秉樞機遭逢變故稟承慈訓援立聖明
計定一時功業萬世夫何不幸乃困頻言遘此
退閑忽罹遠役衝風冒雪千里于征行未及休
病遂不起車所旣殯償性均白叟黃童與言
出涕矧予哀鄙素荷知憐推挽彌縫期於國定
何悟反覆求謝言歸我罪未論公行先邁臨風
一慟雞絮是將精爽如存尚識茲意嗚呼哀哉

尚饗

祭程允夫文

維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晦外兄具位謹以香茶酒果奠于內弟吉州錄事程允夫之靈此月之初得吾弟九月六日書於使中首言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次言老不解事愧貽老兄之憂予蓋深有味乎其言如接笑談之適也既又視其字畫謹好詞氣安閑且言受代有日骨肉俱安則又深以爲喜蓋初不聞其有所疾痛也及二十有九日會君無疑使以書來乃言吾弟

此以此月八日不幸死矣嗚呼哀哉以吾允夫之才之志而止於此且以何疾而遽然耶余生多艱今復老病中外兄弟蓋亦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而學與時背仕皆不逢猶冀異年卒其舊業更相勉厲以畢餘生何意允夫而遽止此緘詞往酹悲不能文君其有知尚識此意嗚呼哀哉

祭黃子厚文

維慶元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己丑雲谷老人朱熹謹遣男埜奉酒茗之奠告于亡友毅然處士子厚甫廿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君相逢俱十五六夜諷同聲朝嬉競逐尋各壯長居又卜鄰講藝論文笑語日親兄才甚高游睨一世顧獨謂余許以並轡追其中間合散不常倏然兩翁鬢髮衰參我行既艱歸以病廢兄老一丘亦困牽吠念昔兄言兄茲並遊唯我與君庶其後凋亦既有徵謂可長保此外悠悠置勿復道孰謂茲今兄去而先逝是一老顧景孑然欲往哭兄炙雞絮酒足與弗前目斷門柳兄雖已矣其存則長流傳滿世儒書名章兄學有詩頗勤收

拾庶幾成編追配騷雅唯其清苦絕去羶葷誰其知之後世子雲我論有疑亦莫兄決今則已矣琴破弦絕嗚呼哀哉尚饗

祭蔡季通文

維慶元四年歲次戊午十月二十有九日癸巳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君季通羇旅之櫬遠自舂陵言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酹于柩前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蔡季通文

慶元四年十有二月六日新安朱熹竊聞亡友

西山先生蔡兄季通柩車祖載將就窀穸已飭
系車往助執紼而連日大病遂不能前謹遣男
埜致香燭茶酒往奠柩前於其行也哭而送之
曰嗚呼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
[illegible]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
生是人也果何爲耶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
[illegible]十而藏而我於君之生既未得造其廬
[illegible]山之約至於今日又不能扶曳病軀以
[illegible]之反此其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遊之好
[illegible]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祭方伯謨文

[illegible]哉久此卧病聞君之訃不能往哭東望
[illegible]字又以悲悼之深未暇爲文以侑此奠惟君
一行未能甚遠英靈炳然當識此意嗚呼痛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七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八

碑

靜江府虞帝廟碑 [illegible]

靜江府故有虞帝祠在城東北五里而近虞山
之下皇澤之灣蓋莫詳其始所自立而有唐世
刻詞在焉有宋淳熙二年春二月今直祕閣張
侯栻始行府事奉奠進謁仰視棟宇傾墊弗支
圖象錯陳遠以淫厲則愀然曰帝德在人其神
在天威靈所加無有遠邇降祠茲土粵有故常
而因陋踵訛以至于此弗圖弗革其實懼焉已
事則命撤而新之時又方按國典毀諸旁祀不
如法者因悉致其美材文石以奉茲役作治逾
時訖事以告用觀嚴顯庬雜遠屏外朝內寢惟
帝及二妃之神恭己面南儼然臨之秋七月癸
未侯率其僚奉承祀醴俯伏灌薦以妥皇靈府
獻既通拜手言曰天降生民厥有常性仁義禮
智父子君臣爰及昆弟夫婦朋友是曰天敘民
所秉彝失之毫分穹壤易位惟帝躬聖誠明自
然慈孝于家仁敬于邦友弟刑妻取人與善從
容距細各極其極如規之員如矩之方使凡天

下後世之為人倫者莫不取則高明博厚化育並流孰是遐陬敢私其施惟蒼梧野謂帝所藏實緣此邦獲恭明祀茲率群吏祭於新宮穆穆威神不仁者遠耿不再拜稽首惟帝之神實臨照之於是三獻成禮神人浹和吏民駿奔咏嘆興起合辭懇請願著石章俾來謁辭以詔無極熹竊惟帝之所以配天立極法施無窮者既非文字形容所及而傳記所稱南巡不反遂葬於梧者又非經言無所考信則皆罔敢知惟是天理人倫之際帝之所以幸教後世者蓋嘗與侯講而志之於侯之意庶幾識其所以然者乃敬篆而顯詩之俾歸刻焉其詩曰

虞山之土　灕水之滸　誰脩虞祀
九歌招舞　有翼張侯　牧此南州
懷帝之仁　眷其祐休　載驂祠宇
頹剝支拄　明靈弗燭　滌傲駢伍
乃教綱紀　乃爽乃攻　乃堂乃基
峻宇崇墉　帝降不遲　四門穆穆
侯樂其成　來饋來祝　惟帝之德
規圓矩方　即物而則　大倫以敘
爰自側微　躬耕潜稼　恭己當天
雲行雨施　惠于來世　億萬斯年
穹天傳[illegible]　峙爾流川　刻是丹堂
舊[illegible]聲教　儼然見之　興起則效
子隆于孝　臣力其忠　侯拜稽首
惟帝之功

少傅劉公神道碑

淳熙五年秋七月某日觀文殿學士彭城劉侯珙薨於建康之府舍既葬將手為書授其弟玶使以屬其友朱熹若曰珙不孝先公少傅之墓木大拱而碑未克立蓋猶有待也今家國之讎未報而珙銜恨死矣以是累子何如熹發書慟哭曰嗚呼共父遽至此耶且吾蚤失吾父少傅公實收教之共父之責乃吾責也即訪其家得公弟屏山先生所次行狀文得今江陵張侯栻所為銘以次其事曰公姓劉氏諱子羽字彥脩其先自長安徙建州今為崇安縣五夫里人曾大父贈朝議大夫太[illegible]大父贈太子太保民先時以儒學教授鄉里而皇考資政殿學士贈太師忠顯公遂以忠孝大節殺身成仁事載國史

公其嗣子也少以父任補將仕郎積勞轉宣教
郎權浙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入主太僕丞
府簿遷光祿丞辟河北河東宣撫司書寫機宜
文字以功轉朝請大夫授直祕閣建炎三年提
充祕閣修撰知池州改集英殿修撰知泰州未
行除御營使司參贊軍事辟川陝宣撫處置使
司參議軍事四年除徽猷閣待制紹興二年除
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除寶文閣直學士
封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三年責授單州
團練副使白州安置四年還故官提舉江州太
平觀復爲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權都督府參議
軍事宣諭川陝踰年還報復待制知泉州八年
落職奉祠尋責散官漳州安置十年以赦得還
十一年復故官起爲沿江安撫使知鎮江府十
二年復待制進爵子益封二百戶是歲罷復爲
太平祠官五年而薨年五十矣公天姿英毅自
少卓犖不羣年二十四五時佐忠顯公守越以
羸卒數百破睦寇方臘數十萬衆卒全其城後
佐忠顯公守眞定會女眞入寇以大兵圍其城
公設方略登陴拒守數月虜不能下而去旣而

公旣以節死公挾喪歸葬號天泣血以必報讎
恥自誓朝廷亦素知其材使參御營使軍事時
叛將范瓊擁彊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
釋兵中外洶洶知樞密院事張忠獻公與公密
謀誅之一日爲遣張俊以千人度江捕它盜者
使甘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
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公坐廡下恐瓊
覺事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
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公顧左
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
數瓊在圍城中附賊虜迫脅二聖出狩狀且曰
所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
刃曰諾因悉麾隸它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張
公由此益奇公及使川陝遂辟以行至泰州立
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
虜窺江淮急張公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
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公以非本計爭之
張公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
不爲是耳遂北至富平與虜遇戰不利虜乘勝
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

徙治夔州者公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
虜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
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乃僻處夔
峽遂與關中聲援不復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
及今幸虜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
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
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
釁而動庶幾猶或可以補前愆贖後咎奈何乃
為此言乎張公然公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公
即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分遣腹心

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公
命驍將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
諸險塞虜諜知我有備引去明年虜復聚兵來
攻再為玠所敗俘獲萬計蜀土以安宣撫司移
軍閬州公請獨留關外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
援軍民之心翕然向之又明年漢中大饑諸帥
閉境自守因有違言皆願得公與連兵張公承
制可其請公至鎮開關通商輸粟轉餉鄰援飭
兵練卒柵險待敵會虜復入寇將道金商以擣
四川公以書諭金州經略使王彥使伏遷據險

險以俟之彥習用短兵屢平小盜不以公言為
意虜猝至不知所為逆戰果敗走保石泉時吳
玠為秦鳳經略使公聞彥失守亟移兵守饒風
嶺且以語玠玠大驚即越竟而東一日夜馳三
百里中道少止請公會西縣計事公報曰虜旦
夕至饒風下不亟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吾當
往今又西走不知者謂吾懼而逃爾諸將得無
解體乎玠得書即復馳至饒風列營拒守虜人
悉力仰攻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由間道犯祖溪
關以入繞出玠後玠遂走還漢中且求邀公欲

與俱去公不可留玠先柵定軍山以守玠不可
公不得已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人與士卒
同粗糲至取草牙木甲噉之遺玠書與訣玠持
之泣下欲馳赴公未果其愛將楊政者大呼軍
門曰公今不行是負劉公政輩亦且舍公去矣
玠乃來會三泉時虜游騎甚迫玠夜不寐起視
公方甘寢自若旁無警何者遽起公請曰此何
等時而簡易若是公慨然曰吾死命也亦何言
玠慙嘆泣下竟不果留公以潭毒山形斗拔其
上寬平有泉水乃築壘守之儲粟十餘萬石遣

從將士家屬柵中莊與石數十百萬下臨定蜀諸
數日虜果至營數十里間一夕候騎報虜大軍
且至諸將皆失色入問計公曰始與公等云何
今寇至欲避邪下令蓐食遲明上馬先至戰地
前當山角據胡牀坐諸將追及泣請曰京兆乃
當致死於此非公所宜處也公不爲動虜知不
可攻亦引退自虜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宣撫司
官屬爭咎公更爲浮言相恐動力請張公從治
潼川公下軍士憤怒或取其牓毀之公亦以書
力爲張公言此已爲死守虜必不敢越我而南
籍■令不能守我死行未晚也今一旦輕動若
此兵將忿怒恐將有齮齕公墳墓者柰何張公
發書大悟立止不行虜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
招公及玠公斬之餘一人使還曰爲我語羣胡
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因復與玠謀出
銳師腹背擊之未及期而虜已遁矣虜衆
至公已悉徙梁洋官私之積置它所虜深入
無所得而攖日費前後苦攻死傷十五六又聞
公之將襲已也懼故遁公亟遣兵追擊之隴谿
武平者不可計其餘衆不能自拔者猶數十柵

皆降之是時虜大酋撒离喝兀朮輩士兵用事
計必取蜀以窺東南其連歲戰攻蓋已不遺餘
力而我之謀臣戰將亦無敢爲必守計者獨公
與張公協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
感激爭奮卒全蜀境以蔽上流寇退又方與
定計改紀軍政以圖再舉而張公已困於讒公
亦相次得罪徙白州矣始吳玠爲裨將未知名
公獨奇之言於張公張公與語大悅使盡護諸
將至是上疏請還所假節傳以贖公罪士大
夫以是多玠之義而服公之知人既張公入相
大議合兵爲北討計召公赴闕使諭指西師且
察邊備虛實公還奏虜未可圖宜益治兵廣營
田以俟幾會時又方議易置淮西大將且以兵
爲屬公公復以爲不可遂以親老丐郡以歸泉
僧可度以賂結中貴人爲戚里陳氏誣奏奪陳
洪進守冢寺符州奉行公曰此細事爾然小人
罔上如此是乃姦猾之漸不可長也即疏其事
以聞儕輩相顧莫敢連署公乃獨奏極言之司
度等皆抵罪既又大興學校以教其人學序規
繩略放大學至今爲閩中諸郡之冠已而遷■

軍與亂議者反謂公實使然不責無以係叛將
南歸之望於是有臨漳之行闞而隙之而公不
自辨也在鎮江會金虜復渝盟公建議清野蓄
徙淮東之人於京口撫以威信兵民雜居無敢
相侵擾者嘗得益勁之乃捷州守某者所爲前
後攻劫不可詰捷其獄牙之市某者亦坐逮廢
於是境內帖然道不拾遺既而虜騎久不至樞
密使張俊視師江上以問公公曰此虜畏暑入
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已而果
復以和爲請使至植大旗舟上書曰江南撫諭

公見之怒亟以他旗易之翌日接伴使者見旗
有異大懼索之急公曰吾爲守臣朝論無所與
然欲揭此於吾州之境則吾有死而已索猶不
已乃遣人境外授之會張俊歸奏事上聞公治
狀及料敵語於是復有待制之命公以和戎本
非久遠計宜及間暇時修城壘除器械備舟楫
以俟時變宰相秦檜不悅諷言者論之罷歸家
不復起其後十有六年和議果敗虜騎直抵采
石瓜洲江津幾不守於是人始服公前慮之深
而恨其不及用也熹之先人晚從公游疾病寓

書以家事爲寄公惻然憐之收教熹如子姪故
熹自幼得拜公左右然已不及見公鎮戎開府
時事獨見其居家接人孝友樂易開心見誠豁
然無纖芥滯吝意好賢樂善輕財喜施於姻親
舊故貧病困阨之際尤致孜焉因嘗從公門下
士及一二故將問公平生大節又知其志身徇
國之忠決機料敵之明得將士心人人樂爲盡
死事皆偉然雖古名將不能過至其爲政則又
愛民禮士敦尚教化決獄摘伏不畏彊禦乃有
古良吏風及公既沒然後得其議奏諸書讀之

知其痛憤無日不在於讎虜而其識慮之深又
如此未嘗不慨然撫卷廢書而歎也公元妃福
國夫人熊氏葬拱辰山忠顯公墓次而屏山先
生實表之繼室慶國夫人卓氏公沒持家二十
餘年細大有法內外嶄嶄彭城侯雖能出然其
撫之厚而教之嚴所以成就其德業爲多遇族
黨親疏毋有恩意葬荊南府金虁熙寧縣演平
之原公子三人誠城三爲長次瑞承務郎出後
公弟秘閣公早亡次琲從事郎亦以公命爲屏
山先生後孫男二人學雅承務郎學褒尚幼女

二人長適將仕郎呂欽次未行熹惟公家三世
一心以忠孝相傳立業皆可記而公所勉尤艱
且勤績效最著人至于今頼之於是既悉論載
其實又泣而為之銘以卒承彭城侯之遺命其
銘曰

天警皇德　曰陂其平　復畀人傑
俾扶厥傾　薄言試之　于越于鎮
卒事于西　亦危乃定　始御于秦
偪仄飄搖　一士之得　厥猷以昭
再蹶于梁　莫相予死　亦障其衝

按績愈偉　泯僭既莫　江漢滔滔
爾職于佚　我司其勞　曾是弗圖
讒口嗸嗸　載北載南　倏貶其寢
曰和匪同　識微慮遠　豈不諄諄
卒莫予晨　我林我泉　我寄不淺
莫年壯心　有逝無反　惟忠惟孝
自我先公　勉哉嗣賢　克成厥功
豈不感之　又毀于成　詩勸來者
永其休替

龍圖閣直學士吳公神道碑

淳熙十年夏六月　日龍圖閣直學士通奉
大夫臨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四百戶致仕吳
公薨于合州仙居縣湖山私第之正寢訃聞天
子閔焉詔有司以光祿大夫告其第如故事冬
十月癸酉嗣子津等葬公石井中奥之原既畢
事將考令式勒文螭首顯誦公德傳之無窮乃
相與謀使仲子洪以公門生臨川太守陳侯庸
之狀來即建安山中請其文於熹熹竊聞之當
紹興之季年天子憤戎虜之憑陵痛神人之羞
辱慨然有意收用耆俊以遂中興之烈其所引

拔以為諫諍論議之官者多得直諒敢言之士
而吳公者又其偉然有聞於時者也迨其晚歲
竟以剛鯁不得盡行其志退而老於湖山之下
極登臨游泛之樂者十餘年天下莫不高之而
其所立之詳世猶有未悉聞者幸今有碑以詔
後世是筆所屬可非其人欲謝不能則又顧念
往以使事過公里門公問其來野服以使與出
見邀於湖上延坐與飲論說平生俯仰感慨遂
以身後之傳為託於時謂公特戲語耳不敢承
亦不敢辭今雖極自知其不稱然昔既不及辭

於公今又安得辭於公之子卯乃考臨川之壯
以次其事如左公諱　字明可世為仙居人上
世隱德不仕至公大父贈武略郎諱允昭始教
子孫為業而公與從兄詠謙遂連取科第及公
至大官而贈其父諱師錫至光祿大夫母鄭氏
臨海郡夫人公幼莊重嶷然如成人讀書刻苦
至忘寢食登紹興二年進士第始為温州樂清
尉瀕海細民以負販魚鹽為生業屬吏定法有
私以鹽越境者尉皆劾免旁縣跡捕紛然公獨
若不聞曰此貧民之失業者吾其忍以一身之

病而愈蹙之耶大治李官聚其秀民子弟教之
其後人材輩出有以直言冠多士為名臣者更
調平江府録事參軍除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
官遷秘書省正字始公與秦丞相檜有舊至是
秦已竊政事士夫趨附者衆公處其間獨邈然
如未嘗相識者公坐旅進寒温而已秦固已疑
之會四川宣撫使鄭公剛中薦公自代其狀謂
公雖適效一官而高遠之度常若超邁秦見之
愈不樂一日語公曰高自標置是豈長者之為
乎風言者論罷之差通判處州事歷佐婺州紹

興府檜死乃得知處州[illegible]丁外艱服除知[illegible]
州又改處州始至諸邑以例獻錢實公帑公曰
縣經賦猶不足而欲以此自媚得無病吾民乎
盡斥還之民舊苦丁絹重公命損之而以新丁
補其額人以為便踰歲以憂去未終喪而詠官
何溥為公材中御史薦召命免喪入對即除
監察御史時金亮將渝盟公勸上專務脩德以
服之彼以其力我以吾德則雖彊弱之勢不侔
而勝負之形已見願令諸將毋以敵之進退為
憂喜毋以事之緩急為作輟每下詔令必務痛

自悔咎延見羣臣必使乃陳闕失隱之心而悉
有合於天地發之政而盡無愧於祖宗則人心
悅服天亦助順矣上韙其言顧而歎曰何溥知
人哉未幾除殿中侍御史會兩淮戰不利人情
恟恐廷臣爭陳退避之計公獨奮然請對曰今
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為上策退為無策若誤聽
此屬之言臣恐士氣衰而人心沮喪大事去矣
有如六飛未遑行且以建王為元帥先往撫師
其亦可也上然之未及行而亮已被屠中原遺
民自望王師之至公數請乘此機會決策進

征逺圖進取既上至建康公又言金陵自古英雄以爲帝王之宅况今北土之人謳吟未改既聞大駕臨江此必延頸舉踵以望振拔宜遂駐蹕以繫其心上已開納會有寄啓還東者事下侍從臺諫集議以聞公曰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知建康之議議者徒以一時苟從之人内顧思歸欲爲是説以悦其意豈爲國計者哉過聽其言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illegible]援不接北土之謳吟從是衰絶事也然時上下欲歸者衆公言雖苦竟不能奪天下至今惜之高麗舶主詣明州自言其國願得遣使入賀詔將許之公言高麗與金人接壤爲之役屬無故有此安知其不爲間乃詔卻之是時天子臨御既久専以文德厚下故其末流下吏奉承不無因循之敝公於是抗疏力陳變化之説欲以救時病强國勢又言欲求死節之臣於倉卒之時不若進剛直之士於間暇之日比以兩淮望風奔潰曾無一城能拒守者此必以擁蔽言路摧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以作士氣日振而見效

命者將有以矣至於廟堂不守詔令以啓僥倖冒從官吏無功受賞大將失軍長吏失守未正刑典戍役方還復行揀點以動衆心凡事有不合於理不便於時者無不悉意盡言補助爲多薦周操陳良翰陳良祐爲御史後皆以諫諍顯在職才半歲用事者惡之以公爲會計名丞自從權户部侍郎實以厭其言聞會有詔問足食足兵之策公言今大農歲入視景德盛時什加其四而内藏激賞不與焉則賦不可以有加中外兵籍略比太宗定天下時而糧賜什九於它費則兵不可以更募獨有節浮費精簡閱使官不濫財而人皆可用則庶乎其可以議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時今上初即位公陛辭首陳襄陌對唐憲宗論治先正其心之説以爲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識於此上嘉納焉未入境先諭邑宰能否去其尤罷懦不任職者人問其故公曰令於民最親苟非其人太守雖有愛民之心亦何自而達乎郡帑空乏軍餉不時負上供課亦以萬計公曰是所謂無政事者也即禁掊克征賦窒滲漏官吏之侵漁假貸者悉實之法

不一兩月而公私已告足矣常患差役不均多
致爭訟欲勸民爲義役有言金華長仙鄉民十
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以次就役者幾二十
年矣公聞之喜帥郡佐及縣長吏與致所謂十
一人者與合宴于平政堂而更其鄉曰循理里
曰信義以褒異之又以鄉之前輩梅公執禮宗
公澤潘公良貴鄭公剛中皆以名節才行聞當
世乃自爲文以醊其墓居無何詔以公治郡有
異等之效攺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始
至宗室子有攟於市者公致之獄宗正司遣吏

索之相持訩訩公即自劾以聞詔公無罪而以
宗室子屬宗正司施教刑焉一郡竦服會稽民
貧賦重而折色爲尤甚公以永祐蕞宮在焉爲
奏得視永安縣故事免支移折變邑人便之高
麗竟遣使來公聞其至明州亟草奏申前議得
卒謝遣城南鏡湖自東漢時瀦以溉田爲利甚
廣中廢不治南豐曾舍人佐郡時嘗爲之圖而
序之論其利病甚悉公前嗣其官讀其文而有
志焉及來鎮守逢歲大饑上親札命公賑救乃
條奏請發常平米募饑民以就其役既成取所

奏請施行之語刻石湖上所以禁防者無不備
然公去不一年守臣不能安集流徙反歸咎復
湖豪民大姓利於爲田亦結權貴騰謗議而湖
復廢矣論者惜之前虜騎度浙江郡守以城降
而衛士唐[redacted]抱石狙擊其酋帥不中死罵不絕
口越人祠之歲久廢壞公爲改築宮而記其實
以勸忠義除權刑部侍郎召對言臣自越來竊
聞勾踐坐薪嘗膽之意願陛下毋恃虜之必和
而益求所以自治如勾踐之爲者以俟時至而
後圖之蔑不濟矣又言江浙大水乃陽不勝陰

之咎因舉康節六事爲獻遷給事中謝日面與
金帶象簡宗室居廣祈恩過制公引前詔卻之
不踰月改吏部侍郎會臨安守坐不能詰盜免
詔以公兼敷文閣直學士知府事充兩浙西路
安撫使命下之日都人相賀而吏驕卒氣入謁
廷中內侍省爲人求薦及以他郡事爲屬者公
曰吾薦章不可以求而得若其事則詣府自言
吾得以法決之耳自是人莫敢干以私大閹高
思聰家僮毆傷洒保公命捕論如法以徇于市
宗戚貴人私營佛塋鏽攘民屋藏匿姦盜吏不

敢捕公奏請盡撤之由是權豪仄目而執政亦不悅託以使虜役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公曰是可與言行乎者耶語聞得罷不行而下遷禮部侍郎公力求去乃以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始公與今退傅陳福公俱以剛直見忌於時宰至是陳公以書賀公有鴻鵠高翔之語未幾亦引去而中書舍人閻安中乘間爲上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云居再歲起知太平州當塗民淳事簡舊爲樂土而連年調發凋瘵特甚公一意拊摩常賦外一毫不以取民城

朱文公八 八十 卅

樓圮壞歲調諸縣葺之民病無窮而形制褒削公命撤而新之又維舟以梁姑溪令可度朝命賦擘諸郡以城兩淮公以羨財募陶旊又弁事以集而民皆莫之知也歷陽禁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境吏民振恐公呼至城下勞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有詔襃諭二年進徽猷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充江南西路安撫使江西地廣多盜而大姓武斷鄉曲爲良民害公繩以法不少貸曰稂莠去然後嘉穀蕃吾非得已也會歲大札巫覡乘間惑人禁斷醫藥夭橫者

衆公命縣賞禁絕集醫貿藥分井給療貧者食之全活不可計城舊有渠導溝比久湮塞民病塗潦公曰溝洫不通氣鬱不泄疫癘所由生也亟命疏濬民得爽塏以居公凡六爲郡政各因其俗爲寬猛實惠之可以及人者爲多事有關於教化者未嘗不以爲先嘗言爲邦之惠欲其有以徧於里閭唯受兩稅之輸爲不可以不謹故所至必擇廉吏以司之必共沿納諸費而揭其所不可已者於場門輸者使得自槩量吏無所容其巧人甚便之自出當塗及是凡六上章丐

朱文公八 八十 卅一

閑不允三和陶公歸來之章以見意至是遂以納祿爲請乃復得太平祠官以歸實乾道之六年也公自少即以氣節自負爲人夷曠無城府早歲游太學人已目爲豪英矣建炎初宗澤留守東京天下倚以爲重一日士女傾都南下皆行哭失聲宗公死矣公時未仕客臨安聞之嗚咽流涕終夕不寐爲詩哭之語甚悲壯即日傳播都亭傳舍處處題寫讀者至爲感泣識者因是益以奇之自爲小官一時卿相名人見者無不推重歸自冊府佪翔千有八年僚友有

先進用君廟堂者公未嘗以一言求薦引居常
慷慨謂直道可必行而勳業可立就中間立朝
多齟齬不偶又不肯少貶以求合始浩然有歸
志矣故嘗卜居其鄉石井之西負山臨流獨擅
華竹築亭館其間延袤數里榜曰湖山清曠窈
窕甲於東南至是求歸遂決終焉之計乃作休
休之堂而賦詩焉自謂吾七宜休者連上章告
老不得謝及年七十有一請益力乃得以龍圖
閣直學士致仕於是又作景歟希白之堂而自
號曰湖山居士日與賓客浮舟倚杖徜徉其間

酌酒賦詩竟日夕不倦如是者十有四年壽已
傴然若無意於世者而惓惓其愛君憂國之心未
嘗一日忘也中以太上皇帝慶壽推恩故侍臣
之以耆老自中大夫特遷通奉大夫薨時年逾
八十矣娶縉雲郭氏贛
州興國縣丞諲之女累
封碩人孝謹克壹治家有法度先公兩月卒子
男五人津承議郎通判紹興府事洪宣教郎浙
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沃承事郎簽書鎮江
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淵承奉郎永康縣丞深將
仕郎女三人嫁承議郎王鏞將作監主簿陳樹

善者皆先卒幼未行也孫男女二十人機從事
郎楧承務郎餘皆幼曾孫男一人始公葬先大
夫於石井而葬其旁自許死預爲壽藏至是津
等奉公以窆而碩人附焉公性至孝遭喪必廬
墓側終制不交人事無墨衰經先人貲産悉推
與二兄育弟孤女厚嫁以遣之官其兄弟之子
孫二人方爲義莊義學義冢以俟宗族之貧者
而未克就大夫拳拳於鄉邑遇歉歲捐已貲合公
私之力以賑之無所愛好善如已出嫉惡如私
仇延接後進多所成就平居恂恂若不可犯然

謙虛好問而樂聞其過不間微賤教子弟尤力
嘗語之曰若等從宦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
當如私事必不得已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
於上官吾平生無它長惟不敢以一毫自欺耳
蓋其大節之見於朝廷達於四方者已卓然不
可掩而細微行纖悉又如此自少至老手未嘗
釋卷爲文不事彫刻而豪健峻整指意明白爲
詩平淡慕樂天而渾厚莊栗又自類其爲人有
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和陶詩三卷當塗小集
湖山遺老傳一卷藏於家嗚呼是可銘已銘曰

士執不材　病氣與節　方肆爭華
未凍先折　有偉豪英　一世之傑
睨彼權相　弗媚而謁　始雖偃蹇
竟偶明哲　彼識我仁　大論攜發
乃贊征謀　乃勒還轍　言雖弗用
時仰壯烈　中去朝行　偃息名都
賦平役義　惠達信孚　越城之隅
日活萬夫　思樂鏡水　有龜有魚
天邑嚴嚴　貴彊屏氣　張旜以行
孰俾吾貳　公顧曰嘻　是足與治

于廟于藩　姑適吾意　姑溪油油
惠澤春流　鍾陵有萎　則穫其秋
我湖空明　我竹脩脩　我倦而歸
其樂休休　大耋之年　從容委蛇
循始詒終　俯仰奚愧　宇奧之原
有窅其隧　我銘不刊　以篤來裔

觀文殿學士劉公神道碑

淳熙五年夏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知建康府事江南東路安撫使行宮留守彭城劉公寢疾府舍即拜疏言臣病力不任府事願上符節許死故山惟陛下哀之時天子方倚公以重別都且莫且召用之未即聽許而公疾已革矣再疏請老於是上乃深以為憂亟遣中貴人挾侍醫馳驛診視未至秋七月甲子公召門下士口授千餘言使具為奏極言時弊根本且薦群臣之可用者畢封上之有頃而薨上覽奏驚歎即日出公前請老章使以通議大夫致仕及計聞益嗟悼詔贈光祿大夫罷朝一日且命有司護致其喪仍給葬事明年　月公之嗣子學雅等遂奉公柩葬於建寧府甌寧縣豐樂里新歷之原

而請於朝冀有以易其名若率下奉常以公廉公方正威德克就宜謚忠肅過考功無異詞詔報曰可於是公之終始哀榮無所不備獨墓隧之碑久未克立學雅等懼數相與涕泣來請文某終託公諸父間遂與公相長大知公為詳而公晚歲相予亦益篤顧雖不文義有所不得辭也公家唐末自長安南徙始為建人世居崇安縣五夫里有諱民先者敦樸有行從安定先生受春秋學晚以累舉得官歸家教授學者至數百人累贈太子太保於公為曾祖太保生忠顯

公諱翰謚靖康之難秉義不屈而死累贈太師忠
顯公生徽猷閣待制諱子羽建炎紹興之間佐
川陝軍有功累贈少傅公其長子也諱珙字共
父少以恩補承務郎長從季父屛山先生學舉
進士一科調監紹興府都稅務潭州南嶽廟主
管西外敦宗院遭少傅及祖母韓國夫人呂氏
憂除喪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權祕書省校勘
書籍官禮部郎官中書舍人時秦氏用權久士
大夫已竊竊言符識事檜欲因以追謚其父召
會禮官議問其法以公不肯至怒而逐之踰年

檜死乃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大宗正丞改
祕書丞遷尚書吏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避嫌
者還故官銓曹法密吏姦官不能制公覈其令式
庭中使選集者得指其違以詰吏人甚便之兼
權祕書少監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金亮
渝盟天子震怒悉師北伐一時詔檄多出公手
詞氣激烈聞者或至泣下御史杜莘老劾大閹
張去爲忤旨左降公封還詔書莘老得不去從
上幸建康兼權直學士院時張忠獻公留守行
宮發調車　東還必以征討爲言俄而召

下乃以楊存中爲江淮宣撫使中外大失望公
奏論其不可上曰此特爲張浚地耳命再下宰
相召公諭旨且曰再論則累張公矣公曰不爲
國家計豈暇爲張公計哉再論愈力事乃寢負
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會詔立建王爲皇太子
宜入現事今上即位借禮部尚書使金國是時
南北甫罷兵始爲鈞敵之禮使者往輒留辱而
歸人皆爲公危之公受命慷慨戒家人悉委舊
隸副以行曰精令不死歸未可期也上聞副使
以賄除吏而公獨無所私手札褒諭甚寵然竟
以議禮不決不果行也詔以星變旱蝗大詢闕
政公言比年以來綱維解縱有賞無罰外則諸
將刻剝軍士以事交結内則朝廷不恤諸路路
不恤郡郡不恤縣縣不恤民甚或重爲貪虐以
快己私軍民之怨日積于下其禍將有不可勝
言者願陛下擴恭儉日新之德屛馳騁無益之
戲登崇俊良斥遠邪佞然後信賞必罰戢近黨
從以脩軍政之闕節浮冗寬賦斂精擇郡守誅
鋤贓吏以厚吾民之生則大異庶乎其可消矣
又嘗爲上言應敵無一定之謀而彊國有六

易之策夫口和曰戰曰守皆所以謂應敵之計不
可預圖者惟脩政事以彊國勢使三者之權在
我而用無不利乃爲不易之策耳故將田師中
死其家請得賜第京師又有李珂者以關通貴
幸得官而自奏求爲督府掾詔從中下公皆奏
以爲不可不聽再奏極論竟皆罷之然由此遂
多忤近習意而宰相又有陰忌公者出公爲集
英殿脩撰知泉州未行改知潭州始至變革僚
屬一無所問人或以公未更治民意頗輕之既
而欺者得枉者伸羣下歛手不能有所爲始大

畏服凡吏負外置者悉罷之受租米使民得自
槩其受錢銷籍皆有程式田里大安乾道元
年湖南旱亂郴州宜章民李金以縣抑買乳香
急衆怨狎起爲亂衆踰萬人分道南出犯廣
東西九郡之境還入道州桂陽軍界殺以萬計
連破郴桂二城數道大震朝廷憂之以公爲敷
文閣待制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公受命兼
行以五月入境則賊衆已數萬人矣亟以實奏
請下荊襄發卒而命且移書制置使沈介曰道
遠狀難比詔下且不及事請以便宜調師即以

廷以擅興爲罪吾自當之不以累公也制置
使即爲遣兵而詔報亦如公請然皆未有至者
而賊勢愈張湘陰橋口卒盜又數百人乘亂竊
發深逼府下人心益揺公簡役兵募之募民有
得盜斬首者皆厚其賞盜所隱臧無多少官一
不問不數日悉捕斬無脫者於是賞信刑威士
氣大振人知破賊之有期矣六月制置使所遣
將田寶楊欽乃以其兵數千人至公所以迎勞
慰撫之者甚厚諸軍感奮願盡死力公與欽語
知其能檄諸軍皆受節度使率其衆鼓行而前

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於是欽
等連戰破賊諸將後至者亦遣四出以分賊勢
通將道大軍遂入宜章八月至龍岡下賊兵數
萬自辰至申官軍稍却欽被髮大呼策馬橫衝
之賊分爲兩其前列兵殲焉餘皆遁走追至
莽山賊黨曹享黃拱後執李金與其腹心黃谷
以降欽因窮追深入盡誅其酋豪而支黨脅從
竄匿山谷者尚衆公諭欽等卻兵而聽其自詣
則皆相率聽命歲盡師還金等數十人皆伏誅
餘皆捕詔釋之復故田宅者以千數奏官尊之

黃拱而列上諸將功狀上又不以一毫有所私上
嘉歎再三進職敷文閣學士且賜璽書曰近
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
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能平盜而功狀詳實諸
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旃以副朕
意賊地既定竟內正清於是公乃宣布上恩力
行寬政且爲請於朝曰今以陛下神靈幸破
賊然不亟擇守宰寬賦以安吾民即一李金
死一李金生臣恐湖南足無寧歲也又奏留
鄂兵以戍郴桂而益廣□募以補州兵之缺厚

撫摩嚴紀律而時勤習之於是湖南隱然爲重
鎮矣姦盜屏迹商旅復野伯焉三年召還見上首
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
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
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以獨御區寓之心焉則
適所以蔽其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
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矣次論稅綸退剝羨
餘和糴之弊又以州郡兵軍紀律不明將帥自
總請亟選武臣之奮行伍習戎事者使爲將副
責以訓練而貴游子弟出閤門國信五房出職之

輩不得與焉上皆然之以公爲翰林學士知制誥
兼侍讀問復從容言於上曰以儒多病漢高帝
不悅學輕儒生臣竊獨以爲高帝之明其所不
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
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功烈所就
不止此矣因爲上言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
而爲萬事之綱者甚悉上亟稱善是歲小不登
公請亟詔監司郡守先事條畫荒政所宜不者
亦使任其無乏又奏州兵營伍教戰之法甚備
事皆施行十一月遂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公辭不獲乃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
材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
幸破賊栻謀爲多願陛下亟召用之上可其奏
以次登用焉公入西府日召諸軍將佐從容訪
問盡得其材用所宜以待選用一日上顧輔臣
圖議恢復公曰復讐雪恥誠今日之大計然所
以求之必有其道臣願陛下以周宣王爲法修
身修行任賢使能以圖內修之實則外攘之效
將有不能自已者苟不出此而欲淺謀輕舉以
幸其成臣未見其可也上悅明年七月詔兼參

知政事公方與一二同列夙夜悉心竭力益勵
所以叙進人材寬養民力討理軍政卒成上意
之所欲為者蓋除福建鹽鈔額二萬萬羅江
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又蠲諸路累年逋負
金銀穀帛巨億計而公亦必以輔成上德振肅朝
綱抑僥倖奬廉退為己任以是近倖側目而流
俗亦多不悅蓋上嘗以久旱齊居請雨一夕而
應諸公皆賀公復進言曰陛下誠心感格其應
如響此足以見天人相與之際其有不容髮者
矣然則隱微之間纖介之失其應豈不亦猶是

乎臣願陛下察此而益謹其獨焉則天下幸甚
上為竦然改容稱善龍大淵曾覿既逐去未幾
而大淵死上憐覿欲還之公言二人之去天下
方仰威斷而慶盛德之日新奈何遽復為此且
此曹奴隸耳憐之則厚賜之可也若引以自近
而賓友接之至使得以與聞政事進退人材則
臣懼非所以隆德業而振綱紀也上感其言為
止不召發前指揮使王琪嘗密薦士得召用公
請其所自上以琪告公退以書上呼院吏作頭
引召琪至而詰之琪恐懼不能置對詰明發策不然

乃比遣去無何揚守來言琪嘗以機密稱受密旨
增築新城若干丈公與諸公請之則上未嘗有
是命也公未出殿門遣吏取其牘與不得隱
遂以罪罷諸公因奏自今聖旨不經三省密院
者所下之官皆請俟奏審乃得行上欣然從之
公即從密院移中外諸官府而內侍省與焉明
日忽復有旨前奏審事勿行因諭諸公即如此
則禁中或時須一飲食亦必待奏審然後可得
耶公即以藝祖重罷事對退又與諸公合奏言
曰朝廷者陛下之朝廷命令者陛下之命令臣

等典司出納不敢廢職而已今方舉行舊典以
正紀綱而已出復收中外惶惑臣等竊為陛下
惜之時諸公雖更進合辭而公尤激切殿中皆
驚以故獨罷為端明殿學士使奉外祠上意尋
痛悔詔改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公入辭
猶以開廣言路講明聖學敦本節用崇儉任賢
斥遠邪佞選將撫軍數事為獻上愕然曰卿雖
去國不忘忠言而材又非他人所及行召卿矣
至鎮首蠲稅務新額及罷苗倉大斛蠲邑亭斛
有復出租稅攤配諸鄉歲久民窮相率逃去者

失正稅不勝計亦奏除之又除二稅合零租米暗耗免役足錢之弊人或為公憂不足而公量入為出未嘗有所乏也明年除資政殿學士知荊南府荊湖北路安撫使始至條上荊襄兵少財匱之狀詔即諉公經畫公因行視襄郢兵屯並邊形勢盡得其實以聞凡回圖役使詭名虛籍之弊與夫部伍教習之法有不善者皆奏罷之先是荊南兵戍襄陽者累年不得歸公奏為半歲番休之法春夏三軍秋冬四軍更迭往來軍士感悅荊襄故有民兵皆農家子敦樸豪勇

士著自愛且居近邊知虜情輕戰鬬比稍懈廢公更為簡閱寬其取丁之數貧者弛其賦役隨鄉團結而歲閱習焉其資糧械器亦為處置各有條理撫循犒賞歲費錢一萬緡而不以一介有取於民也明年遭繼母慶國夫人卓氏憂又明年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荊襄宣撫使道中使奉御書即趣次宣押奏事公引經援禮涕泣懇辭凡五六上不得請時宰相方以恢復大言中上意而政事不脩舉動煩擾識者憂之公乃手疏別奏具言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舉而不敗今吾所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為如何而乃外招降附內徙營屯規筭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臣不知為此議者將何以待之也且荊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氣也今不憂元氣之傷而慮四支之不彊非臣之所敢知也上納其言為寢前詔八年免喪乃復除知潭州安撫湖南過闕見上言曰人君能循天下之理然後有以得天下之心而立天下之事然非至誠虛己兼聽並觀使在我者空洞清

明而無一豪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以極論時事言甚切至上加勞再三進職大學士以行公再臨舊鎮不懈益虔蓋所以自律者愈嚴而所以撫民者愈寬以是人愈畏服而敬愛之歲旱民飢公亟遣吏行田覈租加法而撥轉運常平司移粟諸郡且慮姦民乘時竊發則又遣將益兵戍守遂以無事一旦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公盛軍聲以威之而開其自新之路盜多散去其存者蓋無幾人公乃遣兵然猶深以迎戰邀擊為戒盜意益緩於是一戰

敗之而盡禽以歸獨誅其首惡数人餘悉汲隸
軍籍明年盜之餘黨頼文政等復入覔後帥欲
盡誅之盜因悉力死戰既勦湖南軍遂入江西
犯廣東官軍数敗將尉死者数十人爲費以大
而計於是人乃服公為有謀也淳熙二年除知
建康府安撫江南東路留守行宮會水且旱公
奏閣夏稅錢六千萬緡蠲秋苗米十有六萬六
千餘斛沿納他物稱是仍請下漕司遣吏覆視
諸州所蠲租其頗未盡者悉以予民禁上流稅
米遏糴即它路有敢違者請亦得以名聞抵其
罪詔皆從之以是得商人米三百萬斛散之民
間又貸諸司錢合三萬萬遣官糴米上江得十
四萬九千斛籍農民當賑貸客户當賑濟者户
以口数給米有差村落又皆運米置場平價賑
糶而貸者卒亦不取償焉以府佐趙善珏王以
寧及寓士李宗思劉煇領其事分遣群屬循行
竟中無遠不到公又蚤夜咨訪幽隱畢聞縣給
印曆手書告諭誠意既孚而賞信罰必是以人
爭效用如辦己事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月閤
境数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上嘉其績賜

書獎諭焉公治財寬於民而急於吏所以禁其
濫取察其蠹弊者甚悉自累鎮所施行每益加
詳至是人被其澤尤深凡屬縣所負課度不能
償者悉以丐之而獨重禁其非法病民者被旨
甃城面以丈計者數十萬用緡錢數萬米千餘
斛而役盖不及民也上積公勞效手札勞獎賚
以鞍馬器物甚厚明年進觀文殿學士盖將復
登用之而公病不起矣臨没時所上疏極言近
習用事之禍至引恭顯伾文以為戒所薦則故
相魏國陳公桂帥張栻敬夫也别以手書訣敬
夫而身亦與焉其言特以未能為國家報雪讎
恥為深恨蓋其忠孝誠篤雖臨死生之變而未
始須臾忘也公為人機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
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母福國夫人
熊氏早寡公哀慕無以自致則以任子恩官其
内弟事繼母禮敬飭備遭喪時年逾五十盡哀
致毁得疾幾殆友愛諸弟晚歲彌篤歲時祭祀
酌古今禮而敬以行之内外功緦之戚必素服
以終月數在官為罷燕樂同寮有喪亦輟之將
薨遺命治喪毋得用浮屠法後諸賢公往往歎

之其在州郡治平聽察令行禁止而於愛民厚
俗之意尤孜孜焉事或小失雖下吏言之無不
立改大脩潭州嶽麓書院養士數十人而屬張
子敬夫往遊其間告以古人為己之學講明道
程公先生嘗官建康屬邑為之立祠學官而刻
陳忠肅公責沈之文於璧以示學者民有骨肉
之訟躬以恩義反復辨告甚或深自引咎聞者
皆失所爭而去其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所
避忠義奮發未嘗以死生動其心而愛君憂國
審密持重不肯為僥倖嘗試之舉蓋其飭躬應

事規模科指晚歲皆益精密故上則人主知之
愈深下則學士大夫望之愈重以至兒童走卒
莫不知公之忠烈而在荊州時北虜亦每使諜
者詗公家世蓋知其忠義之有傳也及薨所臨
之邦軍民往往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而建康為
尤盛且自數歲以來國家每有四方之故而有
識之士相與私憂語未嘗不及公也公薨時年
五十有七封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
食實封二百戶其配曰新定郡夫人呂氏故吏
部尚書祉之女新興郡夫人韓氏淑人韓氏皆

魏國忠獻公四世孫也二男子學雅承務郎學
裘承奉郎二女長適迪功郎南劒州劒浦縣尉
呂欽次適其官趙崇憲文集入卷奏議十卷內
外制二十卷藏於家公自少即以文學知名及
登朝廷論思潤色當世尤稱其得體然未嘗為
無用之文其駁議又多削藁故所傳止此云學
雅以公從弟從事郎玶所狀公行事視熹熹受
而讀之皆昔所見聞者也因剟其大者著之石
而系以銘銘曰

昔在陽九　失我泰平　東游三紀

汴洛羶腥　帝始靈承　俯仰顧歎
曰汝在廷　孰抗茲難　爰有俊哲
三世一心　忠精義烈　思遠憂深
沫血奮辭　曰此雖恥　乃盟乃歡
頹得無訛　不有亭墾　孰慮孰圖
孰秉武節　以行天誅　抑臣有聞
在周中圮　既脩乃攘　厥仆斯起
惟聖時監　利伸否蟠　毋棘其欲
毋溺其安　帝曰俞哉　予欽汝誨
既啓于中　盍布于外　澤流威燀

汝則來歸　卒輔吾志　以究汝爲
四鎮十年　帝迺西顧　彼皇顯考
胡奪之速　斂藏其迹　有孝有忠
有政有事　有言有功　嗟爾嗣人
尚承厥德　公死不亡　天子神聖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八